

06th 新北市
文學獎

有香蕉樹的庭院

第 6 屆 新 北 市 文 學 獎 得 獎 作 品 集

成 人 組

青 春 組

06th 新 北 市 文 學 獎

得獎作品集

目次

市長序
——從新北文學舞臺邁向璀璨文學之路

10

成人組 · 散文類

第一名

鹹菜情

劉素霞

14

第二名

竈口的烈焰

石光

25

第三名

城市苦苦鳥

王書緋

36

佳作

如此這般的日與夜

鄭麗卿

48

拉·鋸

梁評貴

57

少年維生的煩惱

洪婕倪

64

· 散文類評審會議紀錄

75

成人組 · 新詩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護城河	你把我畫進我的夢裏	治療三記	夏日預感
陳皓	施若可	梁新榮	何名柔
86	92	98	104
			最後的況味
			田煥均
			109
			媽媽正在讀我的詩
			游書珣
			114

• 新詩類評審會議紀錄

成人組 · 童詩類

• 童詩類評審會議紀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和 阿公去 吃豆花	海 邊的 木麻黃	雷 公公 和雨 婆婆	手	魚
	趙 筱蓓	王 宗仁	楊 英蓉	施 郡珩	陳 孟崗
158	134	138	142	146	154

成人組 · 短篇小說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香客	安樂	蛇	潛眠	Yuras 的部落地圖
	潘逸飛	李璐	魏執揚	閻望雲	多馬斯
	168	196	213	228	276
				風景畫	許淳涵
					254

· 短篇小說類評審會議紀錄

310

成人組 · 童話故事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死神的調色盤	吼吼獸	老石的河馬雜貨店	螺兄弟	324
	林 纓	王昭偉	土衛十八	陳昇群	336
				陳志和	346
				陳靜婷	358
				尋找「女媧」	370
• 童話故事類評審會議紀錄					379
					389

成人組 · 職場書寫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職場媽媽	警察故事	不公不私	燈蛾
沈信宏	魏振恩	林力敏	賴俊儒
400	407	416	423
			唧唧復唧唧
			黃脩紋
			430
			鐵人心情
			石依華
			437

· 職場書寫類評審會議紀錄

444

青春組
•
散文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烤一棵櫻花樹	那些不重要的	那個地方好美	—— 河內彎彎外婆家	廖人	王亭柔	468		
	吳沅慈	陳佳鈺	宋佳音	告別	吳昀芝	484			
				情遇溼地	蔡明修	491			
				尋根	蘇怡蘭	498			
				腕錶	楊佳勳	505			

青春組
•
新詩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有香蕉樹的庭院	泡水情書	青春相對論	月臺	立夏——致中暑
李昭紳	紀志霖	賀懷寬	王靖婷	鄭語萱
526	531	535	539	543
				時間壞蛋
				楊惟心
				547
				太陽很火
				邱慶价
				552
				一樣的藍不一樣的藍
				彭亮昀
				527

•
新詩類評審會議紀錄

市長序

從新北文學舞臺邁向璀璨文學之路

新北市承載了全臺灣最多的居民和來往人們的生活與動態，新北市文學獎的設立，正是想藉由文學創作，記載這片土地上的韶光往事，並且鼓勵創作者寫下對未來人生的美好想像與期待。也因這豐沛的能量，今年我們更成立了「新北市文學推動小組」，希望維持精緻的文學本質外，也讓更多的人透過文學認識新北這座城市。

第6屆新北市文學獎自公告徵稿開始，不僅來自全國各地的稿件紛至，甚至吸引許多海外創作者踴躍投稿，使本屆投稿總件數再創新高，達到兩千五百零九件。在徵文主題方面，除了原有的散文、小說、新詩、舞臺劇本、

繪本故事、職場書寫等文類，今年新增「童詩」、「童話故事」和「新北漫遊書寫」三個項目，希望讓文學書寫的形式和面向更加延伸，用文字記錄生命，也以創作成就夢想。

本書涵蓋了老中青不同世代的文字語言與故事，黃金組樂齡長者用生命刻畫的動人作品、成人組穩重純熟的筆觸、青春組青澀跳躍的多元想像，期待讀者得見這些真摯動人的創作，用文學描摹屬於新北市美好的文化景致。

恭喜各位得獎者，因為有你們用心筆耕，才能造就新北市文學獎的創作盛況；並且由衷地感謝評審團認真而嚴謹的評選，為這次的新北市文學獎留下豐盛的紀錄。也歡迎喜愛文學的朋友們展卷閱讀，和我們一同在回顧中成長，於字裡行間裡乍見屬於您的文學光芒。

新北市長



成人組 · 散文類

劉素霞

差一點被生在菜園的女孩，人家說我長得非常像媽媽，只是沒有媽媽那麼勤勁。數年前愛上寫作後，常常把自己膩在文字裡，讀讀寫寫。曾得懷恩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散文獎、林榮三小品文獎。

輔大歷史系、臺師大歷史教學碩士班畢。任臺北市私立高中教師，二十餘載至今。假日喜歡陪媽媽坐著聊天或到菜園走走，感受當女兒的幸福。



鹹菜情

我出生那年冬天，媽媽種了忒多芥菜，被祖母醃曬製成一甕甕的梅乾菜，直到我小學畢業時都還沒吃完。梅乾菜，我們稱之為鹹菜乾。

娘家有一塊高地菜園，因為沒有渠水流經，在抽水馬達裝設前，澆菜的每一擔水都得從低地的田邊水圳取來，走過田埂，上土坡，還要經過叔伯的果園、茶園才能到達。若水圳枯竭，還得再走下駁坎到河邊挑水。每年冬天，雨少，高地菜園幾乎每天都要挑水澆菜。

那年冬天，媽媽肚裡懷著我，雖不日即將臨盆，為了高地菜園的芥菜，仍天天去圳邊挑水，不管晨昏或日正當中。她怕自己坐月子時，芥菜缺水會蔫萎歉收。於是每天勤

快地澆水，希望芥菜能長快點，在坐月子前就把鹹菜醃好。路遠，為了少走幾趟，媽媽的每一擔水都裝到桶滿水溢為止。雖小心翼翼，仍每走一步、每顛躓一下，都有水晃溢而出，媽媽遂踩著濕滑泥濘的土坡，每天來回幾十趟。

那一天，冬日陽光有點烈，媽媽一早就到菜園拔草、鬆土、整地、挑水，一直忙到日正當中，卻還差幾擔水。媽媽說那時的我很不安分，在她肚子裡拱來拱去，讓她有時直不起腰來。一整個早上的腰痠，加上工作後的腿軟、渴水，還有目眩，在兩人高的土坡上，一個閃神，就滑了腳，連人帶桶絆著扁擔一路滾下。

似乎有那麼幾秒鐘，媽媽說她什麼都不知道，彷彿失去意識，陷入了黑暗深淵，感覺自己不斷下墜下墜……突然下體一陣濕熱湧現，就像大潮前的小浪，頓使媽媽驚醒過來。睜眼，只見烈日當空，除了風聲蟲鳴，四周沒有絲毫人的動靜。這下，媽媽才意識到危險，忍著痛與害怕，掙扎著爬起，一路捧著肚子跛著腳回家。三個小時後我就出生了。

如果媽媽沒醒過來，又或如果我被生在菜園裡，那真是不堪想像，幸虧老天眷顧，母女平安。「我現在憨憨笨笨的，是不是在妳肚裡摔壞了腦袋？」我偶爾笑逗媽媽，這樣問道。「黑白講，神明保護著，妳怎會傻，算命師說妳長大最會賺錢呢！怎會傻？」

後來，那滿園芥菜被祖母醃製成一罐罐的福菜與一甕甕的梅乾菜。我兩歲半時祖母過世，她所醃製的梅乾菜，還有一大甕，每一次開封，那特殊的鹹香酸甘氣味，總是鑽入鼻孔、撩撥我的腸胃。一捆捆拳頭大小的鹹菜，表面有些微鹽霜，握在手中，乾乾爽爽，那是它可以久藏的因素。每年，新鹹菜與老鹹菜交錯著吃，與我同歲的老鹹菜，到我國中前，還吃得到。

之後每一年秋冬時節，媽媽仍然種芥菜。曬鹹菜時，我們姐弟總是半湊熱鬧、半被徵召地來幫忙，媽媽先在田裡把芥菜砍下，就近在渠邊稍事清洗，那跟籃球一般大的芥菜在田裡曝曬一天，曬到蔫軟可壓不易折斷時，就用米籬裝著抬回家。我們學媽媽抓把粗鹽搓揉芥菜，搓呀揉呀，直到鹽巴溶化滲入，芥菜看似「水種翡翠」時，才一層芥菜一層鹽地依序擺進大甕缸裡。我跟姊弟們早已洗過腳晾乾，等著踩鹹菜，媽媽囑我們使力，輕重交替、疾徐有致地在每一層芥菜上踩踏，直到甕缸滿了，再在芥菜上頭以大石塊壓住，加上蓋子，放在三合院廊下。每年冬天，總要如此醃製好幾缸。我們家的陶缸只有半人高，隔壁伯母家用的是跟成人一般高的大木桶，進出需靠梯子，兩三個大人小孩可同時進去踩踏，我見過，伯母家人踩完整桶酸菜，腳板紅腫，兩腿痠軟得不自主地顫動呢。

不兩日醃出了水，芥菜在鹹汁液中泡著，趁暖陽出來時，打開蓋子，讓芥菜做日光浴。曬過冬陽的芥菜慢慢發酵，待鹹菜汁上浮著一層泡沫，芥菜慢慢變黃時，氣味也隨之變得酸香。等到顏色達到芥末黃時，也是它的酸香滋味最飽滿時。此時最適合煮酸菜肉片湯，或是五更腸旺，客家辦桌也常用這酸菜煮豬肚湯。牛肉麵店將之切碎當小菜，襯托厚片牛肉的鮮甜美味；刈包店則用為餡料，使三層肉肥腴爽口，油而不膩。沒有酸菜當最佳配角，牛肉麵與刈包都將失色不少。

酸菜經過不同程度的曝曬，可製成福菜或梅乾菜。我們將其晾掛在廊下或院子裡的竹竿上曝曬，曝曬半天過後，酸菜還要翻面，經過陽光的愛撫，堅實的菜心也變得柔軟了。在屋裡的大人時不時總要探頭往外瞧瞧，以嚇阻有人路過偷吃或順手牽羊。其實，小孩偷吃鄰家鹹菜，誰沒有過，若聽聞哪家媽媽大叫：「誰偷吃我家的鹹菜啊？也不怕鹹死了！」哈哈，大家心照不宣。且看哪家孩子回家猛灌開水的，就是他了。

一如誰小時候沒拉過幾條蛔蟲一般，誰沒偷吃過鹹菜？像隔壁阿福，鹹菜沒少偷吃，蛔蟲也沒少拉幾條，就曾有一次，他蹲在茅廁大號時，鬼叫鬼叫地呼號，原來是一大坨蛔蟲卡在肛門口吊單槓，阿福嚇壞了，聽聞的小朋友也無不驚嚇，但沒人取笑，大

家都摸摸自己的肚子，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阿福的哀號，驚動了婆婆媽媽，有人用兩大片粗竹片幫忙夾出，那坨蛔蟲，成了驚世傳奇，那份痛苦驚險，彷彿也成了大家共同的經驗。

往後，有婆婆媽媽就福至心靈地放話啦，「是誰偷吃鹹菜呀，也不怕博蛔蟲，拉不出！」那一陣子，偷吃鹹菜的事，真就少了些。

曬鹹菜時若淋到雨可能會發餿，走味。一旦下起雨來，只要有哪家正曬著鹹菜，見著的人都會大聲呼喊幫忙搶救，即使兩個鐘頭前還在吵架的鄰居，也會一雨泯恩仇，不分彼此地齊心協力搶收鹹菜。

鹹菜曬到六、七分乾左右就是福菜了，媽媽早就洗淨曬乾很多支紹興酒瓶，選個乾爽晴朗的午後，把小孩找齊了，一人一支酒瓶，一支特製的長竹筷子。先把過多的福菜葉剪掉，福菜梗拆撕成小孩指頭粗細，以便塞入瓶中，用長竹筷壓緊至不留一絲縫隙。紹興酒瓶腹大口窄，空氣不容易進入，裝罐好的福菜倒置於陰涼牆角，如此放個幾年都不成問題。食用時，用粗鐵絲做成鉤狀，深入酒瓶掏勾，可放入排骨湯裡同熬或與肉片搭檔。媽媽就常常拿來作為餽贈親友的禮物。

媽媽知道她做的福菜頗受親友歡迎，每年秋冬，就更勤於栽種芥菜。外公外婆過世得早，失去怙恃使媽媽受到某種程度的歧視，彷彿沒有親人照拂的孤兒般。年節廟會時親戚走動的冷熱，也是日後親戚間掂量份量的依據。所以，只要媽媽得知有娘家人要來，便早早就準備好福菜等候著，並旋即提醒著我們，哪些是要給舅舅阿姨，哪些是要給公公叔婆的。這些福菜彷彿是媽媽的宣告：我不是孤兒，我是有娘家、有依靠的。

福菜曬到乾透時，就成了梅乾菜，把它捆成一把把，密封在陶甕裡或裝袋收藏，只要不受潮，就可以存放久久，風味不變，開甕就能聞到梅乾菜特殊的酸香氣味，燉爌肉燉蹄膀蒸獅子頭或炒苦瓜蕨菜，都是絕配，與高湯筍干搭配，更令人垂涎。

過傳統年節時，常有一大鍋熬煮全雞與五花肉的高湯燉煮的鹹菜筍干，經由高湯的漬煮熬燉，那鹹菜酸甘的滋味，光是聞，就令人猛吞口水，使吃膩了大魚大肉幾乎癱瘓罷工的腸胃，頓時甦醒蠕動起來，非吃個兩大碗，是無法干休的。媽媽知道我們愛吃，往往煮上一大鍋，我們正餐時吃，半晝夜嘴饞時也吃，一大鍋不消兩天便見底了。鹹菜與筍干都是個性強烈的食材，非得要有豪邁的大鍋高湯，才能調和成馥郁的滋味，那是節慶的氣氛，也是媽媽的味道。

記得小學時，有一回，在氤氳的廚房中，媽媽正為年節忙得不可開交，我卻因小事去鬧媽媽，媽媽無暇理會我，小小年紀的我竟然用激將法道：「妳只疼姊姊不疼我」，媽媽一聽，走過來「啪」一巴掌打來，我傻了，媽媽從不打我的，她是那麼疼子女，我竟然說她不疼我，許是氣極了吧，一巴掌打下來，連她自己也傻了，她慌忙地從一大鍋熱滾滾的鹹菜筍干裡，夾出一粒雞子哄我。小小的雞子，常常夥同其它雞下水與鹹菜筍干同煮，那些雞下水可是要裝盤上桌的。以後，每一次吃著鹹菜筍干時，我總是暗暗地想著這一段往事。

初為人媳時，進入一個生活習慣完全不同的家庭。年夜飯的滿桌子佳餚，卻沒有一道鹹菜筍干，一股濃濃的鄉思湧起。想著，往後，我將不再在娘家過年了。在歡愉的氣氛中，美味的年菜，卻哽著入喉。後來，我把鹹菜筍干介紹到婆家來，但，不管怎麼煮，總覺得少了些媽媽的味道。

媽媽還有一道私房菜，鹹菜鯊魚丸，在別處從未吃過。在連續的雨天不用到園裡忙活時，媽媽可以「過家聊、打嘴鼓」，也才有興致有功夫做這道菜。她先把一大塊鯊魚去皮切塊，再剁碎，然後拌合細細切碎的梅乾菜，調入些許鹽與胡椒，循同一方向攪拌，

然後用大湯匙舀出一匙，搓揉成團再壓扁，入鍋煎。媽媽往往在起鍋後，挾一塊給我們解饑。平日沒有零嘴，這一塊鯊魚丸，簡直是豪華的點心，我們捨不得囫圇吞下，便小口小口地細細咀嚼，舌尖留戀那份鹹香鮮甜，非得讓味蓄的每一個細胞都充分享受後，再慢慢吞嚥。吃著鯊魚丸的雨天午後，洋溢著飽滿的情緒。

高中時負笈外地，常常為了省錢捨不得多吃，媽媽偶爾會為我煎鹹菜鯊魚丸，用玻璃罐裝著，讓我帶去宿舍。宿舍沒有冰箱，媽媽用胡椒與米酒調味並防腐。那一個禮拜，至少有三、四天，我可以省錢省得抬頭挺胸又吃得像樣。

遠嫁高雄的么妹，有時嘴饞了，就特別想念媽媽的味道，回娘家前便先點菜，央請媽媽煎鹹菜鯊魚丸。住娘家附近的姊姊，捨不得媽媽勞累，總加以勸阻，我則附和妹妹。唉，姊姊有所不知，遠離家鄉後，這些滋味都成了難以取代的鄉愁啊。

如今，年過八旬的老母，在我們的勸阻下，已經減少很多農務勞動，但，年節應景的食蔬，她還是不肯放過，冬天的高麗菜芥菜蘿蔔，仍然一種就是一大片。偶爾還會說起我差點生在菜園的往事，一旦說起來，仍然激動又感慨。每當這時候，我就會摟摟媽媽，哄哄她，說：「因為知道您那麼辛苦，所以我們是生來報恩的啊。」一句話就讓她

眉開眼笑，其實，媽媽真的很好哄，很知足。

媽媽的腰桿子已不若往昔那麼直挺，反應、動作也不若以往俐落，過去騎機車去菜園曾經摔了幾次，今已改騎電動三輪車，儘管如此，她仍心心念念要多種些菜分給子女，冬天也還想曬些鹹菜。對此，姊妹間有了不同的意見，姊姊揚言不再吃媽媽種的菜了，以此力反媽媽繼續種菜。她的耽慮我明白。而，我也害怕有那麼一天，母老、甕空、家園將蕪。可是，現在又有什麼能讓媽媽覺得這把年紀了，還仍然「有用」呢？這樣的成就能與存在感已成了老年生活的重要寄託了。我想，媽媽高興做什麼，就讓她去做吧。

假日回娘家時，見媽媽趁太陽稍稍奄弱，又要去菜園了，我趕忙陪著。在菜園裡，我們一步一步，慢慢走。而，此時，夕陽仍然金燦燦。

* 評審評語

寫鹹菜種種相關事，也等於寫了母親的半生，並且帶出了時代背景。作者的情意貫穿全文，相當自然，沒有過度的雕琢，敘述順暢，結構完整，一層一層鋪排開來，事件穿插恰到好处。文中的母親，形象刻畫頗為成功，同時也足以代表一個臺灣農村老世代的尋常農婦。作者文字平實，描繪鮮活，情感表達適切，既無冗贅段落亦無誇飾語詞，而親情時時浮現，多有動人之處。（阿盛）

得獎感言

首先，要感謝評審老師的賞識，對我平實文字的肯定。並且也要感謝我在天上的先生，過去對我專注寫作時的包容與支持，除了包辦所有家事，還適時提醒我要起來走一走。這一篇初稿他讀過，給過我意見，他篤定的說，我會得首獎，原來他不是跟我開玩笑。

最後，謹以此篇獻給我的母親，感謝她把我平安生下來，才有以後的故事。

第二名

石光

天下文章，果真是（個人簡介）這篇最難為！
思來想去，得一結論：我不過就是一直走在
與文字息息相關的這一條路上的其中一個，
而近年能夠只為自己一個人寫下幾個字，如
此而已。如此幸矣。



竈口的烈焰

「新好男人」尚未誕生的更早之前，男人歷來是君子，遠庖廚，而女人都有三頭六臂。站在大竈前，沒有三頭六臂，飯不飄香，六畜不興旺。

臺語說「那口竈」，指的是那一家子的意思。一家通常七、八口（要是兄弟未分家，大姑小姑未出嫁，人口兩位數很正常），加上竈腳後面廁所之旁圈養兩、三頭豬，後院雞鴨鵝三大群，不管是兩隻腳還是四隻腳，女人都要按時餵飽每一張口，所有吃食、飲用、洗澡水，女人全在竈上操持，若是手邊還有一個奶娃，那娃便攔木澡盆裡就近擺地上；澡盆裡塞一層草引，鋪墊被，放娃，蓋毯。女人持粗厚鍋鏟在鼎中翻炒幾下，又趕緊彎腰塞草引、撒粗糠，把快燃盡的火燒旺，眼角不時覷看盆裡的娃，稍有動靜，馬上

騰出一隻手來輕哄幾下，菜在鼎中滋滋響，娃在盆裡又均勻地睡香，女人趁空檔疾走至後院的井，提水注入竈腳的水缸，放下水桶，提起鍋鏟再翻兩下，撒鹽撒味精，菜盛盤。這樣的竈腳，是一家之中最忙碌嘈雜又神聖的地方。初嫁新婦，不諳竈性，哪個不被大竈欺負？火不旺，米泡脹成硬粥、青菜透著草腥味，火太旺，上面半鍋飯夾生，下面半鍋焦黑、青菜乾巴爛。但是說來神奇，女人個個天賦異稟，在竈腳站一站，身上就有了三頭六臂，讓每一張嘴吃飽喝足笑呵呵。

神聖的竈腳，竈是心臟，竈上依序是大鼎、小鼎、小釜，小釜旁一根煙囪直溜溜貫穿天花板，送炊煙上青天。冬日霪雨，大鼎、小鼎成了「烘衣機」，女人趁煮飯燒水將半濕不乾的衣服攤開在鼎蓋上烤乾。女性的下裳不能上鼎蓋，說是竈神的緣故，要是再問為什麼男人的能，女人或許被問煩了，也或許不知如何開口談，乾脆不耐地說：「囤仔人，有耳無喙。」囤仔人聽不明白，但是都會辨聲觀色自動滾開，以免三頭六臂的女人瞬間心情波動，隨手一個爆栗敲上來。關於這一點，我想大概是因為竈神是男性，女人下裳拿到祂眼前翻開，豈不成了挑逗或挑釁，總之是冒犯。冒犯了竈神，在重要的年節，萬一蒸籠裡的蒸糕夾生，特別是素來象徵好彩頭的發糕扁塌不膨發，女人三百六十四天

天天再如何三頭六臂，最後的這一天也會被公婆叔伯叨唸，被妯娌小姑訕笑。

我家的那一口竈早已不存，竈口的烈焰仍在我眼前熊熊地燃，稻草、木材、竹枝、粗糠、碎布都能燒，從最前端的竈口送入，竈口附一扇厚鐵門，門片簡單浮雕一顆虎首。鐵門能開展一百八十度，藉由門的開闔調節氣流，控制火候。竈內前端底部鋪設鐵條，鐵條間的寬縫能讓空氣進出，能讓熱灰落入正下方的集灰區。大鼎坐落竈口正上方，得地利，理當最快滾，但偏偏是中間那口火尾巴穿過的小鼎先滾開，甚至平常只剩熱煙通過的小釜裡也水珠直直冒，一副要滾的態勢。「大鼎未滾，小鼎強強滾」，十之八九是生手或小孩在顧火，不懂得控制氣流，火往小鼎跑的緣故。阿嬤看到大鼎裡祭拜用的七、八隻雞鴨還生著，心一急反射性地在那小孩的頭上敲爆栗。疾如迅雷的爆栗我們臺語叫「五斤架」，冷不防被擊中，像五斤重的鈍器敲在頭上，痠、痛、麻，人一陣暈然。祭祖拜神的供品，除了中秋月餅買現成的之外，紅龜糕、黑草仔糕、鹼粽、肉粽、甜糕、蘿蔔糕、發糕都自己動手來，家家戶戶皆然。家家戶戶的鼎蓋一掀開，團團濃白的煙上竈，像一列蒸汽火車嘟嘟地駛來。這列火車在農曆年前一天比一天熱鬧喧譁，尤其到了做甜糕的關頭，嬌小女人的竈腳得讓位給另一個女人。

這鄰家高大的女人，好臂力，厚肩上半擎一根光滑的實木，形似槩，到各家的竈前掌勺。女人高喊一聲進了門直驅竈腳，脫下厚外套，渾厚的肚腹抵著竈沿，雙手握槩，上身前傾，在大鼎裡順著同一個方向攪動漂浮在褐色糖水中的白色糯米團。二、三十個巴掌大的糯米團在不斷的攪動下，慢慢聚合成一個巨大的黏團，女人越攪越使勁，彷彿鼎裡有幾雙手拉住槩，她額頭兩鬢頸脖子汗珠流淌，在寒冬裡脫到剩一件短袖薄衫。鼎中的甜糕越攪越Q黏，生出誘人的光澤，女人自鼎中招一小球送進嘴巴，望向前方，專心感受糕的Q彈，然後對顧火的嬌小女人吆喝：「快好了，改最小火。」轉頭將剩下的半口糕隨手塞進嬌小女人嘴裡，嬌小女人一邊咀嚼一邊取來冷水，用手灑水進竈，水火相遇淒——淒——淒地響。竈口的烈焰輕易把水珠吞乾，火勢不減，女人口氣急，不耐地說：「快！小火！小火！」嬌小女人放下水瓢，用火鉗夾出一截燒紅的柴，蠢蠢的火舌在冷灰裡滅了，竈口轉為文火，最後剩熱氣，甜糕起鍋。有時運氣好，女人會把整支槩給了適時出現在一旁不礙手礙腳的你，讓你啃食附著在上面的一層薄薄的糕。年味從鼎中醞釀在嘴裡蔓延開來。在糕槩的划動下，年浮出頭，期盼過年的心，竟騷動如潮。

竈是心臟，鼎即臟中的血流，這從阿嬤「刮鼎」不假手他人可見一斑。每隔一段時日，

阿嬤兩手抓緊竈上的鼎沿，一鼓作氣將鼎斜扣在頭、肩上，像歪戴一頂巨大黑斗笠，一路扛到後院，慢慢曲膝緩緩前傾上身輕輕將鼎移扣地上，鼎背一層厚實的灰。阿嬤雙手握鋤頭，碎步繞鼎一上一下刮，嘎嘎聲規律響起，灰紛紛落下。我蹲在一旁觀看，不禁主動要求刮鼎，阿嬤仍雙唇緊閉，兩眼專注於鋤刀，無視於我，繞鼎一圈之後，蹲下身慢慢扛起鼎進屋，其間阿嬤靜默不語，連派下家務都暫緩，彷彿一出聲，鼎會碎裂似的。地上留下一圈灰，色如濃墨，一捻細似麵粉，要是把鼎灰加水拌一拌，說不定能寫書法！正是，前人便是摻和鍋灰來製墨。鼎，細且薄，鋤，銳利而厚重，力道失準，鼎破，停炊，每一張口都要挨餓，要是在寒冬得加上洗冷水。即使我的個頭已長高，力氣也足夠，刮鼎依然是阿嬤親手親為。

鍋灰能製墨，灰燼能撒到田裡當肥，後院一間紅磚小屋專門儲放灰燼，要是炊煙也能收，阿嬤必然不會眼睜睜地看著它逍遙九霄雲外。紅磚屋也兼母雞的產房，母雞的腦袋真不容小覷，沒有比灰燼更柔軟的了。阿嬤會讓母雞坐在竈口前的粗糠堆孵蛋，這裡的溫暖正適合。我見識到母雞的母性便是牠紅著臉坐蛋時，除了阿嬤之外，牠啄每一雙朝粗糠靠近的小手，每一雙小手在牠眼裡都是偷蛋的黃鼠狼。不久，母雞頂著鮮紅的雞

冠帶領十餘隻黃茸茸的小雞在廳堂大搖大擺，啄食特為牠們撒下的大把白米，牠在院子高視闊步的模樣，十足彰顯了一身的高產值。屋裡留下一坨坨雞屎，我得去竈口下取一把灰撒上再掃除。灰燼有神奇的去污力，不留雞屎味。日後曾聽一離婚老婦感嘆，沾到婚姻就像沾到雞屎，怎麼洗都有餘味。去除婚姻這個屎味的神奇「灰燼」是寬容還是另一段婚姻，我不知道，但雞屎之令人厭惡不言可喻。不過，令我不悅的並不是被母雞啄手還得幫牠擦屁股，也不是在阿嬤眼裡我們是「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這種毫無產值又惹事的難堪，而是在溫暖的竈口前，我的運氣不如一隻母雞。大人不在的冬日黃昏，我將草引放進竈口，再站到竈口前堆疊的兩層紅磚上，身體貼著竈，看一個小孩拿著著自己的手臂還長的鍋鏟在大鼎煎紅龜糕。硬邦邦的紅龜糕逐漸變軟，我感受到身體的暖和，貼著竈的肚子甚至覺得熱，糕的甜味越來越濃。糕已焦黃酥香，我正從紅磚上下來，後腳跟未著地，先發現外套肚子邊的口袋黑成一片，我反射性地把兩隻手伸進口袋，五根指頭裸露在外，兩邊的口袋確實少了一只，心中卻仍不敢置信。那是黃色的呢絨外套，母親為我量身剪裁的過年新衣。母雞在溫暖的竈口前將一窩白蛋孵成一群黃色小雞，深得阿嬤喜愛，我在竈口前失去一只黃色口袋，第二天起，整件外套不知去向。

其實，不見了的口袋一直都存在著——牢牢地儲存在腦袋裡。人忘不了什麼、記不得什麼，不是全然可以隨心所欲；記憶的選擇真是妙，偏好收藏一去不回頭的人、事、物。

竈熔掉口袋，讓我痛失一件新衣裳，但我仍愛那一口竈，這並非虛假。

這一口竈幫阿嬤把鼎中肥膩膩的豬肉煉成濃郁的白脂，把一缸黑豆水濃縮成甘醇的醬油；現今爆發的餛飩油、化學醬油，在阿嬤那個年代聞所未聞。這一口竈，在沒有零食的歲月裡，幫我們把一顆顆淺褐的地瓜煨成甜美的宵夜。竈的可懷可想，正是在無數的冬夜裡煨熟了地瓜。我們趁晚炊時偷偷將地瓜丟進竈口，地瓜外層煨得烏黑硬化，這炭化的外殼足以在地上寫字，裡面金黃香甜的肉，吃一口就上癮。我日日期待黑夜的降臨，對竈無限感謝。

人的心思從關注於吃斷臍時，也恰恰是心事萌芽孳生的年紀。母雞依然在溫暖的竈前紅著臉孵蛋，我開始在夜裡幽坐竈前將火燒旺，兩眼專注於竈口的烈焰，有時難得地看到紅色的火竄出一縷藍色的焰，美麗的藍焰一扭身便消失，火將轉弱，草引、粗糠一放入，竈口馬上闖黑，火看似熄了，不多時一條小火舌裊裊地鑽出來，小火舌引來更多火苗，竈口又熊熊地燃。或許是坐在竈前夠久，老母雞識得我的手不是黃鼠狼，但我唯

恐這名產婦一時心情起伏，無預警地一轉頭又來啄，伸手抓糠不免忐忑。我反覆加柴，火在竈口裡反覆地扭身、跳動、翻轉，萌生的心事，也穿過煙囪散入了夜空。

這口竈，果真什麼都能燒，心事也能當柴化了。總是這樣不知不覺把大鼎、小鼎的洗澡水燒得沸揚。

現今竈已成為多數人記憶中的專有名詞，「大鼎未滾，小鼎強強滾」成了學子試卷上的考題。曾於生活中親臨小鼎強強滾，又記憶著竈的我，是幸運的。竈，足堪陳列供人瞻仰，走入了陳列室，「竈腳」，名不符實了。現代廚房，美麗的高科技小家電閃耀著金屬的智慧光芒，女人無需三頭六臂，一根手指按下開關就能高速運轉，但外食、外帶是家常，廚房煮宵夜泡麵比煮三餐頻繁，不過竈神應該依舊在吧。坐鎮在金屬流理臺瓦斯爐前的竈君，或許偶爾也如我這般，懷想起那種竈腳，能夠幽坐在溫暖的竈口前凝想，等待火裡燒出藍色的美麗焰光，等待糾結在胸臆的迷霧朗朗地散開，等待隆冬裡竈口的烈焰讓那列蒸汽火車嘟嘟地駛來，鼎蓋一掀開，竄出濃濃的年味來。

* 評審評語

竈 腳最大灶爇公，數百年來臺灣農村社會，逢年過節家家戶戶拜神明，竈爇公（灶神）必不可、不敢不拜，可見對竈、灶神有多敬畏。

竈腳（灶口）即現今廚房；竈是「廚具」，但意義何止差別千里。

本篇〈竈口的烈焰〉，熊熊燃燒豐富的歷史記憶，大大小小生活故事，情感濃烈，語言靈活生動，敘述細膩，引人入勝，融合知性與感性，既有意義又有趣味。

共同經歷過竈腳的世代，讀本文必有心領神會，勾動無盡緬懷；未曾經歷過的世代，本文更值得細細品嚐，體會臺灣生民文化。（吳晟）

得獎感言

有一個所在，對它的記憶猶如巨樹在地底的根鬚，有一天樹不在了，根鬚仍在地底盤錯。家，就是這樣的一個所在；昔日倚在舊家老牆角的那把掃帚，只要一個深長的呼吸，便能召來它的稻草香，竈腳的鼎竈，汨汨地冒出濃烈的年味充塞每一個角落。盤錯在每個人記憶中的家的氣息，總是獨一無二。感謝我能將得獎的消息第一個與至親分享。

第三名

王書緋

一個嚮往鄉野的浪漫，卻堅持住在城市裡的村姑，於是在鐵灰的都市裡，藉由一塊又一塊長有大樹小花野草的破碎綠地，聊慰鄉愁。村姑目前半職家庭主婦，喜歡帶兒子在城市僅有的綠地探險，另一安慰是兒子能認出昭和草、飛機草、蛇莓、土人蔘和構樹等等從未遠離都市拋棄人類的野菜，也能分辨家八哥和八哥。



城市苦苦鳥

我居處的城市總在追趕現代化的腳步，各地大大小小的施工不斷。

社區大樓外，也正在興建一條輕軌捷運。

我住在居高臨下的十八層高樓，從臥房窗戶向下望，就能預見未來的捷運站。

但享受便利前，得先熬過各種噪音所組成的施工交響曲。先是大型機具的轟隆隆、鏘鏘鏘和篤篤篤的前奏，再來是工人使用各種工具時的乒乒乓乓，三不五時，間雜了他們做事不順時相互叫罵。遇上趕工，種種穿腦魔音，如主流媒體的噪音一天二十四小時播放。猶記最早在鑽地基時，不只聲響嚇人，大樓也為之振動，身居高樓層的體會就是三級地震。

住在大馬路邊本來難得完全清靜，但我一向以高居十八樓自豪，總以為離地面遠了些，在人擠人的都市裡，在車水馬龍的路邊，就應該能算是遠離了塵土和喧鬧。但捷運開挖後，這小天堂卻一下子跌進充滿機械廝殺聲和人員吆喝聲的炸鍋裡。

五月底某日，如往常一樣，讓機器「篤篤篤」的聲響給吵醒，躺在床上，心有不甘，想著是否就要這麼起床，但此同時，一個幾乎要淹沒在嘈雜的背景中的細小聲音，輕輕扯動了我繃緊的神經，這聲音雖小，卻明顯不同。連著幾天，我都能在施工嘈雜外，聽到這聲音，時而連續，時而斷裂，或遠或近，它不如機器所發出的聲音那樣規律可預測，卻具有生命，不理會時就出現，想要找尋時，卻又消失。

「苦——，苦——，苦苦——，苦——，苦——，苦苦——，」

接下來，我竟然期待起這每天早上穿越種種比它更巨大的噪音，鑽進耳朵的微小「苦——，苦——，苦苦——」。

自從施工以來，睡眠品質大受影響，我該睡時睡不著，不能睡時又困得不得了，整日頭昏腦脹，照理，如此神智不清，混沌不明，應無法察覺那個就要被雄壯的都市進行曲

給輾平的微弱呼喊，但「苦」聲雖小，卻很堅持，穿越重重噪音的包圍，就是進到了我耳朵。細細查找，終於在屋內最角落的一扇窗外的花臺上，發現兩鳥在此築巢，此扇窗向外延伸出一淺淺花臺，因分離式冷氣的室外機架在這上面，所以從來不開。也因如此，牠們隔著窗戶玻璃「苦」了好幾天，才讓我給找到。看牠們蜷縮在高樓窗沿又不時「苦苦——苦」地叫，看著聽著都苦苦，我便自作主張稱牠們苦苦鳥。

一向沒那麼愛鳥，比起鳥來，更愛接地氣的青蛙，或許因為鳥兒高高在上，不好親近，也或許因為我跟鳥兒有些過節。

在都市長大，對鳥的印象，僅限於麻雀和鴿子，還有烏鴉。我在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和日本東京的上野公園裏都讓烏鴉給炸彈式襲擊過，牠們從空中俯衝而下，咻咻作響嚇死人，還拽掉我一絡頭髮，也因此了解到，烏鴉可不是只陪著老婆待在恐怖的黑森林裡，牠們也生活在都市，在繁殖季裡，為了保護後代，化身為鳥類中的恐怖份子，攻擊任何靠近鳥巢的無辜路人。

雖不懂鳥，年輕時卻欣羨牠們的自由，也學牠們飛來飛去，想找到讓自己安心的地方，甚至遁入美國奧瑞崗州一個以美景著稱的明媚山谷小鎮，名為唸碩士，實為沉澱，在那

裡學會了分辨河狸和水獺的不同，知道了看起來無害其實很兇的海獅造成的漁港損害，也試過了用電影《大河戀》裡的飛蠅來釣附近河中的彩虹鱒，但始終沒有認識多少鳥。做論文的最後幾個月裡，每天為了數據模擬，在學校待到半夜兩點，卻在早上五點讓窗外鳥噪給吵醒，我住的公寓窗外緊貼著一排雲杉。鄉下地方很安靜，沒啥人聲，只有鳥叫，但當時，每日同樣因睡眠不足而神智昏亂的我，對牠們卻沒有一點好奇，翻過身用枕頭捂住耳朵，心中只祈求牠們小聲一點。

請來懂鳥的友人，才知道苦苦鳥真名是「珠頸斑鳩」，臺灣人愛叫牠「斑甲」，看牠全身灰撲撲又挺個紅褐肚子的貌不驚人，脖子上卻有圈黑底白點色澤分明的羽毛，就是珠頸兩字的由來，若不是這圈顯眼的珠頸，我不會特別請友人來辨鳥，沒眼力的我一開始把牠當成鴿子，牠叫起來和鴿子的「咕咕咕」頗像，長得也像，但體型小了点，彷彿是隻沒吃飽的瘦鴿。

想來也說不通，不是都說大城市對小動物不友善，可是，為什麼都市裡的鴿子一隻一隻卻都吃得肥墩墩？

知道了苦苦鳥是斑鳩後，我更加疑惑了，印象中，「鳩」佔鵲巢，理應相當惡霸，怎麼淪落到在高樓花臺邊上築巢？或許，人類建造的偉大城市對其牠動物真的太嚴酷，所以喜鵲活不了，也就沒鵲巢可佔，友人聽完我的推理，搖頭說：「妳也太小看斑鳩，這巢都築在妳窗外了，還不好好觀察！仔細看看，牠的巢雖破爛，總還是自己築，鳩佔鵲巢的鳩應該是杜鵑鳥，杜鵑在別種鳥的巢下蛋，讓別人替牠養孩子，小杜鵑長到一個程度後，甚至會把其牠的卵推落，霸佔鳥巢長大，那叫托卵寄生，喜鵲是雜食性的兇猛鴉科，體形比斑鳩大，斑鳩只吃種子和果實，吃素的，那有本事強佔鵲巢！再者，喜鵲也沒妳想得可憐，在都市的數量也不少，就是杜鵑也靠近不了喜鵲的巢，那個鵲應該是體型再小一點的，畫眉之類的小型雀，——」

我腆然了，朋友教訓得沒錯，巢都築到我窗外了，竟還不肯仔細看看，生命最基本的功課就是觀察，在安靜中觀察，而後才能有所感受。我想，人們總習慣忽視身邊常見之物，對某個事物習以為常後，就認定其存在的理所當然，也就失去探索的意願。如果是花錢進了森林遊樂區，請人導覽，人們多半會認真聽一回，但在家門口的，就有可能被忽略，因為太容易了。之前我窗外唱歌的鳥如此，現在我花臺築巢的鳥也是如此，我

忙碌卻茫然，是為了什麼？在城市得不到安靜，在鄉野也得不到安靜，又是為了什麼？

友人帶領下，我認真看了鳥巢一回，這才發現，之前只簡單以為，不過就是個鳥巢，但仔細一看，這巢其實像雜物堆，除了枯枝和雜葉，竟然還有幾根鐵絲，竹籤，吸管和尼龍線，甚至有我用來晾衣服的塑膠夾和塑膠衣架的碎片，那塑膠衣架是之前買衣服附送的，用來晾衣服，給太陽曬久了後，原來有氣質的暗紅就褪成了廉價的淺粉，且質地脆化，容易碎裂，稍一拉扯就啪地斷成幾塊，我順手掠在一旁還沒整理，沒想到竟讓苦鳥撿來做巢。

看來，這對斑鳩不只連築巢的地方都找不到，連築巢的材料也找不到。

我有些不忍，又說：「都市生活大不易卻沒錯吧，你看，牠們不好好找棵樹築巢，卻在我這十八層的邊角上築巢，我知道鳥有翅膀不怕高，但我也知道鳥築巢是為了孵卵，樓高卵危的，一不小心，不就覆巢底下無完卵了嗎？」

朋友聽完我的話，樂不可支地笑說：「妳怎麼老愛用成語去解釋鳥啊？那是人自己想的，用來說人的。妳一直用人的觀點去看鳥，妳怎麼不想，牠們把巢築得這麼高，就避開了野貓之類的危險，而且妳這扇窗很少開，隱蔽性高，牠們正好可以不受打擾。斑

鳩築巢一向簡陋，幾根細樹枝搭個架子，再鋪點乾草，蛋不會掉下去就好了。都市裡，鳥的確比較不容易找到好地點築巢，只好將就點在陽臺、窗臺、花臺、雨遮、冷氣排氣孔，甚至是路燈管裡和電線桿上築巢。」

原來，苦苦鳥和我一樣，都是城市進步下的受害者。

友人又教訓了我一回：「妳怎麼不說，鳥兒們適應性很強，比起妳愛的青蛙，更能適應人為的環境，其實，牠們看似高高在上，卻更接近我們的生活，不是嗎？」

我開始注意到，都市裡的鳥並非只有我以為的麻雀，鴿子和烏鴉。而鳥兒也並不如我之前以為的，只築巢於公園的樹上。

除了高大的樹木，喜鵲會在大型廣告看板和路燈上築巢；白頭翁、紅鳩和珠頸斑鳩就常常在公寓頂樓、高樓陽臺、花臺的花盆植栽等或窗簷上築巢；小雨燕需要從高處藉風之力起飛，也常在大樓的角落和橋樑下築巢；俗稱「烏秋」的大卷尾，飛行捕食的姿態凌厲，連巢也築得很險，在高壓電線上，甚至是高壓電塔的頂端；斑文鳥築在沒人注意也沒人清理的野草堆裡；綠繡眼就在一般人家放在窗臺上長得枝繁葉茂的盆栽植物上

做窩。日本有一位插畫家鈴木守非常愛鳥，收集了超過五百個鳥巢，他的工作室被稱為鳥巢研究所，他說：「鳥巢有那麼多種樣子，就好像人類有那麼多種生活方式，不同職業背景的人會有不同的愛好和習慣。」

於是，我明白是自己大驚小怪。

苦苦鳥讓我開了眼，讓我看到了這個城市有越來越多的鳥。

我看到了，這個城市還有白鷺、蒼鷺、和被叫做暗光鳥的夜鷺在水濱或圳溝找吃食，有長了大花臉的五色鳥和紅嘴黑鵝在公園裡躲藏，還有到處可見的家八哥和偶爾出沒的綠鳩在行道樹上呱呱、更有帥氣的紅隼、大冠鷲和鳳頭蒼鷹在天空遨翔，還有許多其他我認不出也叫不出名來的鳥兒們，都還待在這裡，和我們一起生活著。

親友們覺得總是苦苦叫的班鳩聽來真不祥，也認為鳥糞影響衛生，說不定招來禽流感，更擔心會鳥噪使我的失眠加重，紛紛提供各式各樣驅逐苦苦鳥的招數，最簡單卻殘忍的方法是直接把鳥巢推下樓，傳統一點的要我放鞭炮或貼紅紙，因為據說鳥兒們嫌惡這兩樣，有創意些的要我噴香水，說是鳥類討厭香味，更有人要我在窗戶內側懸滿光碟片，

藉反射陽光以擾亂視線，讓牠們回不了巢。

我否定了大家的好意。

實在沒有必要，牠們不會在這兒停留太久的。人類以為家是對最安全的地方，但對鳥兒們不然，牠們為了繁殖才築巢，巢只是育兒的過程，而這過程充滿了危險，剛孵化的幼鳥們總是吱吱喳喳地討食，又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極容易引來掠食者，成鳥除了要不停地尋找食物餵食，還要防護入侵者。

一直到現在，我才理解當時攻擊我的烏鴉們是如何的焦慮了。

我反而私心希望苦苦鳥能留得久些。

在這個城市裡，我原來有個靜謐的小窩，雖然不大，也如同苦苦鳥巢一般簡陋，卻是唯一能讓我短暫地逃離競爭和喧囂、放鬆喘息、享受個人孤獨和面對自我的天堂，但是讓施工的嘈雜給破壞了，我無力阻止城市向前邁進，但它向前的腳步正踐踏著我生活極私密的一塊美好，我感到被犧牲掉的委屈，也因此憤怒。

但因緣際會下，花臺築巢的苦苦鳥聲聲召喚，把我心中的怒不可遏和萬千委屈彷彿都給關進了籠子，再以苦苦的叫聲馴化。

苦苦鳥的叫聲把遠離了自然而失去平和的我給拉了回來。

在一聲又一聲的「苦——苦苦——」中，我找到平靜。

因為苦苦鳥的叫聲，捷運的施工噪音突然沒有那麼討厭了。

牠單薄的叫聲在大環境中顯得微不足道，卻是道屏障。

苦苦鳥蹲踞顛危危的巢中苦苦苦的低吟，擋在我和令人焦慮的施工噪音間，為眼下的魔音地獄帶來一陣耳根子的清新，令人感到身心清涼，如此為眾生啼苦的觀音鳥，怎會不祥？

* 評審評語

● 苦苦鳥的叫聲並不苦，而是作者心裡有苦，因此咕咕叫的珠頸斑鳩其實是著了作者苦的情緒，才苦苦叫的。王國維說的，以我之眼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本來作者認為苦苦

鳥的叫聲擾人，親友們則覺我苦苦鳥叫聲不祥，然而，城市人每天對著城市鳥，久而久之竟生出相濡以沫的情感。捷運的工程破壞了作者的居住品質，苦苦叫的斑鳩反而提供了作者一點自然的撫慰，苦苦鳥在危巢中的低吟，正是身在危城中的作者自況，人鳥之間，遂有了相通處境。（鍾怡雯）

得獎感言

謝 謝主辦單位將這獎給了我，這不只對我是莫大的鼓勵，也能讓更多人發現苦苦鳥的存在，進而發現所處的城市並不如以為的那般單調。

也要感謝讓我得獎的那兩隻苦苦鳥，牠們無意，卻成功轉移了我的注意力，苦苦啼聲陪我渡過了一段難捱的日子。

遺憾的是，這兩位小朋友的停留真是太短，卻也使得這份緣份更加難得。

成人組 · 散文類

佳
作

鄭麗卿

屏東人。曾任職出版社。

曾出版散文集《只要離開就好》、

《回娘家曬太陽》。



如此這般的日與夜

清晨，珠頸斑鳩在窗臺呼唱，咕咕咕，兩短一長；有時是白頭翁彈著藍空的清脆。在鳥聲中醒來，我趨向窗前，聽得鐵欄杆上一聲啪，鳥飛走了。打開窗子，深深吸一口清甜空氣，看一看微微顫動的玫瑰花，平靜中感到：一天又開始了，很好。

很好，我像按下碼表似地開始新的一天。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覺得活著很好呢，只是因為清晨的鳥鳴，清新的空氣，讓我感到生活的愉悅嗎？而我所貪愛的這些生活中微小的美好，愚駭如我也意識到有一天終將老去而失去這一切，但目前我仍不願意捨棄，不願意接受其中沒有我。母親不在了，已失去擋住死亡的遮幕，譬如夜空那麼黑，那麼遠，無邊無際，無所依傍；稀疏幾點遙遠的星光，那麼黯淡，那麼荒寒，再多望一時人便要

掉進虛無中；對死亡的恐懼，始終像砂紙一般在心口磨擦著。

處理好母親後事北返的路途中，傳來表姐美珍在上班途中昏迷的消息。怎麼回事，當下躊躇著要南下還是繼續北上呢？在高速公路的巴士上我什麼都不能做，只能流淚。

我們的最後一面，任何呼喚都不能打破那絕對的沉默，幾日後她宣告不治。我們從小學國中高中幾乎天天黏膩在一起，上大學之後，兩人走上不同的道路，各自努力。日後，她為拓展生意劍及履及，幾乎變成空中飛人，我則固守著家庭和一份安定的工作；我們知道彼此都好好活著，也許過年時見上一面，偶爾電話連絡說說近況。兩人之間就像手和腳一樣自然的存在，直到失去了才感覺到切身的痛。

然而，這樣的事情我們還不曾討論過。這一回，她先走上無返的旅程，此後，我被單獨留下來，獨自記憶回味我們單純快樂的童年，並且思念。那樣的震撼和悲傷不是眼淚和語言可以確切表達的，這個事實顯得很不真實，像一個惡意的玩笑，到現在我總還覺得她只是在某個異國城市奔波談生意。手機裡還留著她告別式的照片，不忍刪去，看著又感到疑惑，「妳真的不在了嗎？美珍。」

美珍斷然遠離，友人大華卻依然在現實的鋸齒中拚搏翻轉。他常常來電話訴說關於

工作去留的苦惱。始終難以抉擇，於是去了行天宮拜拜抽籤，到龍山寺附近找算命仙，排過塔羅牌，風聞哪裡有名師高人便趕著去；精神科醫生也看過了，正在服用憂鬱症的藥。他一直談著雞肋般的工作，但那也是他奮鬥了三十年才得到的位置。

當白日的虛榮，變成夜晚的悔恨時，他計算著如何才是最有利的退場，計算著金錢、面子、時機。然後，日子一天一天過了，他依然陷在情緒與利益的重圍裡，裹足不前，而我只能傾聽，無法指點。我也曾經歷過相類似的折磨，那種活到想流淚的遭遇，那種猶豫，那些盤算，我懂。但是如此一再反覆，如此精於計算，實在讓人疲累啊。顧慮著他的憂鬱症我心裡暗暗罵道：都年過半百了，還想不通看不清哪。終於只能給予冷淡的中立態度。

「那麼，你最想要的是什麼呢？」

什麼都想要。舒適的職位，優厚的待遇和福利，不然就是最優惠的退休金。

人心深處究竟藏著什麼，難以明白。雖然我理解大華斤斤計算的背後，有著他的徬徨和軟弱，和對未來巨大的焦慮和不安。怎麼樣才是最好的選擇，只有天曉得。說到底我們所能決定的不也只是自己要如何過日子而已，只能有所取捨，也要敢於取捨。

後來，大華問我無業的生活如何，我仰天笑了。

就如大華一向所擔憂的，沒有工作存款只減不增；不在職場，一些人際關係也斷了，因此過著減法的生活，彷彿自社會撤退了。我做一個不太盡責的家庭主婦，逃避著許多瑣事，讀以前要讀而沒讀的書，艱難地寫幾篇不曉得有沒有人讀的文字。大華又問：「寫一本書可以賺多少錢？可以過活嗎？」呵呵呵，你也太直白了吧，我笑得更大聲了。

我想今後恐怕再也不會有什麼好事發生了，不再年輕，體力衰退，親友棄世，也很難再交新朋友了。可是，我就是這樣生活，雖然我偶爾也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沒有更好的方式嗎？時或與友人聚會，在人群裡融入四周景物中，是最舒適的狀態。不成為話題的中心，我以自己的方式變成淡薄的背景，微笑著聽大家跳躍式的話題，就像臉書上的斷裂、纏繞的留言，每個人看的重點不同，關心的重點不同，於是總是不停的岔題，節外又生枝。眾聲喧嘩，誰在傾聽誰？

從盤根錯節的熱鬧中猛然回想到底都在談些什麼呢，喉嚨有些乾啞了，嘴角笑得有些僵硬了，也有些疲倦了。有人起了一個話頭之後，人人都有話可說，比如說說長輩壞話數落後生不是，養生食譜，各種健身運動，出國旅遊，等等。畢竟大家都有了人生經

驗和社會歷練，什麼事情好歹都能說上一兩句。因此談話像窗外交纏盤繞不知所終的軟枝黃蟬，有時一個恍神，我便逸出話語所包圍的氛圍，為一種莫名的倦怠所醃漬，像一片醃蘿蔔一樣攤在椅子上，積澱多年的疲憊從深層裡浮上來，清楚感覺到生趣慢慢流逝。

慢慢流逝的不僅如此，哀樂中年就像夏日午後五點鐘的太陽，好似拚足了火力要再熱它一回，體力卻已不支。逐步走向老化的身體，處處陌生，讓人時時受到驚嚇。時到如今，仍然自我感覺良好地以二十五歲時的樣貌想像自己，我以為感冒睡一覺就好了，傷口很快就癒合且疤痕很淺很輕，事實卻完全相反。還有，記憶力體力衰退，體重居高不下，視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就不用說了，莫名的出現了一些症狀。

譬如濕疹。濕疹初發生時，癢一點一點在身上爆發，初以為抓一抓過幾天就會自然消失。沒想到，紅腫的斑點逐漸從頭頂繁衍到腳下，像是什麼惡訊似的漫延開來。一旦發作起來那種頑固的深層的癢，無法忽略的癢，非抓不可，尤其夜間睡眠恍惚中越抓越癢就越用力上下抓，醒來才發現腹部四肢處處癩痢狗似的一片血膚模糊，像在眠夢中被什麼野獸撕咬，自己都聞到血腥味了。

身上的慘狀讓我想起橫光利一的小說〈拿破崙與金錢癡〉。拿破崙在征伐義大利時

染上了濕疹性白癬，這癬宛如他征伐的歐羅巴地圖一樣在他身體蔓生，經常在深夜時分發動頑強的奇襲。他以震撼世界的意志力與金錢癬格鬥，結果卻像一頭被打垮的獅子滿地打滾：「我是拿破崙·波拿巴。我誰都不怕，我是拿破崙·波拿巴啊！」就是拿破崙也管不住自己的手指去搔癢，征服全歐的皇帝將領，和我等凡夫匹婦一樣不能教濕疹停止擴散不再癢，終究匍匐在微小的黴菌大軍陣前。

日復一日，夜夜如此。撫過患處凹凹凸凸的疙瘩，忐忑不安的惶恐湧上心頭，都八個月多了仍不見癒合的跡象，到底要和這濕疹纏鬥到幾時啊。這是沒有前例的狀況，皮膚上的痛癢與坑疤看起來很醜陋，也很傷人心。體內長久以來鬱積了一些什麼，在身體各處尋找出口，這也明白顯示自己又失去了一些東西，看著讓人想哭。莫非這也是中年之後人生的一種隱喻，只是「失去」這項技藝我尚未上手。就在我邊抓著癢邊左思右想，猛然發現已經失去了純粹完整的睡眠。

難以成眠的夜很脆弱，任何聲響都能輕易敲碎夜晚的黑。身邊人和緩的呼吸聲，時鐘答答答一聲一聲響，冰箱的壓縮機真吵呢；樓中水管忽地呼嚕嚕滾動起來，樓上的高中生拚到深夜才洗澡啊；銅板掉在地板上的聲音清脆極了，鄰家的窗子開了又關，樓下

有人說醉話謾罵，貓叫，還有更多更多。我還不習慣失眠，只能閉著眼接收這些不眠的響聲，撫慰癢處，哄著薄脆的睡意，夜總會慢慢再度彌合起來。

但是，經常的，在醒與睡交接的朦朧恍惚中，拿掉消音器的摩托車自遠處破空狂飆而來又衝向路的另一頭，排氣管爆衝出魔鬼狂嘯般惡意的聲音，恍如一陣電擊，震破夜晚的柔溫，將人從睡眠的邊緣粗暴拉起又重重摔落，激起人的無名恐懼和繼之而來的憤怒。黑夜騎士都是一些什麼樣的人，為什麼？為什麼要如此驚嚇幾條街人們的睡夢？抑或，他們也只是可憐的失眠者？

受驚擾而狂跳的心慢慢安寧下來，我重新孵著睡眠，像呵護一隻淺眠輕顫的雛鳥。

幸好，夜的盡頭，日光透出時，總是一樣會有鳥鳴，清晨的微風，和花朵，那是生命允諾我的。

* 評審評語

從母親與表姐的過世說起，談到還在世的人種種煩憂困倦，平凡的生活，平凡的病痛，寫來頗能令人同感。描寫中年心境尤其傳真，那樣的領悟應是用歲月換得的，也是經過一些「失去」的人方能道出，其中苦澀，化為文字，可以見出逐漸老化者的哀傷慨歎，也可以見出仍有所期盼。而敘述頗為節制，語調溫和，有條有理，情感有收有放，效果卻比用力吶喊更好。（阿盛）

得獎感言

哀樂中年，人的秋天，唯有如常過日子，好好去愛，方不負秋光。

成人組 · 散文類

佳
作

梁評貴

一九八八年出生於屏東，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興趣是研究及創作，作品曾獲桐花文學獎、華嚴金獅獎、大武山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忠義文學獎、南投文學獎、桃城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馬祖文學獎等。



拉·鋸

舞臺燈光當頭照下，彷彿陽光緩緩撒在你的肩上，人造的冷氣從出風口中滲出，低溫的冷流浸潤著全場，眾弦俱寂，期待著唯一的高音，一場演奏會正欲開拔。你著一身禮服，告訴自己不要緊張，而其實捏著小提琴的手心，卻早已微微出汗。深呼吸，再深呼吸，把所有的不安都吸進肺裡，再化成教練平時安定神經的格言吐出來，並藉此在場上表現出一臉凝鍊的氣息。

你面對著觀眾，一任千軍萬馬在眼前奔騰起來，而你就是那揮鞭的主人。把小提琴放到肩膀上，頭略微偏向，稍稍垂低，夾住琴身，發動的手勢正欲舉起，手指輕捻，定格半空，左手按弦，右手輕輕一拉，既嗚咽又悠揚的尾音拖長響起來。那時，是響起，

也是想起，你想起這一切事物的那個瞬間，是父親在白日裡推上鐵門，整面的陽光，就隨著開啟的隙縫漸漸滿溢進來，那個時候，你會看見父親逆光的背影，擺好工具桌，開始左右割鋸木頭的回憶畫面。

音韻流轉，唧唧呀呀的小提琴音，竟轉為一陣陣嘎吱作響的鋸木聲。

父親是木材工匠，家中從祖父一輩下來，就以木材為原料，製作各式各樣的器具，但到了你這一代，早早挑明了不願意繼承這一行業，但父親仍想要你繼承家業，而你則想往音樂的道路上走去，那架在你身上的小提琴身，就彷彿與父親鋸木聲響作分庭抗禮的抵抗。

從小到大，一樓的店面總是塵埃飛揚，木屑的細碎顆粒，像極了貼伏在沙灘上浪潮的泡沫，總是永無休止的凝成一道小堤岸，並隨著時間逐漸湧上通往二樓的梯間入口，區隔著你與父親。一樓與二樓，彷彿父子之間的界線分明，走下臺階，那是他的地盤，走上臺階，那是你的範圍，你們的默契就在這之中不言自明，亦不互相干犯。父親身上也總是佈滿白色的點點碎屑，腰間綁著一工具袋，這是多年以來，你對他的第一個的印象。

你隨著時間逐漸長大，一副軀體彷彿自最原始的胚胎中拔出，不斷抽長，面容亦漸漸變易，長成與父親更相似的模樣。你走下臺階，看見父親用角尺衡量著書桌的隔板間距，設定好每一寸的距離。接著，就是拿起割刀裁切，一寸一絲都不能夠被誤算。電鋸、手工木鋸，一時之間交互並用，嘎吱嘎吱，裁開每一個求學階段的早晨。通常那是比太陽還早的時候，父親雙手早已沾滿白色的木屑，而你的書包以及各種器具上，似也蒙上一層白白的木屑灰色。

這使得你在成長的階段，下意識排斥了木工這個職業。

白色的粉末細屑飄上了制服及書包，導致總是在升旗的時候挨老師一頓罵，以及面臨同學的惡意玩笑。那樣的不堪圍繞著你，潛進你血液的一個字眼，都彷彿逆鱗而行，要在骨血的流動中，造出一陣陣的叛逆，直衝你的腦門，控制你的四肢。因此，你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就是拉小提琴，就好像越是被認為不堪的，就必須以更高級的來填補，以此劃出分界，彰顯你與其他人的格調有所不同。

於是，從高中時起，你於放學午後，黃昏止把大地融成一片淡黃橙橘，回到家中，用身體架起小提琴，開始艱難的音階練習，而輕輕的那一拉一劃，正宣示了這裡是你的國度。

就這樣，白日與午後，樓上與樓下，父與子，父親以鋸木聲響割開清晨的序幕，而你則是以尷尬難聽的初階練習，那一層層的琴音疊加而上，為你的生活日漸塗上了色彩。

但小提琴的練習總是尷尬，伴隨著你日漸增長的身子，拉開基本音階的練習，像與你喉中的變化有所相應，正逢變聲期的你，說話有如鴨子一般，而琴聲也總在順勢而上時候，還沒拉完七個音階，走向了破音的命運，而你亦因此更加沉默了。彼時，父親的木工生意正逢低潮，他切鋸木質器具的聲音，亦正與我的小提琴遙相呼應，都是彼此尷尬的存在。一段時間後，你的小提琴學習遭遇了關卡瓶頸，覺得灰心的你決定逃離練習的課堂，午後的光度黯淡了下來，你早已忘記有多久沒這樣看著夕陽，整面大地像要燃燒似地紅了起來，但最終，亦只迎來黑夜的餘燼。

結束了半日的遊盪，回到家中，推開鐵門，父親坐在一旁的工作椅上，眼神正對著你踏入鐵門的第一個瞬間，你心虛著迴避開來，就像夾住小提琴那樣，必須把下顎微微往下一偏，眼神就可以落入另一個虛空之中。那時，整間工作室的光度，彷彿都更黯淡了一些，空氣裡少了平日的鋸木聲響，也沒有了你的琴音，想不到，竟是寂靜把你和父親融成一片。父親早已知道翹課的事實，卻也只說：「你若不想做，就不要勉強了。」

而敲破沉默的，卻仍然必須是話語，話一入耳，心底的委屈與挫折，都一併湧了上來。

最後，你決定不再逃避，也不再與父親劃分界線。那時你才理解到，原來每日割開序幕與閉幕的聲響，不是父親的鋸木聲，也不是你那咿咿呀呀的小提琴音，而是對各自理解與包容的話語，隨著日昇日落，始終牽繫著你們。時間回到現在，此刻，你站上舞臺，面臨著人生第一次的公開演出，父親就坐在臺下，一條弦，就把一家人的心繫在一起，舞臺燈光撒下，一樓與二樓，再也不必劃分界線，在此處渾融成一體。此時，一曲已經奏畢，拿下小提琴的臂膀早已僵硬得生疼，你微微向觀眾鞠躬，結束人生第一場的展演。黃澄澄的藝術燈光，讓你眼前看得更迷濛了，臺下響起了鼓掌的聲音，在無數手掌的拍擊下，你似乎也看見了，父親左右拉鋸木頭，揚起的無數煙塵，那木屑煙塵裡，滿滿的，都是你對父親所鼓起的無數掌聲。

* 評審評語

拉，音韻流轉，啾啾呀呀的小提琴聲；鋸，一陣嘎吱作響的鋸木聲。

二者之間有什麼關連？

父親是木材工匠，承擔祖業，以木材為原料，製作各式各樣的器具，希望下一代也能繼承；但身為兒子的作者，卻違逆父親，響往音樂之路。

本篇篇名〈拉·鋸〉，十分貼切，既寫實又有多重意涵，緊扣主題，在拉與鋸、木工與小提琴演奏之間，緩緩敘述對抗、衝突，終而各自理解與包容的過程，自然流露深切的父子親情。（吳晟）

得獎感言

這次非常榮幸能獲得評審的青睞，以後也會在創作這條路上繼續努力下去，讓自身的書寫更貼近文學的本質。

佳
作

洪婕倪

芳齡二十，女，產地彰化。喜歡看書，什麼書都看，偶爾寫字，但不是什麼都寫得出來。非文青，個性極宅，擅長做夢，身分證照片很醜。

升高三那年投稿極短篇獲首獎，對文字產生些許自信。升大三這年投稿散文得了佳作，跟自信無關了，只因我有話想說。

沒人聽，那就寫吧。文字是刀鋒，我只是被奴役的把柄。



少年維生的煩惱

這個夏天，頭一次沒有回老家，留在了這個讓人所當然打開冷氣的城市。斜躺在小小的租屋處條紋的床，暴怒的陽光被擋在深掩的窗。

過慣了舒服的小日子，想證明我已不是那個需要照顧的孩子，該是個獨立的成年人了。

那天跟老家的母談了很久，在「ZZB」裡我自信的打，既然老家沒職缺的話，那這個暑假我就留在臺北吧，這裡機會多，只要我認真找，工作做不完的。約莫過了兩分鐘，已讀很久的她終於敲出了幾顆字。

「可是我會想妳。」

她很少那麼直白的表達對我的思念，從小到大，我們用吵吵鬧鬧的方式表達一切。

「哈哈我也會想妳啊。」

我很少那麼直白的表達對她的想念，為了化解尷尬，特意加上了哈哈兩字，哈哈，就顯得嘻嘻哈哈。

抽了兩張衛生紙，壓在眼鏡裡吸水，煩，看不清楚螢幕。想像著因為做工爬滿老繭的粗黃手指，一隻把老花眼鏡推到鼻子的盡頭，一隻笨拙的戳著亮著微光的螢幕，只是想跟兩公里外的不肖女聊個天，使盡全力的樣子，我就會不自覺的難受起來，那是打從心裡頭的難受，嘴裡佈滿苦澀的鹹味，如果愛情是甜的，親情就是苦的吧。

已經過了兩個星期，十四天，三百三十六個小時，我還在到處碰壁，暑期工讀還沒到手，倒是手機裡塞滿了各種求職 ad，現在實體履歷什麼的，除非老闆要求不然不會列印出來，省點紙，少砍幾棵樹。

點了根菸開始思索起未來，騙你的，我是說如果我會抽菸，我會點燃一根細長的混有薄荷精油的菸，用大拇指和食指夾著，像悲情電影裡頭被迫殺的主角，皺著眉瀟灑的吸入一口尼古丁和焦油，呼出懸浮微粒，環繞在霧氣中彷彿自己是世界第一高峰，最後

冷眼看它倒成一截死灰。如此比較適合現在的心境。可惜我不抽菸。

即使沒有菸，未來還是要思考的。

還記得那天，早晨接到的電話讓我重新燃起了希望。終於有份能學以致用的工作願意接受暑期工讀生，通知我去面試。

那天下午臺北盆地被倒下了一桶水，會溢到桃園機場淹水的那種量，回程的公車上，我望著窗，感受著濕搭搭的牛仔褲纏在小腿上的束縛感，看著路上的人群撐著傘拼湊出一條五彩的舞龍，雨滴急落在傘面那是鑼鼓的配樂。

我們都是這場陣頭的參與者，卻鄙夷著這場演出，對現狀厭惡萬分。

公車很快的開離廣場，仍帶不走對自己的疑惑。對未來迷惘，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就像是從沒想過毫無方向感的我，如今可以獨自搭上公車在臺北街頭來回穿梭，沒有想過能在迷宮般的北車替旅人指路。倒是遺忘了自己要走的路。

對了，我沒有被錄用。

打了電話給面試的負責人詢問後，才知道自己沒有上。

「抱歉我們只通知錄取的人哦。」那個姊姊溫柔地說。

啊，對，那時她好像有這麼說過。

彷彿墜入了萬丈深淵，耳朵裡聽見的只是墜落的回音，低潮一陣一陣來襲，心臟怦怦地跳，我無聲尖叫。這個市場裡，沒有人需要我，像是根賣不出去，歪歪扭扭的小黃瓜。這場競爭中的淘汰者，也許背後都被貼上了一張 on sale 的小標籤，提醒著其他購買者，它不值那個價。

曾經太有自信自己是與眾不同的，但換個角度來看，每個人都與眾不同，是否也是種相同。突然羨慕起平凡，那是我過去最不想成為的模樣，從小不斷衝撞著體制，為什麼大家都得一模一樣，為什麼要留一致的髮型，為什麼要書包要掛在同一邊。努力伸展自我，恣意生長的同時，忘了沒有人想買一根不夠直的黃瓜。

那意味著你在成長的過程沒有循規蹈矩。

「我們那個時候啊，哪有你們現在那麼好命，沒有什麼實習不實習的，連薪水都沒有，師父願意教你就得偷笑了，哪像人要求這麼多。」忘了是第幾個面試的老闆，一個中年大叔，在我提出試用期第一週不支薪改成前三天不支薪後，皺起眉頭對著我說。

我點頭不做回應，保持微笑。

那個大叔的口頭禪是：「我們那時候啊……」，以這句話為開頭可以照樣造句，舉一反三百萬。

人真的挺奇妙，經歷了不喜歡的事，就希望大家都要去經歷一回，不然心裡不舒坦。如果體會過別人不曾體會過的事情，頓時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驕傲感，地位跟自我感覺都好了起來。突然有點羨慕起上一代的人，一開始過得比較窮苦，但不管做什麼，只要肯努力，就能出人頭地，只要專精於一件事，行行出狀元。

到了這沒經歷過戰爭戒嚴看似幸福的一代，似乎總會被上一代看不起，嬌生慣養，沒禮貌，爛草莓。如果這種倚老賣老也承襲下去，我們是不是也會如此批評下一代，隨便挑種脆弱的水果來命名，爛水蜜桃。於是青春都耗在一塊兒，像灘爛泥，我們醉在一起，捧腹大笑，致最爛的我們。歷史告訴我們，時代與時代的摩擦是必然的，活在和平裡是很幸福的事，但即使沒有戰場上的血肉模糊，仍有職場上的勾心鬥角，大家，都不容易。每個時代都是一部電影，不過歷史大片或黑色喜劇，又要怎麼去比較好壞，讓觀眾哭的越慘烈越優異嗎？每部片子，也都不容易，每顆眼淚都該是珍貴的。

腦袋裡想著這些有的沒的，我穿著一身黑，踩著拖鞋步行到常去的自助餐店。去買

飯時我通常會穿的窮酸一點，我知道這樣那個阿姨會算我便宜一些。而我確實是窮酸的。吞了一口豆芽菜，看著店裏掛在牆頭的電視螢幕，新聞裡播送的流浪博士的影像，這個時代，文憑竟然變成束手綁腳的符咒，咒著你我，皺著眉頭。坐在我隔壁的婦人帶著看起來唸小學的兒子來吃飯，問我是附近的大學生嗎？是什麼系的？

我點頭回答。

「你們那個系畢業大概都在做什麼工作？待遇好嗎？」婦人一臉擔憂，替她兒子擔憂。

「不太好，薪水挺低。」

「那怎麼會想念這個系？」婦人一臉擔憂，在替我擔憂。

我笑著說：「靠著興趣和毅力呀，待久了就是你的。」

目送婦人與男孩離開，我多麼希望我的回答能讓她安心一些，讓男孩能夠快樂的成長多一些時間。不曉得這樣算不算說謊，但只要還沒經歷過，即使註定會發生的未來也還有變數吧。

吃飽飯摸了摸錢包，實在撐不下去，索性收拾行囊回老家一趟。

老母說阿公偷偷問她打聽我：「伊是不是在學校過得不好，看起來不太開心哩。」

看著阿公滿是老人斑的側臉，突然想起海邊李大仙廟的廟會，小時候我最愛去了，那時我會吵著要阿公騎摩托車載我去海邊，我坐在前頭吹風，比手畫腳演著騎乘快馬的武功高手，然後繼續吵著要吃冰淇淋甜筒，十塊錢的花費，一百萬的滿足。阿公年年都會請布袋戲車子來表演替神明慶生，他陪我吃完甜筒後，我就陪他看齣布袋戲，演些什麼不記得了，我只注視著旁邊的電影車。到了晚上，與媽媽和手足們再去一次，偶爾撞見同學，就開心的搭著手聊天，故意與家人走遠，希望能偷溜去買根烤香腸，因為跟著媽媽通常是不被允許的。廟會上最熱門的就是電子花車的鋼管秀，附近總是擠滿了各種嚼著檳榔的大叔和青春期的男孩子。男人們的友情很單純，不管幾歲，在女人面前都差不多一個模樣。

與電子花車相較之下，廟方請來的歌仔戲班子就冷清多了。廟前有個戲臺，媽媽說那是演給神明看的，是歌仔戲專用的舞臺。我倒覺得這裡是給人方便用的，想偷偷撒尿的人都會跑來這附近，因為臺前是人群最少的地方。

坐在階梯形的看臺上，數了數，包括我的影子，觀眾不到五個人。舞臺不大，可是

聲光效果和布景都一應俱全，兩個演員在臺上激烈的鬥嘴，甩著花槍鏗鏘鏘鏘，有時穿插幾個笑話，不時還來個時事模仿，演得很是認真。坐在搖滾區的老伯在板凳上呵呵地笑。可惜沒有人附和他的笑點。

忘了從哪年開始，廟會上擺的攤子越來越少，從一條大大的海防道路的頭到尾，現在可能只剩一半，感受著家鄉的衰落，無力感隨著海風吹來，降落在無人耕作的田埂上，是否這片土地也不再被需要。就如同我一樣。

就像那歌仔戲班子，演得賣力，唱得聲竭，但當需求不再，缺乏保護，就形同多餘。我們所看見的未來是混濁的，被濃厚的舞臺妝給蓋上。

跟不上的，就得死，不懂變通的，還是死。這話說得輕巧。

我已經好多年沒去李大仙的廟會了，連跟阿公也鮮少說話，他是耳朵不行，我是找不到話題。現在的我吃著一支三十塊錢的甜筒，只覺得一百萬的甜膩。

是味覺變了，物價變了，還是原料變了呢。

這話題不會有結尾，也沒有科學可以分析，只不過是一個臺灣年輕人，在午夜夢迴時的喃喃自語，面對時代的一些亂七八糟、毫無規則的煩惱而已。

* 評審評語

這篇散文的題目取得非常輕巧，少年維特煩惱的是愛情，而作者煩惱的是生活和出路。不滿體制，厭惡現狀，對現實充滿批判，也不喜歡成人的虛矯，散文輕描淡寫敘述幾件跟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事情，沒有太強烈的文字和起伏的感情，卻讓人感受到作者的無奈和無力，結尾尤其耐人尋味：「只不過是一個臺灣年輕人，在午夜夢迴時喃喃自語，面對時代的一些亂七八糟、毫無規則的煩惱而已。」少年維生的煩惱不值得呼天搶地，作者四兩撥千斤，自說自話輕輕的把煩惱打發掉了。（鍾怡雯）

內 蒙古前往西安的長途臥鋪，我趴在床頭抓緊時間滑手機（晚上十點車廂就要滅燈），翻牆看到了mail。

正在中國當交換學生的我，心情複雜又帶點不真實。

幾個月前的暑假，在十九歲的尾聲寫了這篇文章，當時情緒低落，第一次親身經歷臺灣年輕人的窘境。

這社會不對勁啊，怎麼會這樣呢，意識得太晚，我輾轉難眠。

關掉人力網站，打開文檔，開始混亂的敘述。

這不是散文，只是我的第一手報導。

收起手機，躺在硬臥上，情緒漸漸平復。這是好兆頭吧（不過隔沒幾天手機就被偷了），雖然只是佳作，但這代表有人在意這些話吧？

來中國一段時間了，好的壞的都經歷過，但我更愛臺灣了，好想為她做點什麼。我繼續我的煩惱，也繼續我的旅程。

見證時代變遷的文字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潘治嘉

會議開始，本屆成人組散文類投稿總件數三百一十八件。由初審委員楊錦郁、薛好薰、凌性傑等三位選出二十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阿盛、鍾怡雯、吳晟，推舉鍾怡雯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審閱後的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吳晟：本屆成人組散文類進入決審的二十篇作品水準相當整齊，文章的質量也非常好，審閱時的確也費了頗多心思挑選。作品的題材內容多樣化，更高興看到許多充滿歷史性的生活紀錄，例如〈鹹菜情〉、〈竈口的烈焰〉、〈街角的聽書人〉等，這些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被忽視，但卻極具生活性的題材，實為難得而可喜。

阿盛：就我個人的評審經驗，新北市文學獎確實是水準非常優異的文學獎項。本屆的作品中不僅內容多樣，不少作品更看得出是年輕的創作者在寫作技巧、表達方式上的創新，試圖跳脫為文既定的窠臼，嘗試創新語法，無論成功與否，光是勇於挑戰這點足讓我深感欣賞。作品彼此的水準也相當一致，可挑選出的選項充滿各種可能。

鍾怡雯：我的看法和兩位老師大致相同。作品的題材具有許多面向，舉凡大自然、原住民、同性議題、旅行、女性書寫……等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本屆的作品多屬生活化或人情味的記述，亦是一般我們感覺比較像是傳統散文的內容，而非強賦新詞式的

寫作。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四篇，結果為：

三票：〈竈口的烈焰〉、〈鹹菜情〉

兩票：〈城市苦苦鳥〉

一票：〈街角的聽書人〉、〈如此這般的日與夜〉、〈聖像與荷花池〉、〈拉·鋸〉

召集人鍾怡雯議決，兩票以上者皆可入圍第二輪投票；一票者則由評審討論後是否有進入第二輪投票之機會。

一票的討論

〈街角的聽書人〉

阿盛：這篇的題材比較少見，由波赫士眼盲心不盲的故事談起，引至數位電子書、盲人閱讀的話題，看得出投稿者對此議題具有一定程度的見解，但議論的部分易使讀者

感到困惑，儘管文字相當不錯，但我並不堅持保留此篇。

鍾怡雯：我覺得這篇的敘述太雜，沒有留下餘裕的空間。

〈如此這般的日與夜〉

阿盛：描述鄉下母親的喪事，據我對鄉下喪禮風俗的了解，就如文中所述，有時是帶有家族歡聚的意識，表面上看似不合情理，但確實如此；假設喪者高壽臨終，家屬也並不會太過悲傷地哭號、哀痛，至多是個人情感上的撞擊，但對整個家族或親友而言，實是一次難得的聚會。

鍾怡雯：題目下得非常好。儘管題目無法一目瞭然內容所指，但行文淡雅而溫柔，間或對自然景色的描述，好像也因此沖淡了感傷的氣氛，結尾也滿好的。

阿盛：哀而不傷，在情感上有相當的節制，不會把讀者帶至深淵的境地，從此看得出作者刻意抽離的技巧。

吳晟：這篇作品語言純熟，敘述清淡卻深有韻味。

〈聖像與荷花池〉

鍾怡雯：這篇是我心目中的佳作。是與其它作品不同的旅遊文學，一般的旅行寫作容易寫得較淡，這篇同樣有些瑣碎也不夠深入，但卻具有靈氣，也可從述敘的段落中看出一個文藝青年的成長，是篇具有潛能的作品。

阿盛：文字上沒有問題，表達能力也沒有問題，但確實沒有很深入地描述某個焦點，比較類似隨筆。

吳晟：感覺上就是太淺了一點，多數的段落點到即止讓人覺得有點可惜。

鍾怡雯：我投票時其實就這篇與〈少年維生的煩惱〉在做取捨，看得出也是年輕人的筆觸，寫出了一個年輕人的徬徨；或許兩位老師再參考看看。

吳晟：依我的感覺，〈少年維生的煩惱〉脈絡比〈聖像與荷花池〉清楚，整體的結構也較有系統，題目和內容也更有意思。若是這兩篇比較，我支持〈少年維生的煩惱〉。阿盛：〈少年維生的煩惱〉前面描寫的不錯，但進入中後段的故事介入突兀，模糊了主題，但比較起來，我也同樣支持〈少年維生的煩惱〉。

鍾怡雯：我同意放棄〈聖像與荷花池〉。

〈拉·鋸〉

吳晟：光是題目就引人好奇，稍可猜測出內容的緊張關係，描述學習小提琴的心情，與父親之間關係的志忑，從彼此爭論到獲得認同，雙關的內涵處理的很好。

阿盛：基本上文從字順，也明白拉奏小提琴與父親鋸木的「拉·鋸」指涉。缺點則是領悟的轉折太快，宜多加描述衝突的和解、對父親苦心的領會，會讓整個故事交待得更清楚。

鍾怡雯：文中倒是沒有提到何種劇烈的衝突，所以也能將衝突解釋為是主角內心迂迴的情感所致。

三位評審決議〈如此這般的日與夜〉、〈少年維生的煩惱〉、〈拉·鋸〉進入第二輪投票，其餘淘汰。

兩票以上的討論

〈城市苦苦鳥〉

吳晟：這篇很有意思，能在都市裡聽見「苦——苦——」的斑鳩聲，故事本身就很有趣，對於生態的觀察也有可讀之處。

阿盛：我同意吳晟老師的看法，作者的確也著墨不少對苦苦鳥的仔細觀察。「苦」或可作為遭受噪音打擊、心裡之苦，但也雲淡風輕的帶過，文字十分平順。

鍾怡雯：開頭應更快進入主題，避免述敘過長。難得看見對觀察鳥類著墨甚多的作品，足見作者的確下過功夫研究，結尾的幽默也令人可喜。

〈竈口的烈焰〉

阿盛：我認為這篇文章文字運用熟練，形容精準，對兒時經驗的描述也很真摯，若能避免過多的議論則會更理想，是我心目中的佳作，甚至是第三名的作品。

吳晟：我覺得最好的部分就在於描述，傳神而豐富，一般行文至此可能會簡化，但如此就無法導出意象。但這篇深切細緻地描繪，把過往「竈」的形態，以及運用竈煮食

的種種過程，刻畫得鉅細靡遺，輔以主角生活上的心得讓文章更具深度。

鍾怡雯：散文會見證一個時代。如〈竈口的烈焰〉所描述的農家經驗可能很快就會消逝，下個世代的創作者一來可能不曾體會這樣的經驗，二來則是缺乏農村語彙，也許就不會再寫出這樣的作品。這篇亦讓我聯想到劉半農〈一個小農家的暮〉這首詩，儘管某些部分我認為宜再濃縮，但瑕不掩瑜，是篇難得的好作品。

〈鹹菜情〉

阿盛：這篇是我的首選。述寫和母親幾乎是不可分割的鹹菜，平實中帶有深摯的情感，也不必過多的炫技，平描淡寫足矣，文字中藉由時間所帶出的情感、對母親傳神的描繪，結尾平常卻正反映人生寫實的一面，文情並茂。

吳晟：無論是敘述的節奏、閱讀的感受都很順暢，毫不刻意造作，看似平實，文字仍精確，是篇非常不錯的作品。

鍾怡雯：富有情感的深度，不但描寫個人的成長，也寫出集體的農村經驗，節奏感掌握得非常好，也很有人情味，生活感很夠，細節亦能兼顧，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篇。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進入第二輪投票的六篇作品進行計分投票，最高6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鹹菜情〉18分（阿盛6分，鍾怡雯6分，吳晟6分）

〈竈口的烈焰〉14分（阿盛4分，鍾怡雯5分，吳晟5分）

〈城市苦苦鳥〉11分（阿盛3分，鍾怡雯4分，吳晟4分）

〈如此這般的日與夜〉9分（阿盛5分，鍾怡雯3分，吳晟1分）

〈拉·鋸〉（阿盛2分，鍾怡雯1分，吳晟3分）

〈少年維生的煩惱〉5分（阿盛1分，鍾怡雯2分，吳晟2分）

投票結果由〈鹹菜情〉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竈口的烈焰〉，第三名〈城市苦苦鳥〉。
〈如此這般的日與夜〉、〈拉·鋸〉、〈少年維生的煩惱〉同列佳作。

成人組 · 新詩類

第一名

陳皓

本名陳進貴，新北市人。曾任《薪火詩刊》、《野薑花雅集詩季刊》主編，「葡萄園」、「曼陀羅」詩社同仁。現為「景深空間」設計總監、《銀河詩刊》、「小雅文創」總編輯。曾獲枋橋藝文獎、兩岸漂母杯文學獎、入選《兩岸當代詩萃》等，著有詩集《在那裡遇見寂寞》、編選《臺灣一九六〇世代詩人詩選集》。



護城河

有一條河穿過這個城市，以及
那個城市。蜿蜒著奇異的夢想
像極那件圍裙，鑲著

青色的碎花圖案。

累的時候，打開身後那扇窗
河裡的魚就游了進來。

妳習慣走過落葉鋪成的街道

有些鬆軟，但值得等待。

陽光會在正午

曝曬一株行將枯萎的月見草

如妳的髮，在必要時

會捲起課堂上那道猶未完成的習題。

有時河水是天空飄過的詩句

略顯猶豫，但努力剪裁日漸豐腴的體態

幾個句號加上幾個逗號，設問句

是那些年慣常使用的口吻。

臺灣欒樹盛放的季節，七月或者

九月，書房的琴鍵聲溢出了窗外

掉入那河，流經我有些疲態的臂膀。

我們經常在夜裡說著日出後的城市

比這夢更遠的夢裡，或許有著更真實的敘述

譬如那些守護溫暖的信諾，譬如

在這三十五平方城堡裡豢養的青春

說起鱗次櫛比的街廓，總有

一處窗沿可以棲息漸次凋敝的願望。

而我們堅守的堡壘外有一條流經愛與信念的河

在累了的時候打開身後那扇窗，河裡的雲

就游了進來。

* 評審評語

此詩賦詠穿越城市的河流，馳騁神思，描摹風物，來往於「三十五平方城堡」（家屋）與「護城河」之間，構圖十分迷人。藉由想像力與感發力的召喚，河與「我們」產生綿密而起伏有致的互動，掘發了新的自然關係，並展現了「我們的」城市之美。作者布置氣氛與描寫景致的能力頗為凸出，語調從容不迫，又有跌宕的聲情。常能就地取材，閒閒著筆，賦予尋常景象一種特異的美感。通篇文字清澈，意象精美，句法大多活潑且自然。惟末段略趨冗沓，有再錘鍊的可能；結尾稍平緩，是否有必要重覆開頭的意象，似可斟酌。（唐捐）

曾 經傻傻地想，盆地中的這兩個城市裡的我是什麼？詩，在生命中又是什麼？假設有一條河，穿越城市或者環繞著側身而過，關於佇足的盆地邊緣，總有一些困頓的思緒纏繞著；而河環伺著給我們溫暖，卻也困鎖著無以釋然。那些糾葛與矛盾，詩成為我穿越迷霧到達遠方的另一種方式。而那來自創作初心，卻常常意在言外，不由分說。

第二名

施若可

一九九五年出生，在臺陸生，喜歡做夢，看書寫文旅行，喜歡逛古蹟博物館發呆，天生屬於流浪屬性。對未來始終迷茫，只希望初心不改，激情常在，能夠獨立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並且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文學夢。



你把我畫進我的夢裏

—— 於臺北故宮賞仇英《漢宮春曉》，有些暗的展廳好像一下子把我吸入到異時空

你把我畫進了我的夢裏

或許也是你的夢裏

尖尖的蠅頭小筆

吸一小口墨

溫柔地添上游絲無力的

一筆

那是我多情的髮絲

已經飄散在前世的記憶裏

我從卷首就開始呼喚

撥開暈染在你筆下

迷離了幾百年的煙霧

跌落下

塵埃裏還在遊蕩的紅色鞦韆

我的月白蝶紋的裙裾

撫摸過

鬱鬱漑漑地呼吸著的那片森林

和森林中悄悄伸出的

五彩琉璃簷頭

層層疊起的玉階

被你雕滿了潮水和花的圖案

半卷的繡簾

嬌羞地遮起

情思睡昏昏的小人兒

古樸的年代

閉塞的情

也像紅暈一樣漫開

聽

琴的尾音

在空氣中鳴嚮了許久

嬌喘細細

吹動了蒔花少女那玫瑰色花瓣

畫中人也如我

在看畫

在吟一首

夢中探出腦袋的詩

* 評審評語

以仇英《漢宮春曉圖》為創作起點，作者神入畫中人物、情境，首句「你把我畫進了我的夢裏／或許也是你的夢裏」，瞬間將隔著亶遠時空的畫家與賞畫者融入一境。前生今世，是我非我，種種迷離遐思不僅營造出時空層次感，也帶進後設調性。紅色鞦韆、月白裙裾、琴音、春睡的小人兒……描繪有聲有色，文字所呈現的細膩觀察，與畫家工筆手法相映成趣。（陳育虹）

得獎感言

對 於我來說，詩是從隱密的自我中成長的花朵，但離不開外界陽光的誘發和雨水的浸潤。臺灣創作環境正如其氣候，溫暖潮濕，各種文學獎、展覽講座、舊書舖、咖啡店，這些美好的存在默默地呵護夢發芽，幫助詩長大。謝謝各位評審的肯定，我會真誠地寫下去。

第三名

梁新榮

筆名秀實，臺灣大學中文系文學士，香港能仁書院中文系文學碩士，獲國家教育部頒授講師證書。退休寫作。著有詩集《昭陽殿記事》、《臺北翅膀》，詩評集《散文詩的蛹與蝶》、《為詩一辯》。編有《風過松濤與麥浪——臺港愛情詩精粹》。



治療三記

療病記

想念也是一種病它讓時間與空間都變換為另一座城市

那逾十年的病歷如一本書冊之厚且有小說的荒誕

寄生於體內的病菌如斯單薄卻又如斯經歷風霜

我遊走在那些被污染的城市時，每下而愈況

未能確定回歸的日期那只能不間斷地漂泊

尋找隱世而絕色的，或許是失傳的記載
當我翻到那段日子時，我發現如今
我已然存活在來生，而那人也是一個病

療傷記

帶著一本筆記在一個無人發見的空間內書寫
變改不了結局的敗亡，而我的教派將盛行在淪陷區裡

會有紀念我的畫像和書冊，也有嘲笑和誣讟的
而只有一個人，在燈下擁抱著我的文字入夢

園內那些邊緣如刃般的葉子茂盛地生長

秋風不來，九月未至，而我的等待已結束

因為帶著創傷的我已然倒下。城市歡欣如舊

我以睡眠來替代生活，讓夢來牽掛

療養記

這個區與其他的同樣展現出這個城市的平庸和蒼白

悠長的烈日中乾涸的馬路等待洪水般的暴雨降臨

蝥居的旅館房間沒有一扇窗戶所以沒有暗夜

我的睡眠反復如舟，因為河道總是彎曲的延伸

鏡子卻是豎立的河，那倒影是我的仇讎

它貼近這個城市的世相，慾望與偽善

而病中的我已軟弱乏力，扶不起一個黃昏

只能想像懷抱著一束枯枝，等待點燃為一場烈火

* 評審評語

● 本詩以治療為喻，寫出城市生活的疏離感。第一部分〈療病記〉表現頗佳，將生命中的某種思念與失落的情懷詮釋為病痛，舉重若輕，顯出詩人特有的機智與洞見。但第二段〈療傷記〉稍嫌浮誇，文字用力過猛，且經營的意象與療傷所指涉並不吻合。整體來說，本詩掌握了思緒轉折的細微之處，應是功力不錯的創作者。（羅智成）

得獎感言

首次獲得新北市文學獎成人組新詩獎，是對我新詩創作水平的肯定。新詩百年，但有關新詩的藝術審美標準仍未清晰。以致詩歌文本良莠不齊，詩壇擾攘。新北市文學獎是一個門檻，對推動優秀詩作的產生，有其明顯功效。這個獎也促使我對詩歌創作的重新思考，包括詩歌的語言和思想。及後將會是我創作的一次新的啟軌。

佳
作

何名柔

臺中人。

發跡於臺中市立惠文高中詩社，現就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產系。曾獲中臺灣
聯合文學獎、臺中詩人節等獎項。



夏日預感

昨夜降下一場

情緒很輕的大雨

沒有東西被遺留下來成為追憶

包括薔薇色的對白，還有

我們在床緣細數的夢境

那是一種香味純粹的喻示

混合迷信與汗水，有海風的質地

而你一直是海湛藍的理由

於夏日擱淺之處等待，沒有名姓的漂流瓶

裡面裝載著我無害的陰謀以及

一些關於季節的慰藉

在想念與被想念接合之處

重新尋獲熔點

此刻歲月又一次曬傷歷史

關於如何拆解蟬鳴如

拆解情人間的寂寞，同時不置一語

「我們之間的海峽，總在午後沒有預警地出現」

枕邊的詩句開始漲潮，漫及我的左胸口

信紙上只剩下沒有解釋的等待

與斜陽拉鋸

你走進溫度冷涼的火焰書寫

有一種緩慢生長的預感

大雨將至

* 評審評語

舒 緩有致的語調，或長或短的句型，行雲流水無定質的格式，〈夏日預感〉不分段落一氣呵成，成功表達作者含蓄卻飽滿、迂迴而確切的情感。「你一直是海湛藍的理由」、「等待／與斜陽拉鋸」，說法清新可喜。起句「情緒很輕的大雨」至結尾「預感／大雨將至」自成一完整敘事結構。行文嫻熟有韻味，頗符合前輩詩人楊牧「聲籟天然，幅度合理」的詩美學。（陳育虹）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評審的肯定，感謝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文學的舞臺，以及一直以來支持我的家人。

夏天的海一直是我鍾情的事物。這個暑假，多數時間蜷縮在家中，一面盼望著靠近海的旅行，一面在床緣與書桌之間想念 Y，而〈夏日預感〉便是在夢境與現實浮沉之中，縫合湛藍的溫柔而來。如果可以，請帶著這首詩一起去看夏天的海。

成人組 · 新詩類

佳作

田煥均

臺大物理研究所畢。非常欣賞認真生活，活出夢想的人。喜歡自助旅行、登山、創作，喜歡低調的活躍著。很珍惜周遭的一小群人，並時常感謝上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臺北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等獎。



最後的況味

你隔著窗戶

看見夕陽落在傍晚的巷弄

時間彷彿停止了

那些濕潤的照片、可以觸碰的幸福

上一世紀便已枯萎

稀疏的白髮開燈瞬間凋零

而在糾纏關節的雨天你發現

老人斑是歲月下在蒼白皮膚上的棋

寂寞無所回應，也沒什麼好嚴肅了

褪去光彩的家具圍繞小小的電視機

老年失重的生活如同置身星光黯淡的宇宙

你把影子搬近一些，好感覺有人作伴

沒有伴侶陪你一起練習

如何面對聲色衰微而不擱淺

如何適時擁抱病痛還帶有尊嚴

總是光陰無聲繞過，單飛如鳥

剩你留在原處目睹記憶節節敗退

久閉多時的門窗，風該怎麼吹進來

潔淨沾滿煙味的指節，拂涼開水

桌上四處散落的藥丸和普拿疼

暗示疼痛已經陳舊不堪

生活盡是一些無以為繼的風景

想細細品味隨機發生的對白

但唯有帳單記得你的名姓

此刻，面對金色的黃昏

盡量不去驚擾那些遠去的離別悲哀

你決定推開窗，讓自己更向光一些

儘管孤寂幾近滿溢，你確實認真想過

在有故事的屋簷下守候

讓自己像顆麥子般飽滿溫暖

* 評審評語

這首詩描寫寂寞淡靜的人間晚境，能夠免除類似題材的格套，展現一種親切平實的觀察與體悟。全篇著重於描摹老者之「日常」，以旁觀者的角度記錄其情態，貼入其心思。先以窗前夕景總括其形象，「老人斑是歲月下在蒼白皮膚上的棋」一句，真是蘊義豐富，舉重若輕。其次寫失侶者「置身星光黯淡的宇宙」，那種細微的不堪，被精準得呈現出來。「唯有帳單記得你的名姓」這樣的句子，雖似平淺，卻是悵觸萬端。全篇雖偶有冗沓及直露之處（最後一段），但大抵語言沉穩，在情感的抑斂上做得很好，是一篇真摯而耐讀的佳製。（唐捐）

得獎感言

感謝在身邊支持我的家人朋友。能為一些重要的議題創作，是件有趣又富挑戰性的事，被肯定的感覺很棒。

佳
作

游書珣

一九八二年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畢業，現為自由藝術工作者、母親，育有二子，從事與詩相關的各種創作，並於二〇一六年六月出版第一本詩集《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



媽媽正在讀我的詩

媽媽正在讀我的詩

躊躇，停頓，偶爾皺眉

詩句零落地從紙張飄起，落到她面前那碗

熱騰騰的米湯。媽媽擦了擦她的老花眼鏡

猶豫著該不該喝下。我用筷子將句子一一挾起

拿到院子裡晾乾，讓它們和內衣褲一起

在陽光下擺盪

媽媽繼續讀我的詩，她湊近看

將詩集端到眼前並差點讀出聲音

真是令我臉紅，我看見幾個贅字

黏在媽媽竄白的髮絲上，趕緊摘下來，吞掉

媽媽，您喜歡我的詩嗎？那個您未曾參與過的世界

我在那裡跳舞，旋轉好多圈

您什麼也沒說，我偷偷地哭了

那本薄薄的詩集變成一堵無字的牆

隔音效果意外地好，您因此聽不見我的哭聲

媽媽，是您給了我這樣的一雙手

令我寫詩，我如此走來，細數事物散落的粉末

將它們描述成音樂，召喚隱於事物背後的情節。除此

我的人生一塌糊塗。您將如何向人稱謂我所做的事？
老實說，我自己也經常感到困窘，像一本破爛的詩集
被塞進二手書店角落的老鼠洞裡面
癡癡等著有人把我抽出，放在陽光底下曬
讓老鼠的氣味散去一些

「看得懂呀，大部分都看過了。」

媽媽闖上我的詩集，淡淡地說

她催我快快喝下，我面前那碗已涼的米湯

陽光從媽媽身後灑來，照耀在我的詩集上面

此刻它看起來就像一片

剛出爐的吐司麵包

* 評審評語

詩的創作常是一種自我、私密、叛逆的象徵，而媽媽所代表的往往是傳統價值、被俗務綑綁而不敏於精緻文青心靈的，無保留卻無效的善意。這兩個衝突的元素在坐上早餐桌的時刻正面對決，在生活中受挫的作者瀕於脆弱而渴望母親能肯定自我的選擇與堅持，母親並未離開它日常的角色與位置，卻仍給予了正面的回應，這是相當戲劇化親情書寫。

（羅智成）

得獎感言

從末細問過母親讀我的詩時的感受，只好奇問過她：「看得懂嗎？」媽媽輕輕地說了句：「還好啦。」雖然不知道詳細是什麼心情，但身為「詩人」的女兒，只需獲得初步

的理解便已相當滿足。

謝謝評審給予肯定，除了自己的母親，更好奇每位讀者讀我的詩時的感受，希望寫出更多觸動人心的作品，年紀漸長，愈加清楚自己寫詩的意義。

超脫菁英式書寫的多元創作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李偉涵

本屆成人組新詩類總收稿件數六百五十五件，由初審委員方群、李長青、林明昌等三位選出二十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陳育虹、羅智成、唐捐，互推羅智成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陳育虹：新北市文學獎是全國的大型文學獎之一，因此我的要求會比較高。對於這次參賽的整體水平，我認為每位參賽者都有寫詩的能力與經驗，不過也因此出現用力過猛、文字不自然、過猶不及的現象。主題方面，取材相當廣泛，有寫社會議題、人際關係、也有藉物抒情的，十分多元；但有些作品思緒不清，表達不完整，非常可惜。詩是「情感（或意念）找到文字」的過程——抽象的想法，通過想像與邏輯思考，以具體文字表達出來；好作品原本來自寬闊的想像，合理的邏輯，適切的文字。整體而言本屆參賽水平是不錯的。

唐捐：本屆參賽作有兩種現象。一種是主題明確、操作成熟，但詩的創造性、語言性卻比較弱；另一種則是主題表現含糊，卻有充足的詩之語言性。兩者各有貧弱的地方，需要參賽者繼續努力克服。不過值得高興的是，本屆參賽作沒有掉入同一種制式的套路，各篇皆有多元而新穎的寫法，冗贅的陳述也減少了，並更加著重語言的美感，因此我是懷著喜悅的心情閱讀本屆的參賽作品。

羅智成：這是我第一次評新北市的文學獎。我是懷著驚豔與感動的心情看完本屆參賽作品的。一般文學獎的定位有兩種不同的方向，一種是主流或專業創作者的書寫場域，一種則是偏向鼓勵大眾書寫的平臺。但我很高興發現本屆的大部分決賽作品都能超越這樣的區隔，不但創造出自己的主題、視角，讓作品生動呈現出日常生活與真實感，又不妨礙對詩的美感及想像的專業追求，且在技巧上、語法上都有成熟表現。唯一要警惕的地方是，部分作品對於感情、意義與文字表現的用力程度還要斟酌，文學作品必須精準或忠於自己的感情才有可信度而讓人感動，在斟酌字句的同時要避免使用過度或太刻意的語詞去表現與之不相襯的感情或事件，文質彬彬，兩者之間的拿捏不宜過少也不宜過多。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六篇，結果為：

三票：〈你把我畫進我的夢裏〉、〈護城河〉

兩票：〈治療三記〉、〈最後的況味〉

一票：〈還是要上班〉、〈倉管的孩子〉、〈如蛇的行板〉、〈媽媽正在讀我的詩〉、〈夏日預感〉、〈沖奶〉、〈一個不能說的秘密〉、〈裏核〉

召集人羅智成議決，兩票以上者皆可入圍第二輪投票；一票者則預計由評審討論後再淘汰四篇，其餘則入圍第二輪投票。

一票的討論

〈還是要上班〉

羅智成：我對這次入圍決審的參賽作品普遍都能接受，這篇是在我願意推薦的作品範圍內，一個比較少見的主題和比較樸素的表達方式。不過若要保留給更有共識的作品，這篇我可以放棄。

〈倉管的孩子〉

羅智成：這篇也相當有趣，從孩童眼光描寫某種生產線的現場，彷彿看到清冷的燈光，也在我能夠推薦的範圍。

陳育虹：不過這篇我好像在其它比賽看過。這首詩的語言有點刻意，不太像孩子的

口吻，太老氣了。

羅智成：可以放棄。

〈辨認〉

唐捐：本詩的題旨宏大，但不單純是一種詠頌，也同時保留了個人的感官性以及生命真實的血氣之感。整體結構堪稱完整，不過語言有些失誤，某些語詞疊砌得太過頻繁。

我希望保留本詩。

羅智成：近年來原住民書寫的成就已經非常突出，與坊間流傳的的原住民書寫對比，本詩就顯得有些普通、刻板，辨認度不高。

〈媽媽正在讀我的詩〉

羅智成：本詩頗為特別，作者在詩中碰撞了兩個互相衝突的元素。詩的創作是一種自我、私密、叛逆的象徵，而媽媽所代表的往往是傳統價值的、被俗務網綁而不敏於精緻文青心靈的，無保留卻無效的善意。這兩個衝突的元素卻在坐上早餐桌的時刻正面對

決，在生活中受挫的作者瀕於脆弱而渴望母親可以肯定自我的選擇與堅持，而母親並未離開它日常的角色與位置卻給予了正面的回應，相當戲劇化。這是比較少有的主題與表達。我希望爭取支持。

〈夏日預感〉

陳育虹：本次入圍初審有幾首情詩，其中這首文字相對成熟。本詩情緒飽滿，整首不分段落，略帶一種急促感，但表達相當含蓄，文字精煉，沒有贅句，是一氣呵成的佳作。我希望保留本篇。

唐捐：情詩方面，我也有考慮兩篇，其中一篇就是本詩。本詩語言精緻，也有亮眼的片段表現，且不分段、一氣呵成地完整敘述，難度頗高。但情詩的書寫仍需補足一些敘述，若沒有的話，感覺會有點含糊。

羅智成：本詩我沒有支持的原因是過於裝飾的語法和語言，你想傳達的感情或訊息若沒有那麼曲折、複雜，就不需用過於厚重、龐大的腔調去表達，否則會讓人有虛張聲勢之感。

〈沖奶〉

陳育虹：這首詩寫母子之情，描繪母親對小嬰兒小心翼翼的呵護的愛，操心孩子的冷暖，操心他成長的過程，一切必須講求精準，就像對孩子的愛，過多了是溺愛，不行，但也絕不能少；這也幾乎像處理文字。這首詩的語言簡單，但將母愛表達了出來。這首詩我希望保留。

〈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陳育虹：這篇我可以放棄。

〈裏核〉

唐捐：這首詩語言頗成熟，但內容似乎是較固定的反應。這篇我可以放棄。

兩票的討論

〈你把我畫進我的夢裏〉

唐捐：一般來說，以讀畫為詩，總不免會落入一種格套中。可喜的是本詩語言清雅，詩意靈動，雖然頗有古意，但表現手法仍著重當代的技法，兩者互動密切，讓全詩的質感得以活潑而不僵死。而這幅《漢宮春曉圖》的內容是以春日晨曦中的古代宮廷為題，描繪後宮佳麗的百態，作者也因此順勢帶入了自我的情緒變化，將情竇初開的感覺寫得細膩入微。不過副標不夠理想，有點像註腳的感覺。

羅智成：我對以古畫為題的詩通常都抱有高度警覺，因為詩若寫得好，很可能大部分的題旨是原畫所貢獻的。但本詩成功避免落入這層危機，因為作者主動出擊，戲劇化的自我投射主導了畫境的意義。詩作中作者氣定神閒地營造詩畫之間的情感脈絡，使全詩得以細膩、完整表達自我。不過由於主題是古典畫作，為了烘托這種氛圍不免使用一些陳舊套句。但就整體創作而言，本詩是一首不錯的示範作品。

陳育虹：以古畫為出發點，抒發個人幽思，兩者調性相合。作者神入畫作，讀出畫

中詩意，在細膩描述畫作的同時，投射出自己的情感；連結畫與夢，將主題明確註記出。標題也定得好，有輔助作用。

〈治療三記〉

羅智成：以治療、療癒為題的詩作也常常看到。本詩以治療為引子，寫出城市生活的疏離感。第一部分〈療病記〉表現不錯，將生命中的挫折詮釋為一種病痛，但第二段〈療傷記〉稍嫌浮誇，文字用力過猛，經營的意象與療傷並不吻合。整體來說，本詩掌握了思緒轉折的細微之處，應是功力不錯的創作者。

陳育虹：要「治療」的是什麼病？是相思病嗎？前後三則似乎並不連貫，有些含混、模稜兩可，因此較難動人。

唐捐：我認為第二段、第三段〈療傷記〉、〈療養記〉確實有些自我。第一段〈療病記〉還有思念對象的存在，本以為可以定義為一首以思念為題的情詩。但後續的發展稍稍傾向於自說自話，沒有對象的互動，有些可惜。也如陳育虹老師所言，作者對於病的背景沒有交代清楚，焦點有些模糊。不過其它意象營造的細節倒是不錯，文字上也沒有冗贅的部分。

〈護城河〉

唐捐：本詩的描寫能力不錯，簡單而入微，而細微的超現實想像，如河與人如何互動的呈現，令人印象深刻。

羅智成：本詩也是比較少見的主題與觀點。詩名為「護城河」，以新北市為主體談生活感懷，讓「身在城外」的我讀得頗有興味。本詩的語法、節奏不錯，沒有陳義過高而顯自然，作者掌握住全詩各處的比喻與呼應，營造了文字療癒的效果，連站在河外的我都感染到這一股親切感。我滿喜歡這首詩的。

陳育虹：線性描寫娓娓道來，表現出鋪陳能力，完成度頗高。

〈最後的況味〉

唐捐：這首書寫老人的詩有一點散文化，但我認為作者還是有所節制，讓語言保有詩的味道。作者以雋永的筆法淡淡地書寫晚年，且並非純然的哀戚，而是有一種靜觀晚境之美的感覺，就意境而言是不錯的。

羅智成：這首詩我也有好感，作者書寫一個樸素主題，但觀察與刻畫上都十分飽滿，且意象用得漂亮。這首詩算是我的前幾名。

陳育虹：這個主題契合了現代幾乎每個家庭都要面對的老人問題，讀來親切。語言或許可以再精簡一些。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淘汰四篇一票者，決審委員針對剩餘八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6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護城河〉18分（羅智成6分，陳育虹6分，唐捐6分）

〈你把我畫進我的夢裏〉15分（羅智成5分，陳育虹5分，唐捐5分）

〈治療三記〉9分（羅智成4分，陳育虹1分，唐捐4分）

〈夏日預感〉8分（羅智成1分，陳育虹4分，唐捐3分）

〈最後的況味〉6分（羅智成2分，陳育虹2分，唐捐2分）

〈媽媽正在讀我的詩〉 3分（羅智成 3分，陳育虹 0分，唐捐 0分）

〈沖奶〉 3分（羅智成 0分，陳育虹 3分，唐捐 0分）

投票結果由〈護城河〉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你把我畫進我的夢裏〉，第三名為〈治療三記〉。

〈媽媽正在讀我的詩〉與〈沖奶〉同列 3分，三位評審再進行第二次投票，每人一票，結果如下：

〈媽媽正在讀我的詩〉（羅智成、唐捐）

〈沖奶〉（陳育虹）

投票結果〈夏日預感〉、〈最後的況味〉、〈媽媽正在讀我的詩〉同列佳作。

成人組 · 童詩類

趙筱蓓

現為編劇，愛閱讀，更愛說故事。出版過小說及生活類書籍，但最喜歡寫的是詩。



和阿公去吃豆花

我和阿公走路都很慢、很慢

腳一下子就痠，沒電了

需要休息補充電力

還好上了公車

我們可以一起坐博愛座

滑嫩香甜的豆花，最適合

咬不動的假牙和蟲蛀了的牙齒

老闆娘還說

你們祖孫倆好像唷！

我和阿公搖搖頭，衣服上的

公車搖搖晃晃

忘記了時間

也不記得回家的路

大概、應該、可能是往這邊吧？

我和阿公站在路口

你們怎麼還沒回家？

是阿嬤！從美容院走出來

頭髮變得又黑又蓬鬆

阿嬤帶我們回家

但三個人都忘了帶鑰匙！

* 評審評語

有故事，反映高齡化社會，老人普遍有失憶現象；詩寫珍貴祖孫情，淡中有味。

生活的、平常的題材，日常語言，平實寫法，有準確意象，象徵隱含的寓意，溫馨感人；尤其最後冒出阿嬤從美容院出來，發現祖孫不知怎麼回家，而後三人回家，竟都忘了帶鑰匙，更絕！更妙！

當然，這是作者有意安排，添加神來一筆，令人會心一笑。（林煥彰）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評審老師們的青睞，也希望大朋友、小朋友都會喜歡這首童詩。

第二名

王宗仁

曾任《滿天星兒童文學雜誌》編輯委員，喜歡自由自在的讀詩、寫詩，徜徉在純淨的文字領域之中。

曾獲基隆市海洋文學獎童詩獎、內政部兒童局廣播劇本獎，另獲有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臺北文學獎等新詩獎；歌詞作品，被譜曲成為〈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會歌〉；著有詩集《象與像的臨界》、《詩歌》等。



海邊的木麻黃

一群木麻黃站在海邊

手拉著手

依偎了數十年

肚子餓了

就吃西北風

悉悉悉，窸窸窸

嚼不乾淨的

全都掉到地上

變成了沙子

圍繞在他們腳邊唱歌

一群木麻黃站在海邊

肩並著肩

依偎了數十年

無聊的時候

就說故事給對方聽

悉悉悉，窸窸窣窣

忘掉的情節

全都掉到地上

變成了沙子

圍繞在他們腳邊跳舞

* 評審評語

以海邊景象入詩，描繪作為防風林的木麻黃的特性，能耐海邊強風，也能在貧瘠的土地上生長。作者以童言寫出，兩段呼應，音樂性強，也富有攜手同心的寓意。（向陽）

得獎感言

以「人」為主體性，用童心思考，再適當融入成人新詩的技巧、元素來書寫，這是我創作童詩的理念。

詩歌的世界是如此美好，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寫出更多、更好的童詩，讓孩子們從小就開始欣賞文學，打開心靈的翅膀。

第三名

楊英蓉

忘了——因為喜歡孩子而接觸兒童文學，或是因為耕耘兒童文學數十年，而更喜歡孩子。

曾獲信誼幼兒文學獎，著有：《誰偷了大王的皇冠》、《國王生病了》、《誰要和烏龜賽跑》、《六隻小豬蓋房子》等。



雷公公和雨婆婆

滴

滴滴滴

答

答答答答答答

嘩啦啦啦啦啦啦

雨婆婆說什麼

越說越大聲

越說越大聲

轟

轟隆隆

雷公公生氣亂吼

他們吵什麼呢

只有花兒聽得懂

不停地點頭

點頭

* 評審評語

這首詩富有童詩的韻味，以簡潔有力的短句文字，書寫大自然中的「雷電」與「雨滴」，利用氣象變化寫人的情緒，文字相當鮮活，擬聲的效果極佳，意象相當清楚：因雨婆婆講話太帶聲，使雷公公升汽發脾氣，致使兩人吵架；花兒知道他們吵架的原因，一直點頭。暗喻著夫妻吵架時，孩子是無可奈何態度。（康原）

得獎感言

從小就愛看著天空發呆，總覺得那片無垠世界，一定藏著很多有趣的事情。果然！雷公公和雨婆婆幫我吵出了一個獎，謝謝他們。

成人組 · 童詩類

佳
作

施郡珩

剛踏入職場不久的菜鳥社會工作者。



手

阿嬤的手是鍋鏟

明明自己吃素，鍋裡翻動的卻是魚肉雞鴨

阿嬤的手也是洗衣板、是掃把畚箕、是鐵刷

六十年前阿嬤的手在縫洋裝

在醫院裡抓著病患掙扎的腳，給大夫塗藥

阿公的手是遙控器

他指著阿嬤

要她倒垃圾、煮飯、種菜瓜

順便在晚上切換到臺語連續劇

六十年前阿公的手在海水裡的蚵架上

在工廠裡割木頭，做衣櫃和沙發

孫子的手在孫子身上

有時鼓掌拍手，有時握筆翻書，有時流汗長繭

以後這雙手要捧東西的

要還給阿公和阿嬤

* 評審評語

阿嬤的手，阿公的手，還孫子身上的手，各有不同比喻和功用；最妙的是，我看到阿嬤的手，被比喻成鍋鏟，其功用清楚明白；阿公的手，是遙控器，指使人家；這兩種強烈對比，生動詩寫上上一代傳統兩性角色，精準突顯不對等差異，值得省思；有詩性和趣味性。

第三段，作者刻意安排，可惜相對前兩段，表現上顯得美中不足。（林煥彰）

得獎感言

收 到得獎通知時，其實我已經差不多忘記這件事情了。因為先前許多投稿都石沉大海，訝異的同時，又覺得備感榮幸。我想自己可能跟新北市比較有緣分。在此謹獻上我所有的感謝，也期許未來自己能寫出更成熟的作品。

陳孟崗

高雄人，筆名蒼狗、夏門。

目前為補習班國文兼作文講師。曾獲
夢花文學獎、金車文藝獎、大武山文
學獎等。作品散見於網路及報紙。



痛

一顆紅紅的蘋果

看不出哪裡有蟲蟲

一張粉嫩的小臉

找找看哪裡會痛痛

被地板咬到的痛痛

媽媽輕輕吐氣就能吹遠吹走

蚊子帶來癢癢的痛痛

爸爸抓抓就能止癢又消腫

胃腸翻來滾去的痛痛

醫生說它們最怕吃藥和打針

難過時心底沉沉的痛痛

沒有人告訴我它們怕什麼

可是我知道

心裡的蟲蟲會吐絲

心中的痛痛會結蛹

把自己緊緊捆住，書本說

這叫「作繭自縛」

鎖入心房的痛痛

有時變成蝴蝶翩翩飛舞

有時變成飛蛾想要撲火

* 評審評語

寫 不同程度的「痛」，從身體到心靈，逐一推進，層次清晰。末段點出心病難醫，就看自己如何對應，化永成蝶或飛蛾撲蝶，都在一念之間。（向陽）

得獎感言

喜 歡在晴朗的午後，窩在便利商店，買一杯咖啡，斜倚著座位旁的落地窗，用手機一字一句拼湊出詩行。忙碌的日子裡，能夠如此利用的瑣碎時間，為我帶來莫大的幸福。

感謝評審，更感謝文學。

佳
作

趙韓文

學生，現就讀於國立成功大學，曾獲臺北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臺中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桐花文學獎等。



魚

九點半剔牙，用一根鹹鹹的海草

十點準時打呵欠，在比生活更堅硬的

珊瑚礁。在沒有鬧鐘沒有

聖誕節的海底，你是一隻安靜的石斑魚

你擅於換氣，好奇地

觀察從天而降的塑膠袋

和寶特瓶，喜愛與顧家的寄居蟹

比賽折返跑。當漁船遊過彭佳嶼

輕輕拉開海的拉鍊，無聲的闖黑中
燈塔挺直痠痛的腰，等待陽光
升起每一天

（在哪裡？那些童話與失蹤的人魚？）
洋流像長長的捲髮，甩動
在頭痛的白海豚，與一嚇到就
噴出黑夜的章魚之間

時間的魚群會回來吧？你小心地呼吸
在這逐漸沉默的海底，將腮中的期待
吐成一粒粒泡沫，看著它們飄升
看著它們努力不讓自己
破碎

* 評審評語

以石斑魚的觀點去寫海洋的汙染問題，魚在海底的悠遊中，看見塑膠袋、寶特瓶等人類拋棄的東西；提醒人類深思保護環境的問題，暗喻不可隨意丟棄垃圾，為海洋保持清潔。同時寫到白海豚、章魚的生存環境受到威脅，用童話故事的美人魚，加入文學的想像，詩中有生態、環保、文化的內涵在其中。（康原）

得獎感言

非常高興能得獎，感謝評審，感謝新北市文學獎，謝謝！

用淺顯的童言寫出深切的情懷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郭庭瑄

會議開始，本屆成人組童詩類總收稿件數二百四十九件，由初審委員吳櫻、許赫、林德俊等三位選出十六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林煥彰、向陽、康原，互推林煥彰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康原：依我對童詩的觀點，文字淺白、語言簡單鮮活、意象清楚，段落間情節不要一下子落差太大，若是敘事詩的話則希望有些許故事性，較能引人入勝；最重要的則是要以兒童的觀點來書寫，這是我評分圈選的標準。

向陽：我的看法跟康原老師差不多，童詩基本上語言盡可能明朗、淺白，但是又要有些詩的趣味性，從兒童的角度來看尤其如此。一般來說，童詩的趣味性來自於作者會心的書寫，在詼諧、幽默的情境中引導兒童閱讀，進而使兒童對詩產生興趣，從詩的意境中得到啟發。但趣味性的拿捏也依個人風格不同而有所轉變，有些人也許文字平鋪直敘但飽含趣味性，有些情節上添置許多花樣但讀起來卻讓人感受不深，而這也是我評審的標準之一。

林煥彰：我也贊同兩位老師的意見。在詞句上，我並不會太過要求，大概小學生低年級的程度即可，但詩的本質無關乎年齡，也不能認為用簡單淺白的語句就能寫出一首好的童詩，其次則是創意，尤其對寫給兒童看的作品更是如此，創意可以激發更多想像，

若一再重複相同的元素、題材，或者是套形式的創作，我傾向不去圈選。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六篇，結果為：

兩票：〈海邊的木麻黃〉、〈雷公公和雨婆婆〉、〈魚〉、〈和阿公去吃豆花〉、〈痛〉、〈手〉

一票：〈爺爺〉、〈蘑菇幻想曲〉、〈迷路〉、〈洗衣機〉

召集人林煥彰議決，以下以獲得兩票的作品進行討論。

兩票的討論

〈海邊的木麻黃〉

向陽：以海邊的木麻黃作為主題，詩在整體形式上有所呼應，種種經歷都「掉到地上，變成了沙子」，讀起來很有韻味，也提升了趣味性。

康原：我本身也是海口人，讀這篇作品特別有感。木麻黃在我童年回憶裡也占了一

部分，這首詩充分的運用聽覺、視覺來豐富內容，詞句間的呼應也很有趣；若將木麻黃當作海口人來看，也可以作為其中一個解釋。木麻黃大多生長在土長貧瘠、吹有強風的地方，但它依然長得自在，就像臺灣人的普遍樂天的精神一樣。

向陽：對，象徵樂觀。

林煥彰：我沒有圈選這篇，但兩位老師都講得很有道理。我之前很少去靠海的地方，只有在金門看過，所以對木麻黃「一群、手拉著手」的敘述方式，我覺得較難想像。再來則是「掉在地上」後又描述「唱歌跳舞」，是否指自嘲、苦中作樂？但這部分上面兩位也提供了一種解釋。最後則是「跳舞」的部分，比較好奇木麻黃是怎麼跳舞的。

向陽：一種解釋是海口風很大，吹得木麻黃來回搖擺；另一種解釋，則是跳舞的那些掉到地上變成沙子的「故事」，他們圍著木麻黃在跳舞，這樣的想像也是很好的。

〈雷公公和雨婆婆〉

康原：一般來說，天氣變化通常是先打雷後下雨，打雷轟隆隆，下雨滴滴答，臺灣諺語說短暫的西北雨才下一下子，但發出的聲響卻很吵。這首詩開頭運用了擬聲手法，

很快地將讀者拉入情境中，童詩用這樣精簡、鮮活的表現手法來呈現相當不錯。

向陽：我跟康原老師想法差不多，這首詩以音樂的角度切入，且題材對兒童而言並不陌生，而短字短句、疊詞疊句營造出了音樂性，豐富了詩的節奏。雷公公跟雨婆婆吵架，只有花頻頻低頭、能解語，除了在傳統上花常被稱作解語人外，也和雨滴落在花瓣上有所呼應。花的緩頰多少也表示夫妻吵架最後有和解的意味。

林煥彰：這首我沒有圈選。作品雖然文字簡潔、音樂性豐富，但雷、雨的擬人化已經是相當普遍且常見的寫法，沒有太多新意。

〈魚〉

向陽：這篇作品我沒有圈選，我們常說童詩的語言應該要簡單、精簡，但裡頭有太多的現代詩筆法，用字和形容的詞彙也太深，部分語言拿捏也不夠精準，例如主題講魚，中間出現了海豚、章魚，又出現魚群，總覺得不夠扣題。

康原：這篇我心中把它列在佳作，作品希望可以透過魚的想法點出環保意識，但詩裡面沒有明確的寫出來，確實想法較偏大人。

林煥彰：兩位老師都提出了這首詩不足之處，我缺選的原因是因為它帶有反思的作
用，以擬人的方式，讓讀者從魚的角度來看世界，有一些新鮮度。例如魚是用好奇的眼
光看待塑膠袋，但沒有寫出若因好奇而接近就會受到傷害，這多少想告訴人們要多注意
環保，不要汙染海洋。

〈和阿公去吃豆花〉

康原：這首詩相當有趣味性，寫阿公跟孫子一起出門，後來遇到阿嬤後一起回家，
但都忘記帶鑰匙了！內容有故事性且活潑生動，用詞淺顯簡單卻又不失韻味，是篇不錯
的作品。

向陽：我同意康原老師的看法，這首詩的收尾真的相當有趣，從孫子的角度看阿公，
生活題材溫暖，非常好。

林煥彰：這篇詩還有提到關懷年長老人的社會議題，例如裡面提到的「沒電了」，
還好上了公車有博愛座可以休息，反映社會對年長／年幼者的體貼，用詞相當生動且精
準，子孫的親情暗示也相當強烈，非常好。

〈痛〉

向陽：也是一首有趣的詩，用相互對照的方式描寫親情和角色間的關係，比較可惜的是倒數第三行，「鎖入心房」這類的描述手法稍微文謔謔，除了套成語外也不太適合童詩的語言，但整體而言就「痛」這個主題描寫得不錯。

林煥彰：同意，而且就親情表現上可以看到孩子對父親、母親依賴的心，很溫暖。

康原：我沒有圈選這篇，因為裡頭有許多舊的詞彙和套句，童詩應該要用更單純、乾淨的詩句來描寫。

〈手〉

康原：這首詩裡頭有許多隱喻的地方，阿嬤對阿公的情意和行動中飽含著犧牲奉獻的心。但對比看來阿公卻只是個無聲的遙控器，要他人做東做西，最後則是以孫子角度寫自己的手要反哺、孝順。

向陽：前面兩段我覺得很好，但最後四行收得不是很好。阿嬤的手是鍋鏟，阿公的手是遙控器，都相當生動，但孫子的手卻寫了很多手的狀態，少了點韻味，有點可惜，

所以沒有圈選。

林煥彰：這篇作品前兩段描述傳統社會下的大男人、小女人，能用淺顯的方式就呈現出那幅景致，對比也相當有趣，就此看來值得嘉許。

最終結果

所有獲得兩票作品討論完畢，三位老師一致同意從獲兩票的稿件做計分投票，不另討論獲一票名單，最高6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 〈和阿公去吃豆花〉18分（向陽6分，康原6分，林煥彰6分）
- 〈海邊的木麻黃〉11分（向陽5分，康原5分，林煥彰1分）
- 〈雷公公和雨婆婆〉10分（向陽4分，康原4分，林煥彰2分）
- 〈手〉10分（向陽2分，康原3分，林煥彰5分）
- 〈痛〉9分（向陽3分，康原2分，林煥彰4分）
- 〈魚〉5分（向陽1分，康原1分，林煥彰3分）

〈雷公公和雨婆婆〉及〈手〉投票結果同為10分，經三位評審討論，決定由〈雷公公和雨婆婆〉獲得第三名。

投票結果由〈和阿公去吃豆花〉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海邊的木麻黃〉，第三名為〈雷公公和雨婆婆〉。〈手〉、〈痛〉、〈魚〉同列佳作。

成人組 · 短篇小說類

潘逸飛

一九八八年生，來自中國大陸，祖籍揚州，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研究生。

一直以為，好的寫作者有將作品付之一炬的勇氣。我並不是。但還算自珍自重，如若成篇，靜置半載，歡喜如初，就以此與讀者誠心照面。這樣的機緣不多，以前如是，以後如是。



香客

香客們慢慢挪成三列，左陞官，右發財，中間保平安。緋紅色脹出了小汀的妝容，懸掛的呼吸和抱怨被一遍遍沉沉地摔在地上：「哪裡是最後八十一階？明明長得很啊！」

我盯住腳下蓮花石階，只要前面那人一抬腳，就趕緊伸腿補空。

登完最末一階，香火更濃，小汀問我：「是這裡了嗎？」

我從包裡抽出宣傳單頁：「還沒到，要翻過山的。」

「啊？」

「沒辦法吶，進山只有大光寺這一條路。」

我們去的靈福寺，是個很小的寺。怪得很，這座山以大光寺聞名，卻叫靈福山，從

唐朝就有記載。大光寺在山頂，古樹蔽日，高牆連綿，香火極旺。翻過山，走七、八百米，才是靈福寺，腳下小徑也倉促句號。

我在佛學協會的雜誌上看到靈福寺的廣告，聘大學生做暑期佛慧夏令營的輔導員。

「連薪資都沒有。」小汀瞪著我。

「誒，這叫積功德。」我按下報名熱線的號碼，「要不，妳別來好啦？」

「哼，別想甩掉我！」

靈福寺確實小，且寂寥破落，只一座靈福塔出挑。青磚青瓦，底層迴廊式，二至七層挑廊式，塔頂為八角攢尖，玲瓏卻雄偉。有些小孩子高喊，「衝啊！變身！」。不一會兒就白著眼跑回來，「煩死了！又上鎖！」

「去年能上去的！」

「又不是藏金閣！我爸爸比他們有錢！」

「『藏經閣』，經是書的意思。」小汀繃住臉面逗他們，「是放暑假作業的，你們還要上去哦？」

而屋前呢，是大片深深淺淺的水塘，屋檐垂雨，水窪搖晃，等候隨滴隨落的清淨。

有時，銀杏樹乒乓球落下白果，讓倏忽而過的飛鳥啄去，樹上懸著的木牌隨之晃動，「心香一瓣」四個紅字原地舞蹈。除了幾位常住香客，寺院人跡罕至。孩子們都不能投入循規蹈矩的生活，就在那水窪地裡來回跑動，陣雨偶襲的微涼天氣也能滿頭大汗。雙手合十的僧人們穿廊而過，瞥見天真爛漫的小孩，也忍不住止步片刻，笑容從大殿裡俯衝下來。

小小院落，這時候彷彿可愛無他。

明明同是輔導員，小汀卻一步不離地跟著我。發學習卡，她貼在我後面，發講義，她也貼在我後面，盯著手機屏幕，發簡訊向所有不看好我們這份工作的朋友抱怨：「山路真難走，蚊子能抬人，和尚一個都不帥。」

其實，帥不帥不重要，脾氣差才可怕。「本來是不請女施主的，可今年的營員裡有幾個是女孩。往年呢，都放在旁邊的疏林庵，但是她們這幾天要遷址了。所以，只能拜託妳們。」監院仁觀法師神情肅穆，偶見他微微一笑，比一現的曇花更稀罕，即刻綻放，速而凝固，表情交接不露痕跡。「騰好兩間房，妳們帶女生住。要記得，午覺睡下就不要隨意走動了。」

但小孩子哪有那麼馴順？小汀已經把面膜敷在臉上，躺在那邊翻美妝雜誌。我只好把調皮鬼一個一個拉過來教育，不許這樣，也不許那樣。沒幾天，小汀坐收漁翁之利，和她們相熟起來，從背包裡翻出幾顆牛肉粒，就能收買人心。我心裡隱隱不快，每天給她們拿書拿包拿鞋子的都是誰？哎，這麼小就這麼見色忘義，分得清美女和「普女」。

「妳這叫——」我不清楚什麼是更合適的詞，搜腸刮肚憋出三個字，「大不敬！」小汀立即反駁：「誰大不敬？昨晚在回去的路上，妳還不是吃了烤翅？」

「那也不能在寺裡吃吶。」我把包裝紙從女孩們手裡一一收回，藏進口袋裡，「妳們幾個，吃好了就去睡覺，不准再跑了，聽見沒有！」

這些都是附近鄉鄰的小孩。大光寺香火旺，當然不會分出精力做活動。靈福寺的住持能度法師就看準了這個「市場空白」——送小孩來學禪宗，自然會捐些功德，小孩長大了，對靈福寺有了感情，自然會成為這裡的香客，日後還愁香火不旺嗎？年屆七旬，竟然有這樣的睿智和眼光，連潛在客戶的商界理論也用得嫻熟巧妙。

只是很多孩子都來過三、四年，方方面面瞭然，甚至生厭。無奈家裡人要麼忙要麼懶，沒有時間看護，加上暑假無聊，在這裡可以見到小夥伴，才被哄騙來。不出一個禮拜，

小汀就從她們口中套出了和尚們的八卦。

「那個最凶的，就是吃飯時老是瞪我們的那個，像不像長了老鷹的眼睛？他老婆和別人跑掉了，肯定是被他瞪跑的。」寶妹對小汀說。

花妹正坐在床邊摳腳丫，這時也抬起頭來插話，「我奶奶說，他跑到大光寺燒香，想讓他老婆回來，但是失敗了，他就非要出家。大光寺裡和尚那麼老，那麼厲害，才不理他呢，他就到這邊了。我奶奶說，那個管燒飯的鐵頭陀也是老婆不見了，所以他們老待在一起療傷。」

「療傷」這個詞，從八、九歲的小孩口中冒出來，真讓人好笑又費解，然而我真的很佩服她們的想像力，眼裡揉不得沙子的叫「鷹眼」，粗脖子大腦袋的叫「鐵頭陀」，還真是很貼切。

只聽見小汀繼續問：「仁觀法師呢？」

「和林舒月大姐姐一樣。」花妹漫不經心。

「是林舒月小阿姨！」寶妹糾正。

「是疏林庵的那個姐姐嗎？」小汀說著，指指自己，又指指我，「我們都是姐姐，

不許叫阿姨。」

「行啦，趕緊睡覺，下午要抄經書。」我給其他幾個孩子掖好被子，「妳們就不顧吵到別人。」

「明明是妳們先問的。」寶妹和花妹異口同聲，扭過身子不願理我們。

「還沒問那個最小的和尚。」小汀埋怨我。

「就不告訴阿姨！」花妹轉過來補了一句，又生氣似地轉回去。

等她們睡熟，小汀說，「誒，不是離婚就是失戀，不是跑了老婆就是死了老婆，一點新意都沒有。」

我暗想，呵，應該是沒有「心意」才對吧？遇到難事，心情不好，燒燒香就突發奇想當和尚？但不過，看破紅塵還能因為什麼呢？總不能都像新聞故事裡寫的，某宗滅門案的疑犯竄逃十七年，從香客變住持，還多次出國交流佛法，那樣多駭人。

經文抄了半個月，心也沒抄安靜。沒了好奇，齋飯好像也沒有那麼可口。又到了鐘點，把小孩們排成一行領進齋堂，在長條桌長條凳前按固定位置坐好，開始念《供養偈》，報答佛恩，而後向寒林餓鬼施食——就是把幾粒米飯撒到外面臺階而已！

桌上三隻碗，照例擺成倒「品」字形，裡側是飯，外側是湯和菜。四樣菜，混雜在一隻碗中，像忘了洗的調色盤，紅燒撫觸白灼，目測全是黑不溜秋。

「又盛這麼多，哪裡吃得完？」小汀才對我怨聲，鷹眼的目光就載道飛來，掃射出一片紅彤彤的光，好似在提醒——只給十五分鐘，不能講話，也不能發出咀嚼吞咽的聲音——純屬強人所難。

剛捧起碗，鐵頭陀便踱過來，將菜碗和湯碗推至我們面前的桌沿，阻擋我們用齋時將碗放下。我小聲對他說：「太多啦！」

「好吃！」他答得莫名，還擠眉一笑。

吃程過半，飽嗝就從嗓子眼兒溢出來，懸空端碗的右手承不住重量，不停地抖。大家頌《結齋偈》，我卻只能把含在嘴裡的飯菜慢慢壓進肚裡去。忽然想起〈小紅帽〉故事中的大灰狼，最後被縫了滿肚子石頭，脹脹的心酸。

一出齋堂，鐵頭陀被小汀一把揪住：「不是都和你講了，少盛，少盛一點！」

他委屈地嘆口氣，但還是彎著笑眼，「妳們兩個呆瓜，真會冤枉人。今天菜裡有海藻，還有冬菇。那可是仁觀法師去日本學習的時候，人家贈他的，就那麼兩小包，一直收著。

覺得大家胃口不太好，才拿出來。我特地給你們多盛一點，換別人，才不會有這樣待遇。」
我捧著鼓鼓的肚子苦笑，不知道自己沾小汀的光，還是倒她的霉。

小汀仍不依不饒：「可是飯也多。」

鐵頭陀更像被咬的呂洞賓：「菜多飯少不怕鹹嗎？」

旁邊一直沉默的小和尚這時意味飄忽地接了一句：「借花獻佛追姑娘……」

鐵頭陀青黑的面頰惱成紅黑，拿「去洗碗了」給自己解圍，又氣不過，一邊走，一邊扭過頭來罵：「才來了兩個月就不安生，信不信我現在就叫師父把你請出去！」

小和尚趕緊縫上嘴巴，默伴午後悶熱的風。四四方方的廟宇，封住所有聲響。又過了幾分鐘，他挪到小汀旁邊。跑不動的風，是一種暗示。

他說：「下午別去抄經了。」

小汀說：「你說了能算呀？那我該叫你什麼法師？」

他說：「我還沒法號呢。」

小汀說：「那你這個光頭是？」

他說：「天熱嘛。」

小汀伸手去摸他的頭皮，小和尚愣了一下，並沒有躲。

突然，又有風涌過。以讓人驚愕的速度擠過這裡，將自己麻利抽身——凌厲的想法和我如出一轍，誠實的姿態卻歆慕不得。

「明天疏林庵搬遷，要去人幫忙，妳們兩個去一下吧？」風是仁觀法師帶來，他一停下，風就拔腿。

「我們這邊怎麼辦？」小和尚看看小汀，「總要留下一個吧？」

小汀看向我：「那就妳去吧？」

我寧可盯住仁觀法師的撲克臉：「應該怎麼稱呼那兩位？林姨和舒姨嗎？」幾天前，她們來給孩子講課，僧人們這樣喊過。

「嗯。」仁觀法師點頭。

「就這樣？」

「就這樣。」

後來拼湊了許多版本的敘述，我才大致梳理清楚：疏林庵住了三個人，林姨、舒姨和林舒月。林姨年紀最長，有了她，才有了庵。她一直沒嫁人，庵堂是她的祖宅。舒姨

是外鄉人，原本是大學老師，丈夫和女兒在事故中喪生後，她輕生卻被人救下來，不知怎麼就到這裡來落腳，「疏林庵」三個字就是舒姨取的。

嚴格說，她們都不是尼姑，只吃齋念佛而已，但日子久了，鄉民也把她們當尼姑一樣敬重，有米有麵有菜有油，都留一點過去。雖然都已經到了婆婆的年紀，但還是被大家喚作「林姨」和「舒姨」，大概這樣才更親切。

最可憐是林舒月，她是棄嬰。她們是在一個秋天的清晨發現她的，天空正在分曉日出，奶白的月亮淺淺淡淡，舒姨後來和一些香客提起過，她的女兒叫「宛星」，宛若流星，才捨她而去，所以她給這個孩子取名「月兒」，就算圓缺陰晴，總會陪著她們。

我趕到的時候，已經來了不少鄉民，幫忙搬東西，功德箱、香爐、跪墊，一樣樣從一扇小門裡往外拿。

我跨過門檻，走過三、四米長的漆黑過道，進了院子。

裡邊的格局有點兒像四合院，中間做正殿，有佛像，而左右兩邊，一面是廚房，一面是儲物間。正殿後面隔出一間禪房，林姨喊我進去，拿來海青幫我套上。照照鏡子，才半分鐘不到就立地成佛，一雙沾泥的慢跑鞋卻老是被不夠長的袍出賣。

時辰已到，和大家一起搬佛像，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觀音菩薩，都是小小一座，被放倒，扛上肩，兩三人分擔一座，倒也輕鬆。

說起遷址，只因為政府要修路，現在的位置恰好在規劃路線上。林姨和舒姨倒一點兒都沒有掙扎，要是能把山這邊的路也修起來，亦算功德一樁，不枉鄉鄰們多年照顧。於是大家商定，把疏林庵從靈福寺的西邊挪到東邊去。而我也那時才得知，靈福寺的那一大片水窪地，本來也是要重修大雄寶殿的，但是疏林庵要搬遷，能度法師和僧人們一商議，錢就花到這邊來了。路修好，或許香火能旺一些？先有香客，再有寶殿，這也不妨吧？話說回來，靈福寺和疏林庵是少年的交情了？

就這樣，一座新修的尼姑庵突兀地靜立在那裡，彷彿一夜之間從天而降。大殿裡，新修的佛像高高矗立，底下供奉糕點和水果，寬大竹篾上，剛蒸好的壽桃饅頭熱氣繚繞，與香火纏合，鄉民進來庵裡磕頭，錢幣扎入功德箱裡磕頭，散得叮叮噹噹。人們進出，潑灑笑聲，讓這搬遷更像個節日，恐怕連屠夫都已篤信，自己鑒證過這場儀式，不管信不信佛，都可自動獲得庇佑，能好好地度過荒時暴月。

被叫去五觀堂外幫忙洗菜，萵苣、土豆、黃瓜像一艘艘無帆的船，以不同的嬰兒睡

姿航行於一隻巨大澡盆。林舒月蹲在一旁淘米，細長的身子一半泡在陽光裡一半浮在陰影上。我把那澡盆往邊上推一推，在陰涼地上騰出一個水印落款。

「舒月，過來點兒。」我說。

她一撅屁股，靠進來，臉上擠出一排白牙。可比小汀的白多了。

上了年紀的婦女們負責燒製，青椒高苣炒豆乾、土豆白芸豆燒素肉、黃瓜蘑菇炒木耳……一樣樣盛出來，裝進飯盒。我擦乾濕漉漉的手，站起來接過，正要派發給大家，卻被林姨和舒姨拉到一邊。

「那個……妳有沒有男朋友？」

雖然疑惑，但點點頭。

「和妳一起的那個女生呢？」

又點點頭，心裡厭惡，還真是八婆，難不成想給我們做媒？連尼姑到了這把年紀都要參與這麼不討喜的凡俗之事了嗎？

「像妳們這麼大的女孩，是不是要有個男朋友才稱心？」

我一下猜準她們的心思，不知道若點頭還合不合適。風燭殘年，萬事不關心，惟放

不下一二要緊。話題息落下去，啞得像雨傘忽地被收攏，卻要滾動出淚珠來。

吃飯的時候，她們仍把我夾在中間，也不管「食存五觀」，卻只剩「散心雜話」。

林姨說：「月兒也不小了，以前，我就想把她留在身邊，可是現在，想法不一樣咯。」

「您捨得？」我的視線開動過去，飛馳到另一張桌，林舒月那用來招呼的生澀笑容上。

「我心裡真的不願意，但子女的人生是他們自己的，不然我們就太自私……看妳這個樣子，認為我會反對的，是不是？其實呢，還是我先提的，我沒嫁過人，但不是不曉得感情意味著什麼……」林姨很鄭重地交代我，「妳有沒有適合的同學啊？不行的話，沒有考上大學的呢？」

舒姨聽到這話，顯然不悅：「月兒雖然是我自己教，但絲毫不比在學校念書的差……」

「但和我們住在這裡，她遇不到什麼人……妳們同齡人的交際，是不是能更廣泛？」林姨有心討好地看著我，臉上的皺紋好似天羅地網，讓我無力招架，漸漸蝨成被吃定的網中鱉，伸頭縮頭都糊裡糊塗又猶豫不決。而那張網越收越緊，「我有時也去大光寺看

看，來燒香的要麼心裡有人，要麼心裡有事，一看就不合適，怎麼看怎麼不合適……」

「但我捨不得月兒……」

「不是都商量好，這件事情遲早要辦……」

「誰能確保物事長久……我們真的在老……」舒姨的聲音顫動得像遠處蜻蜓的翅膀，我的眼光躲得茫然，牠們飛得這樣低，又要下雨了吧？她大概看出了我的懼色，又語重心長，「我也沒有別的期望，只要人老實，過日子肯疼她。」

營期過半，小汀藉口打坐時傷到腿，告了兩天假，其實趁著雨天公園人少，趕去和男友約會，結果發來簡訊：「沒想到草地那麼濕，根本沒辦法露營，只好回家煮火鍋。」小汀問我，為什麼暑假做義工而不去看男友，她以為我還在熱戀中，其實我五年前就和他交往，不聲張是因為沒什麼可聲張的，雙城記就是這種不溫不火的停戰模式，記憶裡的甜蜜都可屈指，但誦經、抄經、禪坐、行腳，也會有他的名字在心裡可數，任性暗涌抑或劇烈攪動。「啪——」這時，小孩就在腳邊摔倒，仁觀法師帶著貼身的風衝過來，「妳怎麼還愣在那兒？」

附近有了亡者，僧人們趕去超度，休課一天。寺裡仍守了幾個孩子，我和還不會念

什麼經的小和尚留下看家。幸好有雨聲，不用再說什麼話題去織補閑寂空氣，偶有香客兀然造訪，氛圍才徐徐暖融。

小和尚衝我眨眼：「妳雙盤好厲害，居然一個多小時。小汀三分鐘就傷到腿，不知她現在怎麼樣了？」

約會咯，我心說。

雨愈大，天愈顯現出清亮的白。送走又一位香客，小和尚說：「妳好像從來不拜？」我說：「我不喜歡有所求，聚散不由人。」

「無所求，『不向外力求，不為己身求』，師父常說的嘛。」他說，「但妳有沒有想過，其實拜佛就是打個招呼，和說『你好』一樣。去試試？我給妳敲磬。」

「以為自己是維那師？」

「反正師父不在。」

跪在墊上，閉了眼睛，「順其自然，業因果報，坦誠接受」，不像心愿的句子，怔怔念了幾遍。人像抽空一般，除了呼吸，什麼都無法擁有。

「妳哭了？」小和尚錯愕地看我。

眼淚不絕湧出，濕了整張面頰。

「慧根吶！」小和尚晃著腦袋，「妳去隔壁疏林庵落髮吧，反正她們現在寬敞了，要人手。」

白他一眼，方才的真空心境撒離無存。

「妳求什麼啦？」這攪局者還在問。

「不求什麼。」

升學、升職、戀愛、生死、團聚、離散，都是人生中的必然，為什麼要去祈禱？忽然間，我卻想起林舒月，收拾完飯桌，她坐在那片陰影裡撥念珠，寬鬆的肩膀支撐一張惶惑蒼白的臉，卻還是透出一點清奇的好看。我那時真想走過去，「妳在求什麼？男朋友嗎？」

已到夏令營的尾聲，下完所有的雨，就燥熱起來，山也不可逃脫的泛起紅暈，好像被夏色灌醉。

林姨和舒姨送了綠豆湯來解暑。我說起小和尚的諧趣註腳，林姨說，「拜一拜也好。歪理是歪理，也許就有了正途。講歪理的人內心都有緣故，輕易不示人。」舒姨講得更

加玄奧，「西方詮釋學有『衍義』之說，古人有『詩無達詁』之談，道理呀，因時因人而生出歧異……」鐵頭陀在一旁聽見，抱緊了腦袋，「哎，又來上課了……」

臨走，她們送給我們一人一個手工製的平安符，紅符黑字，正面寫「眾緣和諧」，背面寫「子德芬芳」，底下繫個平安結，小汀喜歡得不忍釋手。小和尚見了，便興沖沖跑過來，對小汀說：「我的這個也給妳吧。」

經念百遍，孩子們依舊吵，小汀和男友煲電話粥，午覺像絞肉一般，被砧成一粒一粒，迷糊之境，心跳得哀沉，像是深夜雪地裡的腳步，一下一下扎進沒過膝蓋的白。我再不想和小和尚說話，他走來，我就繞開。經過走廊另一頭，看到門外的過道上整齊地擺放著幾雙羅漢鞋，忽然想到自己不久前曾經好奇把腳伸進去。回家路上，又倉戀起烤翅來。

最後一夜是傳燈法會，善男信女擠進寺裡，像螢火聚圓又散成一線，手捧蓮花燈，蓮花處處開，亮滿整座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誦了一路。風有些大，搖曳的羸弱燭光去幫那些焦暗的病危燈芯，剛剛碰面，就都熄掉。小和尚拿著打火機，跑後跑前。

「妳們猜能度法師的燈為什麼不熄？」他幫小汀把蓮花燈點燃。

長長人流的最前面，火光始終通亮。

「佛祖那麼偏袒他？」小汀揶揄。

「仁觀師兄一直拿著打火機跟著呀，一對一服務！」小和尚大笑，又來點我剛滅掉的燭火。

「小孩子的就不要再點了，反正發了手電筒。」我伸手護住重燃的火苗。

「妳終於肯和我講話了！」小和尚把我拉出隊伍，「為什麼好幾天都不睬我？」

「為什麼把平安符給小汀？」醞釀了好幾天，雞翅皮都噼噼啪啪焦黑了十幾串，這一口反咬得自然乾脆。

「妳也喜歡？」他剛一嚷，就被我的陰沉臉孔斥住，趕緊壓低聲音，「妳要是喜歡，和林姨多要一個不就是了？林姨那麼偏心妳。」

「那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我扭頭就走。

「都是她們自己做的，到底有什麼不一樣？」他在後面繼續喊，「好、好、好，不一樣！那有辦法……彌補嗎？」

「帶我上靈福塔。」

「啊？」

「帶我一個人。」

它像一口枯井，倒立在地面上，仄仄的木質樓梯吱吱呀呀，越想一口氣爬上去，兩腿越覺得沉重，小和尚跟在身後，怎樣都甩不掉。墨色加持的寒氣像個流浪者，從那些石壁裡汨汨冒出，用浪蕩的步伐在空氣裡曼舞，我受不了小和尚那張玩世卻不乏恭敬的臉，非要偷取一聲諒解。

「我費事拿來的鑰匙，妳說不爬就不爬？」小和尚也逐漸逼近翻臉的邊緣。

「你根本就沒明白。」

「無理取鬧吧妳。」

「對啊，就是無理取鬧了！這段時間，應該是我工作比較盡心吧？應該是我比較了解佛法吧？我以為在寺廟裡，至少應該有點什麼不一樣！」

一尊尊斑駁的石佛像，誰也沒有背過身，就那樣緘默地看著我和小和尚的對峙，塵埃原是肆意潑辣，這時卻莊重起來，都老老實實定格，不再淘氣叨擾，不再敢去讓人心

頭一癢，鼻子一酸。

我把火發在這個快要散架的面龐上。一個暑假了，也沒有想來看看我？反正每個暑假都當義工，反正每個節假都只這樣過？反正不歡才在聚散故事裡久演不衰？反正開學以後，這一頁就翻過去，也無須折角留念，鬧崩就鬧崩吧。

直到秋天，我才意外地回收了安慰，和小汀同時收到小和尚的簡訊，態度誠懇，一字不差——「後天要走了，明晚見你們一面，好嗎？」約在大光寺的山腳下，小和尚翻了山來會我們。遠遠看到他瘦瘦小小的身影孤零零立在那裡，像塊半生的年糕等著捂燙，小汀有些心慌：「之所以還俗是不是被我們在暑假攪擾的？」

沒有路燈，偶有加夜班的卡車飛馳而過，在坑坑窪窪的小路上顛簸出奇幻的尖利。不曉得是忍受了蚊蟲叮咬，還是吞吸了飛揚塵土，小汀看起來躁鬱又低落。我們都沒什麼話可說，車燈一次次把小和尚的影子投射在四處，像小時候看過的皮影戲動畫，此刻站在心裡。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平安符給我：「我去疏林庵要了一個，我說的是，我自己要的。」又說，「妳們常回來看看大家，這幾天，師兄們都念叨著呢。」

小汀說了整晚唯一一句話，只兩個字：「你呢？」

他衝著我們笑笑：「找別的工作啊，當和尚這活兒好像不適合我，又掙不多。不過也沒有白當，交了好多朋友，高興時，我還會念段好聽的經文……」

快要中秋，月色的音量被擰到最大，掩蓋了卡車的鳴笛，也送遠了小和尚離開的腳步。

我還是與男友和好了，託他一起幫林姨問了許多人，他的一個同學表現出興趣，我回去告訴她們，但忍不住提示：「是人類學專業的，成天做什麼田野調查，不曉得要不要提防？」舒姨馬上甩手：「我們才不見。」話風傳到靈福寺，連鷹眼都跑來怨我：「這樣心思不純，趕快回掉！」只有林姨寬慰：「妳最細心，麻煩再多多留意。」

這幾年，新的志願者都是我負責教召和培訓，有時他們打電話給我，「這裡的湯怎麼這麼鹹？」我就曉得，鐵頭陀又放了兩回鹽，可是大家都裝不知道。有幾年的臘八節，我去給他幫忙，兩個人對面對，我放碗，他盛粥，不言不語，偶爾撒出一點，他才「啊」的小聲懊惱。

送粥的時候，他盯住善男信女一雙雙手臂，猝不及防地問我：「小汀怎麼樣了？」

「都說了好多遍，嫁人啦。」

「嫁給誰？」

我不想理他，同樣的導火線要燒十公里，他才能驚爆般記起來。只和他說：「她家寶寶夜夜哭，都去電線杆貼告示了，『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個夜哭郎……』」

他這回卻接得快：「會哭的小孩長大後才有人情味。」

而後，鍋就涼在那裡，好似冷不防地硌著他的美夢。

我分手的時候，鷹眼特地告訴我，去把那些舊物舊言，要麼扔掉要麼刪除。

「煮熟的鴨子能飛，真是一點也不假！喏，妳就是一棵樹，妳想這樣長吧，偏偏這邊挨一剪刀，妳想那樣長吧，偏偏那邊又挨一剪刀，妳想怎麼過，就不給妳那麼過！怎麼都過不好！」

「我快被你剪死了。」我冷冷看著那棵禿樹。

他放下剪刀，又恢復成掃地僧的樣子，清理滿地的枝杈，「妳別去打小報告，我剪自有我的道理。掃掉，忘掉，乾乾淨淨。」

其實，我知道，他還藏著二十年前的老照片，它們現在就和他的牙一樣，泛黃又缺口，默不作聲，總在心裡尖叫。

只不過，林姨和舒姨見我那麼心碎，反倒杯弓蛇影，為林舒月的事情爭過幾次，竟也不再拜託我……

我想，該寫的都寫了吧，所有的相逢也常常是潦草收尾的。可時間是一個巨大的容器，所有的濃縮和所有的稀釋都驟然間釋放，劈頭蓋臉就扔回生活。

我沒有見到林姨最後一面，這大概是近幾年裡，最遺憾的一件事情。我再次回到這裡，院子裡的草木都已長得胖乎乎，也沒人打理，曝曬之下，垂頭的垂頭，瘋長的瘋長。

林舒月一見我，就把海青從櫃裡拿出來，讓陪了整個早上的幾位居士去休息。來弔唁的人並不比那次搬遷時候幫忙的人少，但進來，出去，一個個擊鼓傳花一般地哭過，就告辭了，是見林姨最後一面，亦是來遞一句安慰，生怕舒姨又要想不開了。

他們或長或短地和舒姨說過幾句，卻發現她前所未有的幹練和鎮定。舒姨一次又一次站起來招呼，招呼完就坐回去。到了晚上，她才開始目光遲滯，我們都以為她累，叫她睡一會兒，她說，「這種場面你們沒經驗，不曉得怎麼應付。」

一聽這樣的話，林舒月就繃不住了，砰地一聲跪在地上。

舒姨說：「你們回去吧，你們都回去。」

我說：「可能趕不上夜班車，留下算了，反正明日還要忙超度的事。」

林舒月也不肯走，我才曉得，她已經搬了出去，就搬進了原先那個四合院——反正政府後來都沒有再提修路的事。

夜涼得小心翼翼，夏蟲也悶聲不叫，從一個枝頭跳到另一個枝頭彷彿都要躡手躡腳。舒姨好像個枯了枝葉的花盆，焦裂泥土被人們哭進一點淚，就不動聲色地沉一點，直到很晚很晚，連夜歸的鬼魂都輕柔罷工，這些泥土才徹底稀釋，癱成一團，老淚縱橫，蜷在床上，米水不進。

送別林姨的場面很素潔，大光寺也來了和尚，這時卻成為主力。能度法師和他的散兵游勇已把《無量壽經》念得嗚嗚咽咽，念得像一封封長信，也有時，念得像一封發霉的情書。好多鄉民後來都說，那是他們念得最好的一次，把疏林庵念成了人間情味最濃的地方。

休息的時候，仁觀法師對舒姨講，「不管去了哪個世界，也不是這個世界了。從小喝的綠豆湯，今年說沒就沒，才是真的沒了……」

舒姨說，「我一直說，『肯定是我先死』，雖然小幾歲，可是我腿也不好，心臟也

不好，眼睛也不好……哪裡曉得不好的反而成『老不死』了……『老不死』才最不好……」
我的視線一瞬間失焦，等擦乾了淚，突然見小和尚打坐在那裡，和僧人們一起念著。
他的頭髮剪得好看，像雨過天晴的一輪月圓。

晚上，舒姨讓我回去，又讓林舒月跟著這輪圓月回去四合院。我才弄清楚，那也是不久前的事情：小和尚好不容易攢夠首付的錢，回來捅破這層窗戶紙，舒姨卻說，她唯一的願望是——「不要月兒離我太遠」。

小和尚對我說，「其實這個媒總歸還是妳做的，那天我來討平安符，當時沒覺得什麼，後來每次想要念經，念頭就深一點。」

我啞在那裡，真想把鷹眼拉過來，和他說，「喏，剪掉枝椏，不是還可以長出意想不到的新芽，『意外』裡面也有好的啊，幹嘛想不開當和尚？」但我明明也一樣，醉生夢死在過去，鋸不斷。

每年祭日，能度法師上墳，舒姨就走得遠一點，讓他和未進門的嫂子，還有去替他當兵的哥哥，靜靜地待上一會兒。那天，林姨的事情都辦完，舒姨才對我們說，「林姨什麼都為自己考慮好了，就葬在那個人身邊。阿彌陀佛，死了那麼多年，她終於可以活

過來了。」

生活中持續著窸窣的聲響，狼吞過暴風雨的大海也露出和往常一樣的平靜。舒姨就走得遠一點，走到她給亡夫和亡女遷來的墓碑前，安安靜靜地坐一會兒，土地小腹隆起，像是生命在其內孕育。

那裡的草越來越豐茂了，每一個葉片，都長著兩隻眼睛，看看人間，看看天上。

*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頗有餘味的小說，以一名參加佛慧夏令營的女大生眼光，帶出大光寺、靈福寺與疏林庵裡這二座修行地，也牽扯出一段段出家人與凡眾未完的「俗緣」。不同於一般

以信仰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本文作者不證教義，不談善惡，反以佛門之內的「人情之美」切入，拿捏得宜，以平穩又時帶慧黠的文字，描繪出家與還俗背後不為人知的慈悲與哀矜，也是另一種對讀者的感化。（郭強生）

得獎感言

我是一個寫散文多年的人，也摯愛它，小說只初涉。斷續寫壞三、五篇，身邊也有這樣聲音，「安心寫散文吧。」

但作品知曉自己是何體裁，它不因「字工」手藝拙劣，就遷換住處。寫作〈香客〉，初次找到講述故事的節奏感，生活毛皮附著虛構骨骼，瑣細相互牽動，衍育出層次。

感謝新北市文學獎，自此，我也成為一個小說作者。

李璐

笠原佳子老師的發言人。

來自硫磺島地底坑道的佳子老師，是鍬形蟲中的泥土文學作家，有「完全變態的佳子」之美稱，致力推廣泥土文學至鍬形蟲以外的族群。

劇本／小說／文字雜工／鍬形蟲翻譯

個人網站：· <http://lko13.weebly.com>



安樂

我辭掉工作，花點時間把所有家當分門別類，多的丟掉，還堪用的送人，終於收拾到可以分幾趟放上我的老機車，載回基隆老家。

一如預料，家裡沒人，信箱塞滿房屋廣告，打開門只有除濕機盡責地轟轟運轉，我還順便吸了地，把餐桌和茶几都擦了一遍。安置妥當後，我收了點衣服，拿了幾本書，全部塞進我的黃埔大背包裡面。我發動引擎，沿海岸線一路狂奔，努力超過我看到的每一臺砂石車和小發財，直到看見外婆家那個斑駁得看不出顏色的紅漆鐵門。我停好車，抓著黃埔大背包，碰碰地敲著門。

老媽打開門，被嚇到似地看著我，她頭髮上卡著米粒，白菜絲掛在她肩膀上，酒紅

色的髮尾滴著水，靠近頭頂的頭髮是灰白色。

我們盯著彼此一陣子，她才後退兩步，讓我進門，「妳阿嬤剛剛扣我頭上。她又阿達了。」

我點點頭，伸手去拿她手上的湯匙。

「莫佇佇看阮頭毛。無閒去染。」她揮揮手，接過我的黃埔大背包，「妳阿舅擱走無去了，汝去找伊。」

大舅是教養院還是療養院的院長——我始終搞不清楚那是什麼單位——他和其他與他一樣的人，一起住在濱海的寮舍，我去看過一次，像軍隊裡的大通鋪，但沒有霉味，棉被枕頭都白白淨淨，四四方方摺成豆腐模樣，人也沒有軍隊多。我心想，大舅可能也懷疑，自己是不是被困在一個漫長的役期中，但他溫順地接受了自己總是頂著平頭，不論冬夏皆著粉藍病人服，也就沒有人在意他可能會怎麼想了。

外公在世時，都任大舅四處遊走，他會拉著大舅的手，一同出門，和鄰里寒暄，像帶著一個長不大的孩子，有人邀他泡茶，大舅就在旁邊抓蝴蝶、踢石子玩。外公心肌梗塞，二舅叫救護車送急診，大舅四處找爸爸，外頭暴雨，外婆追著大舅跑下樓，摔斷了

一條腿，也跟著進了醫院，再也爬不起來。二舅把哥哥送進療養院。療養院現由二舅主事，大舅還是院長，為了減稅。

「這下他是名符其實的院長了。」二舅很得意，每天巡查時，給大舅帶顆芭樂去。院長沒有特殊待遇，和其他人一同照鐘聲起床，在圍欄內玩球，共享水泥大庭院、樹、停車場和玉米色的蛾，夏天還可以捉到又黑又大的蟬。二舅會接根水管，讓玩耍一整天的院民沖涼，水柱劃過天空，漾出一圈虹彩，院民們都看呆了，在有人前去撲抓彩虹前，所有人都會乖乖淋浴。

大舅以前時常「逃跑」，他會突然消失幾天，然後像癩痢狗般髒兮兮地回來，抖抖身子，讓外婆拽著他去洗澡。過不了幾天，他又會從外婆的視線範圍內消失。外公怕她擔心，就時時帶著大舅出門遊逛。

據說，我小時候和大舅感情好，活像一對兄弟，他帶著我到處走，將青綠的狗尾草叼在嘴邊，在芒草叢裡捉迷藏，把手腳割得滿是傷痕。有一年，我在返回基隆前失蹤，迫不得已，老媽只好先帶弟弟回去，幫我和學校請假。幾天後，我和大舅一起出現在外婆家門口，外婆問我去了哪裡，我只笑嘻嘻地說，舅舅帶我去海邊玩喔。

我一點都想不起來了。有段時間，他是所有孩子的頭頭，但孩子們長大後，就自然地疏遠了他，恥於談到他，大聲斥責想和往昔一樣親熟的大舅，用吃剩的果皮和小石子丟他，要他走開。他似是習慣這樣的轉變了，總會乖馴地垂著頭走遠。飯桌上特別喜歡拿這件事笑話孩子，而大舅則彷彿渾然不知，樂呵呵地扒飯。

我在正午的鎮上遊逛，太陽正烈，路邊有人曬著不知名的乾草，空氣中有熱烘烘的柏油味，廢棄的舢舨在倉庫裡腐朽，褪色船尾漆著難以辨識的數字，仔細一瞧，原來是生了白色的蕈傘，倉庫的水泥地板有野花破土而出。幾年沒有回來，小鎮一點沒變，我沿著馬路走進有圖書館的街，鎮上只有這條街稍微熱鬧些，新開幾家東南亞小吃，圖書館前幾年重新整修，用面海大窗當號召，變成熱門觀光景點。我心想，大舅會想去哪裡呢？

我沿著街道，慢慢逛到海邊，跨過鋼筋裸露的護欄，走到沙灘上，白色細砂從鞋舌、鞋底慢慢鑽進趾間，隔壁的海濱旅館還在進行長達十年，斷斷續續的施工。現在正好又是動工的時候，可以遠遠聽到流行歌和工人的交談聲，電鑽轟響。一家人在沙灘上撐起巨大的彩色陽傘，鋪上鮮豔野餐巾，旅館像個面無表情的巨人那樣俯瞰他們，穿碎花泳衣的小女孩興奮地尖叫，一會跑去摸摸海浪，一會跑回父母身邊報告她的發現，父親舉

著大砲般的長鏡頭，追著女兒的動態，忙不迭指揮女兒，往左看，往右看，笑得再開一點，停，別動……我左右張望，沒看到舅舅，小女孩笑著和我揮揮手，「大哥哥！」

小女孩的母親把女兒一把拉進陽傘的陰影下，我看不清她們的臉，只聽到模糊的聲音，「別去煩人家。」

我和小女孩揮了揮手，往沙灘另一端走去，今天沒看到釣客，倒是沙灘上躺著許多乾癟的河豚，失去光彩的眼睛瞪著天空。橋旁邊的大石頭常有人在釣魚，釣到河豚，就隨便扔在沙灘上。大概剛上小學時，我常在堤岸看人釣魚，把他們釣到的河豚放回海裡。大部分人不喜歡有人跟他們聊天，但一個胖得幾乎走不動的中年男子例外，他和其他人一樣穿著釣魚背心，但濕漉漉的，身邊有一圈水，一開口全身都隨之抖動起來，像被釣線扯成一團的鹿角菜。那個下午，我和他說了很多事，我的父母現在大概正在基隆的家吵架，我和弟弟被丟到阿嬤家，因為他們覺得不能讓小孩看他們吵架，他們好像快離婚了。我不知道要跟誰，我覺得弟弟比較聰明什麼都會，我都比不上他，爸爸和媽媽一定都比較不想要我……他聽我說完，深深地嘆氣，「妳要不要跟我走？」

我搖頭，「不行，阿嬤在等我。」

他皺起肉包似的白胖大臉，有點困惑地說，「可是妳好像很不開心。」

「我不回去，阿嬤會不高興。」

「好吧。」他理解地點點頭，「如果妳覺得很不開心，妳可以再來。」

我點點頭，看他胖大的身軀艱難地爬下礁石，努力不讓岩石擦過他的肌膚，但還是小心碰落了臉頰肉，他撿起來，放回臉上，輕輕拍一拍，踏過清淺的小溪，慢慢走進海中，和我揮了揮手。

我在那塊石頭上坐到日落，胖男人沒來，也沒看到舅舅。本以為會看見幾艘捕丁香魚的船，像點點星光在海面上漂浮，但海面只有一片沉沉的黑。

我慢慢散步回去，路上也沒看到舅舅，我按電鈴，沒有人回應，我又按了一次電鈴，敲敲門，卻發現門沒有關。於是我輕手輕腳地潛進屋內，走廊遠處，有低低的說話聲，是老媽的聲音，「母啊，我係阿梅，妳呷一嘴好否？我袂摻物件害汝……」

外婆回以響亮的咒罵，我聽見鋼碗摔在地上的聲音，卻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只隱約聽見外公的小名……電話突然響了，我反射性地接起來，「信用卡部您好，敝姓林，很高興為您服務。」

我說完才想到不對，來不及解釋，話筒傳來模糊的對不起打錯了，便只餘嘟嘟聲。

我掛上電話，還在懊悔時，電話又響了，「喂，您好，請問是哪位？」

「先生您好，請問王阿誠先生方便接電話嗎？我們這裡是禮儀公司……」電話另一頭的甜美女聲越來越小聲。

「禮儀公司？」

「王先生之前在我們這裡買了兩個塔位，靈骨塔的塔位，最近因為公司政策的關係，想請問他方便把塔位讓出來嗎？方便的話，希望能徵詢他本人的意見……不好意思，請問您是他的什麼人呢？」

「我是他外孫，」我想了一想，「一個塔位應該是我外公自己在用喔。」

「另外那個呢？」

「我想，應該是要留給外婆的吧。」外婆還在房間裡咆哮，接著，歇斯底里地哭了起來。

「要不要考慮辦轉移，公司會給你們完善的補償措施，比方說管理費減免，或祈福法……」

「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我還沒說完，電話就被切斷了。我抬頭一看，老媽又和我一開始見到她一樣，頂著濕淋淋的頭髮，只是上頭的白菜換成了空心菜。

「又是賣靈骨塔那家打來的？」

我點頭。

「他們每天要打一次，莫名其妙，人好好放在裡面就好，在那邊搞東搞西。」

老媽坐下來，慢慢摘下頭髮上的菜葉和油蔥，「怎麼來了？妳不用上班嗎？」我還來不及回答，她又自顧自加上一句，「都不說的，早知道叫妳從基隆帶東西來。」

「妳阿嬤每天看到我就罵我，說我是阿公外面養的野女人，來分財產。」她聳肩，「阿公哪有什麼財產可以分？」她把頭髮紮起來，又補了一句，「她忘記自己八十六歲啦，也忘記自己摔斷腿。一天到晚想下床。」

「辭職了，想來幫妳。」我沒告訴她，我買過一條童軍繩，打成上吊用的結，試了幾次，還是沒辦法把自己掛起來。搬家時，我把繩子留在租屋處。

「那妳去阿嬤房間掃地吧，我擦過好幾次了。」老媽露出疲憊的笑臉，眼角擠出魚尾紋，「不要過幾天弟弟也從美國回來了。」

她說對了，三天後，有人在海邊發現舅舅的屍體，我想，他應該是跟著那個胖男人，去了一個比較快樂的地方。

弟弟說，要回來參加葬禮，老媽便推遲了出殯日期。我整理離家後就很少使用的房間，找到國中的素描簿，只畫了前面幾頁，後面一片空白，我拿起鉛筆又稍微撇了幾筆，總覺得手感生疏了。手機響不停，弟弟不時發訊告知：沒訂到機票，班機又取消。我洗了衣服，整理外公遺物，幫著老媽把整間房抹了一遍，已無事可做，只差沒去幫忙清理漏油……我低頭盯著素描簿，決定明天騎車出門。

頂著太陽在鎮上遊逛，最初，總想停下來將無名的野花仔細觀察一番，只能提醒自已記得目的地，就算技巧拙劣，也想到現場看看，把攔淺的巨大貨輪和清理油污的鄉親都畫下來。

老人家百無聊賴地坐在雜貨店門口，屋簷下掛著覆滿灰塵的塑膠泳圈，是一隻褪色的海豚，看起來乾癟癟的，彷彿僅是為了應付季節，才勉為其難地充了點氣。陽光下海豚露出友善微笑，我停下車，花點時間速寫，不滿意，又重畫一張。

我在小鎮邊界停下，看見海濱旅館中進進出出的工人們，我隔著一條馬路，先勾勒

幾筆，畫下他們吃飯的模樣，有人注意到，對我比大姆指，我笑著揮揮手，又畫了占據整條海岸線的旅館和螞蟻般渺小的工人。直到天黑，我都沒有離開小鎮。

騎車回家，看見老媽正在熱發黃的青江菜，我猛力搶過盤子，力道之大，連我自己都很驚訝。菜湯灑出來，我便把整盤菜倒在地上，胸口發酸，彷彿心臟正被針尖刺著，呼吸困難，我用力吼，將聲音吼出來，「都變成這樣了，還熱？」

我衝向冰箱，把乾枯的蔥、生芽馬鈴薯、熟了又熟的白帶魚全扔在地上，拿出一樣數落她，連珠炮似地不斷吼著，好讓呼吸順暢些，「你不知道這對身體不好嗎？已經照顧病人，妳也想變成病人嗎？」

冰箱已近清空，我用力拉開抽屜，抽屜沒開，又補上一腳。狠狠扯出幾個垃圾袋，唰唰揮動著，我把洋蔥捧進袋中，將盤子往水槽一甩，聽見破裂聲，感覺格外爽快，把盤子往地上摔，胸口和喉嚨更輕鬆了，這輩子還沒用這麼大的音量吼叫過，「妳得癌症怎麼辦？如果我還在工作，誰來照顧阿嬤？不為自己想，妳也為別人想一點好不好？這麼大的人，還為省幾個錢，一天到晚吃沒營養的東西！」

廚房堆滿油膩碗盤，發出酸餿氣味。老媽小聲說，「你們不在時，我都這樣。」

我用力扯緊垃圾袋，死死綁好，走出家門，扔到門口。折返，瞪了老媽一眼，她縮起肩膀，嘴唇掀動，什麼都沒有說。

刻意重重踩過地板，佯裝自己還在發怒，什麼也沒吃就躺到床上，我聽見清脆腹鳴伴隨廚房傳來水流聲，覺得自己好像太過火了。隔天早上，我醒來，弟弟已經到了，問起家裡情況，我聳肩，「還過得去啦。」

外婆把我認成二舅，於是老媽突發奇想，剃光弟弟頭髮，換上粉藍病人服，叫他啃著芭樂，去外婆房間。年老得像一條皺縮的蘿蔔乾的外婆，眼睛突然亮了起來，笑著說，「憨囡仔，過幾冬，阿母乎汝娶某，好嘢？」

弟弟乖巧地點頭，由我把他領出去，告訴外婆，我們要去散步。每日一回，我像個稱職的馬戲團領班，領著弟弟進場一周，開始例行表演，在外婆注視下光榮退場。不管幾次，外婆都樂呵呵的。

房內鎮日放著廣播節目，好蓋住客廳反覆播送的佛經。先是歌仔戲，外婆也會唧唧呀呀地跟著唱，然後開始賣萬靈丹——肝丸，龜鹿二仙膠，有病治病沒病強身，吃了免洗腎，得癌症吃三天就可以走路。我們拿走外婆房內的電話，過不久，她又鬧著要打電

話，於是我們拆下電話線，把電話放回原處，外婆對著電話講了一會，掛上，又拿起來講了一會，再掛上。我以為就要穿幫，外婆卻轉過頭來，問我買的藥到了沒。

老媽聽到這消息，喜孜孜地要我們拿藥給外婆，告訴她，這是她訂購的仙丹，要她按時服用。終於吃藥的外婆比以前溫順許多，心情好時，也願意讓老媽幫她擦澡——這是兩個假兒子做不來的，我們偶爾會合力幫她翻身，輕輕按摩她鬆垮的肌膚，外婆會幸福地嘆一口氣，「阮囡足有孝，我頂世人一定是大善人哩。」

大舅的葬禮很快就結束了，二舅選了最簡單，也最便宜的方式，把大舅送進那家一直打電話來的靈骨塔。靈骨塔離鎮上不遠，也陸續有鎮民遷居進去，老媽說，外公以前總喜歡帶大舅來這兒繞，田地休耕、被徵收之前，他在這裡耕田耕了一輩子。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弟弟問，抓了抓他光禿禿的後腦勺。

「唔，生你們之前吧。」她奇異地瞟了我們一眼，像突然發現我們已比她高，「好久了。」

我們在門口守夜，一邊燒紙錢，老媽滿頭大汗地從黑暗的室內走出來，臉上多了一個瘀青，發現我們盯著她的臉，才狼狽地用手遮掩，「阿母打的，我都不知道她力

氣這麼大。」

小鎮的晚上只有蟲鳴，金爐輕微的劈啪聲，還有遠處小到幾乎聽不見的海潮聲。火光把我們的臉照得紅通通的，又摺完一疊金紙，弟弟把它灑進爐中，很快就被火舌吞噬。

葬禮辦完，外婆不好不壞，心情好就打電話買藥，不好時，老媽就被外婆打得很慘。老媽的瘀青越來越多，弟弟幫她擦藥，隨口說她為什麼任阿嬤打，老媽冷冷地說，能還手嗎。

弟弟要回去了，我送他去搭客運，我問他為什麼特地回來臺灣，他說，以後也許很少有機會回來，畢業想在美國找工作。說完，不太好意思地抓了抓頭，我看著他那狗啃似的頭髮，問他該怎麼辦。

「唉呀，美國理髮可是很貴的。」弟弟說完，拉著行李上車，我用力揮手，不知道他有沒有看見。

推開外婆房間的沉重木門，濃重的藥味和老人體臭撲面而來，我把窗開了一條縫，外婆躺著，一動也不動，我輕手輕腳地靠近，確定她還活著，看見她胸部起伏，發出均勻的呼吸聲，才安心退出房間。

老媽坐在外婆的老位子看電視，我在她身邊坐下，看她在看什麼。螢幕上，一個西方面孔的老婦人正說著話，老媽很專心地盯著字幕，我伸手想去拿遙控器，她卻往我手背拍了一下。

是安樂死的紀錄片。她看著電視，我看著她，她支著頤，像一個專心聽課的學生那樣盯住電視機，皺著眉頭，我不知道她有法令紋，仔細一看，才發現她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都已預備要長得和外婆一樣。她咬住下唇，歪著頭，努力想聽懂影片裡的外語，我一直被老媽的呼吸聲嚇到，她總是深吸一口氣，隔好半天，才像嘆息一般吐氣。有時，她會突然像樹梢最後一片落葉那樣顫抖起來。

影片結束，老媽把電視關掉。外頭傳來啾啾的叫聲，我知道鄰居又在餵鳥了，想起陽臺衣服還沒收，我站起身來，老媽卻開口了，「好奇怪的紀錄片。」她說，「這是我第一次看紀錄片。」

「你喜歡的話，我還可以找其它的給你看。」

「不用了。沒時間。」她攏了攏頭髮，「阿嬤還在睡？」

我點頭，「睡得很熟。」

「是啊，」老媽也站起來，大大伸了個懶腰，「昨天鬧一天了。她不累我可真累。」

「要不要請個看護？我看隔壁也有請。」

「不要啦，」老媽搖頭，邊說邊把窗簾拉開，「拖累我一個人就夠了，這世人就是來把欠的都還掉。」我發現老媽手上不知何時多了串水晶佛珠，粉紅晶體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外面是不是很熱，她問，夏天好像快來了。

* 評審評語

作者文筆簡潔俐落，觀察力敏銳，寫實功力一流。全篇小說看來似無情節，亦無高潮起伏的故事，然而就在如此尋常的平日生活之中，作者卻勾勒出強大的情感張力，帶領讀者去遍視臺灣庶民社會之中一個最真實的人生，且真實到讓人不禁想起了你、我都曾親身經歷過的某些人，與事。（郝譽翔）

得獎感言

我是偽萬里人，小時候吃石花凍長大，再大一點才明白自己不屬於任何地方，只能常騎車到北海岸附近走逛，我知道龍洞是海蝕地形、野柳有菊石化石，沙灘上的黑色碎屑是煤礦的遺跡，但我不知道如何實在地在某地生活過一次，只能像個地質學家，觀察風化的地層，以虛構自己出生前發生的事。

成人組 · 短篇小說類

第三名

魏執揚

樂癡、書蟲、影迷、食客、局外人。



蛇

「恁老母一定是改嫁給別人啦！」一回禁不住志雄三番兩次的詢問後，樹嬭一如平常講話的方式，扯開喉嚨運著比樹上的蟬還大的嗓音，吼出這句話。生氣的表情有些異樣，比平常老遠吆喝孫子吃飯時多了些無奈，講完也不再唸唸有詞，望著橘黃的太陽從巒峰間降下，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那時天色半明未暗，一片鐵灰，家人開燈會被她嫌浪費電的狀態。屋旁樹上青澀的木瓜沾染了些落日的餘暉，轉變成果實成熟時的橘紅色，結實纍纍壓在屋簷上，不堪負荷的塑膠板垂頭喪氣，撇歪了臉。

文俊和阿公阿嬈住在東北角一個濱海的小村莊，依山腳而居，四口人窩在一幢嵌有舊式黑磚瓦的房子裡。一回颱風把屋頂吹出幾個坑洞，脫落的瓦片被刮到離家十餘公尺

的竹林地，文俊翻屋撿球都得小心翼翼。樹嬸一回問來鋪路的工人能否修補，工人說：「屋頂年久失修需全部翻新，我有個遠房親戚在做裝潢，可以算妳卡便宜一點。」她含糊地說伊參考看看，入門後碎念：「聽伊哩騙肖。」刻意壓低音量怕隔牆有耳，語畢至窗旁探頭探腦，摸蜆仔兼洗褲，並拂去窗上的灰塵和蛾翅，碎語道：「現在社會壞年冬，瘋人多，騙子更多。」

文俊的哥哥和爸爸就是瘋子和白賊七。

鄰居們喚文俊的阿公樹叔，他的鼻子樹皮般坑坑洞洞，上頭掛著畏怯的眼神，面色青恂恂，像患了難以根治的絕症，長年穿件破了幾個洞的汗衫，寒冬便披件沉甸甸的黑棉襖外套。語言被破鑼嗓子蛀得坑疤，比文俊嗜酒的爸還沙啞，不成材的兒子們讓他覺得矮附近亂線似的遠房親戚一截，且長年時來運不轉，養雞下蛋少又小，雞與蛋皆秤沒幾斤重，早期捕魚在船上滑了一跤，龍骨尾端受傷而不良於行，加上樹嬸成天連珠串的抱怨與數落，日子一久，寡言的他就變得更沉默了。看電視時他偶爾叨唸：「恁要認真讀冊，長大做好仔。」阿公訓話時文俊會裝模作樣一下，挪到書桌前，雞兔同籠幾隻腳，眼睛偷瞄，快使用大絕招。他老花眼眯得像沒張開，而文俊的哥哥仍緊盯著電視，如同

跟蹤敵人不放的正義使者。

樹叔喜釣魚，當誘餌的沙蟬貴且稀，和文俊祖孫倆晚上常至溪邊撈蝦湊合著用。蝦子白天躲石縫，晚上溜出洞，眼睛被燈一照便亮晃晃得如同鑽石般熠熠發光，無所遁形。溪哥、紅貓、鯽魚夜晚入眠，慢如牛，網子一蓋便如孫悟空入如來佛之手，酥炸後蘸醬油充當晚餐主食，一家人和著白飯三、兩下便囫圇下肚。樹叔去溪邊總攜著一支叉，拐杖兼武器，一見蛇便往蛇頭襲去，過山刀或錦蛇都插翅難飛，拎回家的蛇被他泡在陳年老酒裡，樹叔總說喝蛇酒能呷百二。櫥櫃上擺放著數十瓶泡著不同蛇種的老酒，瓶罐中的蛇病懨懨地目送一家來去。

樹叔處理蛇的時候，總要文俊在一旁守候，遞刀除皮，接血搨涼，並不忘教學指導一番。膽清肝、降壓、明目、化痰，交媾時勿驚動擾亂，其每年僅繁殖一窩子嗣；擅擬態的青蛇和青竹絲差別在毒者頭部呈顯著的三角形，蛇鱗能阻隔石灰和雄黃，飼養時避免混種群養，以免彼此攻擊吞食；吐舌代替鼻子嗅聞，而非挑釁嚇唬敵人，除非遇襲否則鮮少發動攻擊。一回樹叔抓到稀罕的雨傘節，興奮之餘破例網開一面，放在籠子裡和牠對望，見人便嚷著活捉了雨傘節。幾天後，蛇消失了，剩下空盪盪的鐵籠和幾片稀疏

的雜草。樹叔把籠子抬得半天高，仔細檢查籠外覆蓋的魚網，而栓上的鎖仍緊緊扣著。

「奇怪，無人亂動按怎會無歹無誌就不見了？」

「你沒有動喔？」樹叔連續幾天照三餐質問文俊，像定睛緊盯著獵物的蛇。

「不要像你爸一樣講白賊，不然以後會被閻羅王割舌頭。」

黑白相間的雨傘節，黑色環結暗如鐵，融入欄杆內，而白的部分從縫間竄出，拼湊成一隻潔白的蛇，逸行。雨傘節消失後隔天，文俊做了個夢，斑斕艷麗如蛇鱗的夢，夢中的他在竹林裡巧遇一對交尾中的蛇，雄蛇用腹面兩側突出的疣粒撫觸雌蛇，緊密依偎於側，並不停地抖動尾部，文俊一個箭步使力過重，滿地落葉被踩踏出沙沙聲響，正在求偶的雄蛇受到擾亂，猛噬了他一口，文俊躲避不及，驚覺右腳傳來陣陣麻痺，定神朝下一望，上下兩排齒痕，傷口火燒般灼著皮膚，但不見蛇的蹤影，公母蛇早已鑽進靜默的山林裡。文俊倉皇返家，步行途中惦記樹叔曾告誡被毒蛇咬傷後不得奔跑，魯莽將導致毒素竄流的速度變快，但仍一跛一跛地加速返家，草叢纏綿潮濕，林蔭深黑如烏賊囊墨，群鳥高低鳴叫助陣，文俊慌亂中一個閃神，被隆起的石塊絆倒，空氣中混雜著植物千奇百怪的味道，在他著地時圍剿而來。文俊狼狽起身，同時從夢境脫離，他呆坐於

床沿，汗水涔涔，其中似乎混雜著淚水。

文俊的爸鮮少返家。他會突然出現在門口，手上不會有伴手禮或水果，或躲在屋簷下，從窗戶縫隙往屋裡探望，像個找尋下手目標的賊。有時他會在屋外踱步審視，然後發現沒貴重物品能下手似地，又加步快速離去。一回他悄然立在紅鐵門外，門把扭轉，樹嬭開門差點撞到他。「阿忠你多久無返家啊？我差點就要去登報找仔！」他傻笑，順勢從她的側身一腳入門。「最近有工作無？」「有啊！」文俊看著爸的臉，一股陌生的距離感油然而生。他的樣貌迭有新意，有時頂著膨鬆雜亂的捲髮，或蓄著久未刮除的鬍渣，有時頭髮又理得光順整齊，似乎要改邪歸正重新做人，但卻更凸顯出從眼神、衣著和口音間漫溢而出的寒酸。唯一不變的是終年不散的酒味，彷彿返家前要先喝酒壯膽。阿忠答後便坐在沙發上的空位，文俊的哥哥起身，邊嘀咕邊扭著屁股步入房門。樹嬭的肉色內衣褲和樹叔的汗衫掛在窗邊，從窗縫透進來的風將衣物吹得晃蕩，阿忠瘦乾癟，把客廳塞得水洩不通，像鬼針草般常不動聲色地黏上身，卻又難以拔除。

阿忠說謊時面不改色，眼神也不會有閃爍的遲疑。文俊幼時允諾他累積十次一百分會帶他去遊樂園玩，一回拗不過他苦苦哀求，終於抽空成行。阿忠帶著文俊往濱海公路

走去，而非火車站的方向時，文俊便知道他又食言了。文俊在家附近的濱海公園盪鞦韆時，阿忠在一旁抽著菸，緩慢地說：「爸怕無法將你和哥哥照顧好，才把你們兄弟倆託付給阿嬤。」沒人知道阿忠這回說得是真話還是謊言，阿忠說謊的技術爐火純青，毫無語帶猶豫或詞窮的破綻，彷彿靠說謊維生般自然。路邊的臭豆腐攤販飄來陣陣香味，天空清爽得毫無任何慢條斯理的雲，與海面綿延成一面無垠的藍。阿忠夾著菸的手放在臉頰旁，從他口中吐出的煙隨著海風緩慢散逸。

文俊從不拆穿阿忠的謊言，他隨時都能衍生出一套說法來自圓其說。文俊嚥下口水，望著遠方停泊的漁船。阿忠早年還未離家時，曾和三叔公跑了幾個月的船，文俊放寒暑假時也被拉上船幫忙，披星戴月，鉤餌放網，門可羅雀，除鱗收線，將無法食用的熱帶魚和體型幼小的魚扔回海底，望著太陽西下或東昇，盤旋的海鷗不時停歇，啄食殘留在甲板上的魚苗和小蝦，文俊時常盯著海發楞，卻又看不出什麼來，柴米油鹽對彼時的他而言，尚是另一個世界。而阿忠像條擱淺在船板上的魚，嘴邊吐出的是易碎的泡沫。

討海人打撈上岸時常只有水，漁網一收又從網縫中滑走。阿忠擅於立志，但往往短如朝露，後來受不了大浪時的暈眩便先行上岸，牽罟時在眾人拉網之際，一臉賣力地放

鬆手中的勁道。母親始終緣慳一面，文俊只在樹嬾慷慨激昂的叫罵中略知一二，兄弟倆一如剛孵化後的幼蛇，獨自覓食排泄或閃躲鷹隼的襲擊。長大後阿忠變本加厲，樹嬾一回拿著詐欺的法院出庭單，質問文俊上面寫些什麼。龍交龍，鳳交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文俊克紹箕裘，順口佯稱只是張廣告紙。多數時文俊默默與自己搏鬥，缺少敵人更無須裁判。如割尾後的蛇，垂首疲軟。

文俊的哥哥叫志雄，水桶腰，蒜頭鼻，一頭海風也吹不動的頑固捲髮，志雄懷有星夢想唸演藝科，成天在電視前一是左腳二是右腳，大家跟我一起來。日後遠赴臺北讀培養出很多明星的私立高職，但系主任打了退票，要他註冊隔壁棟的老人看護科，假日返家就嚷著某個男孩團體成員在他隔壁班，人帥有型又多金，他變性後要嫁給他，一年半後沒錢繳學費的阿忠把他從臺北運回來。志雄繼續扭腰擺臀，像顆裝了發條的巨大馬鈴薯，無來由的自信和自卑。志雄需要父親，藉由仿效矯正怪異的扞格不入，但志雄繼承了阿忠的驚扭，即便渴望也會假裝不需要。文俊外向，自小便在田野間打轉，爬樹兼捕蟬，燒土窯空檔打水漂，但志雄白皙靦腆得像個剛入門的小媳婦，成天不離家門，鄰居譏嘲他查某體也不以為意，兄弟倆個性南轅北轍，名字應該交換。

平日閒暇時文俊幫忙樹嬾養雞，大清早先至屋旁的雞舍，蒐羅雞籠內的蛋，再將雞野放，讓雞群在雜生的菅芒花和瓜棚豆架間打轉，放學後劈木除草，以充當日後殺雞生火的薪柴。雞舍是棟簡陋的土角厝，擺放逢年過節烘粿的大灶和樹叔務農的鐵耙鋤，屋內陰暗濕涼，文俊不時得捕捉藏匿在茅草木柴之間的蛇，也按圖索驥認識更多的蛇種。擬態成落葉的百步蛇鮮少出沒，毒攻神經系統，早些年一村民遭其攻擊，送醫不及，食指因而短了兩截；青竹絲尾巴呈磚紅色，體側一條白色縱線從頭部爬至尾端，不似青蛇一身草綠；臭青公最難纏，性剛硬且攻擊時散發強烈惡臭。更多的是棲息於此的蜥蜴和青蛙，蚊蚋與蛾蝶，屋外一片蓊鬱的山林，千藤萬鬚，唧唧嗡嗡，枯葉繁枝腐果嫩葉，咕咕嘎嘎，蜈蚣螞蟻蜘蛛馬陸。

初次抓蛇時，敵人老神在在又難以對付的模樣，文俊盤算一陣子後從蛇頭往下一壓，捏握蛇尾便將牠提了上來，蛇在他的手臂上蠕動，鱗片觸感滑順，並不似青蛙蟾蜍般濕黏，卻皆缺少耳朵。蛇有聽覺嗎？文俊心中一陣困惑，端詳蛇的眼睛周圍，只見緊密並排的蛇鱗，不見任何貌似雙耳的形體。文俊最終將蛇野放，蛇流暢地朝黝綠的樹海扭動前進，文俊望著前方，忘記幼時曾和阿忠上山挖掘竹筍，阿忠一個不留神，將他遺留於

半山腰，文俊毫無任何恐懼或哭泣，寸步不離等著阿忠的歸來，最後是焦急的樹叔提著手電筒和除蚊水，在遍尋群山後，發現文俊臥坐在一顆石頭上打盹。

退伍後一年，文俊在家附近的海水浴場打工，引領滿臉興奮的都市人玩香蕉船，遊畢甩尾將船上遊客拋到海上，他看著他們興奮又慌張的臉，邊暗忖往後落腳何處，卑微且卑鄙的叛離，樹叔的告誡文俊從善如流，努力唸書，大漢做好仔，阿忠的行為堪稱尸位素餐。海浪周而復始地往返，漂來漂流木，捲走一些沙；火車運豬般載來大把人群，人群帶來寶特瓶。砂石車煞車時的侷促不安，尾吐灰煙又匡啷匡啷地漸行漸遠。夏末逐漸消退的人潮和燥熱，小皮球香蕉油滿地開花二十一，誤食海檬果的觀光客被救護車連忙運走，馬鞍藤繼續偽裝成牽牛花。母親的下落其實無關緊要，文俊對她的記憶也糊得如被砂石車輾過的蛇，稀巴爛。

文俊北上工作的頭一年，生活艱困且緘默，電話帳單水電費和房租輪番上陣，縮衣節食每個月寄錢回老家，人際的點頭與推擠，最終無可避免的分離，日常在半推半就中緩慢前進。文俊抽了天假日的空返家，欲辦理遷移戶口，到家時發現門反鎖得緊實，索性便出外晃蕩。文俊的老家前不遠處便是海，放眼望去海平線清晰可見，他順著狹巷朝

漁港前進。海邊的房子總灰頭土臉，彼此緊捱著哆嗦，彷彿便能抵擋終年長驅直入的海風。沿路人去樓空的廢棄建築，牆面泰半斑駁不堪，裸露出的鋼筋嚴重鏽蝕，蔓生的藤蔓苔蘚攀附其上，屋角潮濕處呈深黯的鐵灰色。文俊沿著堤防拾階而上，鹹濕且飽滿的氣味從鼻腔灌入，擴充了他的胸膛，往前一望，一大片向海面傾斜的潮間帶，粗礪起伏錯落，交雜著散落的漂流木，遊客罕至，幼時撿拾海帶和寄居蟹的遊樂場，更遠處是片溫馴的沙灘，一塊巨石矗立其上。

春雨霏綿，雲層積疊，風一吹彷彿便會滲出水來。四周安靜得僅剩浪花撫觸沙灘的窸窣聲響，夏日的嘩躁仍在遠方。遠處漁船羅列於港邊，沉浮搖晃，濱刺麥和木麻黃仍堅守崗位，固林禦風。文俊躺在巨石上，望著四周再熟悉不過的景象，和一片廣袤的海。海，萬物洪荒的解釋和灰燼，生與死，功勳和罪惡，美與醜，聰穎或愚騷，於此皆無以為繼。沒有踉蹌，沒有跋涉，文俊需要無拘無束而非左支右絀；需要能安然下錨定身的深度，而非困蹇航途的顛簸搖晃。

海不著痕跡且遼闊地影響著文俊，一切都是潛移默化，但談不上什麼龐大的規模，如同文俊居住的小村落，夏日人聲鼎沸，除外的時間只有零星購買便當的人潮，僅剩落

葉和年邁長者的步伐，讓人察覺村落仍在跳動著，和凝滯的時間一起筆直前進。或老者停止呼吸後，從遠方返鄉來披麻帶孝的送葬隊伍，才能替這座廢墟般的村落帶來些許熱鬧的聲音。再把鏡頭拉遠，會在一片茂盛的榕樹蔭下，看到一座低矮的土地公廟，中秋聯歡晚會和元宵猜謎大會皆於此舉辦，如果香油錢充足的話，廟公將請來野臺戲酬神，妙齡的脫衣女子會在散戲後的餘興表演時，在土地公前嬌羞地脫到一絲不掛，文俊偶爾覺得不妥，仍和村落的長者在臺下看得入神。而土地公廟再延伸過去便是一大片的稻田，結穗飽滿的稻子隨著清風徐徐款擺，幾棟紅磚砌成的屋舍矗立在田埂上，兩頭牛坐臥在稻田裡，幾隻盤桓的白鷺不時停憩在牛背上，黃昏落日時，夕陽將稻海折射出一面波光熠熠。

但在更多數陰灰陣雨的天氣裡，村子被遺落在某個孤伶偏僻的角落，衰老傾頹，一如虔誠靜默的朝聖者。

返家後文俊遠遠便看見樹嬭，她仍守著屋旁的一方天地，背脊佝僂，扛著裝滿寶特瓶的麻布袋，腳邊堆疊著成捆的紙箱，尚未踏扁的鋁罐和鋁箔包散落一地，屋外的雜物上覆蓋一片尼龍布，隨著微風晃動著，長期日曬雨淋使其從深綠褪成花白的淺綠色，三

隻貓圍著她，或輕聲叫喚，或揚起貓尾蹭著她的褲腳，地上遺留些許乾黑的魚骨殘骸，蒼蠅盤旋環繞其上，幾隻嗷嗷待哺的幼貓，瑟縮在屋旁橫臥的荒廢油桶裡。比她身型大上數倍的袋子和屋旁的枝椏將她陰成一團黑，樹枝鐵鍊般纏住她。

文俊眼神些微漫漶，一切景物未因離家而日益陌生。回憶一部分向前，一部分停滯，還有一部分是後退的，隨著光陰遞嬗。未來的荒蕪和躊躇，日常的虛妄與掙扎，往事的消匿或淡然，連同雨水全混成一塊。文俊繞路從側門進出，在豬肝色的鐵門前脫鞋，門口貼著邊緣已脫落的門聯，他踢開門口的拖鞋，開門時鐵門發出喀啦的金屬碰撞聲，一股潮濕的酸腐味衝向文俊的鼻腔。燈暗，屋內佈置一如往昔，五坪大的客餐廳相連，餐桌上仍舊充滿雜物，鋪著不相襯的綠色塑膠墊，醃漬醬瓜的透明瓶和肉鬆、罐頭並排而立，碗筷散落桌上，桌旁倚著畚箕和掃把，牆角聚集一堆油漆剝落的碎片。

窗外透進來的光將室內的景物調得灰暗，覆蓋著一層薄膜般，志雄蜷縮在沙發上，就著螢幕反光望著電視，志雄像個永不孵化的蛹，逐漸和房子合為一體，成為一個巨大的繭，密實而難以穿透。阿忠一回看不慣志雄走路扭擺的模樣，叫他走路正經點要像個真正的男人，志雄冷淡地回他：「當男人有什麼用，像你老婆還不是跑掉。」阿忠面有

慍色地說：「她沒有跑掉，只是離開我們一陣子。」文俊不發一語，抽出戶口名簿後便轉身從側門離開，志雄和樹嬭始終未發現他的來去。

回程文俊翻閱戶口名簿，發現阿忠也是屬蛇的。和他一樣，但年長兩輪，而志雄大文俊兩歲。阿忠高二肄業後，退伍後便蛇歸巢般滑進文俊母親濕潤的下體，原來阿忠屬蛇，難怪總是來去無蹤，一臉滑溜狡詐。

而後文俊依稀瞥見雨傘節，由鐵籠深處滑了過來，伸吐舌信後，從他手邊的縫隙，從容地滑了下去。

* 評審評語

刻劃海邊小鎮荒廢風情，畸零家庭的生活日常，各角色的生存之道（難以生存之道），頗見耐心與功力；看待生命陷於謊言、逃避、腐敗之情狀，能不帶成見，還留一抹慈悲，

實屬難得。惟文中不時帶出蛇作為象徵，似操作過滿，尤其小說結尾再點一次，幾陷畫蛇添足之險。（賴香吟）

得獎感言

沒事可以去外面的7-11打工，以後你只能靠自己了。」

「我算術超爛，我最近在學化妝，以後要當歌手！」魏志雄扭著屁股嬌嗔地說。

給他金曲獎得獎名單的報紙後，我就跑去海邊抽菸了，躺在堤防上邊看著遠方刺眼醒目的核四廠，邊臆測著當初如果我爸真留鄉在核四工作，今天我過得會是那種迥然不同的人生。

這篇文章獻給魏志雄和魏文俊。

佳
作

閻望雲

一九九四年生，目前就讀臺大外文系，第五年，正努力把圖書館裡該看的電影看完。溫德斯有部電影叫做《歧路》，裡頭半路出現小胖詩人，他的自我介紹簡潔如下：「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希望未來亦如此。」聽到後我便想通很多事情，並且感到舒暢無比。



潛眠

活過二十六，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自己被綁架了。

這不構成睡不著的原因，李喬知道女友淺眠，他不敢躁動，眼睛越瞪越大。南部烈陽、消毒水藍、挑高天花板，他應該很累才對，高雄跟臺北明明在同一條經線上，卻彷彿感染半個地球的時差，整整兩週，每到十二點他已經頭昏腦脹，但今夜疲倦遲遲未來，他忘記自己睡著又醒來，或者一直清醒著。

李喬一翻身，肩膀摩擦過柔軟的手臂，他想去拿冰箱裡的可樂，摻點威士忌喝，按照三比一的比例，加上三粒自製冰塊，但他被捆住，女友的雙腿緊壓被子一角，唯一的逃脫辦法是旱地拔蔥，直接從被裡抽出身體，接著側翻下床。李喬準備起身時，女友環

抱住他，一頭埋進他的肩膀，低喃些什麼。李喬按兵不動，這樣一來，一片新的黑色空白又生成了。

李喬的思緒騰空，他意識到一年來的變化，處在沒有異性的環境，身體某一部份好似鬆脫了，他不願使任何人傷心，但每當他返回臺北，像個被壓扁的鋁罐時，性愛對他而言成了資源回收，他繞一圈，最後回歸南方沙漠。

他記得宜蘭的沙灘，放假返鄉的星期三，平日下午只有他們與另一對情侶，整整兩小時，李喬想盡辦法窺看遠方的女人，她的白色上衣濕透，桃紅色內衣因此隱約可見，泳褲緊緊鎖著屁股，潔白身體塗抹些許日光。她時常離開男伴在沙灘上踱步，女子單獨的片刻讓李喬激動不已，他的下體在百米外的海中堅硬，頂到旁人的大腿。那天夜晚，他們激烈地做愛，桃紅內衣女子糾纏李喬不放，他高潮了三次，感到一絲愧疚。

他再次走訪海灣，不遠處，女子彎下腰拾起貝殼，李喬小跑步上前，扒開桃紅色泳褲，女子發出清脆好聽的叫聲，她的男伴奔出海面，顯然慢了一步，水的阻力給予李喬足夠的時間，他完成一次輪迴，他的快樂倏忽即逝。當然，李喬的縱慾僅限於精神層次，為了體面地活著，他需要尊重女性的成熟視野，而無論再怎麼努力，矛盾依然存在，李

喬不認為自己把女人視作一塊流線形的肉，但假如他私藏的甜美幻覺不幸外洩，那麼連天花板上的壁虎都會感到不齒。

兩個躺在床上的人彷彿站著一樣，李喬以為自己佇立於一片黑色海洋上，女友為了避免跌落海面，則輕巧地站在李喬的腳上。這幅遙遠景象讓李喬安靜下來。男人的組成成分不外乎這些：對得不到事物的渴望、誇張的想像以及蟄伏的春夢，一年來的做兵日子似乎扭曲了這些特質。儘管如此，李喬相信自己少不了溫柔善感的面向，是的，他很愛哭，每次和女友吵架時，他總是首先落淚的人，他無法忍受別人受傷的模樣，女友嫌他的淚水假讓他感到委屈，事實上，他隱隱自豪的正是那份真誠，他的過剩慾望是真實的，雪塌般的傷感亦是。

仔細一看，被標作「男人」的模型好像一直在那，他沒有選擇的餘地，直接降落在已调整好參數的巨大機械裡，他不清楚別人怎麼想，但他以為，自己被綁架成男人，小時候的他（或是當兵前的他）擁有一片大地，在那裡，他看見此刻在身體裡流竄的能量外於他奔馳著，他可以伸出手，被柔軟無害的物質刺穿，站立一方而不需佔有空間，身體中空而完滿。

他想回到那片平原，一個晚上也好。

……

馬復興是臺北夜色的一部分，他曝曬在都市的照明系統下。街燈、住宅窗戶、閃爍的交通號誌，以及改用太陽能的路牌，都盡其所能延續黃昏的質感。

儘管名符其實地在夜裡睡覺，馬復興時常得戴上眼罩，他把車停在住宅區的路燈下，在睡前藉著微量的光線閱讀《讀者文摘》。理髮店的阿婆每月都送他過期雜誌，馬復興一週至少光顧一次阿婆的店，半夜一、兩點，阿婆挾著老伴從店裡搬出水管和水桶，除此之外，一旁躺椅上總會有第三、第四個人，馬復興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不若街貓，黑暗吃掉他們的眼，馬復興則站一旁抽菸等待，水從引擎蓋流到腳邊。

他會抽空去姪子家洗澡，兩人不熟，姪子每月塞小紅包給他，馬復興不知道姪子做哪行，門旁電視櫃上擺一座沾染灰塵的紫色水晶。姪子的老婆對他冷淡，遇到時至多打聲招呼，對此馬復興沒什麼感覺，他有他們家的鑰匙，他只在想洗澡的時候登門，姪子曾勸他租一間單人套房，馬復興感謝他的建議，卻從沒認真找過住處，兩、三袋家當也就繼續擺在姪子家的角落，他不是沒有錢，只是臺北房子不便宜，即便不想擁有它。

離婚把馬復興正式送上無盡頭的大馬路生活，那一年發生了許多事：生意失敗、討債集團上門、賣房子、閃電離婚（老婆為求安穩的生活跟別人跑了）、加入計程車隊。馬復興事後納悶，一個人怎麼有辦法在短時間內承受這麼多變化，他漸漸想不起過去的日子，好像遭受激流猛攻，成群礫石被沖刷至無人踏尋的岸邊，讓馬復興摸不著痕跡。

在前妻堅持之下，馬復興幾乎沒再看過孩子，他不確定他們身在何方，仔細一算，兒子二十多歲，他的長相在他人眼中逐漸清晰，卻在馬復興腦中淡去，他每天接送臺北的男人，他們長得像不像自己的爸爸？如果像，他們多久回去看父親一次？（問題的邏輯正確嗎？）馬復興自然老去，年輕男人穩定生長，他們在頭頂幾乎沒有空間的地方交會。馬復興話越來越少，花很多時間回味過去的錯誤決定。有時候，他懷疑《讀者文摘》裡開懷區的某則笑話是真的，人們犯下嚴重程度不一的過錯，接著成為一則笑話。

有時候，馬復興沒辦法迴避一種詭譎感受，有個標示「計程車司機」的碗公一直在等他，而他不明所以直接降落在裡頭。生活並非破敗的，他在意的事也不複雜，只是心思範圍外的景物成就相對的繁華，導致一種長期性的暈眩。他在生命的某個時間點被綁架至疲憊的身體裡，曾經以為能夠無恙地過完一生，或許發揮一點才智，說不定可以在

世界上好好立足。但處在碗公裡，先前的期望成了失效的夢。他想像原初有片空曠的海岸，讓他看見死於體內的老舊希求在水潮間迴旋，他不想要佔有什麼，也不願揀選腳下的礫石，他一無所有而富足。

每天傍晚，他經過臺北路邊的有名西式餐廳，看見成群的人在門口排隊，爸爸、媽媽、小孩，一應俱全，他們正在實現關於家庭的夢想，馬復興時常覺得，自己好像隔著碗公觀看一列巨型螞蟻。

他想回到那座海岸，一個清晨也好。

……

李喬想上大號，這回他不得不起床了。王宇菁的手臂有鬆動的跡象，他兩腳一伸，移動到床邊，下定決心後一切變得出奇簡單。房門微掩，蒼白的光有機可乘，廁所傳來水聲，樓上有東西掉落到地板上，天花板與地板之間夾著不可能的空隙，王宇菁怕老鼠，李喬總是訕笑，喜歡米老鼠又懼怕真老鼠，聽起來有些虛偽。

李喬回來後，只見王宇菁坐在書桌前，昏暗中依然辨識得了她的眼球位置，夜晚不再被李喬獨佔，有人在分食他的無眠。

「起來幹嘛。」

「睡不著。」

兩句話各屬於誰不太重要，李喬把房間的小檯燈打開，雙眼縮成小黑洞，王宇菁挑選的花擺在桌邊的花瓶裡，她說是為了迎接他回到人間。花的影子不見了，只剩下花。

「這個時間不睡覺能幹嘛？」

「出去走走？」

「去哪？」

「你想去哪？」

李喬把答案複習一遍。

「你記得我之前說過的高爾夫球場嗎？」

紅色閃電劈開萬里夜空，小狗悄悄叫了一聲，兩人意識裡的夜。

「好像知道你在說什麼。」王宇菁慢慢清醒。

「就是那個，我在高雄的時候，寄回來給你看的故事。」李喬做空軍，被派去岡山開幕不久的軍史館，他每天打掃大廳與廁所、接待賓客與各種團體（其中有不少高中畢

業旅行團）、背誦飛機型號和國民黨戰鬥史。軍史館的天花板非常高，高到幾乎可以放上一顆高雄的太陽。工作結束後，他在晚上總有不少空閒時間，他開始寫一些短篇，短篇的什麼，他也不確定，總之就是故事。

「前幾天，我看見一個路牌，指向新蓋的高爾夫球場，從那時候起，就一直想去看看了。」

王宇菁不確定他是不是認真的，決定再試探一下。「半夜去能看到什麼？連個影子都沒有。」

「但不是這樣才好玩嗎？」

「是不是有點遠？」

李喬瞥了一眼窗外。「還好啦。」

他們各喝了一杯威士忌可樂，這樣的習慣在今年夏天逐漸養成，冰箱裡總會放一罐鋁罐可樂，不多也不少，就是一罐，一罐剛好兌兩杯威士忌，喝完了才會再買。

「你精神是不是很好？」王宇菁臉色不太對。

「是。」

「我明天還要上班，你這樣好意思啊。」

頭微微發熱，李喬注意到「咔、咔、咔」的聲音，才意會那是鬧鐘秒針的聲音，王宇菁的眼睛收集了房間裡僅存的光線。

「你很自私哎。」

下一刻，李喬和王宇菁已經坐在三菱小車上，王宇菁左手抓著方向盤底部，右手臂靠在上側，她說如果不開車的話，她會想睡到想殺人，李喬沒有理由不讓她開。這時，王宇菁的心情已有平復的跡象。

「我已經快忘記那個故事了。是爸爸跟小孩那個嗎？」

「簡單來說是，但又沒那麼簡單。」

「你超囉唆，講個故事都可以講得那麼囉唆，大家才不會想聽，大家喜歡聽直白一點的東西好不好。」

「現在就是一切都太直白了，藝術跟娛樂才分不清楚。藝術的娛樂化和娛樂的藝術化都很糟糕，兩者的黃金墮落交叉點就叫做文創。你懂不懂這件事的嚴重性？」

「不懂。」王宇菁總有矛盾的感受，她覺得男友很聰明，有時卻像個外星人，與世

界格格不入。

「比方說，華山今天又辦了一個卡通展，一個愚蠢小男孩想要看，他會怎麼樣？」

「買票去看啊。」十幾分鐘王宇菁都沒遇上紅燈，一臉挺開心的樣子。

「屁啦，小孩子哪會自己買票，他會煽動他的姊姊弟弟，一旦小孩想看，爸爸媽媽就被逼著一起去，加上叔叔阿姨家的小孩還有叔叔阿姨，一個人想看的結果是數十張的門票，你猜這叫做什麼？」

「什麼？」王宇菁打開一點車窗，夏天夜晚的風跟啤酒一樣涼。

「要錢不要臉。」

「這樣啊。」

李喬懷著對生命的熱愛與王宇菁交往，現在他更篤定這件事了，今晚，睡眠的遲來其實是最好的徵兆，做兵的日子被他拋到身後，他將從黏稠的春夢跋涉回透明乾爽的夜晚，遺忘是件多麼容易的事。

「那個故事我只設定了一個動作，在高爾夫球場，男人把別人的小孩裝進高爾夫球袋裡，完成象徵性的綁架。」

「為了什麼？」

「為了報復，為了得不到的愛，為了發洩自己失敗的人生。」

王宇菁默默點頭。她想起明天一早的拍攝，以及反光板令人心安的平面感。透過擋風玻璃，馬路標線快速滑過身後，王宇菁不確定該把視線固定在何處。平面拍攝的工作日益穩定，她這幾年存了不少錢，在她眼裡，李喬像隻尚未社會化的小兔子，研究所畢業、當完兵，一副除了瞎扯之外，什麼都不懂的樣子。多虧了他，王宇菁知道寫故事需要先設定一個動作，幾年下來，她常常得到類似的建議，現在他們正驅車前往山腰上的高爾夫球場，對她而言彷彿是另一個同樣無用的指南。

經過放射太陽能的路標後，三菱小車右轉上山。

……

今晚的馬復興沒戴眼罩就睡著了，深夜電臺的主持人喃喃自語，像隻公園流浪狗在耳邊吐氣，而在計程車寄宿的路燈附近，真有成群結隊的狗黨，舉行無聲的會議，在人們睡著之際，接管深夜的小島。

馬復興一如往常在多樣的夢之間徘徊，那裡才是他真正的房子。他的夢時短時長，

有時他巧遇多年不見的朋友，他們在某個人的婚宴吃辦桌，或是在灰白的客廳打麻將。有時候他夢見自己在彈民謠吉他，如此遙遠慘澹，那或許是離婚前的事，他宣稱自己記得的樂譜將近一百首，他的嗓子也算渾厚，以前在軍中，他是才藝團的中流砥柱，這個陪伴他上半生的嗜好，已經陷落到睡眠的國度。

幾度迴旋之後，他踏上一座空曠的高爾夫球場，夕陽灑落在過度油綠的草皮上，天氣相當舒服，但舉目所見一個人也沒有。果嶺、小水池、樹，他想一想，不確定自己是否去過真的高爾夫球場，還是廣告、運動頻道的畫面導致錯覺。馬復興最喜歡的運動賽事是撞球，不過偶爾也會嘗試觀賞高爾夫球賽，畢竟環境比較開闊，又綠綠的一片，對眼睛有好處。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那也是上輩子的事了。

猛然一看，他的腳邊站著一名男孩，不需要任何人告訴他，他就明白那是他的兒子。男孩身穿白色 polo 衫，因為衣服尺寸小的關係，得眯眼才能看見一排三個的鈕扣，細長的腿穿過黑色短褲，直直立在草地上。男孩安靜盯著他，彷彿一根球柱，隨風左右輕晃，馬復興發現一切感受從身體上脫落，興奮、害怕、猶豫、難過，都像外皮一樣緩緩褪去，他覺得身子輕盈不少，轉過身去，朝高處的建築物走去。

建築物的巨型落地窗面對草原，馬復興可以清楚看見裏頭的一切，草原旁凸起的平臺上有幾對男女在跳舞，他們年紀都不小，腳邊有座小音箱，他們在夕陽裡快樂地擺動。馬復興把視線移回玻璃窗，大盞的燈引導他的視線，他感到某件事正在進行著。地上有塊巨大白布，一身紅的人在布上走動，同時，黑衣男人跪在布上畫圖，定睛一看，他竟然在生產一隻又一隻的黑色蜘蛛，而走動的光頭男子抬起雙手，紅色袈裟形成美好的弧度，他宛如一隻鍬形蟲，纖細的雙腿踩著穩如巨人的腳步。人們零星站在白布四周，屏著氣息觀看，後方坐滿了人，有些人睡著了，有些人身體前傾，有些人手掌捧著下巴，沒有人注意到馬復興。不知從何時起，僧人席地吃著蘋果，馬復興聽得見果肉與牙齒碰撞的清脆聲響，那就在他的耳邊。

（當年，玄奘離開中土後，寺前的松樹枝幹也紛紛向西。）

他正看著一名僧人跳舞，僧人沈浸在一系列馬復興無緣聽見的節奏中，所有人都很專心，卻又短暫失魂。

（既像相送也像在遙望。）

僧人踩踏於蜘蛛之間，面無表情、目中無人，妥貼蘊藏自己的夢，馬復興一陣狂亂，

忽然想起和朋友做房產投資的日子，他以為那會是很棒的一年。

幾秒鐘後天就黑了，光線遠離，玻璃窗也從馬復興眼前消失，他轉身回到草地，摸黑行走一陣子，直到接近一盞地上的照明燈，他才確認手指是在正確的位置。男孩坐在地燈的附近打盹，馬復興認為時機成熟了，他撿起地上的高爾夫球袋，上前把男孩推倒，一口氣把他塞進去，袋子的大小非常合適，男孩被妥貼裝在袋子裡，絲毫沒有反抗。馬復興拉上拉鍊，將球袋扛在肩上，朝草原深處小跑步前行。

馬復興在黑暗中越跑越慢，某一剎那，他突然想到紅色袈裟，以及擬態為鍬形蟲的步伐。

雙眼微睜，路燈暈黃的光擾動馬復興的瞳孔。他坐起身，窗外的身體瞬間僵直，一個年輕男孩拿著手機，在拍照或者錄影，男孩嚇傻了，回神後便快步逃離現場。馬復興好像被冰水澆頭，清醒得不得了，他記得剛才的夢，試圖回想種種細節，但不用回想他已明白，他知道小鎮有座新蓋的高爾夫球場，他幾乎每天都會經過那個綠底白字的標示，白天還挺不起眼，一到晚上就亮得誇張，他聽同行們說過，政府希望路牌能全數改用太陽能。

他不確定究竟是什麼打斷他的睡眠，醒來後他也沒什麼地方好去。

半路上，馬復興才注意到廣播已經停止，難怪這麼安靜，他按一下計程錶旁的時間顯示，三點五十八分，不到兩小時就要天亮了。

經過嶄新的太陽能路牌後，計程車右轉上山，馬復興的右轉又快又急，我們沒能看清楚他的車牌號碼。

……

「靠天，鐵門都拉起來了。」王宇菁把車停在高爾夫俱樂部前，一片烏漆抹黑。

「我好像看到警衛室的燈了，你先開到一邊去。」王宇菁小心地轉彎，駛入一塊空地。

「你下車去看看，我在車上留守。」她斜過身子，把男友那側的車門打開，蟬鳴馬上噴入車內。

「你不要丟下我噢。」他已經走出車外。

「正準備這麼做呢！」

「少在那邊，我去看看有沒有別的入口。」

不久後，男友走離車頭燈的光照範圍，蒸發了。王宇菁耐心等待著，他還走得不够遠。

王宇菁不是在說笑。她全都聽說了，她的大學同學剛好是男友的同梯的妹妹，他在高雄才不孤單呢，玩得大膽，還跟兄弟分享他的情事，去過高雄哪間汽車旅館之類的，原來他不是每次休假都回臺北，也不是每次休假都跟她說，她不清楚她的同學為什麼要說這些，一臉抱歉的模樣，卻又講個不停。王宇菁被劃了好幾刀，傷口麻麻的卻不疼痛，或許她還找不到疼痛的理由。男友回來之後，她假裝什麼都不知道，每天聽著男友的混濁呼吸入眠，她精神恍惚地做愛，甚至嘗試想像別的男人，她相信男友一定這樣對待過她，但她做不到，他似乎沒發現任何異狀，他自顧自地高潮、自顧自地睡著，王宇菁失眠超過兩個星期，今晚她得到天賜的睡眠，但好死不死，男友像頭怪獸闖進她的安樂窩。

王宇菁在開車的途中盤算，她原本只覺得自己無聊，但男友臨走前的玩笑鼓勵了她，使她正視唐突的想像，儘管今夜的報復跟她承受的痛相比微不足道。從今以後，他們將一如往常地交往，她會繼續噤聲，等待痊癒，這場多餘的夜很快會成為不值一提的生活插曲，或像是男友曾說的，必要的無害斷裂。王宇菁只是漸漸明瞭，斷裂不曾真正發生在男友身上。反倒是她，她有丟棄他人的權力嗎？即使有，她願意行使嗎？幾個小

時後，男友終究會回來，日子恢復平靜，他們睡一張雙人床，在早晨同時醒來，還是他會一氣之下離她而去？不會的，這樣的惡作劇無傷大雅，他會以為這是女人的經前症狀、智障幽默，把現實跟電影情節搞混之類的。是的，王宇菁電影看太多，但沒有東西足夠作為現實的參照。

大約數到五百八十三秒，空氣中連個影子都沒有時，王宇菁關掉車頭燈，打回D檔，把方向盤向左打到底，她聽見輪胎與地面的傾軋，完全掉頭後，她重新點亮車燈，逕直往山下開去。

……

果嶺上，XX正在跟人影練習推桿，人影沒有身體，只剩影子，因此稱它做影人也行。短距離的推球不容易，即使果嶺的草地平滑，一個不小心還是容易失手，推了幾十次，XX從沒一桿進洞。地上有盞照明燈，他們一人拿著一支白色球桿，在小洞附近走來走去。XX想到，從小他就以為高爾夫是有錢人的象徵，事業有成的男人好像都把高爾夫當作重要的娛樂，高爾夫等於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等於高爾夫。現在他發現這種想法有點愚蠢，這不過是一門動作瑣碎的運動，缺乏肌肉連續收放的張力。XX嘗試把高

爾夫寫進故事中，並賦予它正常運動模式裡前所未有的戲劇性動作，再加以結合現世的宿命感——草原上，一樁荒謬的綁架案發生了，男孩就此被傳送至陌生的世界，就像他莫名其妙地活到現在，當完兵還不確定自己要幹嘛，他想要認真寫點什麼，卻又覺得無話可說，他想起那個智障的笑話，如果可以的話，他希望自己被射在牆上，而不是被媽媽生下來。況且，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也無從咎責，他從小只有叔叔與媽媽，沒有人跟他講過爸爸的事，而他也順利長大，像定期澆水的植物一樣生長，後來考上最好的大學之一，接著念研究所，然後當兵，賀爾蒙被攪亂後又被放逐回社會。現在，他和影人在深夜的果嶺練習推桿。見證他的平庸球技後，影人說他倦了，必須回家睡覺，他嘲弄XX沒有過美好生活的潛質，XX所幸把球桿還給影人（和影子爭論是枉然的），和影人道別，穿過草皮踏上回程之途。遠離照明燈後，他沒辦法確認手指在正確的地方，摸黑行走一陣子，他覺得身體好輕盈，簡直要蒸發成另一個影人——說不定挺自在的，影人應該不會為了過剩的性慾煩惱。當他走到來時的路口，渺小的街燈挽回地球的質感後，XX發現，等在他前面的是一輛計程車，他和王宇菁的三菱小車已不見蹤影。

……

對於路口冒出一個人，馬復興不太驚訝，他見過各種唐突的招車方式。男子接近擋風玻璃，眼睛眯成一條線，他站在車頭好一會，似乎有點不知所措。馬復興搖下車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先生、先生。」男子困惑地看著他。

「我被丟在這裡，我朋友把車開走了。」馬復興原本想問他在這裡幹什麼，卻硬生把問題吞回喉嚨。

「你載我下山吧？」

馬復興沒有理由拒絕，即便他想起自己上山的目的，他已失去潛入高爾夫球場的目的。一瞬間他出現恐怖的錯覺，他聽見兩下關車門的聲音。

眼看天就快亮，馬復興即將遺忘自己的聲音，原來他好幾個小時沒有說話。山腰的車道被路樹隔開，枝葉喊叫，馬復興搖上車窗，兩人安靜地滑行。

男子簡略告訴他住家的街區，他斜著頭靠在車窗邊，打算快到了再指引司機方向。

馬復興身後的呼吸漸漸變得昏暗。

……

男子知道自己睡著了，短暫失眠後，他差點遺忘睡著的滋味，像個盲人一般，他什麼都看不見，細微的光束在眼前奔跑，耳朵倒是敏感，遠方傳來汽車行駛的聲音，在黑暗中他試圖說些什麼，才發覺自己的聲音先行離開，只留下一片空白。

一股怒氣湧上，王宇菁一聲不吭丟下他，萬一他出事了怎麼辦？她一點都不在乎嗎？或者出事的其實是王宇菁？她會不會發生了什麼意外？男子開始自責，意外總是相互牽引，是他臨時想到這個主意，如果王宇菁順著他闖出的岔道，岔出人生之外，那該怎麼辦才好。她如果戲劇性地消失甚至死亡，他一定會在讚嘆人生無常的同時相當難過。如果一切平安，以後他一定好好待她，正視她的焦慮。他嘗試回想王宇菁的長相，黑暗中卻浮現沙灘上的桃紅內衣女子，她其實長得有點像王宇菁。這讓男子更加自責，流涎的春夢一眨眼變臉，氾濫成災。

他回想計程車司機的臉孔，眼前卻冒出梵谷的自畫像，近似面部皺摺的波紋圍繞著梵谷的臉。或許遺忘計程車司機的長相是人生常態，如果太擅於記住隨機的臉，生活興許會陷入混亂，令人無所適從。男子想睜開眼睛，從後照鏡一窺老男人的面貌，但他做不到。

一瞬間男子毫無動能的身體隨著汽車轉向，即使眼睛閉著，轉向的不自然仍使他震驚，他知道他們正前往「他處」，司機駕車的方式失去早先的自在，好像他根本不願意這麼做。然而車上應該只有他們才對，不應該存在任何外力。

男子感覺自己的思考還算順暢，但他沒辦法在第一時間對突如其來的變化提出異議，他在後座睡著了。

……

突然的轉彎讓馬復興嚇了一跳，這麼做簡直要毀了他的計程車生涯，形同綁架，在沒有得到允許的情況下，他偏離原先的目的地。問題是，一把水果刀從後座伸出來，有人在他耳邊低聲說話，叫他不準轉頭，命令他開往海邊，馬復興這才意識到他多載了一名乘客，他想起黑暗中的第二聲關門聲，馬復興一陣子沒有熬夜，此刻他越來越難集中精神。

馬復興沿著河往海邊駛去，天邊露出綠色的光暈，海岸線沿山緣蜿蜒，跟夏天一樣重複迂迴。馬復興忍不住朝後照鏡看一眼，真正的乘客睡得不省人事，這樣也好，馬復興想，不然會更麻煩。後照鏡右側只看得見一隻手臂，水果刀在他耳邊晃來晃去，那個

傢伙縮在死角。

走過數次蜿蜒，海面上出現一艘靜止的大船，殘酷的聲音命令他停車，馬復興把車停在岸邊的空地。後方傳來開關門的聲音，離開前，他提醒馬復興不要丟下他。細長的少年走入馬復興的視線，他一手拿著水果刀，另一隻手夾著一幅裱框照片，馬復興知道，照片上的人通常身處遠方。

船體剛好從中間斷裂成兩半，用力看可以辨識出 T. S. Taiwan 的歪斜字樣，藍紅相間的漆色讓它顯得格外巨大，一艘小艇停泊在不遠處。離海最近的石頭被染成黑色，想必是大船的油料造成污染。除了走動的少年之外，一切都是靜止的。他搖下車窗，空氣中有股化學藥劑的氣味。

後座的男子睜開眼睛，他看見老司機與椅背重疊的簡陋身影，如果他有爸爸的話，差不多就是這年紀。擋風玻璃外，一艘船鑲在海面上，與世界格格不入，唯有在時間之中得以斷裂，又因斷裂而被拋擲於時間之外，瘦長人影朝它前進，彷彿把時間還給了被棄之物。

馬復興從後照鏡發現男子甦醒，他甚至不曾想跟他解釋什麼，只拿出胸前口袋裡皺

皺的「峰」香菸和打火機，試了幾次後，他把香菸扔進褲口袋，打火機沒油了。

馬復興的短袖細格子襯衫被風吹得啪啪作響，他感到暈眩，於是搖上車窗，擋風玻璃外的人影越來越小，人影把裱框照片放到地上，面對著海。馬復興打回D檔，把方向盤向右轉到底，他聽見輪胎與石子地的傾軋，不久後，船與少年成了身後同樣大小的黑點。

回程路上，馬復興才發現男子可能和自己的兒子差不多大，馬復興聊起計程車業的近況，有間公司（馬復興一開始想不起來公司名稱，反倒是男子提醒了他）系統性地聘雇兼差司機，法律管不到他們，公司不需要繳稅，搭乘價格因此普遍比計程車便宜，聽說還結合智慧型手機程式，叫車相當方便，年輕族群都被招攬去了。現在他一個月大概少了一千元收入。

馬復興想，這應該也不構成今晚睡不著的原因。年輕男子開玩笑說會去試坐惡霸公司的車，之後再告訴馬復興好不好搭，男子又提到了什麼「消費者式民主」，表示社會被市場與消費者牽著鼻子走。馬復興大致同意，他只記得自己回了一句：「靠夭噢，這是什麼世界。」而他當下想的比較接近：「載兒子回家是什麼感覺？」回到市區後，馬復興瞥了一眼時間，五點二十三分，他發現夜晚並不特別漫長，那只是睡眠帶來的錯覺。

……

他看到關於船的報導已經是幾天後的事了，那是一則點閱率相當低的新聞，直升機搶救時失控墜海，原因不明，兩人身亡，環保署表示，下個月底前一定會運走船體。

在那之前，得先把船切割成方便運送的尺寸與形狀。

七月的夏天，天亮得比較早，稀薄的光泛出整片窗戶。那天清晨，王宇菁兩腳裹著涼被，一動也不動，看她睡著的表情，李喬猜想她夢見自己在湖裡游泳。他走進廚房，想從冰箱拿出鋁罐可樂和製冰盒，準備套些威士忌來喝。他決定今晚對王宇菁坦承在高雄偷腥的事，希望她不要大發脾氣才好。亂七八糟的事情已經結束，李喬相信，他們會重新擁有彼此，他才剛退伍，總需要一點時間回到人間。

結果李喬並沒有從冰箱拿出可樂，找遍冰箱角落，最後，他發現花瓶旁空的鋁罐和酒杯——想必王宇菁在睡前喝掉了，她是因為他才開始這樣喝。

然後他默默鑽進被子裡。

睜開雙眼前，他就知道王宇菁已經不在身邊，這不構成睡不著的原因，他的意識在浮出水面前就被浪潮按壓回海中。

* 評審評語

作者以後設技法，透過一個故事中的故事，精準道出人生的荒謬與虛無，一如小說中所點出的：「為了報復，為了得不到的愛，為了發洩自己失敗的人生」。全篇結構巧妙，虛實兩線緊密交織，相互呼應，也互為隱喻，許多段落的描述充滿了詩意，如夢似幻，影像感十足。（郝譽翔）

得獎感言

認真開始寫還不到一年吧。讀文學理論給我一種確切的快樂，寫作則帶來令人焦慮的快樂，有時候好像在偷東西，從他身上拿一點，從自己身上也拿一點。這讓我想到某法國理論家，提到單字 voler 的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偷，另外又可以飛。我希望往後能持續地寫，當作一種償還，回報他們的好意，也幫自己爭取飛、逃逸的可能。

佳
作

許淳涵

一九九二年一月生於嘉義，師大附中美術班及詩社成員，臺大外文系畢業。現就讀於牛津大學現代語文研究所。愛吃和畫畫。



風景畫

如果夜晚太深太安靜，且公寓裡點的是日光燈，燈管的電路會為整室明亮獻上一段單音吟誦，一種長到彷彿能抗拒分秒、生生不息的「滋——」。牆裡管線的一舉一動也會響亮起來，有時一陣水感的攢動回應了燈管的獨白，像遲來的消化，我不免要心疼這幢老公寓，不知又為人類的起居與文明嚥下了什麼苦水。

當我的學生都下課回家了，這些聲音便會淌進我的畫室。它們很貼心的，如果我還在打掃，在收攏靠好的畫架腳邊踢翻一杯無主珍奶而噴出髒話，它們便不會讓我聽見這些流動的牢騷。不過一旦我開始在無人的畫室裡聽見這些聲音，我好像能看見許多個日子在這些振動中開門離去，和下課的學生一樣。它們是過日子的聲音。

在平常的這個時候，我應該把靜物檯的聚光燈關了。但今晚的靜物可愛了起來，一顆幾乎在檯上紅了三十幾年的蘋果模型仍豔光照人，一支年資也不淺的葡萄酒瓶，好像用這段時間把瓶中的空氣釀成了一種睿智的墨綠，透光。即將要離開的事物似乎都會變可愛，人也是。我看了一眼壁櫃裡的荷馬石膏像。

人一旦做成了石膏像，就沒有盲不盲的問題了，管你是維納斯的秋波還是鍾馗的怒目，通通成了兩汪空空的白。但荷馬不一樣。他抬眼的樣子總讓我覺得半空中飄有史詩的句子，他緊瞪著詩句思索韻律，腦海裡的船舷濺起浪花。沒詩性的人像我，相形之下就是瞎的。

燈下的靜物映在壁櫃的玻璃罩上成了幅袖珍鏡像。我一走近，鏡像就被一個不太袖珍的人擋住了。他的類型會被我學生歸類為大叔，圓眼鏡框著下垂的眼皮，但框不到微垂的腮頰，年輕時眼睛應該有點鳳，但年紀到了那點鳳便成了模稜兩可的細縫——人們都說我和氣常常笑，可我明明是眼睛小。

這是我。

學生常虧我不修邊幅，又一項「大叔」的特徵，現在看好像有點道理。教畫怕髒，

像樣的衣服我不敢穿來上課，於是幾件T恤、紀念衫輪流了三十多年。軍綠色的穿成了灰的，灰的倒添了點綠。後來有人建議我乾脆穿一身黑，所謂比較「有型」。所以更精確地說，玻璃罩反射出的人是個有型的大叔，說是調酒的或黑社會的，好像也行。

荷馬就沒這個問題，因為人只塑他的胸像。給因為思想而受景仰的人立像，似乎留個上半身就好了，下半身不重要。素描他的學生多半會為了荷馬蜷曲的鬚鬚忙活老半天，最後在他下巴頰畫出一盤通心粉，無視整體的光影，像瞎了一樣。維納斯也不用煩惱衣服，因為她根本沒穿。

為了這件事，我有段時期會盡量避免讓一班激素過剩的男女學生畫維納斯，但後來我心境一換，便不這麼做了。況且我是畫畫的，又不是神父。另一個原因是，只擺阿波羅、梅第奇一類的美男助長班上腐女唧唧呱呱的氣焰、滿足一些羞澀男孩的注視，但對一幫漢子和其他想練習女體的人而言忒不公平了。於是在我這兒，奧林帕斯山上的眾神露臉的機會是均等的。

等過了今天，這些事就用不著我操心了。我已決定讓阿良和幾個我放心的學生接手畫室。我告訴他們只要營運過得去，排什麼課我都不會過問。只有一點：等我旅行回來，

他們要給我兼一門風景畫的課。

他們點頭，點得像龍門客棧的大娘切海帶豆乾一樣猛利豪爽，看得我眼都花了。其實他們稱好的當下，我心裡有股什麼像融化開來一樣，想把每個人的頭都摸一把，再摸摸那些我從握筆開始教的手。

但為什麼是風景畫呢？他們問。

在這個沒有公侯將相委託肖像畫的時代，現代主義以降的天才們讓寫實描繪常處於存在的危機，而電腦動畫的崛起又更讓傳統繪畫顯得是脫褲子放屁。好在有兩樣東西讓我不至於得去討飯：一樣是這裡的美術升學考試，另一樣是人們對手感與美感失而復得的渴望。

當初一路篤篤學畫，我怎也沒想到繼一些美展和新人獎的獎牌之後，下一個和瓦喬畫室有關的口碑竟然來自補習生意的榜單。卡拉瓦喬知道了一定會想把我殺掉。

久而久之，口碑就變招牌了。數不清的小孩被送來「加強」，但我有辨識制服下臉孔的障礙，所以我常常呼學校的名字或認筆觸來代替記名字。只有三個情況下我會記學生的名字：一、家長登門關切時，我會偷眼看名冊以利溝通。二、考完試，學生穿著寒

暑假才見得到的便服來交成績單，這時我方會發覺他們都是有臉有名字有夢想的孩子。三、這沒發生過幾次，孩子畫太好了，我要知道他或她是通天還是來臥底的人才。

連「臥底」兩字都用上了，可見補習生意亦是烽火一場。但這不是我要的。早年人都道我愛洗手，示範到一半總要跑洗手間。不是這樣的，我在洗手間睜眼望著鏡子裡的自己，老覺得鏡子上的顏料水漬是沾在我臉上的東西，洗也洗不掉。「這不是我要的」，我洗把臉復回席。

但後來我覺得悼念藝術家靈魂無濟於事。我告訴自己如果這些孩子受我點撥，有天能飛去想去的地方，甚至為世界帶來各種美好，那也就好了。我的調色盤不至於是黑的。阿良就是個好例子。待我說完阿良的故事，然後交代另一口養活我的飯，我就會解釋為什麼我要回來兼風景畫。阿良是畫室對過豆漿店老闆和一個小學幹事生的小兒子。我對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白。他總讓我想到坊間說多喝豆漿有助養顏美膚。每次他色筆糊得一臉、吃人排揼欲哭未哭的樣子，傻裡帶些嬌。

他胳膊小大哥一號，又矮他一截，被認定揉不出好麵，幫忙時負責端菜便行了。二姊和媽媽一樣喜歡追韓劇，早早體認到物質是神遊劇情和文化生活的基礎，於是立志要

做會計。阿良眨著他那雙大眼睛、伸著他的細脖子看他的哥哥姊姊離開兒童畫班，沒有再回來。

一天放學，他鑽進豆漿店午休半掩的鐵門，對在電視機前吹電風扇的爸爸說：「我要學畫畫」。

這些都是晚上陳太太送阿良來上課時她告訴我的。她像連續劇片頭的前情提要一樣交待了大偉和盈潔的動向，然後正式宣佈阿良上國中要繼續畫畫的決定。「反正剛升上來，我看他是戀舊，還沒到國三，就先讓他繼續上吧！」

許多人會欣然接受畫畫是個可喜的童年玩伴，但當它變成生涯志願時，比中共的飛彈還嚇人。

我知道這種決定的火力，因為當年我決定辭掉美術老師的工作出來開畫室時，也引起過類似的家庭波瀾。

阿良對他的家人發射過兩枚這樣的飛彈。當他考取師大附中美術班時，他父母對附中的光環不疑有他，認為阿良能因為美術到這麼好的學校薰陶薰陶，是美事一樁。他們所謂的薰陶指的是書香的薰陶，披頭四和五月天的吉他不在想像的頻率內。

我只對他說過一句：「別因為課本無聊就討厭看書和學英文啊，阿良。一張畫的厚度不在紙的磅數，在於你的精神世界有多豐富。」但我豈不知道這個年紀的人在執著什麼：哪個和弦非會刷不可，哪場三校社遊非去不可，哪個人制服下的地形非研究研究不可，帆布鞋頭踢髒了非擦乾淨不可。沒有這些可愛的膚淺，回想過去就像沖碗沒醬包的泡麵，幾乎白沖了，醒來的只有白白的麵。

第一枚飛彈來自他升大學的志願。他爸爸的擀麵棍和他媽媽的失眠都無法迫使他去念師大而不去念北藝大。「你林老師不也是師大出來的嗎？念師大當老師是哪裡不好？念另一間你是要流浪到淡水不成？賣藝係嚟？我拚早拚晚做吃的可養不起！」

阿良來時，我告訴他只有他自己能決定未來的去向。爸媽怎樣都是擔心他，他要想辦法讓人少擔心，不管做什麼。

「我就想去北藝，我還能做什麼？」

「一件事，搞藝術的人吃虧就吃在以為作品能表達一切。但別人要的是好的道理和對的感覺，除了把畫畫好，語言和溝通是你最好的朋友。」我要他別因為念藝術就荒廢學語言、別和圈子裡的人混熟了就懶得把想法交待清楚，走不出自己的宇宙也走不出這

座島。如果從關渡進市區上語言課嫌遠，他要暫住畫室這兒，沒問題。

說這麼多我都覺得我要變他媽了。其實如果他能像一些藝術大學的學生中途轉去念設計，那倒也好，可阿良就不是會這麼做的人啊。

第二枚飛彈再度震撼了瓦喬畫室對過的豆漿店。爆破前阿良先跑來告訴我：他大學畢業想去俄羅斯拿創作學位。

「我道你大學加強的是英文日文那類的東西，原來給我偷練了俄語！」

原來他仍想走古典寫實的路子，紮實的那種，更接近凜肅蕭索。俄羅斯出的素描，只消一個穿內褲的排骨老人委頓畫中，就能讓人泫然欲泣。現在反問他當初怎麼不去師大多摸摸傳統繪畫已經太晚了，師大近年就有個列賓美術學院回來的老師服務，要引薦也容易些。

「我去她的畫室上過一陣子的課，學到很多。去俄羅斯的事，她要我想清楚。」

我想阿良是想得夠清楚了，所以才會射出飛彈。我很慶幸的是阿良懂點事了，至少他有得到一些獎學金，沒讓家裡負荷太重。

臨走前，阿良又來找我。我只告訴他：「飛遠點，但別忘了你從哪裡來。」他剛跨

出畫室的門，我又追了一句：「喂，寄張明信片回來呀！」前一句我自己聽了都好感動；後一句，阿良在樓梯間應了聲好，滿足了我對小確幸的留心。一個藝術家的悲劇是他的平庸。

我那時就想：我這老屁股眼看是釘住走不了了，若還能替這些為藝術而飛的鳥做點什麼，那可得把瓦喬畫室這窩顧好。飛不動，做個航母也威風。

我的航母計畫還沒真的實施，就有班慈母給了我一個提議。她們說：「林老師，我們這樣接送，又看家裡一下有水果花鳥，一下有外國街景，看得手都癢了，你哪天開個油畫興趣班，我們一定給你捧場啊！」

「呦是嗎？那你們對什麼主題比較有興趣？」

小傑媽媽首先說：「我最喜歡那個印象派的油畫，像雷諾瓦粉粉嫩嫩的花，掛在家裡很美又很有氣質的說。」

「蛤，啊那個會不會很難？」陳媽媽問。阿良雖然不來了，但畫室會客用的沙發成了社區太太的小沙龍，陳媽媽也愛來聊天。

「那不然我們先從梵谷的向日葵開始，那個不知道有沒有比較簡單？」小傑媽媽大

概意會到了畫刀技法與抹果醬的一線之隔，我猜。

「我提議花卉當入門就好了，等有進步我們應該來學畫人像。」趙太太以前是做果菜批發的，股票賺錢買房子後果菜生意就收了，當包租婆。「人生要有挑戰嘛，自己畫的，就是不一樣！」她啣完茶啞了啞嘴，一點花草滿足不了她的企圖。

「講到畫人，只畫頭還好，畫到全身像我們家阿良，真的很佔空間。家如果太小，那個畫一擺出來，我們都很怕經過時給他碰到。」陳媽媽道。

「這對我們家倒還好，好險我們家剛買時沒有一口氣裝潢到底，留了幾面牆正巧給我一個認真畫畫的理由。不過我們家那個大概又要開念，念我三分鐘熱度。妳說是不是，馬大姊？」趙太太尋求馬大姊的意見常常是沒有原因的。馬大姊丈夫在外經商，趙先生是受賞識的後進，馬大姊的思想於是具有某種指標性。

除非有第二塊，不然馬大姊咀嚼嘴中餅乾的時間抵達了某種意味深長的境界。後來她說：「我看小趙是怕你還沒準備好，多說一句。不過這個興趣班倒挺有意思。」

小傑媽媽見狀，說：「林老師你看馬大姊都感興趣了，考慮一下嘛！」

「就是啊林老師，你把我們這幫娘子軍調教好，我們之後還可以辦聯展，有成就感

又能幫畫室宣傳」，趙太太附和道。

我沒料到馬大姊會這麼早表示：她的「有意思」是誠懇但低調的「我喜歡」。她第一次表示想收藏我的畫時，也說了句「有意思」。趙太太對於自己的喜好說一是一，加上馬大姊加持也會是個鐵粉。小傑媽媽估計會跟進不退，她需要有人當領頭羊。

我沒細究阿良媽媽的意願，因為我知道她把自己的消遣排在很多開銷後面。

說起來我的第二口飯，算是這些太太的下午茶泡出來的。我不再因為附庸風雅的共犯而難過了，因為這一切有了原因：我要去旅行，阿良回來能有自己的事業，從豆漿店對面開始。同時我也安插了幾個有意合夥接班的徒兒兼課見習，好讓他們正式上手前把小孩的悲喜、青少年的內心戲、中年人的退化障礙和太太們的脾性都摸個仔細。她們想點一幅〈星空〉，我們就點一幅〈星空〉；她們想塗一池〈睡蓮〉，我們就塗一池〈睡蓮〉。她們對馬內興致缺缺，但一聽到要畫〈彈琴的少女〉便精神抖擻。

毋需把馬內兌換成收入我鬆了口氣。不過那口氣並非來自對她們的鄙視，她們都是畫室可親的朋友，而是來自對這個世界窒息的無奈。我們把國王趕走因為我們想要每個人都能當國王。但我們做夢的方式經歷將近兩個世紀之後，被許多看不見的手掌握住、

規格化，並餵食到世界各處。真正的教條與神話是燉入骨髓裡、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與慾望。背一個蒙娜麗莎環保袋走在路上不是什麼滔天大罪，但這象徵一個產業和一些營利信仰無所不在的成功。

這年頭走在路上，舉頭所見的招牌無不寫著「手感」這個、「手感」那個，好像沒寫手感覺的就不是東西。人人都能拍照之後，照片不稀奇了，親手畫的畫倒稀罕起來了。把對平板螢幕指指點點的時間心力，轉移到筆刷在畫布上的指指點點，便跣起來了。

上個世紀的人談美，橫豎都有點鴨子划水的心態：五四精神在下洶湧、審美情調在上悠遊。他們杯子裡的咖啡多半是民族主義的焦慮沖出來的。這個世紀的人談美不一樣，反正什麼偉大沒見過，都是過眼雲煙，議事桌和收銀檯一體成型才聰明上算。

也不得不這樣。有些人會承認所謂軟實力值得談論，因為它有時能賺來更多硬邦邦的金條。

瓦喬畫室不過是這些風潮上的一條小船兒。但就因為船小，風往哪裡吹，浪往哪裡顛，船上的人最清楚。我就是畫畫得像了點，又會對付考試，加上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想充實自己的藝術文化，便把我餵到了這把年紀。

以二〇〇〇年為中軸線，畫室走過的日子幾乎就是中軸線前後各跨十五年的對稱軌跡。若把這條中軸線譬喻成人像畫的鼻樑，畫室一邊的眼睛見過選票和鈔票疊出來的榮景，另一邊的眼睛正在目睹這座島嶼拋下難以抉擇的各種價值，低頭遁入螢幕世界，獵取桃花源。

我並不特別喜歡過去救國團露營或帶動唱的休閒。在那個相機很了不得的年代，我們的眼睛似乎被環境逼得特別捨不得遺忘：一張一張被營火照亮的臉、唱歌的嘴形、搞怪的髮型、墾丁的沙灘、溪頭的竹林——過了好多年閉上眼它們仍會像幻燈片一樣在腦中播放。

後來我們的眼睛好像漸漸不稀罕圖像了，接著連稀罕是什麼也淡忘了。反正有浩瀚的社群網路伺服器幫我們記得吃喝拉撒貪嗔痴的痕跡。

過去我得教孩子快，現在我得倒過來教他們慢。因為從前慢，現在則不了。以往一封信或一通電話的間隔是幾個無話的夜晚，溫溫地等，篤篤地盼自有味道。現在，兩通訊息之間數分鐘的已讀不回就大逆不道了。

以往考試水彩用的是廉價博士紙，你若不心狠手辣速速上色，紙不等你，學校不收

你。現在爽了。人人有法國 Arches 水彩紙揮灑，但層次厚重的紙要懂得控水控色的人伺候，要的是時間和次第的智慧。但現在的孩子開個網頁給他眨三下眼就嫌慢了，一汪水滲進紙中再緩緩蒸發的過程，就夠他們等到喪失方向感了，哪還有心思為不同的乾濕質地調配濃淡合宜的色彩？

風景畫不是給近視眼畫的。當人近視了，摘掉眼鏡的眼睛像上街沒穿衣服一樣彆扭，能使之安心的距離不超過一根小學生直尺的半徑。這種人看不見風景。但話說回來，近視眼也很可能是畫風景畫的奇葩。假使他成功與清楚的視野斷捨離了，他舉眼所見只剩光影的精髓，不會再被枝微末節牽絆，像晚年白內障的莫內一樣。

我沒有白內障也不是莫內。但我是個近視眼。示範炭筆人像時，學生老驚嘆我為何勞孔像畫得這麼淋漓有神，明明我沒有脫光光被巨蟒纏過，也不認識勞孔本人。他們老想不到這尊雕像我畫過多少次了，但其實這也不是重點。重點是畫畫時的我是個勇於摘掉眼鏡的烈士：舉眼所見彷彿如膠似漆纏糊在一塊兒了，瞧不出個道理，但只有這時候眼睛才目無旁鶩地看得見真正的 chiaroscuro。我看不見雕像六塊肌哪塊比較凹、哪塊比較凸，或乳頭長在哪兒。我只看見軀體如何從光線與陰影的纏鬥中浮現。

當炭筆的筆尖在空白的畫布上碎成一條線或鋪成一道面，筆觸生成的那刻就像摩西分開紅海的時刻，是意志對空間的直接作用，闢出一條路。繪畫讓我能當自己世界裡的摩西，每幅畫都是自戀自溺的創世紀。

想畫風景畫的念頭出於我對天寬地闊的久違。太久我沒有出走了。假若以一疊圖畫的形式概括我剩餘的生命，我希望那些圖畫能擁抱天空下的縱深。但在畫出那些作品之前，我想要出走，甚至暫時忘記如何畫畫，忘記我是林老師。

古人說胸中要有丘壑，我也會這樣嘮叨學生。但其實我自知我胸中除了氣喘，具體說來只有這間畫室的大小，堆滿了雜物與畫紙。我要去很多地方，途中讓那些紙張飛散，四面牆倒下來。什麼竹石飛鳥，我一概不要。

如果我歸來，且還有教的初心，我不會再當藝術教育的捐客或品味的銷售員。我想讓人發覺畫畫是手腦並用的思考，活著，是尋找並逗留於理想風景中的掙扎。風景畫對現在的我而言，只是個譬喻。面對一張白紙，人好像永遠有重新好奇和重新愛的可能。

這段演說的大部份，我的學生出於禮貌維持著眼神交流，並忽略桌上手機頻傳的提示震動。但我知道他們不太懂。當聽到「重新好奇和重新愛」時，他們豁然多懂了四成，

表示同意。

阿良來了張明信片，上頭沒有宮殿名勝，也不見一片白皚皚的雪地，而是他的鉛筆自畫像。我第一眼竟沒認出是他，還尋思木心這人和聖彼得堡有什麼關聯，阿良寄詩人的臉給我幹嘛。文道：

見英老師：

既然你退休要去雲遊，那我就不寄風景給你了。畫張現在的樣子給你看看筆力。

祝咳嗽好點

良

也只有這孩子記得我過敏一掀騰起來，沒咳出滿腔激情，或喘他個渾然忘我不會罷休。

我不確定是不是每個參透解剖學的人，長相最後都要體現解剖知識的嶙峋。那個和豆漿一樣白淨溫熱的小阿良消失了。卡片上的男人是風、鹽巴與伏特加調出來的產物，

說是罐陳味辣豆瓣醬還差不多，削腮大眼裡都是味道。

畫風景在意的不只是山水花木和房子，而是畫裡空間帶給人的感官經驗和精神撞擊。范寬固然給了我們一座精神性十足的谿山，但就這個意義上來說，每張畫注視的內容都是風景。我那顆永恆的蘋果、荷馬的側臉、阿良的自畫像、林布蘭的憂鬱、卡拉瓦喬的酒神都與他們背後時間、心理狀態的襯托自成一幅風景，邀請人進入，並在其中迷路。

阿良的明信片便讓我怔了片刻。他實際寄來的明信片和我想像我會收到的各種明信片疊在一起。他的臉、四時的景色、畫室窗外的街道，都疊在一起了。

偶爾我會從畫室的窗戶看見大偉在對街清點批來的麵粉或下油條，盈潔拎著有許多吊飾的皮包進出，偶爾和一個男的在門口對峙或擁抱。可不知我的阿良回來後，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屆時就算阿良害臊，為了廣告，瓦喬畫室許要掛個旗幟，上頭告訴這個世界林見英洗手不幹要去玩了，他的一批大弟子以列賓學院畢業的旅俄畫家陳志良為首，要打造瓦喬畫室 2.0。

滿室的石膏像都不知道我想到這兒有多開心，多想親吻他們，告訴他們我找到傳人

了。其實現在盤算旅行回來開風景畫課還有點言之過早，我得先規劃好旅行的路線。為了紀念瓦喬畫室的名字，我想走過卡拉瓦喬一生待過的要地：倫巴底、羅馬，和西西里。很顯然這三處中間還有許多值得加進去的地方，至少我不能錯過威尼斯、托斯卡尼一帶和拿波里。在衰老前，我要在每根骨頭裡注滿點亮義大利畫家筆毫的光，寧可燒盡也不要發霉。

愈說下去，愈發要有《魂斷威尼斯》的況味了，賣藝垂老的大叔固然有他未竟的熱情，和放眼餘生、對照歷史的頹廢。但為了身為凡人的健康，我會更想以〈太陽依舊升起〉定位我的生活底調。回來開課便是照這個方針計畫的，也許工作能讓我老得比較慢、比較優雅。

對於那些沒去過的地方，它們的地名像是一闕闕詞牌，屬於一串等待想像力填寫的空白。每當我走神胡想一次，好像就填了一次詞。那些內容無比輕盈，無關現實，純屬名字本身的奇形怪狀帶來的聯想。

也有可能我畫冊看太多了，一個腦袋瓜子時不時都在構圖。真不知實際走進那些風景去，我究竟會看見什麼，或發現一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的自我？

就要走了，我真髒，書櫃的隔板說好要擦始終沒擦。多看看它們一眼，我自問可有什麼要拿回家的東西。後來我什麼也沒拿。

我突然想喝西瓜汁。

小時候放學，我和幾個玩伴總會先把作業塗完，書包往角落一扔便開始玩。下午四點多到晚飯時間之間，便成為一天之中身輕如燕的精髓。嚴格來說，毛孩子的體重要達到身輕如燕的標準不費吹灰之力，但那種輕盈不只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只有放學後的時候我能想像自己站在太空船的艦橋指揮作戰，或開著以各種數字與新學到的英文字母湊成型號的高科技載具飛行。實際上我的腳套在一雙黃破的中國強布鞋裡，或連鞋子都沒有，在地上蹭。

如果口袋裡零用錢夠，我會去路邊的冰攤買一杯西瓜汁。我會看著西瓜從透明的冰箱被送進果汁機，看著紅紅的瓜瓢與碎冰、糖漿在最搖滾、最有未來感的馬達聲中變成西瓜汁。西瓜汁剛做好時我往往吸不太上來。但我喜歡微微揉捏塑膠杯，搖一搖，聽冰瓜瓢與糖水磨合的聲音，然後把臉貼在杯子上，讓我的體溫與西瓜汁磨合。

什麼也沒拿讓我輕了起來。就算過去的日子有很多讓人想來壓迫或沉重的事，甚至

是愧對一切的存在焦慮，至少此刻的我是輕盈的，並且想喝西瓜汁。

噢，我窗戶還沒關。

對街永和豆漿白底顏楷紅字的燈箱亮了又暗，在漆黑的夜裡像枚半空中的落款，大大方方亮在那裡。我關了窗戶和靜物燈，又巡了一圈：畫室的招牌倒忘了。那塊鏤空銅雕的告示橫著我提的四字漢隸。

我手伸向開關。指頭在開關上撇捺了幾筆，然後揷熄了它。日光燈滅了，我出門時聽見排水管一串圓潤的咕嚕聲。多半是珍珠。

* 評審評語

小說主人翁經營瓦喬畫室多年，在決定退休將畫室交棒的前夕，回首往事，並對世代與社會的沉淪，造成對美感與藝術品味的功利取向及庸俗化諸多感慨。這是一篇帶有強烈批判性的小說，作者以知識理性的口吻，在批判嘲諷之餘，穿插了臺灣社會中畫室文化質變的現象，時有一針見血的力道。（郭強生）

得獎感言

我從不少美術老師、藝術家身上獲益良多。他們不幸成為了小說的素材，也幸運地不全等同小說的內容。（風景畫）的縱深來自故事人物對生命與藝術的反思，以及讀者對我的不成熟所給予的寬容。

佳
作

多馬斯

一九七二年出生於桃園復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畢業，桃園市大興高中教師。

曾參與部落社區發展與部落生態族語資料庫建構工作，喜歡自然有機耕作更喜歡貼近族人的文字創作，作品曾發表於立報、文學臺灣雜誌社、印刻出版社、山海文化雜誌社。



Yutas 的部落地圖

一早，老人在整理他的獵具，老人的太太把鹽巴跟米放進背簍裡面。

「你不去鄉公所嗎？這禮拜是期限的最後幾天了。」

老人太太的語氣有些著急，老人口氣卻很強硬。

「去辦那個幹什麼？我們是乞丐嗎！」

「幹事說我們有資格辦啊，那你有錢買米嗎？這是國家給的有什麼怕丟臉的。」

老人太太大聲咒罵老人不可理喻，老人也一臉不高興朝屋內喊了一聲，一個少年走了出來，少年頂著一頭搞怪的髮型，額前瀏海遮住半邊眼睛，表情冷漠的站在他面前。

「準備好了沒有。」

老人用命令式的口氣訓斥少年，少年穿著大一號的雨鞋，面無表情一手拽著背簍，老太太幫少年把背簍上肩背好。

「瓦旦，一路上要聽 Yutas 的話，不要惹他生氣。」

老人很快手裡拿著槍背著籐簍，頭也不會回的朝著家後方的產業道路走去，少年轉身跟了上去，兩個人一前一後走到了產業道路的盡頭，走了一段時間之後，老人突然停下腳步，從背簍後面拿出了酒倒了一些在地上，從口袋拿出菸點上一根，把香菸放置在石頭上，老人口裡唸唸有詞像是謙卑的與人對話。

「yaba utux gayan muhai su · yasa maha leyah magan sina ta cikai san (主宰大地的祖靈，我在這裡懷著感恩的心行走您的聖地，請賜給您子民平安和一些可以糊口的食物)」少年站的遠遠，他態度輕浮地逗弄著一旁姑婆芋葉子上的莫氏樹蛙，從家裡出發開始，老人做的每件事跟少年好像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轉入一處山徑，身影很快消失在一片樹林之間，老人低著頭快步走在一條羊腸小徑上。兩個人不斷不斷的走著，一整個上午兩個人已經翻越了一座稜線。

在一處山徑上遇到兩個中年人，汗流夾背仰躺在路邊假裝在聊天，他們看見老人跟

少年經過，狀似輕鬆的打招呼。

「Mana 尤瑪（男性長輩尊稱）去哪裡？」

少年看出兩個人慌張的眼神，表情卻刻意強作鎮定的樣子，老人轉頭看著他們藏在路旁樹叢的背簍，背簍裡面土黃色的東西跟一旁綠色植物形成強烈的色差，空氣中傳來陣陣濃烈的氣味，樹叢後面是兩個裝滿好幾塊檜木樹瘤的背簍。

兩個人發現瞞不過眼前的老人，就用嘲諷的口吻說。

「Mana 尤瑪經過拉曼（聚集大樹的區域）那裡要轉彎一下喔，那邊有人在辦很重要的事。」

老人用尖酸的語氣回應他們。

「盜木就盜木，還假裝辦什麼重要的事。」

「你知道也好，那邊很多人有帶這個。」男子用手比了一把手槍的樣子，老人怒目的回瞪了男子，旁邊另一個男子趕快用和緩的語氣打圓場。

「我們也是替人家老闆跑腿，賺的也是辛苦錢，比起打獵這一趟就好幾千快可以貼補家用，以前上山好幾天，打的要死要活才賺幾百塊，這個不用整天在山上傻傻的跑來

跑去找獵物，搵工比較划算啦。」

老人臉上沒有太大的起伏，中年人看見一旁的少年。

「瓦巨要國小畢業了，要不要來打工錢很多喔，連外勞都來打工。」少年露出羨慕的眼神，眼角餘光瞄向身旁的老人。

「他不會做這種違反Caga（泰雅族傳統禁忌）的事。」

老人沒有停下腳步與他們聊天，快步從他們身邊走過，少年邊走邊回頭看兩個坐在地上休息的中年人，其中一個是他同學的爸爸，他十分羨慕他在學校上課時向他炫耀一支最新型的手機。

兩個中年人看著老人跟少年走遠了，其中一個人從口袋拿出香菸點著，吸了一口菸之後低聲的說話。

「希濫，你沒有看到尤瑪看我們的眼神。」

希濫朝地上吐了一口白沫。

「媽的，自以為清高的老傢伙，只有我們偷東西嗎？自己在森林保護區打獵，在政府的眼裡不也一樣是小偷，被抓到搞不好關的比我們還久。」

「希濫你有聽老一輩人說，他們家族從以前就是這個傳統領域的管理者，也就是部落的首領。」

「放他的狗屁，這幾座山是他們家的財產嗎？什麼時代了哪裡來的傳統領域，讀過書沒有，這裡叫國有林地，是國家的。」

男子吸了一口煙。

「說的也是，最近我聽說幹事一直叫他去公所辦低收的補助，他都不肯去辦。」

「低收入戶的補助很丟臉嗎？你看他們家那麼窮，給他錢還不要，不知道腦袋裝什麼？」

男子用兩隻手指放在太陽穴，態度輕浮地嘲笑老人。

「希濫小聲一點，你以為這是菜市場嗎？怕人家森林警察不知道我們山老鼠喔。」

「不要怕啦，賺錢比較重要管它山老鼠還是米老鼠。」

「希濫說真的我小時候聽爺爺說過，他們家族以前為了守護我們傳統獵場，跟入侵的日本人決一死戰，老一輩都很尊敬他們家族。」

「什麼年代了，不要拿日本時代的事來講國民政府的事，他以為自己是有頭有臉

的大人物，還活在霧社事件的莫那·魯道；他算哪一根蔥要人家看得起他，什麼時代講的？Caga 有人懂嗎，什麼東西要人家尊敬。」

希濫看了巴杜一眼。

「你看看我們的樣子，為什麼我們那麼窮，我也想賺大錢被人家尊敬，以前我國中剛畢業時，你說帶我到都市工作賺大錢，我還真的傻傻跟你在工地綁二十幾年鋼筋，現在呢？看看我們的樣子，在幹什麼大事業。」

巴杜用力的吸了一口菸，突然間，發現前方有動靜立刻趴在地上。兩個人迅速滾轉至一邊的樹叢隱蔽起來。

「噓！希濫怎麼了？」

「我好像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兩個人趴了近半個小時。

「不要自己嚇自己，天快黑了，我們要趕快送這批貨下山，有人在45 K那邊等我們。」兩個人趕快整理背簍上肩離開。

老人跟少年來到一處平坦的樹林，他把東西放在一處隱密的獵寮前面，低頭鑽進一

堆樹枝堆疊而成的低矮窪地，老人的獵寮說穿了只是利用地形上的缺陷，遠遠看去像是一堆乾枯的樹枝糾結在一起，如果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應該更像是廢棄的鳥巢，傍晚金黃的光線透過樹幹間空隙層次的直射進來。

「瓦旦你去撿一些木柴生火。」

少年獨自走了出去，在樹林間周圍找了一些樹枝，在獵寮內很熟練的生起了火，老人將一捆捆的鋼索從背篋裡面拿出來檢視，仔細的查看上面的卡樺是否牢牢的固定住。

「瓦旦你看，這一小片的卡樺可是捕獲獵物的重要關鍵，怎麼樣讓獵物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神不知鬼不覺的觸動機關卡樺把獵物牢牢的套住，這些是泰雅族獵人們在森林大學必修的一門課。」

少年沒有很專注聽老人說話，自顧自從枯葉獸骨和散落在四處的鍋子，整理出一片可以躺平睡覺的空間，老人看少年並沒有專心聽講，便獨自哼唱著古調。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少年跟老人一直沒有說話，微弱的火光讓獵寮在森林裡顯得更加孤單。

第二天一早，老人搖醒少年。

「瓦旦起來吃東西了。」

少年揉了揉眼睛，轉身繼續睡去，老人把昨天晚上整理好的獵具一個個放在背簍裡，他推了少年的肩膀。

「趕快起來，吃完了我們就去放陷阱。」

少年睡眼惺忪地起床，慢條斯理地挖著鍋裡的飯配著得米麵（醃漬的生豬肉），老人一直看著少年，少年發現老人在看他，馬上端著燻黑的小鍋子，加快速度扒著鍋裡的飯，老人口氣和緩對著少年說。

「慢慢吃，這樣不會消化，在山上做任何事都不能急，要牢牢記住。」

少年愣了一下，還是很快把東西往嘴巴送。老人起身往屋外走去，抬著頭看看山頂稜線與太陽的角度。少年用袖子擦著嘴巴從獵寮走出來。

「你的刀呢？」

少年摸了一下腰間，發現他的刀還在獵寮裡，於是匆忙地又進屋去，等他出來時，老人已經沒有在屋外，少年馬上循著地上的腳印與植物倒下的方向追去，不久就追上了老人，緊緊跟在他的身後。

他們來到一處雜木林，到處是藤蔓纏人的模糊路徑，老人拿出了長刀邊走邊開出原先的獵徑，少年也拿出刀跟著老人整理兩邊突出的枝條。

「瓦旦口渴了嗎？」

少年點點頭，老人指著太陽跟山的稜線說：「瓦旦，我教你在山上怎麼判斷有水的地方。」

老人眼光手指著一處山凹處，在指著太陽的方位，少年看著遠方看不出所以然。

「首先要站在高處，觀看太陽的角度，山的哪一面陽光很少照到，然後觀察山的走向，看植物長得跟別的地方更茂密翠綠，你看那片森林底下就是有水的地方，瓦旦你深呼吸聞看看風的味道。」

「聞什麼味道。」

「專心的聞看看，注意風的方向，它會帶來很多的訊息，冷、熱、濃、淡、香、苦，你就會知道現在位置可以做什麼動作了，這也是我小時候老人家教我的，多年來我一直靠著這個方法行走山林。」

少年一股腦做了吸飽空氣的動作，然後很快吐出空氣。

「不要吸吐太快，要把空氣留在口鼻之間，仔細用心去判斷味道，每座山跟人一樣都有屬於自己的味道。」

少年搖搖頭還是不懂，老人用嚴厲的眼神看著他的樣子。

「你都不用心，多練習幾次，以後你就不會在森林裡迷路了。」

老人揮著長刀繼續往下走，不久他們來到一處小溪旁休息，少年忍不住口渴，便跪在溪旁大口喝起水，老人立刻怒斥說。

「瓦旦，水不能這樣喝，會有蟲子跟髒東西跑到你的肚子。」

少年立刻起身，老人在旁邊砍了一片姑婆芋的葉子，把它折成一個碗狀的大小，找了一處乾淨清澈的水，勻了一碗看著水裡，然後慢慢的一飲而盡，他用手擦了擦嘴角。

「你要先看水流動的地方，再看裡面有沒有蟲在動，這樣喝就不會喝到髒東西了。」

少年跟著老人的動作做了一次，老人突然發現地上有不尋常的印記。

「瓦旦你看這個腳印，是山羊剛剛一大早來喝水留下的腳印。」

少年看了看地上的蹄印。

「Yutas（爺爺），你怎麼知道是山羊的，也可能是山羊的。」

「你以為 Yutas 是老糊塗了嗎，我在你這個年紀已經一個人上山打獵了，一個人背一隻山羌回家，六十幾年打獵的經驗，還分不出山羌跟山羊的腳嗎？」

少年抓著頭看著老人。

「瓦旦你要知道人要喝水，動物也要喝水，這裡又是唯一的水源，傍晚他們就會成群出現，很容易就會找到他們的路徑，我教你怎麼看。」

老人站起來沿著一條狹小的路徑走去，走進森林之後，路徑就分岔成很多條，老人選了一條比較明亮的路徑蹲了下來，他慢條斯理動作輕柔地放下背簍。

「瓦旦，我要在這裡放一門陷阱。」

老人先在地上挖了一個小洞，再從背簍裡面拿出鋼索，找到一根跟小孩手臂一樣粗的堅硬木頭，削去旁邊枝條剩下主幹，老人將鋼索套上綁牢，專注彎下木頭把鋼索卡樁卡在地上的樁頭上之後，讓鋼索彎出一個套索。

「瓦旦，泰雅族的陷阱叫路煞，獵物只要踩踏這個套索，就會被樹的彈力套住前肢，很快往上吊起來。」

少年很仔細地看著老人每個動作。

「最後要倒著走把現場恢復。」

老人小心翼翼地將獵徑復原，最後還把鋼索偽裝成樹藤。

「瓦旦，你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嗎？」

「讓獵物看不到我們放的陷阱。」

老人點點頭，少年突然吞吞吐吐說著。

「Yutas，老師說山羌是保育類的動物……不能……捕獵。」

老人愣了一下轉頭眼睛直視著少年。

「瓦旦，我們是泰雅族人，我們有自己的狩獵方法跟傳統，漢人訂的法律根本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尊重，適當的獵捕是對山上生態平衡有幫助的。」

「可是老師說……」

老人坐了下來從口袋拿出了香菸，點了火抽了起來，少年也在老人的身邊坐了下來。

「瓦旦，你知道山裡面的動物誰最聰明嗎？」

「黑熊！」

老人搖頭。

「是山豬。」

「豬不是很笨？」

老人愣了一下笑了。

「豬一點都不笨，反而是森林裡面最聰明而且脾氣最暴躁，為了掙脫套索牠會用盡各種方法騙人，有時候牠會假裝屈服，等待機會攻擊你。」

少年露出驚訝的表情。

「以前你爸跟你一樣大的時候，就跟一頭山豬搏鬥了一整天，還好綁住豬的鋼索沒有脫落，所以……。」

說到自己兒子老人若有所思態度變得沉靜。

「最後怎麼了？」

「他被山豬的獠牙刺了好幾個傷口，那隻豬破壞了部落很多人的地瓜田，害很多人那時都餓著肚子。」

「Yuras，我爸真的那麼厲害嗎？」

「山豬是森林裡最危險的動物，牠們的生殖力很強，數量太多會危害部落族人跟森

林，還會破壞很多動物的棲地跟食物。」

「Yutas 我懂」，讓食物鏈失去平衡，所以山豬不是保育類。」

「我們的家族從以前就管理這片山林，努力維持這片山林動植物的生態平衡，我們其實不是隨便打獵的，我們有獵團去決定哪座山可以進行狩獵，哪座山去休養生息，讓我們族群永遠都能從山林裡面得到東西，是有Gaga（泰雅族傳統禁忌）。」

「Yutas，我不懂ㄟ。」

老人看著少年眼神，轉頭失落的看著手上的香菸。

「漢人以為用法律就可以管理森林，覺得我們的Gaga落後，這個世界有誰的文化落後，記得以前我小的時候，我的Yutas就能分辨動物是那裡的（屬於哪座山），動物有他們自己的領域跟我們人一樣，所以老人能清楚記得森林裡每個樣貌，捕獵只能在自己的領域不可以跨越到別人的領域，老人家很嚴守森林裡的規定。」

「Yutas，為什麼我們現在沒有Gaga？」

老人看了少年一眼，很長的時間都不發一語，他突然站了起來。

「瓦旦，你聽。」

「聽什麼？」

「有沒有聽見美味食物發出的聲音。」

「美味食物的聲音？」

少年一頭霧水，老人四處張望之後，專注著某個方向。

「仔細聽！聲音來自那個方向。」

老人朝著他指的方向逕自飛快走去，少年在他身後緊跟著，老人邊走邊聽著，時而加快腳步，時而停下腳步觀望，在一處大石壁下面老人停了下來。

「瓦旦你聽石壁那裡。」

「什麼？」

「靠近一點專心的聽。」

少年靜下來聽著，突然興奮的叫了出來。

「Yutas！我聽到了！」

老人點點頭，指著前方石壁上的洞說。

「現在是一些樹開花的時間，也是我們的點心時間。」

少年露出貪吃的表情。

「Yulus 我想吃，我們趕快去採。」

老人放下背簍找了枯枝和翠綠的枝葉綁成一把，拿出打火機把火點了起來，等火冒出時，老人就把火光熄滅剩下濃煙。

「瓦旦，你等下拿著姑婆芋的葉子把煙吹進洞裡，讓蜜蜂找不到方向，我就把蜜給挖出來，你要不斷的搨風。」

少年點點頭，老人先把冒著煙的火把靠近洞口，少年就用力地把煙往裡面扇，這時候，洞裡的蜂群被驚擾四處逃竄，老人小心翼翼地把洞口石頭搬開，突然間，洞口湧出了大量的蜜蜂，少年嚇得趕快往後逃。

他飛快的躲在一棵大樹後面，雙手驅趕頭上的蜜蜂，他回頭卻看見 Yulus 在漫天飛舞的蜂群中把手伸進洞裡，動作輕柔地從裡面拿出一片片蜂巢，小心地放在姑婆芋的葉子上，揮動手上的煙把，然後再把洞口石頭放回去，放輕動作等蜂群散去慢慢往外走去。

「瓦旦！」

老人叫喊著少年，少年揮舞著手臂驅趕頭上的蜜蜂，他看見老人手上沾滿了蜂蜜。

「瓦巨來，很甜喔。」

「Yutas 你的臉好像……腫起來？」

老人笑了笑，隨手把旁邊姑婆芋莖的汁液往傷口塗抹。

「這個還好，跟蚊子叮的一樣，以前我被虎頭蜂叮過，整個人腫了一圈。」

少年看見老人臉上一粒一粒被叮的腫包笑的很開心。

「Yutas，我看你沒有把蜂蜜都採完，還把洞口還原為什麼？」

「因為蜜蜂也要吃啊。」

「原來是這樣，這個蜂蜜好甜喔。」

兩個人相視笑了起來，老人把剩下的蜂蜜用葉子包好放在背簍。

「晚上給你當零食吃，走吧，我們還要去放幾門陷阱。」

「Yutas，你教我放陷阱好不好，我想放看看抓自己的獵物。」

老人笑了笑。

「你爸在你這個年紀已經很會放陷阱了。」

老人刻意轉身往下一個森林走去，他們走過茂密的森林和平坦的溪谷，兩個人一直

不斷在森林裡走著，突然，兩個人同時停下腳步。

「Yutas 那是什麼聲音。」

老人很早就注意到了，他們走的越靠近山上傳來的鏈鋸聲越清晰，老人的表情開始變得嚴肅。

「可惡！」

少年看著老人嚴竣的表情，不敢出聲多問。

「瓦旦，我們家族從很早以前就是這片山林的管理者，雖然經過日本人跟國民政府政權的交替，我們泰雅族還是要遵循 Gaga 行走山林，那些人一直破獲 Gaga 傳統禁忌。」

「Yutas 你不是說很久都沒有 Gaga 嗎？」

「這是最基本生存在大自然的法則。」

「可是學校老師說，山上有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野生動物保護法、國家公園法跟森林法，才是保護大自然的生存法則。」

老人嘆了一口氣。

「瓦旦你說的那些法都不能讓你在山上行走，那些法就像是切斷我們跟大自然聯繫

的方式，變成我們不能用我們的 Gaga 管理山林，很容易讓很多貪心的人去傷害跟掠奪山林，觸怒了祖靈的時候，祖靈就會降下人類不可收拾的災禍。」

「真的嗎？Gaga 那麼厲害。」

「Gaga 不是厲害，而是跟大自然一種彼此間的尊敬與信任，兩者有互相依存的深厚關係。」

老人放下背簍，把子彈裝進槍膛，向空中放了一槍，鏈鋸的聲音突然停了下來，老人又擊發了一槍。

「瓦旦，你在這邊等我，我要制止他們破壞山林，如果你再聽到很多槍聲，你就趕快跑回家報警。」

「Yutas 我要跟你去。」

「傻孩子那邊很危險，他們都有帶槍。」

老人摸了摸少年的頭之後，便快步往聲音的方向走去，少年卻緊跟在老人後面，老人沒辦法只好叫少年躲在自己後面。老人雙手握著槍，循著盜伐者的路徑來到一處被砍伐的巨木前面，一棵倒木被剖成方塊狀，地上佈滿了雪白的木屑，老人突然面色凝重。

「瓦旦，你聽見樹神在哭嗎？」

少年轉頭看了老人，老人放下槍，上前用手觸摸樹體，嘴裡默唸著泰雅族人的安靈詞，平息樹靈的哀怨。

「Yutas，他們為什麼要砍這棵樹？」

「因為他們貪心，想把這棵樹換成金錢。」

「有錢很好啊。」

老人眼神嚴厲的瞪著少年。

「這棵樹守護這座山幾千年了，祂的根深入廣大的地底，牢牢地抓住這片山林的土石，你把祂殺死了，也就是失去了守護山林的根本，山上很容易大面積的崩塌。所以Gaga 從以前就告誡我們，沒有東西可以取代祂們的存在，錢怎麼能買一座山的靈魂呢。」

少年驚恐的看著四周。

「Yutas，那些盜伐的人去哪裡了，會不會回來。」

「我剛才放槍是警告他們，他們一定躲起來了沒有走遠，你看那些工具都還來不及收。」

少年看了一下冒煙的火堆，老人抽出了長刀把他們的篷布割破，還把他們的存糧丟進山溝。

「Yusas，我好怕。」少年臉上露出懼怕的表情，手腳不自覺的抖了起來。

「不要怕，Yusas在這裡，這樣他們就沒有辦法再砍伐大樹了。」

老人跟少年轉身離開，約莫走了百公尺之後，突然兩個人從草叢裡面跳了出來攔住了他們，是之前上山時，在路上遇到背樹瘤的族人巴杜跟希濫，他們擋住去路質問老人。

「尤瑪，是你放的槍嗎？」

「沒錯！你們這樣做祖靈會生氣。」老人厲聲指責他們。

「什麼時代了，部落還有人相信祖靈是什麼東西嗎？」

一個中年男子希濫上前，粗魯地搶走老人手上的槍朝向遠處丟去，大聲的對老人尤瑪咆嘯。

「尤瑪，你開槍嚇我們是什麼意思，你打你的、我們砍我們的，井水不犯河水，你在打獵我們有去打擾你嗎？當初不是跟你說不要來這裡，你是不是故意找我們的麻煩，還是也想分一杯羹？」

老人痛罵他們。

「你們還是泰雅族人嗎？知道我們的Gaga嗎？」

希濫開始不耐煩的大聲咆嘯。

「你他媽的Gaga是什麼東西啦，Gaga能讓我們賺錢嗎？」

希濫開始羞辱老人。

「看看你的樣子，比我們還窮的人，有什麼資格說Gaga，Gaga是那些有頭有臉、有文化的學者說給漢人爽的，你是什麼東西有讀書嗎，學人家講Gaga。」

「什麼，你說什麼。」

「尤瑪你不要給我倚老賣老，在這裡裝瘋賣傻，惹毛我們也是會對你不客氣。」少年聽見他們吵起來，害怕地躲在老人的後面發抖，老人嚴厲地對他們說著。

「希濫你們聽我說，Gaga不是用來掛在嘴邊的，祂是一種規範我們在山上生活的準則，我們只有遵守祂們在山上才會平安無事，身為泰雅族人連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拋棄，我們還是泰雅族人嗎，怎麼面對祖先。」

「老古板，你知道沒有錢的痛苦嗎？有錢才會平安，Gaga值幾個錢？能讓我們上大

賣場買東西，能讓我們供孩子上大學嗎？」

「希濫你聽我說，錢這種東西根本就是一場騙局，他騙走了我們的文化跟尊嚴，想想以前，你的姊妹不是用錢賣給人蛇當雛妓，錢怎麼能買走族人的靈魂。」

眼前的中年男子說不過老人。

「我懶得理你，也不想跟你說話，尤瑪你說的根本是狗屁不通，你把重點都搞錯了，這個現實的社會有錢才是老大，我們多賺一點礙到你哪裡了，你自己還不是來山上偷獵動物去賣錢，我們一樣國家公園裡的小偷。」

「我沒有偷獵動物也沒有拿去賣錢，這原本是我們的傳統領域啊，我獵的是祖靈賞賜給族人的生活必需品，為什麼說是偷呢？是他們偷了我們的Caga，偷了我們的傳統領域。」

兩個人一時啞口無言，無法反駁老人說的話

「我們要覺醒恢復我們的Caga，還我們百年失去的尊嚴，這樣我們不會愧對自己身為一個真正的泰雅族人，死後才能昂首走彩虹橋，光榮見我們的祖先。」

「媽的，你講的話等你進法院的時候跟法官說，他相信我們的Caga嗎？被關進監牢誰來還我們的尊嚴，你這個低收入戶有資格講Caga嗎……。」

雙方口氣越來越硬，氣氛越來越火爆。

「如果不是看在長輩份上，我現在就一槍打死你。」

老人也口氣強硬的反擊。

「為了保護這片土地，我可以把命豁出去跟你們決一死戰。」

「你有能力跟我們決一死戰嗎，你這個老古板腦子有問題，看看你自己窮困的家庭，你的兒子寧可跑到外面工地出意外死掉也不要跟你上山，更悲哀的是年輕的媳婦還跟人家跑掉，丟下這個問題少年給你養，就是你老古板的報應。」

老人衝上前去拉住希濫的領口，希濫掄起拳頭跟老人扭打在一起，少年拼命拉住希濫保護 Yutias，另一個族人巴杜也加入戰局，在一旁不時伸出腳狠踹老人，老人臉上被希濫揍了幾拳，直到老人倒地不起口鼻直冒鮮血才停手。

「這次是警告你，下次你再來搗亂，我一定讓你消失在這個地球上。」說完希濫吐了一口痰在地上，又朝老人踢了兩腳。

老人躺在地上，嘴角跟鼻子流出血來痛苦地喘著氣，少年護著老人的身體哭著，老人卻不斷安慰少年。

「瓦旦，不可以哭，這是一件光榮的事，我是跟祖先一樣為守護土地而戰，你應該以 Yutas 為榮才對。」

「Yutas 你不要嚇我，你受傷了。」

「這點傷算不了什麼。」

老人在地上休息了一段時間，勉強靠著背簍打直身體，少年很快找到長槍給老人當拐杖撐，他把老人的背簍背在自己身上，扶著老人慢慢走回獵寮，一路上少年小心呵護著爺爺。

森林暗的很快，他們摸黑走進獵寮，少年很快的升起火，在微弱的火光下，少年煮了一些粥餵老人。

「Yutas，吃一點東西。」

「瓦旦你吃，你要多吃一點才會長高長壯，我老了吃不了多少了。」老人語氣和緩地說著。

夜漸漸深沉，老人沒有進一口粥水，他半靠在背簍上看著劈啪的火光，少年不斷折斷枯枝添加柴火，老人摸著他的頭。

「瓦旦，我對不起你。」

少年愣了一下，眼睛看著老人。

「當初如果沒有把你爸爸趕出家門，你現在也不會這樣子，孩子，你要原諒

Yutas。」

老人眼角泛著淚光，少年低頭小聲說。

「Yutas，以前都是我不懂事，常翹課逃學讓你跟yake（奶奶）擔心。」

「瓦旦，我希望你記住，我們祖先諾里斯·燮家族從以前就是這個傳統領域的守護者。

我老了，沒辦法再行走山林了，我也希望你知道，我們家族的人不會像其他家族把土地賣掉，或是出賣自己靈魂去依附權貴，雖然我們過得很窮困，至少沒有愧對祖先的訓示。」

「Yutas我現在知道我們家族曾經是森林的守護者。」

「瓦旦，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巡山了，這片森林已經不是以前家族所守護的那片祖靈居住的森林，我們守護的祖靈已經離開了牠們所庇護的地方，這幾座山在貪婪人類的破壞下，已經慢慢的死去了。」

老人邊說邊流下了眼淚。

「Yutas，等我長大，我也會守護這片土地，像你一樣成為勇敢又有山林智慧的獵人。」
老人摸著少年的頭。

「瓦旦，來不及了，族人的 Gaga 已經不存在了，你要在這個時代好好的活著，其他都已經不重要了。」

「以後我會認真跟 yutas 學 Gaga。」

「以前都是我太著急了，你爸爸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我就嚴厲地訓練他巡山，還把他一個人丟在山上獨立生活，有一次，為了跟山豬搏鬥差一點失去生命，讓他躺在醫院好幾個月。」

老人用粗糙的手擦了一下眼淚。

「我那時候年輕氣盛做了不好的事，當他痊癒了之後，我又把他帶到山上訓練。所以你爸爸國中畢業之後，就跟我說他不想再跑山上，要到都市工廠工作，我一氣之下把他趕出了家門。」

老人的語氣帶著懺悔。

「瓦旦，都是我不好，讓你成為沒有爸爸、媽媽的孩子，我不知道你心裡的想法，

又常對你訓斥發脾氣，你要原諒 yutas，yutas 沒有讀過漢人的書，我從小就被自己長輩教導，去學習怎麼去描繪泰雅族人生命歷程的部落地圖。」

「Yutas 我不怪你，我會好好孝順你，乖乖聽你跟 yake 的話好好學習自部落地圖。」

老人摸著少年的頭，擦去他臉頰上的淚痕。

「我的瓦旦真的長大了。」

老人勉強起身，嘴裡開始哼唱的泰雅古謠：

Znagyan ta ke ta nanak lga kput ta balay la,siqan qu kin bahan Tayal iyat puluw kngyan
honggu sansal lkotas mosa mssialy ru hgiruw tkari pinhongan laqi ta la,baha smwan bankis
ta,iyat Tanya pqasum qpul hongu utux ,nanu yasa ga,si ta klokah ptke pinnaras gaga ru
simbilan na bnkis,aki ta mblaq mkangiy iyat ta sayux lkaba ki lkaya.

（我們若遺忘了自己的語言那我們就真的消失了，我們後代的子孫就將找不到登上彩虹橋的路，回到祖靈地與祖先團聚，那麼泰雅的孩子就在世間迷失，最後族群跟著消失，祖先會不高興與失望，我們要加緊找回自己的話，依循長輩流傳下來的祖訓，這樣身為泰雅的我們，才不會羞於面見彩虹橋那端的祖先。）

在獵寮微弱的火光下，老人的歌聲格外蒼涼悲淒。

在盜伐檜木的山老鼠工寮裡面。

巴杜跟希濫手忙腳亂的把篷布重新搭好，其他幾個人則在山溝裡，手忙腳亂的把老人倒掉的物品撿起，山老鼠集團的首腦氣得當場大罵髒話。

「幹。巴杜你給我找出來到底是誰做的。」

巴杜看了旁邊在拉篷布的希濫一眼，首腦極度憤怒不斷的怒罵，兩個人語氣唯唯諾諾地說。

「老大，是我們部落的一個老人幹的。」

「老人？」

「不過他已經被我跟希濫狠狠的打了一頓傷的很重，肋骨可能斷了好幾根，不死也半條命了。」

首腦聽了更加生氣。

「一個老人就把我搞得天翻地覆，那多來幾個老人，我們是不是生意都不用做了，

直接去警察局那邊自首了。」

巴杜跟希濫竊笑。

「他不敢來了啦。」

「最好不敢來，來的話你們知道怎麼處理，乾淨俐落一點，把它搞得像是意外一樣。」

「老大，這個我們知道，安啦。」

兩個人比了一個割喉的動作。

「這個我們專業的。」

「你們最好馬上開始工作，外面那邊訂單很多，明天到部落多叫幾個年輕人來幫忙，

二十四小時輪班，我這裡有提神的藥（毒品）。」

巴杜跟希濫聽說有毒品，臉上露出了猥瑣的笑容。

「老大，可不可以先給我們一點提神，打那個老人很費體力，現在都沒有力氣了。」

首腦從口袋拿出一包包的小夾鏈袋，裡面有些白色的粉末，巴杜跟希濫拿了一包之後就跑到一旁蹲下來，拿出打火機跟錫箔紙吸食起來。

「媽的，給我省一點吸，藥很貴的，吸的錢從你們工錢扣，吸完就給我上工。」

兩個人吸完之後，眼神變得亢奮起來，巴杜拿起地上的鏈鋸，拉動引擎就衝上巨大的倒木旁邊，發了狂似地朝巨木樹幹鋸去，希濫也是拿起鏈鋸發動，兩個人好像鋸木頭比賽節目一樣加大油門，讓鋸板狠狠地朝樹心一刀一刀割去，一時之間，碎屑四處飛散，巨木被一塊塊的支解下來。

鏈鋸聲急促迴盪在幽暗的山谷之間，傳到了老人的獵寮。

「Yutas，我好怕。」

「瓦旦不要怕，身旁有祖靈守護我們，乖乖睡明天起來就沒事了。」

少年依偎在老人的身旁沉沉睡去。

半夜，少年熟睡之後，老人按著胸口深吸了一口氣，獨自起身整裝，把長刀綁牢在腰際，老人忍著痛俯下身軀，在熟睡少年的額頭上輕輕的吻了一下。

「瓦旦，我的時間到了，祖靈在呼喚我了。」

老人留下了慈愛的關懷之後，把所有的彈藥帶著，背著槍走出了獵寮，他的身影很快被黑夜給吞噬，老人像幽靈一樣在森林裡行走。

「砰」的一聲巨響。

少年從睡夢中驚醒，他揉了揉眼睛發現身旁的老人不見了，焦急的喊叫。

「Yutas 你在哪裡，yutas 你快出來。」

少年在獵寮裡面遍尋不著老人，急得淚水奪眶而出，他衝出獵寮朝著黑暗大聲喊叫，悲切的聲音一聲一聲消失在黑暗中。

突然間，山谷回聲不斷傳來急促的槍響，少年摀著耳朵衝進森林，不斷、不斷哭喊狂奔。

* 評審評語

以局內人觀點，深刻觸及了原住民的窘迫處境：尊嚴與現實、自然與生存、世代更替與價值喪失。顧及各方各面的為難，因此也就真正呈現了困境，無路可走的悲哀。就觀念反省而言，非常到位，但所謂小說在此篇也淪為觀念的載體，甚為可惜。（賴香吟）

得獎感言

從事多年田調及部落文字書寫，發現其中故事材料都是由早期人類學家把它記錄下來，用各種文字整理寫定留存至今，如果原住民籍作家透過書寫將「現代」原住民族生活哲學轉化成文學再生型態，勢必將體現一種以原住民文學新主體的純文學，讓許多人對原住民族深厚的內涵能夠透過文學再認識。

對生活與周遭細膩體悟的轉化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五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陳學祈

會議開始，本屆成人組短篇小說類總收稿件數二百七十三件，經過黃崇凱、羅位育、黃麗群三位初審委員評選，選出十五篇小說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郭強生、郝譽翔、賴香吟三位，推舉郭強生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賴香吟：這次進入決審的十五篇作品，文字水準在我的預期之上，基本上還算熟練，有些甚至是老練。但有一半的作品，我覺得平了一點、太直了，有些故事的深度、寬度很快就展現開了，所以厚蘊上比較不足，而另外一半的作品，相對較有厚蘊，但幾乎每篇都欲言又止，感覺上沒寫開，導致小說的魔力被包住了，以至於讀起來感覺有點悶，或者說，感覺不完整，我總覺得有一點失落感。而某幾篇具小說企圖心的作品，我也沒見到野心與技術是平衡的作品。

郝譽翔：我的感覺跟賴委員類似。這十五篇作品，感覺有幾位是素人寫手，所以小說的技巧層面，較無法開展，沒有出現大破大立，讓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作品展現了對日常生活的不同角度觀察，每篇都有不同的面向。這一、兩年來臺灣文學獎的書寫都有一個趨勢。我們這個世代的文學獎，好像都在展現魔幻寫實、後設等驚世駭俗的概念，而現在的文學獎作品，感覺越來越活到日常生活層面，例如今天這十五篇作品，回到日常生活的細節，很有耐心的對待這些細節，好像有很多的話要說。

我看到還有那麼多人耐心的在對待文字，是滿令人感動的，這是這次作品給我的感覺。

郭強生：整體來看，我覺得這次進入的決審作品，有三分之一，基本的造句能力有問題，這是我這次擔任評審比較擔心的地方。他們有很多感覺與意象，但卻沒有辦法把事情一件件說清楚，有時候是把許多事塞在同一個句子裡。或者，節奏感的掌握不夠，所以有三分之二的作品欠鍛鍊。但也如同前面兩位委員所說的，他們慢慢回到說故事這件事，而不是像以前的文學獎作品，賣弄技巧。對我而言，故事說得好壞就是關鍵。有些作品設計了一個很牽強的眼，感覺像連續劇或單元劇，搞了半天，就為了破一個沒有藝術性與美學的梗，這樣的故事，是小說創作裡比較不精彩或是屬於入門級的創作。本屆進入決審的作品，有幾篇除了交代情節與人物關係，在文字的感覺與節奏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最好的是故事的字面之外，還有情節在流動，那才是一流的說故事方式。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五篇，結果為：

三票：〈潛眠〉

兩票：〈安樂〉、〈Yutas 的部落地圖〉、〈風景畫〉、〈香客〉

一票：〈二手家人〉、〈蛇〉、〈墜〉、〈星仿蟲〉

召集人郭強生議決，以下為獲得票數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的討論

〈二手家人〉

郝譽翔：但這篇是決審的作品中，少數幾篇有設計感的，我是看中這點。但這篇的設計也不是這麼新鮮，我也在其他地方看過。總而言之，作者有企圖想去講一個故事，但最後的轉折有些勉強，但我並沒有特別堅持讓這篇進入第二輪票選。

郭強生：看來這篇沒有委員願意繼續支持進入下一輪投票。

〈蛇〉

賴香吟：從語言來看，這篇小說的作者是寫作經驗的，但風格很像童偉格。文中有把北海岸的情調寫出來，所以我選這篇。剛剛郝老師提到小說的設計感，〈蛇〉也有，但小說篇名用「蛇」，點得太明顯了，有點畫蛇添足。文中關於蛇的印象、關於蛇的經

驗與理解，是可以說服我的，可以看出作者不是憑空的想像。我選這篇，還另一個原因是文章有避開一般角色的刻板印象，而且有尊重到每個角色，不是像傀儡一般的操控他們。此外，這篇小說對對日常生活的描寫，很有真實感。

郭強生：〈蛇〉在入選的作品中，在文字的密度與意象上，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有寫作經驗的。但我沒選〈蛇〉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小說的結尾是敗筆！所以讀到結尾，之前所產生的美好感覺全部沒了。

賴香吟：我覺得，如果〈蛇〉的結尾是落在原來阿忠也是屬蛇這裡就OK了。而且，最後一段的把蛇與母親跨下結合，這個意象我覺得太老了。

郭強生：甚至根本不用講，只要把小說結尾落在翻開戶口名簿這裡就行了。

郝譽翔：我可以支持這篇，但覺得這篇還可以再更大膽一點。而小說篇名，我覺得也有點中規中矩。

〈墜〉

賴香吟：我的直覺，這篇的作者是可以寫的，但這篇的語言會觸怒很多人，因為他

把語言打碎了，尤其是把臺語、日文的詞語用中文文字表達這個部分，直接找一個跟臺語、日文相同的字音來對翻，我覺得太輕便。當文字作為文學的基本元素時，即使要玩，也要有一個語法上的邏輯。用中文字來表示臺語時，應該利用字型、字義上相近一點的字。但這篇小說也有優點，例如幻想自己跌倒的那個部分，想像力很自由，小說的結尾渲染也很強。這篇小說已經觸碰到小說迷人的魔力了，但很可惜沒有寫好。以上是我選這篇的原因，但我也太敢幫這篇拉票。

郭強生：我覺得這篇小說刻意做出疏離或體制外的感覺，但卻只停留在句子的表面，感覺像在看手搖攝影機的晃動畫面，我沒看到更進一步、更深一層的東西。

郝譽翔：這篇小說比較雕琢與用力，展現了作者的才氣，但這樣的方向，是不是我們評審樂見或鼓勵的，值得好好思考。在讀這篇時，人稱很困擾我。小說散開了很多意象，但似乎沒有很成功的收攏起來。

郭強生：這篇有委員支持讓〈墜〉進入下一輪投票嗎？

賴香吟：等討論完其它的作品再說吧，因為我不太敢幫這篇拉票。

〈星仿蟲〉

郭強生：這篇是我選的，但我很猶豫，因為這篇有點像童話，又有點像《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之類的故事。許多童話故事的浪漫元素都在裡頭了，在入選的作品中，與眾不同。情節方面，故事的鋪陳也讓我想要把這篇小說看完。〈星仿蟲〉不是意念先行的作品，有些意念先行的小說，讀到一半就知道作者想要玩什麼。〈星仿蟲〉將常見的浪漫元素，如海洋、星光、愛、善都講了一遍，但若要說有什麼特別的優點，我也說不上來。

郝譽翔：我一開始還滿喜歡這篇，但讀完以後，覺得這這篇說太多了，若能再寫得更精鍊一點，點到為止就好了。

賴香吟：我讀〈星仿蟲〉時，無法抓到這篇的文體，但郭委員說到童話時，我就找到這篇的位子了。文字方面，很明朗，但就如郝委員所說的，小說寫得太多了。

郭強生：好的，這篇我放棄。

兩票的討論

〈安樂〉

賴香吟：此篇與〈蛇〉有像，若二選一，我選〈蛇〉。〈安樂〉與〈蛇〉為我們展示了同樣的題材若採取不同風格的寫法，會呈現出什麼樣的不同風貌。〈安樂〉是讓日常生活浮上來，而〈蛇〉則是利用想像、意象去操縱故事的進行。我覺得此篇作者，也是熟練的寫手。

郝譽翔：我第一次看〈安樂〉，沒有給很高的分數，但再看一次，就把這篇拉上來。我認為人物寫對話是滿困難的，因為你要從繁雜的日常中，淬鍊出具體的細節並組織起來。透過人物的動作、對話勾勒出形象，我覺得是滿困難的。〈安樂〉在寫親情方面，會讓我想到自己也有類似小說中的情景，或者說，小說中的人物會浮現在我眼前，而不是只有氛圍或感覺而已，所以我之後給這篇比較高的分數。

郭強生：我選〈安樂〉是因為我覺得臺灣已經不太有人真正會寫寫實主義的小說了，〈安樂〉是很好的寫實主義作品。從文章裡提及的靈骨塔，以及媽媽熱青江菜等事，我

就覺得作者不是坐在家裡，看新聞就編出來的故事。處理現實題材，就要對現實生活有觀察與體驗，有些寫實主義的小說，作者只是從網路上看到消息或是自己看完新聞就編出來，雖然〈安樂〉這篇不是我的前三名，但在寫實這方面，這篇小說做得不錯。

〈Yuras 的部落地圖〉

郭強生：我覺得這篇小說，根本就是外景節目的旁白。材料這麼好，但文章讀來並不像小說。

賴香吟：這篇作品，所講的東西通通都是對的，而且很深刻。透過對話，這篇小說指出了為難之處，還有求生的必要之惡，但這篇小說無法說服我的地方是，全篇幾乎採用一問一答的對話方式，很像劇場的劇本。但我又不得不承認，作者在原住民議題上的關照與努力。回到小說的專業來看，就如同郭委員所說的，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問題，沒辦法說服我。〈Yuras 的部落地圖〉若換另一個烹飪方式，將可以成為非常深入的戲劇作品或者節目腳本。

郝譽翔：我也是因為這篇的原住民議題，才投這篇一票。

〈風景畫〉

賴香吟：第一輪投票，我沒有投這篇，因為我覺得這篇的結構是散的，結尾不算成功。就內容來看，我覺得，這裡頭許多口吻和敘述上，不太符合。

郭強生：我覺得這篇，很可能不是臺灣人寫的，像是大陸的人寫的。在小說裡，對於美學的看法，我覺得是非常大陸老派學院的，感覺是偏向蘇聯以降的美術傳統。我之所以選這篇，是因為很久沒看到以知識分子角色為出發點的作品。現在的小說，許多都是描寫邊緣的、底層的，所以這篇與眾不同。小說最後，主角的未來是如何？留下一個讓我們掛心的結尾，所以我加了一點分。

郝譽翔：我選這篇，也跟郭委員一樣。現在有太多小說在描寫邊緣、底層，而〈風景畫〉這篇，讓我看到總算有小說是在思考某些東西、某些價值觀。

〈香客〉

郝譽翔：我沒投〈香客〉，可能是因為我對這類題材比較沒有感應，但若再多選個兩篇，我就會選這篇。語言部分，敘述的方式，我覺得有點老派。

郭強生：我非常喜歡這篇，故事太有趣了！這篇小說以一個大學生的眼光出發，去看遁入空門的人，同時又呈現出遁入空門的人如何看身在紅塵俗世中的人，兩者交融得很好。〈香客〉是有設計的，讀起來卻不刻意，打破了我們對佛教小說的感覺，而且許多角色描寫得非常生動。

賴香吟：我沒有把這篇小說當佛教小說在讀。一開始讀，我覺得有可能是大陸作者寫的，但後來又覺得不太像，因為庵與寺或俗、佛不分的情況，在臺灣很多地方都有，其中有互助或靈修的性質。我覺得〈香客〉是這次進入決選的十五篇小說中，技巧最老練的。人物方面，有些角色之間的對話，呈現出該角色情練達的一面。敘述觀點部分，有時會跳來跳去，但跳接得很漂亮，而且，作者省掉非常多描述。文字方面，雖然有些會過頭，或是在第一段，初讀會讓人以為作者字句不通，但看繼續看下去，就發現故事的節奏與視線跳躍很成熟。此外，我對主述者也很好奇，總覺得似乎隱藏了什麼，但這不妨礙故事的進行。這篇小說在我的評分中，算排在前幾名。

三票的討論

〈潛眠〉

郭強生：在我圈選的五篇中，這篇排第五。本篇的語言，在造句上是有問題的，例如從床上起來，怎麼會叫「旱地拔蔥」呢？讀到後面，情節比較有趣，其實這篇小說要說的，就是都會裡的疏離與荒謬。看得出來，這篇小說很想表現技巧，東拉西扯太多，這是缺點之一。

賴香吟：本篇不是我的首選。我可以接受這篇的表現欲，因為文學獎常常可以看到表現技巧的作品。在閱讀過程中，我一直在等帶故事的融合，但計程車那段把我打亂了。小說的邏輯，有些兜不起來。

郝譽翔：我給這篇比較前面的名次。這篇小說作者可能是年輕人，小說流露出年輕人的憤怒，我覺得滿準確的，但故事的设计感確實很重。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淘汰兩篇一票者，決審委員針對剩餘七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6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安樂〉15分（郭強生5分、賴香吟4分、郝譽翔6分）

〈香客〉15分（郭強生6分、賴香吟6分、郝譽翔3分）

〈蛇〉12分（郭強生3分、賴香吟5分、郝譽翔4分）

〈潛眠〉8分（郭強生1分、賴香吟2分、郝譽翔5分）

〈風景畫〉6分（郭強生4分、賴香吟0分、郝譽翔2分）

〈Yulus 的部落地圖〉4分（郭強生2分、賴香吟1分、郝譽翔1分）

〈安樂〉與〈香客〉均為15分，有鑑於〈香客〉有兩位評審給予最高分，經過討論，三位評審一致決定，由〈香客〉獲得第一名、〈安樂〉獲得第二名，第三名為〈蛇〉。

〈潛眠〉、〈風景畫〉、〈Yulus 的部落地圖〉同列佳作。

成人組 · 童話故事類

林纓

就讀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和兩隻臘腸
過著每天吃喝跑跳童話世界般的生活，
有一個仙女下凡般的母親大人。



死神的調色盤

死神的調色盤只有黑色。

他的世界黑漆漆的，除了黑色沒有其他顏色。

這一天，死神來到了一個房間，一個白色的房間。他走過白色的牆壁，站在白色的病床前，看著白色的小男孩。

「我要帶你走了。」死神說。

小男孩抬起頭，看著死神的方向，輕輕地說：「爸爸，是你嗎？」

死神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小男孩，然後低沉地重複了一遍：「我要帶你走了。」

「爸爸，是你嗎？我的眼睛蒙著紗布，所以看不見。」小男孩說。

死神往前走了一步，低沉地重複：「我要帶你走了。」

「爸爸，我聽不清楚。」小男孩說。

死神彎下腰，在小男孩耳邊低語：「我要帶你走了。」

「爸爸，他們說我的腦袋裡有一顆球，所以我有時候會看不清楚，也聽不清楚。」

小男孩抬起手，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頭。

死神沒有說話，靜靜站在小男孩身邊。

「爸爸？」小男孩低聲呼喚。

死神沒有回答。

「爸爸，你這一次也要離開嗎？上一次你去了好久好久，他們都跟我說你不會回來了。」小男孩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知道你會回來，因為你答應過要帶我出海。」

死神沒有回答。

「爸爸，你還在嗎？我聽不清楚你說的話。」小男孩對著死神的方向說。

死神沒有回答。

「你說過會帶我去看藍色的海。你說過那和天空一樣美。」小男孩對著死神的方向，動了動蒼白的嘴唇：「這一次……你會帶我走嗎？」

死神沒有說話。

白色的房間恢復寂靜，小男孩輕輕低下頭。

死神看著小男孩，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後，死神彎下腰，在小男孩耳邊說：「明天，明天我帶你走。」

死神轉身走回他的世界。

他的世界一片漆黑。

死神看著漆黑的世界，靜靜地思考。

死神想像著大海，想像著和天空一樣美麗的大海。

然後，死神拿起筆，在他漆黑的世界畫上深藍，天鵝絨一樣美麗的深藍，天空一樣美麗的深藍。

深藍色的大海靜靜地在他的世界流動。

第二天，死神來到了那個房間，那個白色的房間。他走過白色的牆壁，站在白色的

病床前，看著白色的小男孩。

「我來帶你走了。」死神說。

小男孩沒有回答，他的雙手在抽屜裡面摸索。

死神往前一步，低聲說：「我來帶你走了。」

小男孩小心翼翼地摸著抽屜裡的每一樣東西，把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放在櫃子上。

死神盯著小男孩看了很久很久，然後他彎下腰，在小男孩耳邊說：「你在做甚麼？」

小男孩嚇了一跳，回頭對著死神的方向說：「爸爸？」

死神沒有回答。

「我在找媽媽的項鍊。」小男孩說。

死神沒有說話。

「爸爸……你會想媽媽嗎？」小男孩問。

死神沒有回答。

小男孩沉默了一下，然後說：「我好想她。你覺得她什麼時候會來看我？」

死神沒有回答。

「他們說她會來看我。我在病房外面聽到，他們說媽媽會回來拿項鍊。」小男孩說。
死神沒有說話。

「只要我拿著項鍊，媽媽就會過來看我。」小男孩說。
死神沒有說話。

「我會帶著媽媽最喜歡的項鍊去等她。媽媽戴著項鍊的樣子好美好美，金色的項鍊像星星一樣閃爍，也像她的笑容一樣閃閃發亮。」小男孩說。

死神看著抽屜，裡面什麼都沒有，當然也沒有項鍊。

「爸爸，再等我一下，我快找到了。」小男孩在抽屜裡摸索。

「在我這裡。」死神突然說。

小男孩蒙著紗布的雙眼轉向死神。

死神看著小男孩，說：「但是得等到明天。」

「明天？」小男孩問。

死神低聲說：「明天，我帶你走。」

死神轉身走回他的世界。

他的世界有一片深藍色的大海。

死神看著深藍色的大海，靜靜地思考。

死神想像著項鍊，想像著和星星一樣美麗的項鍊。

然後，死神拿起筆，在他的世界點上金色，眼睛一樣美麗的金色，星星一樣美麗的金色。

金色的星辰在他的世界閃閃發亮。

第三天，死神來到了那個房間，那個白色的房間。他走過白色的牆壁，站在白色的病床前，看著白色的小男孩。

「跟我走吧。」死神說。

小男孩躺在病床上，沒有回答，房間只剩下呼吸器嘶——呼，嘶——呼的聲音。

死神往前一步，對小男孩說：「跟我走吧。」

小男孩躺在病床上，沒有回答，房間只剩下機器嗶、嗶、嗶的聲音。

死神彎下腰，在小男孩耳邊說：「跟我走吧。」

「爸爸……」沙啞的嗓音從呼吸器傳來，小男孩說：「我不要跟你走了。」

死神靜靜地看著小男孩，沉默了很久很久。

死神問：「為什麼？」

小男孩沒有回答。

「我們會去看海。」死神說。

「我不想要看海了。」小男孩說。

「還有金色項鍊。」死神說。

「我不想要項鍊了。」小男孩說。

死神靜靜地看著小男孩，沒有說話。

房間只剩下呼吸器嘶——呼，嘶——呼的聲音，與機器嗶、嗶、嗶、嗶的聲音。

「跟我走吧。」死神說。

小男孩在枕頭上輕輕地搖頭。

「為什麼？」死神問。

「我不想要跟你走了。」小男孩說。

「為什麼？」死神又問。

小男孩沉默了很久很久之後，輕聲說：「爸爸，我的腿好像已經動不了了。」

死神沒有說話。

「我的眼睛已經看不到，我的耳朵已經聽不清楚。我沒辦法走，沒辦法幫你看路，沒辦法和你說話。」小男孩說。

死神沒有說話。

「我已經看不到海了，所以項鍊留給爸爸，只要拿著項鍊，媽媽就會去找爸爸，陪爸爸一起看海。我待在這裡就好了。」小男孩說。

死神問：「為什麼？」

「我的腿已經動不了，眼睛已經看不到，耳朵已經聽不清楚。爸爸帶我走的話，爸爸會很累很累，我不想要爸爸和我一樣生病。」小男孩說。

死神看著小男孩，沉默了很久很久。

死神轉身走回他的世界。

小男孩躺在病床上，靜靜地聽著呼吸器嘶——呼，嘶——呼的聲音，與機器嗶、嗶、嗶、嗶的聲音。房間好安靜好安靜。

小男孩閉起紗布底下的雙眼，想像爸爸出海的样子。想像和天空一樣美麗的海洋，

想像媽媽漂亮的金色項鍊。想像爸爸和媽媽一起出海，想像爸爸和媽媽看著和天空一樣美麗的海洋，想像爸爸和媽媽閃閃發亮的笑容。

他的想像和夢境一樣，閃爍著銀色的光芒。

一切都好美好美，一切都閃閃發亮。

「我們走吧。」死神的聲音突然傳來。

小男孩嚇了一跳。

死神輕輕捧起小男孩的身體。

小男孩彷彿在波浪間漂盪。

死神揭開小男孩眼睛上的紗布。

小男孩發現自己坐在銀色的船裡，好美好美的銀色的船，和夢境一樣的銀色。

銀色的船載著小男孩前進。

小男孩看見了深藍色的大海，與閃閃發光的金色星辰。深藍色的大海好美好美，像

天鵝絨，也像天空。金色的星辰好美好美，像項鍊，也像笑容。

死神的調色盤不再只有黑色。還有深藍色、金色、和銀色。

* 評審評語

這篇童話的戲劇張力是從「爸爸」這個詞啟動的。

瀕死的小男孩，因為眼睛看不見，而把死神誤認為拋棄他的爸爸。小男孩對親情的渴求，使得冷漠的死神，一而再再而三地「瀆職」。

死神冰冷的心中居然開始起霧了，一種連他都無法察覺，溫暖潮濕的情感迷霧。

故事無比動人是這篇童話最顯著的優點，然而隱藏在故事底下的文學語言，才是它領先其它作品不只一個馬身的關鍵。

童話從極簡的一句話「死神的調色盤只有黑色」開場，簡單有效點出了死神最初的內心景觀。結尾「死神的調色盤不再只有黑色。還有深藍色、金色和銀色」則呼應了開場，死神改變了。深藍色、金色和銀色，隱喻死神被啟蒙了，三種不同層次的情感啟蒙。

（許榮哲）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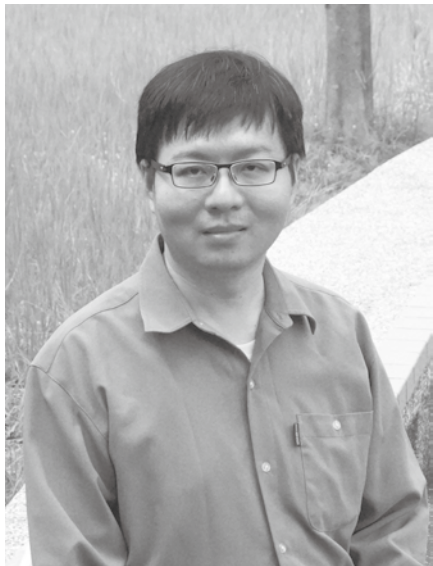
很

榮幸能受到評審委員的賞識，畢竟「死亡」在兒童文學界算是比較敏感的題材。

第二名

王昭偉

臺南人，曾榮獲臺南文學獎與活島文學獎。總是期許自己的作品能帶給讀者一些感動與多元化的觀點，讓童話成為最優雅的旋律，並且在每位讀者的心湖裡蕩漾出最美的漣漪。



吼吼獸

「為什麼我們的島叫做『吼吼島』啊？」這幾乎是每個吼吼島上的孩子都問過的問題。

「因為島的北邊有個吼吼湖，湖底住了一隻吼吼獸啊！」每個問過這個問題的孩子，將來長大後總是這麼回答他們的孩子，一代傳一代千年不變。

「為什麼我從來不曾見過吼吼獸啊？」每個好奇的孩子總會這樣問。

「吼吼獸是很久以前流傳下來的傳說，根本就沒有人見過。」每個好奇的孩子長大後總會這樣回答自己的孩子，一代傳一代千年不變。

時間一年一年過去，島上的馬車變成了汽車，飛鴿傳書變成了手機簡訊，只剩下吼吼獸的傳說沒有改變過。

直到這一年吼吼島發生了嚴重的旱災，不但島上的河流都乾了，吼吼湖的水位也不斷下降，最後變成了濕濕的泥地。農地裡種不出作物，現在連給人喝的水都沒有了，全村的人決議兩天後大家一起離開吼吼島，告別代代相傳的村子。

「吼！吼！」夜裡吼吼湖傳來了巨大的吼叫聲，那是一種沒有人聽過的野獸吼叫聲。

「是傳說中的吼吼獸嗎？」孩子們興奮中又帶著恐懼。

「明天早上就知道了！」憂心忡忡的大人們關緊了門窗，心中祈禱著這只是一場虛驚。

「吼吼獸出現了！」隔天一大早，看見吼吼獸的村民急忙四處轉告著這個可怕的消息！

「吼吼獸長什麼樣子啊？」

「牠的頭長得像公雞，有一雙不長羽毛卻長滿鱗片的翅膀，兩隻粗壯的腿像駝鳥，還有條像鱷魚一樣布滿鱗片的長尾巴，體型比牛還略大一點，而且最怪的是牠倒著前進，尾巴在前頭在後！」

「吼吼獸的吼聲又大又凶，牠會吃人嗎？」這是村民最關心的事。

「牠的動作超級慢，有翅膀卻飛不起來，就算想吃人也吃不到！」大家心想只要遠離牠，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

吼吼獸邊吼邊倒著走，一群頑皮的孩子也學著牠倒著走路。不久後，吼吼獸來到李奶奶家旁年久失修半傾倒的紅磚牆邊，開始吃起了紅磚頭。

紅磚頭怎麼能吃？吼吼獸實在太奇怪了！看到這一幕的孩子們也都立刻嚇得一哄而散。

聽到吵雜聲的李奶奶，看見吼吼獸正在吃著自己的牆，氣得拿起一塊吃剩一半的紅磚頭，朝著吼吼獸的腳丟了去。被磚頭砸中的吼吼獸發出「嗚……嗚」的哭聲，李奶奶一時心軟，摸了摸吼吼獸的頭說：「下次別再亂吃別人的東西了，肚子餓的話，來找婆婆，婆婆煮飯給你吃。」

含著眼淚的吼吼獸就在這時候體型變小了一點，李奶奶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以為看錯了，看著倒著離開的吼吼獸，她覺得牠一點都不凶惡，只可惜太大隻了，否則可以帶回家裡當寵物養。

吼吼獸繼續走著，來到了黃大娘的家門口，大門正巧沒有關，牠轉轉耳朵，似乎聽

到了什麼聲音，於是走進了房間裡。房間裡的床鋪上有條橘黃兩色相間的大被子。吼吼獸轉了轉耳朵又聞了聞被子後，開始吃了起來。黃大娘看見自己的被子被咬了一個大洞，氣得拿著掃帚趕走了咬著被子不放的吼吼獸，只是吃了被子後的吼吼獸變得更小了。

現在島上家家戶戶都在忙著整理東西，準備離開吼吼島，王大叔拿出了他最喜歡的藍靛色牛仔褲，他打算明天穿著這條褲子，開著那艘二手小渡輪，帶著全村的村民離開這個世世代代居住的村子。王大叔買這艘小渡輪時，萬萬沒想到有朝一日會用它載大家逃難。

正當王大叔從悲傷的情緒回過神時，卻發現吼吼獸正在吃著他的藍靛色牛仔褲。他一氣之下，脫下了拖鞋朝著吼吼獸丟去，吼吼獸發出「嗚……」的哭聲倒著走了出去。吃了牛仔褲的吼吼獸，現在已經縮小到像隻小狗般大小。

張老伯家窮，沒錢可看病，平常只能上山採些草藥勉強治小病。他院子裡的竹篩上此時正曬著剛採回來的草藥，準備給生病的老伴服用。不料一不留神竟然被吼吼獸吃了一大半，憤怒的張老伯一把捉起了吼吼獸想要狠狠打牠一頓。

「別打牠！」大聲阻止的正是剛剛被子被咬了一個大洞的黃大娘，她喘吁吁的說：

「剛剛要不是牠吃了我的被子，我還沒有發現剛出生幾天的孫子被那被子蓋住了頭，差點悶死在被子裡！」

王大叔也趕了過來，急忙想要阻止張老伯，他遠遠就喊道：「剛剛我將牠吃到只剩一半的牛仔褲丟掉時，才發現口袋裡藏了一隻毒蠍子。如果剛剛拿來穿，豈不被毒蠍子螫傷？」

這時村長也來了，他拍了拍張老伯的肩膀說：「放了牠吧！剛剛李奶奶家的紅磚牆塌了，差點壓傷了李奶奶，如果剛剛吼吼獸把那面廢棄的紅磚牆吃光，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張老伯的怒氣消了，他輕輕將吼吼獸放下，只是吼吼獸躺在地上不斷地在發抖。張老伯急忙揮著手向大家澄清說：「我可沒打牠喔！」

吼吼獸幫了黃大娘和王大叔的事，以及牠生病的消息立刻傳遍整座吼吼島，大家都放下身邊的工作前來關心。

「牠今天吃了一堆怪東西，也許是消化不良吧！」大家只能開始胡亂猜測。

「吼吼獸怎麼東西越吃越多，但是體型卻越來越小？」眼前的吼吼獸體型已經小到

和剛出生的幼犬差不多大小了！

「這是什麼植物啊？」前來關心的中藥房老闆指著地上被吼吼獸吃剩的草藥，訝異的問。

「這是要給我老伴吃的草藥。」

「草藥？」中藥房老闆說：「老張，你搞錯了！這可是吃了會要人命的綠毒藤啊！」

「現在乾旱，平常你採的草藥早就都枯死了，這只是外觀和草藥很相似的綠毒藤，只有耐旱的綠毒藤才能在這種乾燥的環境下生存。」

「所以吼吼獸是中了綠毒藤的毒才會一直發抖。牠這麼小隻，卻吃了那麼多的綠毒藤，除非能找到解藥為牠解毒，否則不久後牠將會毒發身亡！」

張老伯著急的問：「綠毒藤的解藥到底是什麼？要不是吼吼獸，現在吃到綠毒藤的人就是我的老伴，所以牠的命不能不救啊！」

「聽說將紫水晶磨成粉能解綠毒藤的毒，只是紫水晶很貴，而且吼吼獸已經中毒很深，開船離開吼吼島到外地購買，就算能找到賣紫水晶的人，恐怕時間上也已經來不及了！」中藥房老闆只能無奈的表示。

「去年我到開貿易公司的林老闖家作客，他曾拿紫水晶給我看過，也許林老闖願意幫這個忙！」村長突然想起了去年的事。

現場的民眾各自湊了點錢，然後一群人急忙趕到林老闖家想要買紫水晶。林老闖看見大家為了這件事有錢出錢，也就豪氣的低價將紫水晶賣了出去。

吃了紫水晶粉末的吼吼獸愈變愈小，並且不斷從身體冒出蒸氣，最後變成了一顆包著鱗片的蛋。蒸氣碰到原本乾燥的空氣化成了紅、橙、黃、綠、藍、靛、紫七種顏色的氣體，緩緩飄向天際，最後在天空形成了美麗的彩虹。

「這些氣體的顏色正是一路上吼吼獸吃進的七種顏色，現在牠一次吐了出來成為一道彩虹。」張老伯看著天空一時之間有所領悟。

「只是變出這道彩虹要做什麼呢？」王大叔依然不解。

在大家陷入沉思之時，一個小男孩似乎想到了答案開心的說：「吼吼獸每件事情順序都相反，正常的生物應該是由蛋變成幼獸，再由幼獸逐漸長大，牠卻是由巨獸變成幼獸，幼獸再變成一顆蛋。除此之外，牠走路時竟然尾巴在前頭在後，所以彩虹出來之後，應該會……」

「下大雨！」大家幾乎在同一時間說出了這個答案。

「吼吼獸吃了七種顏色變出了彩虹，如果彩虹能召喚來大雨，吼吼島就不必再受旱災之苦了！」大家終於了解吼吼獸怪異行為的原因。

果然天空開始烏雲密布，接著整個吼吼島下起了滂沱大雨，不但河水再次湧現，吼吼湖也注滿了水，大地又再一次恢復生機。

而那顆包著鱗片的蛋也被大雨帶回了吼吼湖。

隔天，村長找了一位雕刻師傅，在村子口立了一個大大的石碑，上面刻著：「吼吼獸是一種祥獸，心地善良」以此石碑告訴後代子孫，吼吼獸不再只是傳說，而是吼吼島的守護神。

* 評審評語

這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作品，它打破常見的故事規則，一般主角會隨著情節的推演，變得更加強壯，才能突破眼前關卡，獲得成長。不過，這篇作品卻反其道而行，吼吼獸隨著情節前進反而逐漸縮小，最後犧牲自己，化為自然，再度造福民眾。此作品不僅反諷人類的自大，還在過程當中，告訴讀者默默付出與守護的兼愛精神，相當精采。（林文寶）

得獎感言

此次得獎，首先感謝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對兒童文學的重視，將其納為文學獎比賽項目之一，同時亦感謝評審委員們的肯定。

其實每一次的參賽對我而言都是一種學習與收穫，得獎則是評審對我的獎勵與肯定。兒童是一個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藉由兒童文學讓「趣味」與「想像力」伴隨孩子們成長，這正是引領我書寫兒童文學的原動力。

土衛十八

臺大中文系畢業，留學日本京都大學、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從事廣告創意十餘年。兩年前開始投入童話、新詩創作。曾獲臺北文學獎現代詩首獎、新北市文學獎繪本入選。



老石的河馬雜貨店

一

大井村是一個幸福的小村落。

村子的中央有一座井，像池塘一樣大。根據老村長的說法，幾百年前，一群移民在荒漠，奇蹟式地挖出了泉水。貧脊的沙漠一夕之間，變成了適合耕種居住的土地。這群人在大井的周圍建立家園，同心協力打造了一個自給自足的村落。

村落的歷史悠久，由歷代村長負責記錄的《大井村編年史》裡，說「河馬雜貨店」是村子「重要的經濟動脈」。也許村民不懂深奧的詞彙，不過大家一致同意，雜貨店很重要。

比如木匠做木工，做出來的桌子椅子再好用，也不能拿來吃。但送去河馬雜貨店，就能換一袋馬鈴薯或一條山豬火腿。需要的話，也能換棉被或是新刨刀。

河馬雜貨店老闆叫「老石」。老石並不老，他是一個穩重誠懇的青年。三年前他從父親手上接下雜貨店時，大家就自動把「小石」跳級成「老石」。

村裡的職業大多是爺爺傳給爸爸、爸爸傳給兒子、兒子傳給孫子。老石家經營雜貨店很久，和村子的年代差不多。這裡沒有人會問：「老石，請問你做什麼工作？」因為「老石」這個名字，就等於「河馬雜貨店」。

全村都很信賴忠厚老實的河馬雜貨店，大家總是抱著期待上門，帶著滿足回家。

當老石還是小石的時候，他的父親，上一代的老石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

「老石的河馬雜貨店不能讓人失望！」

從小聽到大，這句話不知不覺成為老石一生的使命。

雜貨店全年無休，天天繞行村子一圈——沒錯！這可是一間會移動的雜貨店！

公河馬「大河」是店家的臺柱明星。在牠厚實可靠的背上，裝載層層疊疊的貨架和

形形色色的物品。舉凡吃的、喝的、用的、穿的、玩的，都能在這裡「換」到。

老石和大河，每天沿著固定路線前進。咚——咚——咚——當地面傳來規律的輕微震動，村民就知道，河馬雜貨店來了。

二

每天腳踏實地為村民服務的河馬雜貨店，第一次遇到棘手的交易。

事情發生在春天，第一朵藍色鬱金香花開的日子。

雜貨店照例在井邊樹蔭下午休。枝頭金絲雀的啾啾啼聲中，一個背著籃子的瘦小身影走了過來。

「老石先生！午安。」小小果一面打招呼，一面卸下水果籃。

小小果是孤兒，和做果醬的外婆住在一起。聰慧的大眼睛，笑起來兩頰浮現酒窩。

皮膚曬成古銅色，體型嬌小，身手卻很靈活。

她常常到森林摘果實，蘋果、柑橘、野莓、栗子等，給外婆做果醬。

「小小果今天想要什麼？杏仁派？彩色鉛筆？或是一頂白色的草帽？」

老石親切地詢問。一向活潑的小小果忽然扭扭捏捏：

「呃……小艾說……她爸爸……爸爸會唸床邊故事給她聽。」

小艾是她的朋友，兩個小女孩一樣年紀，感情很好。

「妳想要故事書嗎？」

「……不是……我想要……會唸床邊故事的爸爸。」

「啊？」老石愣住了。他從沒聽過這麼特別的要求。

三

那天起，小小果每天中午背著水果來探班。

她總是逗留一陣子，撫摸河馬的背，替牠灑些井水保持身體濕潤，還餵牠吃自己帶來的香甜蘋果。

大河雖然是河馬，可不是寵物，牠是一頭專業的河馬。牠清楚工作路線和責任，不必

老石指示，一付駕輕就熟的態度，該停下、該轉彎，從來不會弄錯。大河不喜歡搗蛋小鬼和笨蛋小孩，如果小孩把牠當成小狗亂摸，牠可是會從大鼻孔噴出怒氣，喉頭發出低吼聲，嚇走討厭的人。

奇怪的是，大河一開始就願意讓小小果親近。她還是村子裡，唯一獲得大河本尊的同意，能夠騎到牠背上的人。

然而，大河已經吃掉數不清的蘋果，老石還沒找到「會唸床邊故事的爸爸」。

「阿原，你會唸床邊故事嗎？」老石問牧羊人阿原。阿原有六個兒子。

「我們家小鬼們上床前都在打架啦，才不想聽什麼故事。」阿原大笑說。

「小霍，你會唸床邊故事嗎？」老石問漁夫小霍，他很顧家。

「不會，但我老婆會。我負責早睡早起去捕魚。」小霍淡定地回答。

「你會唸床邊故事嗎？」老石問獵人熊爸。熊爸疼兒子出了名，滿口的爸爸經。

「嘿嘿，我兒子比我聰明，都是他講故事給我聽。」熊爸搔搔頭傻笑。

老石開始著急了。這天趁著老村長光臨，請教意見。

「何必兜圈子呢。小艾的爸爸不就是現成的人選嗎？」老村長提出建議。

「對對對！」老石恍然大悟，猛敲自己的額頭。

繞來繞去浪費這麼多時間，還是老村長有智慧。

四

隔天，老石把雜貨店停在小艾家門口，專程拜訪，並且開出破天荒的優渥條件。

除了小小果提供的每日一籃森林果實，還能挑選一件雜貨店珍藏品。這包括：發光的「神秘隕石」、天才笛師的「玻璃風笛」、傳奇工匠的「跳舞人偶」。村民們都曉得這些是河馬雜貨店的鎮店寶物，平常不輕易出示，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村落慶典上才有機會親眼欣賞。

可見老石下了破釜沈舟的決心，想達成小小果的心願。

萬萬沒料到，對方竟然搖頭拒絕了。

「可惜我不識字！看不懂故事書。」小艾的爸爸非常懊惱，恨不得馬上學會閱讀。

「啊？」老石又愣住了。

雖然對這個意外的結果，老石感到失望又錯愕，他沒有去追究，到底是小艾騙了小小果，或是小小果編了假理由？他覺得這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小小果想要有「會唸故事書的爸爸」。

經過一番思考，老石決定維持每天的行程，耐心尋覓理想人選。他隱約感覺到，當時機成熟，「會唸床邊故事的爸爸」自然會出現。

五

「我還沒找到『會唸床邊故事的爸爸』。」老石帶著歉意說。

「嗯！沒關係。」小小果用力點點頭，並沒有露出失望的表情。

兩人每天一成不變的對話，跟著時光的溫柔腳步，進入夏天。

仲夏，蒲公英的白色絨毛球被風刮起，像一把把小白傘在空中飛揚。

暖暖的微風撫過原野，撫過井水，撫過在樹蔭休憩的河馬雜貨店。大河慵懶的眼皮更打不開了，於是自動延長午睡時間。大河的大眼皮闔著，大嘴巴還在嚼蘋果。小小果依偎著牠，也在咬蘋果。

「老石先生，您在讀什麼書？」她問。

「呵呵，是雜貨店的帳簿，我會記下每天交易的內容。」老石回答。

「是喔，聽說村長也會記下村子發生的事。」小小果說。

「嗯。記錄很重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很多事。」老石說。

「好像很有趣……可以告訴我帳簿的內容嗎？」小小果問。

「妳有興趣嗎？好啊！」

那，我唸唸昨天的交易內容給妳聽——

農夫阿畝用『鴛鳥蛋』換『蕾絲髮帶』送給女兒當生日禮物。

獵人熊爸用『野蜂蜜』換『鴛鳥蛋』做超大荷包蛋，當星期天的全家早餐。

老博士用『手繪星座圖』換『野蜂蜜』泡蜂蜜薑茶。

漁夫小霍用『鱒魚』換『星座圖』給兒子觀星用。

預言婆婆用『一週天氣預測』換『南瓜』做『天天晴南瓜派』分給左鄰右舍。

釀酒師用『喝不醉快樂酒』換『鱒魚』釀造『跳得高跑得快特製魚骨酒』。

工匠巧巧用『轉不動陀螺玩具』換『快樂酒』。

牧羊人兒子用『羊奶』換『陀螺玩具』。對了，他們六兄弟說要比賽，最後一名要負責擠一百頭羊奶……」

小小果想像著大家的模樣，聽得很入神，「哇——」「喔喔！」還不時發出驚嘆聲。

六

秋天到了。

井邊的菩提樹轉成金黃色，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今天一如往常，安詳的時光，緩緩在他們周圍流動。

小小果帶了栗子和蘑菇來。大河嗅嗅蘑菇的香氣，決定吃吃看。

「我還沒找到『會唸床邊故事的爸爸』。」語氣中，聽得出老石已經慢慢釋懷。

「嗯！沒關係。」小小果回答，臉上掛著貼心的微笑。

「想知道昨天村子裡的交易嗎？」老石問。

「好啊！」小小果躺在河馬背上，眺望高空的雲朵，露出可愛的酒窩。

* 評審評語

在 這科技變化快速的時代，雜貨店這個即將消失的古老社會名詞再次出現在童話創作上，特別讓人暖心；故事的場景描述很畫面感，劇情節奏活潑輕快，早期左鄰右舍街坊

鄰居的親切純樸的緊密關係彷彿再現，閱讀下來讓人歡喜等待，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真誠的友誼，就是像故事裡這麼雲淡風輕，不落痕跡的幫朋友一個忙，很棒的故事。（李如青）

得獎感言

我告訴二十多年的老友說，我不想做廣告了，我想畫畫、寫詩和童話。她寄給我 E.E.Cummings 的詩集，第一頁就印著 “for someone who goes his own quiet way”

和我從前繁華喧囂的工作環境完全不同，純創作的確是一條安靜孤單的路。對我來說，這個獎不是勳章，倒像是無人路上一朵綻放的花，鼓勵我繼續走下去。

佳
作

陳昇群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廿多年下來一直是小學教師。對我而言，童話似乎是種無法設定的文類，也無法設定我是否把握住了想像。



螺兄弟

這個殼快裝不下自己了，再不換就不行囉。

「去那兒吧，有很多新殼任你挑。」沙蟹拉開大螯指著。

今天的海流，總覺得特別的帶勁，我讓腳爪扣緊岩縫，身子壓低，再舉起我那對眼珠子，遠遠瞧去。

一瞧，真有成堆的螺！

乘著潮水，我加速滑行，很快抵達珊瑚坑的邊緣。

探頭察看，哈，原來是一堆海螺在辦大賽，比「誰的殼漂亮」？

真讓我傻眼了！好殼的標準，不在美不美，而是在於能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對不對呢？

所以我忍不住又唉一聲。

這裡的殼又大又多，只是都還活著，有呼吸，所以我一個也不能拿來用。

浪濤越來越大了，今天怎麼啦？感覺很不尋常。

過沒多久，「不妙！」我預測通常都很準，得趕緊找個岩穴藏好身子。

果然，潮水忽然間翻湧而來，那大把輕輕搖擺的海草叢，一下子往左攤平，一下又朝右撲倒。我從洞口瞧出去，漩渦越冒越密集，橫衝直撞的，不少海螺被捲進激流，轉呀轉的。

才一眨眼，有顆海螺還直撞進來，水要退，他又被往外頭拖，於是整顆螺卡在石縫，喀啦啦動不停，但潮水可不肯放過，使勁又扯。

扯掉了大概就直接送去外海，回不來。

我下意識的趕緊上前一夾，把海螺夾緊緊，說不放就不放！管它浪頭兇不兇，急不急……可是這一夾，實在太過用力，潮水退了，我的螯仍是夾緊緊，鬆不開，這沒辦法呀，午餐沒吃飽，肌肉成塊硬梆梆，關節整個麻呼呼。

動彈不得的那只螺，緊張的吐出一句話：「謝謝你。」

「再等等，我怕還有浪來。」我假裝很喘，還撒了個小謊。

這只海螺，屬腹足類，跟我完全不同類，我算節肢科的！但我們都有個殼，不仔細看，還有點兄弟樣。

沒想到這場災難還真讓我們成了兄弟。

只不過之後所謂的「友愛」，對我來說就只是：等啊等。等什麼？

等兄弟跟上來呀！我節肢有八根小腿，要跑要停，動作俐落得很；他那腹足就真的——怎麼說呢？軟趴趴的一團肉，居然也算一種腳！

「可以加點、速度嗎？」我放慢腳步，不時回頭。

「好——的。」這是他最正常的速度。

其他寄居蟹看到我，身邊居然多了個礙事的跟班，暗地裡都在笑。

還有認為我是有意的，「是不是想拿走人家的大殼穿？」這話可誤會可大了，我急著解釋。

不過，「這螺看起來怪怪的，怎麼螺旋是逆時針轉的？」

「不適合我們用吧，伸進去會扭到腰。」

我才發現這只螺的螺旋與眾不同，「沒錯，寄居蟹抓不穩這種左旋殼。」

只是幾乎沒有同伴發現，我的腰椎，其實也是向左彎曲的。

直到我鬆開了螯，肚子餓壞了，沒力氣起身。只見到那只螺緩緩推起我，不斷向前走，沒多久來到一處魔鬼海帶叢，我之前常路過這兒，有亂流不時來回攪動，超恐怖的一段路啊！我想離開，但他固執的推著我進去裡面，我心想：完了！

進去不遠，「哇！前面是那種甜美的藻草嗎！」藻草大片的攤開來，我體力瞬間回復，當場大快朵頤一頓，吃撐了。

阿螺，之後我是這麼叫他的，他告訴：「這可是我的私密餐廳，和你分享。」

「謝謝！」我太滿意了。行走海洋，危機處處，我總是匆忙來去，躲這避那。阿螺他們完全不急，什麼都慢一點點，這樣看到的，也許真的不一樣。

才講到阿螺的世界不錯，事情就發生了！

「快逃！」一隻小蝦滾著沙塵彈到我們面前，「魔鬼海星來了！」

魔鬼海星可是帶殼動物的剋星，殼再厚也擋不住的他的足爪和消化液。

我也大喊：「快逃。」我的逃命速度快得很，但馬上發覺阿螺不行，魔鬼海星比他快多了！

我慌了手腳，團團繞，突然瞥見身邊開了幾隻海葵。寄居蟹和海葵語言不通，但彼此間有神秘的暗號可以溝通。我立刻伸手敲密碼，喀喀、喀、喀喀喀，有三隻海葵相信我，鬆開了腳，我捧著他們到我的殼上面來，再敲敲密碼問，「都站好了嗎？要抓緊喔。」然後帶著海葵，衝到阿螺身前等魔鬼。

魔鬼不長眼睛，用不太靈敏的觸刺盲目覓食，沙沙的滑過來……

一碰到我！不，是一碰到我殼上面的海葵，立即察覺到：有毒刺！

魔鬼轉個彎，慢慢的爬走。我才鬆了口氣。

阿螺當然也知道危險逼近，把自己整個縮進殼裡，關上蓋子，上鎖！

我敲著他的殼，海螺兄弟才伸伸懶腰滑出來，先用觸角看看周遭的訊息，魔鬼走了嗎？

然後開始注意到我殼上的三朵海葵。

「我請來的保鏢。」我故作驕傲狀。

「真厲害！」

「互相幫忙啦！他們保護我，我負責他們三餐，還兼司機接送，帶團導遊。」

「還是很羨慕，總有同伴陪著你。」又說：「也謝謝你，又救了我一次。」

沒事就好，但我還是覺得，應該可以再妥當一些。海螺的生活圈子，多半是藏在隱密處，這樣跟著我趴趴走，危機多了不只十倍有。

我想了想，決定幫他問一下海葵。

我態度非常誠懇的敲出密碼，跟海葵說：「他是我兄弟。動作雖然慢，但跟我一樣能四處走動，我也會半步不離的跟著，保證。」

有隻海葵居然答應了！我興奮的把牠請到兄弟那只漂亮的大殼上，端端正正的擺好，簡直就是「錦上添花」，嗯，這樣形容似乎不太恰當。

有了海葵的守護，天敵去掉大半！嘿嘿，魔鬼海星，從此成了可愛的小星星。

只是我又開始感覺身上的殼越來越緊！胖子怎能穿得下小時候的衣服？所以我經常脫下殼，抖一抖再穿回去。

阿螺在旁全看在眼里，但沒說什麼，只有那麼一回，他建議我：「你可以穿上我的殼，會很合身喲。」

我連忙揮著大螯：「這怎麼行！兄弟是永遠在一起的，有好東西當然可以給，但有些東西一定不能給。」

於是我開始四處找殼。

終於找到一顆大點的，能穿，只是殼尖斷了一截，會滲進冰冷的海水，害我差點患感冒！

換回來。

沒多久我又撿了個玻璃罐試穿，透明的喔！呵呵，我又不當國王，被看光光會害羞啦。所以，又換回來。

換來換去，總算遇到一位前輩，對他來說，他的殼也變小了，但給我穿合身，只是他說：「得等我找到更大的殼，再送你。」我只好再等下去，現在啊，將就將就。

日子開始無憂無慮，我們結伴旅遊最美麗的海洋世界，尤其是有陽光的日子，從海底往上望去，湛藍的底色上，陽光被篩成一片片的，最是壯麗……

那天黃昏，金黃色的海面折射下黯淡的光影，不遠處，滾起一片沙塵，尖叫傳來——我撞撞阿螺的大殼，指指打開來的海葵如盛放的花朵，說：「又來了。這隻小星星老是在海底橫衝直撞的，麻煩的傢伙。」

驚慌持續中。

不對！我終於看見沙塵揚起的樣子不同，比較濃、比較腥臭。

我攔住一隻亂竄的幼魚，「是魔鬼海星？」

他臉色變來變去，吐出一個字：「魚！」

魚？魚還好啦。

正想著，一道海流倏地衝撞過來，害我跌了個大跤，滾好遠。接著，一團黑霧籠罩，腥味撲鼻，我才想起這是……魚！但來不及了，我趕緊起身爬回去，我的兄弟，那慢吞吞的阿螺早已消失現場。

「章魚超大的，剛剛抓走一顆螺。」有個小貝殼看到，轉述當時的驚險。

我問不停：「螺呢？那顆海螺呢？」

「被章魚的吸盤一吸，帶走了。」

我四處找，一直找。只找到那朵海葵，海葵應該站在阿螺的殼上呀！

我趕緊敲密碼問。

急流中，海葵說他的腳幾乎站不住了，還沒再站穩，立刻又給更猛的下一道急流捲走，什麼都不知道。

我沒再問下去，我早知道牠是章魚！不是小星星，章魚是真正的惡魔。

我難受起來，美好的時光，我的兄弟，全都不在了。

這天，我又走回珊瑚坑，朋友們正圍著一個大殼等我來。

我一靠近，以為是驚喜，才知道這是最深沉的悲痛！眼前的確是阿螺的殼，明顯的左旋，熟悉的花紋。

我抓著兄弟的殼，腦袋空白的想起那段日子。

「多好的殼，留給你。」朋友們說。

我點點頭，很快的穿上殼，才發覺這殼根本就是為我量身訂製的，原來，阿螺早就依我的身材，照我的樣子，在殼裡面慢慢裁剪，他的殼早就準備要送給我。

殼內留了幾個細洞，排成一列，距離不一，我原以為是章魚啃壞的，碰著觸著，讀出那是一組密碼！難道，阿螺還跟海葵學……

密碼說，兄弟，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

* 評審評語

● 臺灣雖然四面環海，但許多孩子甚至是大人，對海其實是很陌生的，很高興能夠看到從海底這個角度做為故事的舞臺；作者對角色的設計很特別，讓讀者很舒適的進入海底世界，對海洋的某部份生存也有進一步的認識，異姓兄弟間同甘共苦福禍相倚的情節動人，節奏緊湊交叉，以為久別重逢的喜悅，沒想到卻是生死相隔的永遠別離，很感人。（李如青）

得獎感言

感謝新北，首次出現兒童文學獎項，成就這塊文學土壤。感謝評審，對這篇作品的青睞，讓老文字有了展現新姿態的位置。

佳
作

陳志和

在府城出生長大的我，喜愛閱讀與寫作，埋首字裏行間直到點上最後一個小圈圈，才會抬頭看看我的作品是什麼樣子。寫作的過程有過歡欣、更多的是挫折與失落，但我沒放棄，我仍願意像個吹笛手，努力的引出一篇篇自有生命逸趣的文字作品。



老巫師的三個徒弟

「砰砰咚咚」村住著一位老巫師，他有三個徒弟，大徒弟叫「轟隆隆」，二徒弟叫「呼呼」，小徒弟叫「空」。「砰砰咚咚」村有一個習俗，每個人生下來時出現的聲音就是他的名字，打雷時出生的大徒弟就取了「轟隆隆」的名字；二徒弟在颱風天出生，所以叫「呼呼」；小徒弟是老巫師聽見門上傳來空的一聲，打開門一看，發現是個嬰兒，就收養了他，取名叫做「空」。只有老巫師沒有名字，這是為了尊重與眾不同的巫師，如果新巫師產生了，他的舊名字就不會再被提起。

大徒弟和二徒弟都很優秀，他們的言談舉止與老巫師越來越神似，村民常常猜想誰會是新巫師。可是沒有人看好「空」，他像個悶葫蘆，常常半晌都不吭一聲，腦子則像

空空的篩子一樣，學起巫術什麼都記不牢。

如果有人問起他的名字怎麼來的，他總是支支吾吾的，舌頭不只是打結而已，簡直是綁上了鐵塊，無聲無息的沉入了海底。有時他真希望，自己的名字也可以綁上鐵塊沉到海底，但是最後綁了鐵塊的卻是他自己。「空」變得沉默寡言，不想和人接觸，只想安安靜靜的躲在角落，像一顆石頭無言的蹲著。

「轟隆隆」和「呼呼」看到「空」這副德性，兩人都暗自高興著，少了一個競爭對手。他們使喚他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像是打掃房子、清洗衣服、料理三餐、上山採藥……這些會干擾修行的雜事，大徒弟跟二徒弟碰都不碰，全讓「空」一手包辦。「空」沒有抱怨反而還有些開心，這些事只需要動手不用動腦筋，也不用和人打交道，比起學當巫師，「空」認為做這些事情還更自在點。

大徒弟和二徒弟每天忙著研究唸咒的規則，練習畫符的圖案；還搶著陪在老巫師身邊，觀摩老巫師如何施法救助人，如何為村民驅邪祈福。每天排在老巫師門口求助的人潮，就像村外的小河，從不停歇。「轟隆隆」和「呼呼」也會穿上最好的衣服，幫忙招呼上門的村人。想到巫師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是這麼崇高，兩人不自覺的把頭抬得更高了，

他們都想嚐嚐當一個受尊敬的巫師會是什麼滋味。

雖然「空」在學習上表現得很不好，但老巫師不曾責備他，有時趁著「轟隆隆」和「呼呼」埋首學習巫法時，老巫師會陪著「空」一起去採藥。他們一邊走，老巫師一邊問：「你會怪我沒用魔法治好你的口吃嗎？」

「不……會。」

「很好。你要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順其自然，未來的事沒人料得準的。」

「空」無法理解老巫師為什麼這麼說，他看到了遠方的雲色忽陰忽晴，而老巫師的臉色跟著一陣明、一陣暗，「空」猜不透老巫師心裡在想什麼。

通常天還沒亮就有人守在老巫師家門口，而「轟隆隆」和「呼呼」每天都準時在太陽跳上山頂時開門迎接客人。可是這一天門還沒開，大徒弟跟二徒弟就聽見有人敲擊著門板，叩叩叩——叩叩叩——

「來了、來了，是誰一大清早來吵人啊？」

「轟隆隆」和「呼呼」同時打開大門，「空」也跟在後頭，門一打開，門外依舊排著人龍，只是靜悄悄的，不像平時那樣喧嘩吵鬧，站在門外的一大伙人，連老巫師的三個

徒弟，大家全瞪大了眼睛看著前來敲門的人，那人不斷的說：「我是誰？這裏是哪兒？」

原來竟是老巫師在敲門，大伙被這件怪事嚇呆了，只有「空」跑出去伸手將老巫師扶回屋子裏。這個消息像風一樣傳遍了整個村子，有人推測老巫師應該得了失智症，他的行為越來越怪異，有時會呆坐在樹下喃喃自語，仔細聽他說出的名字，全是已經去世很久的人；有時村人拿著獵槍請他幫忙祈福驅邪，唸完咒語後，老巫師會向獵槍撒一把鹽，可是當他進到屋子沒多久，地上出現了一大群螞蟻，原來他撒的不是鹽而是糖，拿到這把槍的人始終打不著獵物。

這些消息傳開後，老巫師家門口石階上的青苔越積越多，通往他家的小路上也長出了越來越高的雜草，再也沒有人上門去拜訪他。

大徒弟和二徒弟也離開老巫師的身邊，臨走前大徒弟拿走牆上比大人身體還大的龍鱗，那是老巫師打敗一隻吃人不眨眼的惡龍所得到的戰利品；二徒弟拿走一顆拳頭大的夜明珠，那是老巫師在雙腳貼上風行符，急奔幾百里，從漁夫手中買下烏龜精，烏龜精吐出這顆夜明珠送給他當禮物。

「轟隆隆」和「呼呼」以為只要拿到這兩樣寶物，就可以證明自己有資格繼承老巫

師的名號，成為新巫師。「空」跟他們不一樣，他選擇留下來照顧老巫師，「空」曾經問過老巫師，為什麼他的魔法這麼厲害？老巫師說，厲害的不是魔法而是擁有一顆善良的心，善良的心才能把魔法的功效發揮的淋漓盡致。

「空」看著老巫師像一顆枯萎的蘋果，埋在搖椅裏逐漸的腐爛，頭低垂著，眼睛像陷入了一張由皺紋所織成的網子；嘴巴則半開，一條細長的口水垂掛在嘴邊，就快滴落。

「空」輕輕叫喚他，老巫師緩緩抬起頭，一臉呆滯，張開的嘴巴像是被膠水黏住，一動也不動，迷惘的眼睛就像好幾光年外已消逝的星星，閃爍著即將熄滅的光芒。直到「空」叫了他十多遍，老巫師才張著空洞的雙眼，用乾澀的聲音，慢慢的說：「吃飯了嗎？」

「空」一匙一匙的餵老巫師吃飯，餵完後拿掃把掃地，再拿抹布擦桌椅，忙到差不多，再帶著吃飽的老巫師到浴室梳洗，洗好澡的他躺在床上，沒多久就打起響亮的鼾聲，「空」替他蓋上毯子，陪他一起入睡。

睡到半夜，「空」感覺冷，正想找條被子來蓋，突然聽到有人叫：「『空』！」他嚇了一跳，轉頭一看，老巫師的眼睛變得清澈明亮，嘴邊開出微笑的花朵，對「空」說：

「我就知道是你。我醒了，不過時間很短，得趕緊做正經事。」

「師、父……你為為、什……麼不不……治好自己？」

「我是人，不是神，不能違抗老死的自然定律。我沒看錯人，你才有資格成為新巫師，看著我的眼睛。」

「空」和老巫師四目相接，老巫師的眼睛變成一個大黑洞把「空」整個人吸進去，「空」的身體浮在半空，分不清上下左右，他的四周布滿數不盡的亮點，有白、有紅、有藍、有紫……五顏六色的亮點，咻的一聲，一顆接一顆匯集成一團透著七彩亮光的星雲，他又聽見老巫師在唸咒語，越唸越急，星雲跟著越轉越快，「空」眼花撩亂的看著那團星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變化出無數形狀，直到一球火花從雲中墜落到他的身上，老巫師的聲音才消失，火花蔓延成一片火光包住他的全身，輕飄飄的他感覺溫暖極了，就像回到母親的子宮，「空」安心的睡著了。

等「空」醒來，老巫師虛弱的說：「杯子越空裝的水越多，你身上的法力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不過法力的多寡並不重要，只要有善良的心，就能做得很棒，我會在天上照顧你。」老巫師說完話，閉上眼睛，呼出最後一口氣。

「砰砰咚咚」村的廣場上，「轟隆隆」和「呼呼」手拿寶物，如同兩隻鬥雞，面紅

耳赤的爭論自己才是新巫師。廣場四周聚集了越來越多看熱鬧的村民，等著看這場鬧劇要如何落幕。正當兩個徒弟喋喋不休的吵著，「空」出現了，他平靜的說自己才是新巫師，音量雖小，但整個廣場的人全聽得一清二楚。「轟隆隆」和「呼呼」聽到「空」的說法，異同口聲的說：「你以為不口吃了，就能當巫師了嗎？」

「空」微微一笑，口中喃喃唸起咒語，剎時颳起一陣大風，將「呼呼」手中的夜明珠捲送到九霄雲外；接著響起一陣天雷，擊中「轟隆隆」手上的龍鱗，將它燒為烏有。看到這一幕，不只兩個徒弟嚇得呆若木雞，廣場上其餘的人也都驚訝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轟隆隆」和「呼呼」想到過去的行為，現在「空」是巫師了，自己會落到什麼下場？他們腿一軟，發著抖跪下來。「空」走到兩人身邊扶起他們，輕聲的說：「我想成為跟師父一樣的巫師，你們願意幫我嗎？」「轟隆隆」和「呼呼」流著淚說好。這時太陽撥開雲層探出頭，陽光灑了下來，新巫師仰起頭迎著和煦的日光，從今起他將像老巫師一樣沒有名字，此刻停留在他臉上的光，或許就是老巫師的目光吧！

* 評審評語

光是故事的第一句角色介紹，便讓人噴飯大笑。整個故事不但運用童話的元素；更特別的是，還融入武俠小說的敘事手法與氛圍，使得讀者在閱讀的過程當中，不斷感受到新鮮感與趣味。其中更蘊含不少人生哲理與人性善惡，是篇值得鼓勵的佳作。（林文寶）

得獎感言

寫作就像是在一個盒子和自己對話，盒子裏是封閉而黑暗的，唯一的光亮就是筆下的故事，當這微光能引人注視，受到肯定，我就有勇氣繼續回到盒子提筆。感謝評審老師的青睞，謝謝鴨媽媽的鼓勵，祝福曾讀過我的故事的你，永遠健康平順。

佳
作

陳靜婷

服務於教育，曾獲臺南大學生態文學獎。一直相信「想像的世界」，能帶給人們及兒童有別於真實生活，迎來更多美好的夢想與勇氣。藉由無厘頭的想像，今天的「害」，也許是明天的「益」；唯有愛，才是萬物互通的唯一橋樑！期許你我，都能保有一顆童稚的心，珍愛每一天。



尋找「女媧」

鄉下，在一座房子形狀如口字型的三合院裡，一群孩子正蹦蹦跳跳，在房子中間的空地，也就是平時會晒穀子的「埕」裡，快樂的玩起捉迷藏。埕的正面，是由五間橫排的長方形房間所組成，中央正廳是祭祀祖先神明的地方，也是這家人接待賓客的地方。家裡最年長的老奶奶，一大清早就會準時出現在正廳裡，點燃三柱香，嘴裡唸唸有詞。

輕煙裊裊，總是薰得我淚眼朦朧。那張方桌的正上頭，一片小小屋瓦裡，一個小小的裂縫中，小小的我正倒立在那兒，大搖大擺的盪著秋千，俯視著老奶奶。

「不可以，太危險了！」媽媽伸出了毛茸茸的腳，一把扯住我的救命繩索，三兩下俐落的把我拉回高高的屋瓦堆。

「媽媽，我只想知道老奶奶到底在做什麼？」我抗議的說。

「唉！」媽媽拍了拍我身上所沾染的香灰，輕輕的嘆了口氣：「老奶奶正和住在天上的親人報告家裡發生的事，也感謝平安度過每一天！」

媽媽一邊溫柔的看著我，一邊忙著從腹部吐絲。八隻腳不停的上上下下，一會兒拉拉左邊、一會兒補補右邊，正縫補著破掉的白色絲網。

「我們蜘蛛用蜘蛛絲來保護孩子，老奶奶用白色的煙，也織成大大的網，愛護著每個孩子。」

雖然，我不知道老奶奶怎麼將白色的煙變成大大網，可是我明白，我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自從媽媽生下了蛋之後，就會用強韌的蛛絲，將蛋一圈又一圈的纏繞起來，變成一個大大的卵囊，然後把卵囊牢牢的綁住。我們就可以安全的在裡面成長孵化。

幾天前，我和許多的兄弟姊妹出生了，幾十隻小蜘蛛像溜溜球般跳上躍下，小小蛛兒踮起腳尖、屁股翹得高高的站著，迎著風吐出蛛絲。一絲絲的蛛絲，輕輕的劃破天際。剛開始，幾隻姊妹的蛛絲只是在風中擺盪，不久就向上飄起，把小小蛛兒一起拉離站立的地方。

「再見！我們一起去冒險了！」蛛兒的腳輕輕飄過樹枝，劃過花尖，溫暖的風帶著她們飛呀飛，飛入了空中。還來不及吐絲的我，眼看所有的兄弟姊妹展開了旅行，我却還是困在原地。我努力吐出白絲，卻斷斷續續，怎麼也飛不上去。

我懷疑自己是不是蜘蛛？

「你還需要學習！」媽媽安慰著我，「我很高興有你陪著我！」在這座隱密的窩裡，我重新學習如何吐絲結網。

現在，看著方桌前的老奶奶，我向媽媽說出了我的計畫：「我要開始真正的旅行！」

「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旅行方式！」媽媽聽了，搖搖頭，不敢相信的說：「不過，寶貝，我相信你！」我向媽媽告別，再度利用蜘蛛的空降方式：頭下腳上，靠著一條細白發亮的絲線，一步步、慢慢的、躡手躡腳逼近她，在老奶奶轉身離去之前，我提起勇氣，放棄連接生命安全的白色絲線，近距離的奮力一跳，終於順利的降落。

「太好了，我終於開始旅行了！」我興奮的大叫。

老奶奶轉身帶著頭頂上的我，往大廳外走。每走動一步，就是地殼大大震動一次，我害怕得緊緊攀附著。

微風徐徐，久違的和煦陽光，真是溫暖，連藍色天空也變得好好近近。

「奶奶，快來看！」一位穿著T恤小短褲的女孩，手上捧著小小的盒子，小心翼翼的走了過來。老奶奶吩咐了幾句話，又繼續往另一邊走去。小女孩遲疑了一下，也快步跟了上來。

「老奶奶上那兒去？」我完全摸不著頭緒。

這一老一少和一隻不為人知的小蜘蛛，一起來到了圍牆角落邊。那兒簡單的搭了幾個棚子，幾片矮矮的鐵絲網，繞著棚子圍出一小片活動空間。幾隻老奶奶稱為母雞的動物，像是為爭奪食物，不停發出咕咕咕的吵雜聲。一隻尾巴更長，顯得更加神氣的「雞」，正雄糾糾的巡視領地。

老奶奶帶著女孩來到雞棚邊，園中的雞似乎也習慣了，毫不在乎繼續咕嚕著。

奶奶說：「來！把蛋放進雞棚的稻草窩裡。」

「會孵出小雞嗎？」女孩關心的問。

「別擔心，母雞總會找到方法！」老奶奶笑著回答。

小雞？說時遲那時快，我竟然被甩了出去。眼看著我就要撞到雞棚堅硬的骨架，情

急之下，屁股噗哧一聲，噴出了救命粘稠的液體，很快凝結成絲狀。微弱氣流緩緩流動，直往棚內裡鑽。最後，蛛線和我一起掉落在乾枯的草堆上。

我爬上爬下，盡可能往稻草堆深處鑽，想把自己藏起來。

「哇！」我嚇了一跳，原來在草堆深處，竟然端端正正坐著一隻高大、毛色棕色的母雞。她張大眼睛，似乎在找尋聲音的來源。

「嗨！可愛小客人，出來吧！」母雞輕輕打聲招呼。

「抱歉，我……我不是故意！」我慌慌張張，八腳並用的爬了出來。

「沒事，沒事！」母雞搖搖頭：「我正在孵蛋，很高興有朋友來拜訪！」母雞挪了挪身體，露出屁股底下，幾顆白色的圓狀物平躺在窩裡。「這些都是我的寶貝！等他們出生後，一定像你一樣可愛。」

「不過，我有些擔心……。」母雞語帶哽咽回答：「我的寶貝蛋中，有個小小的問題……。」她讓出了窩，要我爬進去。蛋不像想象中的那麼光滑，是略帶粗糙的質感。我爬呀爬，越過蛋山，終於找到那顆蛋。

「哎呀！」我定睛一瞧，確定八隻眼睛都看到同一件事：「蛋殼上有一道細長的裂

痕！」我猜，長度大約有四隻小蜘蛛身體那麼長。

母雞點點頭：「我實在是擔心呀！」

「我會每天來看您和寶貝蛋！」我在心裡暗暗下了決定。於是，除了覓食之外，我幾乎寸步不離的，守候在寶貝蛋的身邊。

「嗨！早安！」這天，守候在寶貝蛋面前的我，坐了下來，自言自語了起來。

「我曾聽過老奶奶說了個故事，有個叫女媧的人隨手抓了一把黃土，捏了個小泥人，吹了口氣，小泥人就睜開了眼，舉舉手，抬抬腳，於是『人』就誕生了！」我笑了笑：「我想，這個女媧一定是他們的媽媽！」

「有一天，天破了洞。」我無法想像，天空會破洞？我用甩頭，繼續說：「女媧為了救人一定要補洞，她試了幾次卻老是失敗。後來，女媧找了許多晶瑩的石子，堆成一座五色山，點燃烈火，才燒成了五彩石漿。女媧捧著火燙的石漿，開始補洞，終於將天上的大窟窿補好了。」

我看著寶貝蛋，忍不住想像他出生的樣子。「連那麼大的天，都能補上破洞了。難道，不能把寶貝蛋的裂痕補一補嗎？」我不是女媧，不懂什麼煉石的方法。也許，我該把女

媽找出來才對。

「我要找女媽！」我連滾帶爬，快速的離開雞棚，抬起屁股，吐出絲，等著風的帶領。風來了，拉著我騰空，在空中飄飛。

「糟了！」絲的末端卻黏上了雞棚邊的小樹。

「我該怎麼辦？」我靜靜的回想著，媽媽所教給我的一切知識。突然，靈機一現：「蛛絲可以將寶貝蛋一圈又一圈的纏繞起來！就像媽媽保護我們一樣。」於是，我以跑百米的速度，調頭「空降」，火速向前進。為了寶貝蛋，我得加快速度才行。

長久的等待下，母雞媽媽邀請我一起見證小雞的誕生。

這時，小小嘴兒一個個啄破蛋殼，掙扎著從破碎蛋殼中出現，母雞媽媽始終微笑看著。「一個個慢慢來！」母雞不停的叮嚀著，眼光卻從未離開穿上蛛絲衣的「寶貝蛋」。

「寶貝蛋，加油！」我在心裡為他吶喊加油！

「來！所有的小雞快到這兒來！」母雞媽媽一邊教導著剛出生的黃色小雞，一邊仍用眼睛餘光瞧著，唯一還躺在窩裡的寶貝蛋。

最後，她嘆口氣：「小蛛兒，謝謝你為寶貝蛋所做的一切事情！」

「不！再等等，我明明聽過他的心跳聲……。」

「啾！」一個細微的小顫動，引起了我的注意。

「噓！等等！」我示意大家安靜。

「啾！啾啾啾！」裂痕不斷擴大，連續的啄殼聲，代表寶貝蛋的呼喚。終於，粉嫩的嘴突破重圍，露出了黑色大眼，鵝黃色圓滾滾的身體。

這時，遠處傳來了小女孩的呼叫聲：「奶奶，快來！好多小雞喔！一、二、三……。」女孩的數數聲，劃破天際。

「等著吧！」我望著離去的母雞一家人，輪流伸展著因為緊張而僵硬的八隻腳。我擺出標準姿勢：屁股翹得高高的站著，吐出絲，接著就是等待風的帶領。

恰好這時上升的氣流，拉著我騰空而起，在空中順著風飄飛。

下一站，不管是哪裡，我一定會再回來！

* 評審評語

女 媧和蜘蛛有什麼關聯？

原來上古神話裡的女媧，用「煉石補天」救了人類，至於故事裡的蜘蛛，則是受了女媧的啟發，而有了利用「吐絲結網」的天性，巧妙地把裂了縫的雞蛋補了起來，拯救了一個小小的生命。把兩個不相干的東西並置在一起，然後找到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創意就冒出頭了。（許榮哲）

得獎感言

愛 中生活的孩子，能感受到幸福；愛中生活的孩子，有能力對他人付出愛！藉由童話的想像天地，期望小讀者進入閱讀世界，感受幸福，感受愛！
能讓更多人喜歡童話，現在的我也很幸福。

用天馬行空，彩繪多姿人生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二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游文宓

會議開始，本屆成人組童話故事類總收稿件數一百四十九件，由初審委員王淑芬、謝文賢、林金郎選出二十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林文寶、李如青、許榮哲，推舉林文寶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林文寶：本次的稿件頗令人驚豔，因為有字數上的規定，對童話故事來說不太容易，但整體來看都寫得很有趣，大家的想像力很豐富多元，評選的標準就以此為基準之一，像我有選的〈神奇叭撲〉，其實是有想像的空間，可是故事有點過期，孩子可能無法接受。另外一個基準是故事性，我會選擇比較傳統的故事，太過天馬行空擔心小孩子會有理解上的困難，所以好懂又有創意的故事會是勝出很大的關鍵。但我很肯定這次參選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水準，內容多元，傳統跟創意的作品都涵括其中。

許榮哲：平均來說水準都很好，而且各種主題都有，幻想跟故事的概念都有各自的特色，生態、霸凌、時尚等與社會切身的議題都涵括其中，有些文字或許還沒到位，可是故事的呈現都很完整。值得一提的，有些作品讀來讓人很感動，好幾篇看完我眼眶都泛紅了，童話在有趣的幻想包裝與奇特設定下，背後蘊藏的情感能傳遞出來，是值得讚賞的。

李如青：認同兩位老師的看法，這次參加者的作品都很特別，不論是題材或是角色

的界定都超乎想像。像是以海底生態為題的〈螺兄弟〉，角色選定為海底生物，包括對事件的認知，對海的認知缺乏，所以運用海洋生態的背景以及角色的觀點，讓知識變得很童趣，更特別的是〈公主的魔法衣櫃〉是以時尚為主題，卻用了較為童話的筆法帶領讀者認識這個世代的時尚。我很肯定這次參加的所有作品，運用文字與劇情都有張力，都很喜歡。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六篇，結果為：

三票：〈死神的調色盤〉

二票：〈吼吼獸〉、〈老石的河馬雜貨店〉、〈螺兄弟〉、〈尋找「女媧」〉

一票：〈迷路·麋鹿〉、〈女巫師的三個徒弟〉、〈小貓庫奇〉、〈公主的魔法衣櫃〉、〈神奇叭嘍〉、〈Pinky bear〉、〈煉金師與白狗〉

召集人林文寶議決，兩票以上者皆可入圍第二輪投票；一票者則預計選一篇入圍第二輪投票。

一票的討論

〈迷路·麋鹿〉、〈小貓庫奇〉、〈公主的魔法衣櫃〉、〈神奇叭撲〉

林文寶：這幾篇皆是由我圈選，故先說明選擇的原因：〈迷路·麋鹿〉是很無厘頭的故事，小孩就是常常會有這樣無厘頭的行為與思考，但現實人生裡很難如此，會選擇此篇單純只是覺得故事易懂、有趣；〈神奇叭撲〉是有想像的空間，但故事有點過期，會擔心孩子無法接受。其餘也是因為故事較為傳統、易懂，其實並未有太大的特殊性。

〈Pinky bear〉

許榮哲：這篇作品揭露校園的霸凌、謊言或者粉飾太平的事，揭露出社會會出現的悲劇，運用女性特質的男生角色，在校園裡被排擠，但從頭到尾卻沒有任何控訴，只是完整的把事情安靜表現，文當中的熊可能沉睡、或者是無生命的我們都不知，壓力感很重，我覺得這手法很成功。

李如青：這篇可惜的是，文中應該可以藏著對這樣事件的建議，沒有指控、沒有參

考，覺得情緒已經拉到最高點，卻有點下不來。

三位評審表示這幾篇雖然也都在水準之上，但並無〈老巫師的三個徒弟〉與〈煉金師與白狗〉兩篇特殊，故決議以此兩篇擇一進入決選。

許榮哲：我會比較喜歡〈老巫師的三個徒弟〉，因結論容易理解，善良好人這樣的故事，可惜有點太過俗套，不過整體而言是好看的童話。

林文寶：〈老巫師的三個徒弟〉是很傳統的故事，但孩子應該會比較喜歡。

李如青：〈老巫師的三個徒弟〉對大人來說雖然是老梗，但孩子會覺得是新的東西，畢竟這是童話故事，且相較〈煉金師與白狗〉，劇情較為豐富、多幻想，有可看性。

三位評審皆選擇〈老巫師的三個徒弟〉進入第二輪投票名單。

兩票以上的討論

〈死神的調色盤〉

許榮哲：我讀完很感動，被當中的情感挑動，文字很節制，但當中主角情感很濃烈，

讓死神壓抑的角色都被感動。雖然有點不像童話，但情感流動很突出。

李如青：這篇最亮眼，故事有兩個角色，語言模式及場景也有兩個，且有哲理有內涵，有一定高度，要寫死神這樣的議題也不容易。

林文寶：用簡單的方式寫出這麼深奧的故事，很不容易。

〈吼吼獸〉

許榮哲：這篇有點像班傑明的奇幻旅程，將生命旅程倒著走，運用傳說的包裝方式也很特殊，一般來說都是先知道傳奇故事，然後流傳下去，但這篇是不知道故事，透過事件漸漸建立，見證傳奇的概念，倒著來的寫作手法不錯，可做教學範例，可惜過於經營在結構，情感稍嫌不足。

李如青：這篇的逆向模式寫法很成功，還有個特別亮點，是我們慣常以為的破壞，到後面原來是祝福，讓故事變得很不一般，覺得很有看頭。

林文寶：我認同兩位評審的看法，覺得此篇運用的手法很特殊，閱讀起來覺得有趣。

〈老石的河馬雜貨店〉

李如青：這篇的特別之處在於「幫助」這樣的事情，在此篇用很雲淡風輕、不露痕跡的方式呈現，很有寓意的處理方式。

〈螺兄弟〉

林文寶：因為我對於海洋的認知經驗沒有那麼豐富，文中的科學知識很多，擔心孩子會看不懂，所以選擇這篇有些猶豫，但對此篇表現的手法表示肯定。

許榮哲：我最近才去過海洋生態館，裡頭刻畫的東西都是真實的，作者對此一定有很深廣地了解。

李如青：文中用玻璃罐當寄生蟹這件事很特別，是故事的亮點，能讓閱讀者認識到很多生態的知識。

〈尋找「女媧」〉

李如青：蜘蛛原本對我們生活而言是不友善或排斥的生物，作者卻用牠做為幫助的角色，一改牠讓人感到恐懼的形象，很有創意。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淘汰六篇一票者，決審委員針對剩餘六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6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死神的調色盤〉13分（林文寶6分，許榮哲6分，李如青1分）

〈吼吼獸〉13分（林文寶5分，許榮哲4分，李如青4分）

〈老石的河馬雜貨店〉11分（林文寶4分，許榮哲5分，李如青2分）

〈螺兄弟〉11分（林文寶3分，許榮哲3分，李如青5分）

〈女巫師的三個徒弟〉8分（林文寶1分，許榮哲1分，李如青6分）

〈尋找「女媧」〉7分（林文寶2分，許榮哲2分，李如青3分）

召集人林文寶議決，同票者以舉手表決方式進行第三次投票。

投票結果由〈死神的調色盤〉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吼吼獸〉，第三名為〈老石的河馬雜貨店〉。〈螺兄弟〉、〈老巫師的三個徒弟〉、〈尋找「女媧」〉同列佳作。

成人組・職場書寫類

第一名

沈信宏

一九八五年生，高雄人，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目前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任教於高雄市龍華國中。作品曾獲高師大南風文學獎、全國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鳳邑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著有《洪炎秋的東西流動與文化軌跡》。



職場媽媽

我是一個職場媽媽，職場是形容詞，壓在媽媽這名詞上面，而真正的我又被撐在這些詞彙頂端，沒人看得見。下班以後，褪下我的職務，打開家門，我是一個媽媽，一個妻子。要等我躺在床上，閉上眼睛，我才把我還給我自己。

天還沒亮，我就醒了。有時鬧鐘比我晚起，正在收拾等會丈夫和兒子要帶出門的東西，還得躡手躡腳快步進房切掉，生了孩子後，記性越來越差，明明剛才提醒自己要把手機帶出房間，卻又忘了。兒子才一歲多，還不會賴床的年紀，世界太新奇，他哪捨得閉眼把自己丟進深沉無光的夢裡。我不小心撞一下門，他就開始翻滾，我拍拍丈夫，希望他稍微清醒一些，防堵兒子滾下床，他覷我一眼，就把腳橫擋在床邊，眼睛很快又閉上了。

趕緊打電話訂早餐，等等丈夫開車載兒子去保母那時順便拿。丈夫上班要吃的水果、飲料和麵包都裝好了，兒子的奶裝進保溫袋。我進浴室盥洗化妝，鏡子裡的我凌亂地像床上尚未摺好的棉被。昨晚又睡不著，三、四點頭腦還轉個不停，可能先睡飽了，陪兒子從八點睡到老公十二點進房就寢，我再出去洗奶瓶、消毒、洗碗，整理滿地的玩具和丈夫吃完丟在桌上的飲料杯或空碗。

一點左右刷牙熄燈，但那盞媽媽身體裡的燈已經關不掉了，丈夫和兒子就睡在燈裡，我整夜炯炯有神地監視他們的睡眠。

頭已經開始隱隱作痛，像一條小蟲窸窣地鑽，我已經預想到一整天的工作會漸漸把蟲養大，回到家整顆頭被蟲盤踞，仍得整理剛買回來的菜，開始準備晚餐。看見丈夫抱兒子回家，還以為他們是兩條從我腦子裡爬出來的蟲。

我們一起開車出門，我下車付錢拿早餐，丈夫順路載我到捷運站。如果來得及就在車上吃完，順手餵兒子幾口吐司，再把丈夫的早餐分袋裝好。下車時和兒子揮手再見，時間將我們的分別擠壓成匆匆一瞥。我在捷運上只想著一件事：兒子最後那一聲哭叫，是不是拖遲了整段車程？丈夫會受不了的，他開車哪能分神安撫？記得等會打電話問。

我走進幼兒園，準備迎接一個個來上學的孩子。我喜歡小孩，試著朝他們窄小的瓶口丟進更多東西，所以我帶他們去戶外遊戲場奔跑遊樂，圍坐在木地板上說故事，或是完成一個純真但充滿創意的藝術作品。我負責裁減捏塑他們的生活，所以陪伴他們吃飯、洗漱、睡午覺。他們喚我老師，吵吵嚷嚷的有些刺耳，但我都微笑以對，像收到一個個小禮物。有些孩子叫我媽媽，或是說要娶我當老婆，我會明確地糾正：「我是老師喔」。

孩子們都午睡了，我也躺下時，想起已經是九月一日，薪水入帳。下班要匯轉家用費、提領保母費，該繳納的水電、電話、管理雜費也得領出現金。有些信用卡帳還沒清空，考績獎金不知何時入帳，等戶頭裡錢夠多的那一天，才能撫平心裡那張彷彿被捲弧了的圖畫紙。

放學時，跟接孩子的家庭主婦閒聊。看我累，問我怎麼不請育嬰假，專心當媽媽。我說沒錢怎麼養孩子，她又問丈夫做什麼工作？我嚇一跳，以為該聊聊她孩子最近學習狀況，輔導方法，沒想到丈夫、兒子趁機從問話裡竄出來。我站在這裡，反倒像是被他倆倆拖來，顛巍巍的，隨時會被他們推倒。

女人結婚生子之後，職場變成泥沼地，讓人步伐沉滯，泥水淋漓，每一步像都被丈

夫、兒子用四隻手重重拽著。工作以前紮實地淤填在我心裡，現在它穿過去，然後墜入我皮包的提款卡裡。

孩子都回家之後，我脫下戴了一整天的口罩，摺了幾摺，把所有病毒留在垃圾桶裡。用學校的電話打到保母家，問今日兒子作息與進食狀況。今天手機又忘了拍學校的孩子，因為得空拿起手機，就點進相簿看兒子，或是傳LINE給丈夫，快瞇上的眼睛被手機光照得眨巴眨巴，就又睜得開了。

我被生活包圍，他們父子倆就趁機滲進我身體裡，用我的鼻孔喘息，用我的汗水流汗。但我也用丈夫的胃飽食，用兒子的成長喜悅。

回家路上買丈夫今晚和明天要喝的飲料，再買菜和水果，手提好多袋，電梯升降繩索像綁在我臂上來回摩擦，就是不快開。媽媽也是我的職場，做了一道新菜，偷偷觀察丈夫吃下第一口的表情。等餵完孩子，我一邊吃，一邊將丈夫的剩菜量換算成他的接受程度。

晚餐後帶孩子去散步消耗體力，回來時丈夫已經睡一陣，他上班累壞了。我幫孩子洗手，最後挪出一手掬水沖我的臉，洗去扎在眼皮底的汗。讓孩子玩玩具，提醒他小聲，

我再去準備他的睡前奶、尿布和牙刷，還得換一套衣服。

要哄孩子睡時丈夫醒了，去書房打開電腦，光照在他臉上，他還是這麼年輕好看。上身赤膊，那些以前就在的刻紋沒有被時光風化，他還是他自己，做著他愛做的事，追看他愛看的影集。

然後我就睡著了，那是唯一我成為我自己的時刻。

十一點多，我被兒子喚醒，他坐在黑影裡發呆自語，想必是睡前奶沒喝完，現在餓了，想再把他拍回睡裡，沒成功。到十二點丈夫還沒進房，我到書房，他跟我說他寫了關於我的文章，職場媽媽的辛酸，要我快讀。我跟他說我好想尿尿，還得泡奶給兒子喝，可不可以請他去顧兒子。

等他們倆都睡了，我再去洗澡。今天丈夫小睡沒時間讓我先洗，洗完精神又被洗亮了，如果真睡不著，到時候再讀丈夫的文章吧，他懂職場媽媽嗎？他知道職場媽媽連睡眠都是戰場嗎？我生活的每分每刻都是戰場。

* 評審評語

這篇散文，把一位職業婦女的心情、心得、心酸、心意，以及身體的勞動、疲憊，濃縮在一天的時光裡，看似瑣碎，然而瑣碎就是職業婦女的日常。這樣瑣碎、分秒不休的「一天」，日復一日，須多少的「一天」才會「卸職」，才能改變？作者文筆生動，擅於描述，擅於譬喻，卻不至於雕琢；一氣呵成，把職業婦女匆忙的節奏感，表現得淋漓盡致，讓人心有戚戚！（宇文正）

得獎感言

感謝我妻、我孩子的媽日復一日的忙碌，我在她潦草的紙張裡是比較重的筆印、一不小心就暈染的色調，我擠在她的生活裡生活，我才能在相較之下空曠許多的生活裡原地打轉，讓興致來，跟夢想去。每個職場媽媽一定都充飽了愛，才能撐起這麼巨大的張力。透過我的書寫，或許可以讓人看見在強母猛妻背後，有一個感恩的小男人。

成人組 · 職場書寫類

第二名

魏振恩

紐約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教於聖約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主授美國文學、文學創作，多語教學。曾獲美國年度詩選、時報文學獎優選、花蓮文學獎首獎、桐花文學獎首獎、兩岸記實文學獎、文建會新詩獎、臺灣文學館新詩創作獎。著有中文詩集《行將出發的黎明》、《光之縫隙》、《凹凸詩稿》。



警察故事

實際生活不是電影，沒有噱頭，沒有太多高潮，也沒有電影標題無限擴大的英勇與犧牲。我是警察，一個不折不扣的第一線公僕，沒有觀眾，沒人為我喝彩掉淚，我是一個個體。

我為父親活著。我也為生命活著。

關掉鬧鐘，匆匆梳洗，穿上燙好的制服，推開家門。父親已經去市場買菜。我跨上摩托車，倒退的街景，多事故的路口，通過上個月發生命案的宅落，昨天奔向醫院的救護車，目前，都在清晨的薄暮中落下紫色的平安，像彩霞滿天的幸福感覺。

在警局附近的早餐店隨意買了蛋餅豆漿，快速吞下，喝下冰涼的清晨意像。解決飢

渴是人間最基本的要求。多少人必須在病痛或貪欲與罪惡之間的，無法吞嚥？每日的糧食是上天賜給我們的機會，去幫助，不求回報，去看見受救助的人露出微笑。

我有時流連在堅強與軟弱邊緣，像一個被打在界內與界外的高飛球，得分，讓他人解脫，失分，讓人沮喪。

在我的教育裡面，或許這不是警察應該使用的舉例——我應誇耀我的功能，我的射擊能力，我應強調追緝犯人的本事，防爆的能量，我的威武，我的男性本色。在人生的流線裡面，棒球是太過柔軟的比喻，沒有槍林彈雨。不過，這也是我的希冀：從征戰與混亂裡找回平安。

大雨傾盆的冬天，我站在小學生通過的十字路口。導護老師跟愛心媽媽撐著傘，無力地吹著哨子。小孩穿著厚重的冬衣，外面包著雨衣，步履緩慢地穿越馬路。卡車司機按喇叭催促。

我下車指揮，鳴笛，手勢像旋律，像一種命令，命令威脅遠離。魚貫而過的學童，

夾雜著手持菜籃的祖母，濕淋淋地到達人行道的彼岸；然後一響哨音，紅綠交換，又是機車、汽車、卡車混雜的宇宙。

一個賣檳榔的少女從玻璃櫥櫃走來，拿著一把傘。「給你，你都淋濕了。」她說。

那是一把花團錦簇的傘。我想起我打著傘撐著父親走過大街，他的腳無法行動，我必須抱起他，躲過重重車輛洪流，花傘下面，滴著兩個男人的心情。

下午在準備明天竊盜案的搜索資料的時候，父親打電話來。他說他眼睛突然看不見。局長讓我回去載父親。摩托車上父親抱著我，手好瘦。「沒淋到雨吧？」從後視鏡看他，他閉著眼彷彿不想再看見這個世界。

一個販毒中年做筆錄。我一邊問話，一邊看父親望著窗戶外的花園。他是看不見的，可能是聞到花香吧。

隨後一個男子衝進局裡。他不斷叫喊，「我快死了，我快死了。」

隊長說，「叫救護車。」

他說，「趕快幫我找藥，袋裡有藥。」

在他的書袋找到一罐，裡面寫著肌肉鬆弛劑。「是這個嗎？」

他連忙吞下四顆。他說，「你們給我安靜！」

大家都忍住不笑。

女警說，「不會死！送你去醫院。」

父親坐在沙發上不斷揉眼睛。我說，「不要揉，會更看不見。」

「我不能呼吸。」中年男子說。

下午射擊訓練的時候，恐慌症男子已經離開。局長叫我把父親帶到宿舍休息。宿舍外面的山峰飄著山嵐，很可惜他看不見茂密的檳榔，也看不見秋天的麻雀，在田野裡啄食穀粒。

射擊的時候，我充滿罪惡，可能是來自我的自卑，明天才能帶父親去醫院。當然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所以我努力瞄準靶心，抓住一種態度。

正義的態度，面對惡勢力的態度。如果靶心是你的敵人，你一定會努力瞄準，讓子彈慢速旋轉，在命運與爭戰的惡勢力裡面旋轉。如果你是靶心呢？

我們都希望逃避仇恨的世界，戰火的時間，殺戮的空間，偏見的場域。不過人類似乎逃脫不了命定一般的路線。

例如，尋找一份被人丟棄的屍體，局長下令成立專案小組，查訪民眾，調閱監視器。那具屍體不是你我的，也不是我父親。我們努力活著，不要成為屍體。屍體的意義，是線索，是必須找回的謎團，被仇恨與貪婪摧毀的犧牲者。

記得冬天的晚上，通往山上的班車早已收班。一群男女老少來到警察局，問我怎麼去山上部落。已經十點多，要等隔天才有車。「走四、五個小時吧？」他們說沒有辦法，要辦喪事。我請學弟幫我值班，把他們全部載上山。

燈泡在山影裡微弱閃爍，經過沉浸在陰影裡的教堂，「到了。」家門前搭上棚子，幾個親朋好友烤火取暖，沒人彈奏吉他。一群人馬上哭出來。「在冬天離開，讓人更加悲傷，」一個長者說。「謝謝你載他們回來，祖靈會保佑你。」

回警局的路上山路綿延。父親不知在警察局宿舍睡著了嗎？不知是否跌倒。當一個

警察不能憂慮，他沒有時間煩惱，沒時間鑽牛角尖。當一個警察也沒有時間思考屍體的意義——是那個被原住民祖靈保護，夜行者爬山涉水前來送行的個體？或是那個被丟棄在販毒罪犯家裡的無名者？還是恐慌症被瀕死感淹沒的中年？或是紅燈右轉把一群學童壓成肉餅的酒醉者？

我們都應該尊嚴的活著。

我們都應該和平的活著。

有時候他們打我的臉，用石頭敲擊我的腦殼，有時候他們用憤怒的言語。

有時候他們選擇寄給我一箱滿滿金黃的部落鳳梨，感謝我送他們在夜裡回到漆黑的部落。

有時候他們拿著一把花傘，讓我不必淋雨。

有時候我在射擊的旋轉裡面，聽見時間溫暖的歌聲。

有時候我在槍林彈雨的爭戰裡面，看見我抱著他的屍體。

那是一份非常溫暖的身體。

有著善良的眼睛。

他已經被完全治愈。

他的眼睛看得見黑夜。他可以安全行走。他可以跟我一起回憶，這些高低起伏的旅程。

* 評審評語

● 本篇作品在決審會議上獲得三位決審委員一致好評，脫穎而出，是因為作者生動地寫出了一位公僕，即人民保母警察的日常生活和每天的例行工作，這些繁瑣的事務在作者漫

不經心的文字敘述下，栩栩如生，極具感染力。在警察局的門內窗外，作者同時述及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父親的互動。無論在公領域的職場，在私領域的個人，作者顯然具備高度的觀察力和同理心。（胡金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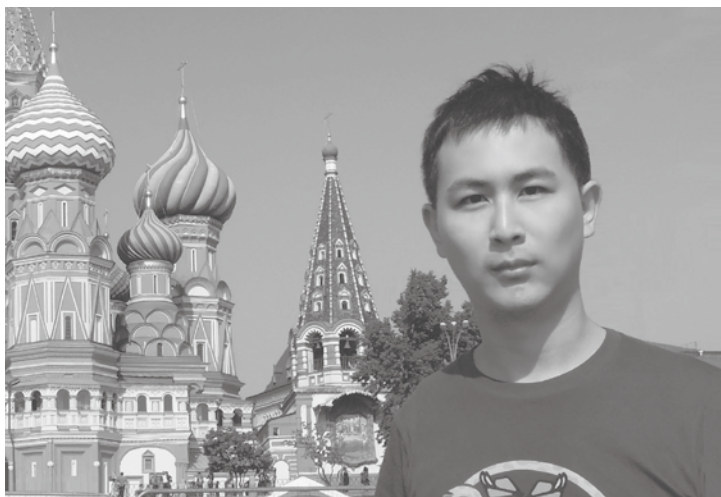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我們都希望逃避仇恨的世界，戰火的時間，殺戮的空間，偏見的場域。不過人類似乎逃脫不了命定一般的路線。〈警察故事〉描寫第一線公僕面對老弱的父親與艱困的職業產生的自省。良善的心，做著感恩的事。感謝聖約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在創作期間給我的無限鼓勵與支持。

第三名

林力敏

輔仁大學翻譯所畢業，目前為自由譯者，擅作英譯中，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在《聯合報》寫過專欄。喜愛騎車兜風，持續探索各類新知，探索文學與人生。



不公不私

我的職場，沒有職場。

這般說對也不對。我有工作、沒同事，有通勤、沒上路，有休假、沒年假，有辦公桌、沒辦公室，有這些職場甘苦、沒這些職場哀樂——全因我乃一介在家工作的自由譯者。

每日醒來，從床鋪踱到電腦桌，兩公尺，一秒鐘——通勤完畢。開機，走到飯廳泡麥片當早餐或直接午餐。起床時也許清晨也許正午，工作或朝九晚五或朝十晚十，下班不打卡，僅歲月替我打印。

既是高高在上的總裁，也是手拎垃圾的工友。同事零人，連繫的僅幾位編輯或職員，人都好，雖然也許合作五年素未謀面。偶爾新編輯來信，劈頭「XX小姐好」，我照樣

回覆，信未故作輕鬆說明我雖名字偏女，實為男性。這啟發我從不稱對方小姐或先生。性別本不重要，唯弄錯時打緊。

信多半短，畢竟光寫短信工時便已夠長。某些編輯倒附簽名檔，例如書介，我有時看得津津有味欲購買，最後赫然發覺根本是自己懷胎十週的譯作，從書名到文案包裝得簡直重新投胎，就像英文片名明明無神無鬼，中文片名卻有神有鬼，不啻裝神弄鬼。

這不見得有錯，畢竟片名是另取的，而非翻譯的。若是翻譯可躊躇得多。譯文如女子，美女不忠，忠女不美，文字美則難忠於原文，忠於原文則難多美。翻譯是夾縫中前行，但話說回來，生活何嘗不是？一張張帳單把人夾扁了。

我在帳單間開工。中翻英，英翻中，書籍翻譯，文件翻譯，不斷上網查中英字詞與背景知識，便是工作的全部。名喚自由譯者，但確實自由？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或能代為回答：只要心存自由，在監獄依然無束。

這工作有賴紀律。今天要翻棘手商業文書，賴在床上逃避，睡去，一秒的通勤路，夢中跋涉半日才走完。逃避，結果半夜三點猶努力，刨空的上午由黑夜彌補，時間可複製貼上，大概堪稱自由，但交稿期限啃去光陰，帳單嚙掉志氣，最不自由的自由，最自

由的不自由。

我生性寡言孤僻，適合這工作，但有得總有失。最新生物學研究說演化不必萬年，能在今生完成，我即明證，短短幾年喉嚨已近消失，說話半小時即嚥啞。不擅與人交接，日日無人又心慌，便去巷口便利商店，只為看一看活人。也看報紙頭版，跟世界保持連繫，雖然一則則新聞都有在臉書流轉。

從便利商店返家，不知算是進房間，還是進公司。都是，也都不是。打開房間電燈，照亮工作資料，重啟私人筆電，點開公家檔案，這個人公司不公不私，既公既私，以致混公雜私。連人也半公半私，上身襯衫，下身內褲。

一般公司職員愛把辦公桌擺滿愛女照片、招財貓、熊本熊或萬年青，催眠說此為我地盤，把公司當家。初做自由業，我倒收掉個人物品，催眠說此非我地盤，把家當公司。追求什麼，代表欠缺什麼。

我常被提醒自己欠缺什麼。家裡不是沒活人，父母都在。最初母親常問我是否有意考公職或在外上班。後來漸漸少問，換成噓寒問暖，不時在房外製造聲響代替敲門。門縫與鑰匙孔長出監視的眼睛，聲聲叮嚀滴滴滲透，連她洗好的棉被，夜裡裹在身上都是種提醒。

漸漸我也疑心自己是否做錯了什麼。一人獨自在房，在世界之外。工作再多，都似沒工作，僅存摺數字標明進展，但也只是數字而已。於是工作得更拚，屁股嵌進椅子，連影子都枯枯的。

沒職場人際，倒有家庭人際。開房門，很輕易就把工作的厭煩往家人身上砸，或許也隱隱然抵抗母親隱微的關心。於是又想說工作別太拚，家終究是家。這般擺盪於認真與鬆懈，一年年過去，公私混雜日深。

總有都市傳奇說廣告業或竹科員工忙到帶睡袋進駐公司。我不必如此，也天天如此。當工作到一半能隨時躺回床上，躺著漸漸等於站著。工作輕如生活，生活也就重如工作。叮嚀聲不再滲入房間，工作卻滲入我，躺在床上耳根響著打字聲，籠罩於電磁波，隨時連接無線網路。

原來最難躲的不是母親的眼睛，是我的眼睛，閉上了仍盯著自己。為了帳單、證明或僅僅心結，自己監視自己，規畫每時每週進度，白天把大行李箱擱在床上避免無故躺回，惰性與幹勁間緊盯譯稿，人在打字，字在打人。

譯酬算法使雪上加霜。多數按字計酬，一枚枚錢清清楚楚，標示工作的經緯，時間

的刻度。做這行確實明白時間即金錢，一寸光陰一寸金。工作再次滲透暈染，公司從房間漫漶為世界，平日假日一無分野。週六外出吃飯，人人放鬆，我倒想著這餐不是三百元，還得加上三小時沒工作，共虧一千五。

放鬆自有價值，快樂自有價值。只是無法算錢的價值，往往像是沒價值。我知道算得愈精，反而愈愚。人生是不能算的。不過知道歸知道，仍斜斜沉在工作與生活裡，沒打卡，就沒下班，搜尋結果 *MISS* 機盒哽在胸口灼灼熱，跟心跳一同。

最近倒練習睡前關筆電，不再徹夜開著。闔上蓋子，拔插頭，筆電收進櫃子，伸手打卡下班，通勤回家。我沒職位，但哪天當這裡該是辦公室時是辦公室，該是房間時是房間，可公可私，我大概就晉升了。

說到底職場為何不打緊。畢竟職場不在外頭，是在心底。

* 評審評語

包括翻譯在內的文字工作，設計等等的非傳統工作型態，改變了職場的概念與面貌。不公不私，一個自由譯者的心聲，直接用標題點出了這種方興未艾的工作樣態。這篇職場書寫於是有著工作與生活相互滲透的敘述，也就跟著關於自由與否的辯證。至於作者自己的專業呢，這個最傳神：「文字美則難忠於原文，忠於原文則難多美。翻譯是夾縫中前行，但話說回來，生活何嘗不是？一張張帳單把人夾扁了。」我們讀到極好的文字，到位的描述，也在微微的幽默裏感到幾許無傷的自嘲。（陳雨航）

得獎感言

寫作本文時，常想起錢鍾書的一句話：「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於人生觀開的玩笑。」

成人組 · 職場書寫類

佳
作

賴俊儒

喜歡貓，

喜歡運動，

喜歡繞遠路，

喜歡各種形式的惡趣味，例如人生。



燈蛾

天亮之前，我必須熄滅整座校園的燈火。

一座巡邏鐘，十五個打卡點，梭巡在凌晨的一雙皮鞋就是寂靜的震央。

學校座落在多霧的山上，幾座樓舍繞著操場，疏散的排列成U字，U字的兩端開口是大門與側門。夜裡山上墨一樣的黑，燈火虛弱地亮著，像墓園裡幽微的火光。自側門警衛室旁的A棟始，至U型底端的K棟止，跨上機車，帶上手電筒和巡邏鐘，從A到K，同樣的路徑，一個晚上要走四遍，如果閒散的悠晃一圈，大約是播了五首情歌加上四封讀者來信的時間。

「聽廣播是必須的。」隨身帶著收音機的老鳥L說：「深夜廣播是為了告訴聽眾，

時間還在走，隨時就天亮。」

但剛開始的時候，走著走著天卻遲遲不亮。我懷疑感知神經是不是接錯線了，或者我不知何時陷落於世界的罅隙，在這裡，時間和空間的量尺扭曲失準，走著走著以為過了很久，巡邏鐘面上的指針卻只地老天荒的緩緩爬行兩、三格。工作內容是保障校園安全，但每日重複的動作只有關門關窗還有關燈而已，其餘時間則多半坐在警衛室裡，百無聊賴地盯著螢幕上的監視器畫面。這樣日夜顛倒的工作，我以為我一定做不長，只打算當作剛退伍的過渡階段，卻不知不覺就兩年了，從A到K，走了兩年。

夜裡校舍其實靜得怕人。巡邏鐘是舊式的鐵殼子，斜揹在身上晃呀晃的，像放學的小學生揹著鐵水壺，碰撞時咣咣咣的響。鐘裡面有薄薄的一卷紙卷，我把卡點的鑰匙插進鎖孔，順時針轉三圈，內裡齒輪轉動，聲音清晰可聞，「咔登」一聲，時間便列印在紙卷上，每當這個時刻我總會抬頭四顧，怕誰發現了這鐵殼子裡密藏了我全部的人生。

夜間有蛾。

位在U型底端的K棟是新起的校舍，面向山下景觀的那一側的外牆大量採用玻璃，襯上藍白配色的牆面，視野佳，採光好，簡直像醫院——學生如是說。夜裡的K棟叢聚

著大量迷途的飛蛾，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如何離去。牠們姿態各異，種類繁雜。我無法從千百個體中細辨牠們的科屬，有大者近半個手掌；小者約一指幅，歇在牆上如一枚斑斕的指紋。對牠們來說，這裡大概像個巨型玻璃迷宮吧，為了安全的緣故，玻璃帷幕並無氣窗，一旦進來了，就只能無止盡地遊蕩徘徊。我猜牠們無法分辨玻璃與夜色，於是只能反覆的叩問，碰撞，然後落下。

蛾是一種與蝴蝶有親近關係的昆蟲的總稱，均屬於鱗翅目，身體一般比蝴蝶粗壯，靜止時翅膀覆蓋在身體上。通常在夜間活動。

維基百科關於蛾類的資料顯得單薄可憐，敘述時也總伴隨蝴蝶二字。蝴蝶，美麗與嬌弱的註解，而夜行性的蛾在蝴蝶的光環下總是殘缺不全、隱而不顯。光與影，蝴蝶與飛蛾，身份的認同與消滅。人們見到蝴蝶時總會微笑驚嘆造化之神奇，蛾則被屏蔽忽略，只有在燈蛾費力撞擊日光燈管的時候，人們腦中才會忽然浮現那句成語：啊，可不是嗎，飛蛾撲火。

長夜漫漫，值班時各人有各自消磨時光的法寶。研究樂透號碼，滑滑平板，在煙圈
的吞吐裡交換滿腹的牢騷。警衛裡除了我，都是可以退休的年紀了，婚姻子女退休金，

誰的人生沒有一點疙瘩。心情好的時候，L有時候會偷偷喝上幾杯，若隔天早上領班休假，那就不只幾杯了。原住民血統的W會抓一些野味來下酒，他在校園隱密處擺了捕獸籠，有時是松鼠，偶爾也有竹雞。

「喝吧！喝吧！」W喝開了，今天有點瘋，我藉口上廁所，溜到外面醒酒。警衛室裡隱隱傳出浮動的噪響。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渾濁的眼睛，讓我想起總是醉酒的父親，想起幼時住的舊宿舍，斑駁的紅色欄杆，暗青色的塑膠地板。我很年幼，蹲坐在後陽臺的小椅子上，凝視著眼前龐然的工廠在夕陽下發出轟轟巨響。

彼時我以為人生是線性的，直走出去便有不同。

可是現時我在這裡，像一班定軌列車，從A到K，一樓到七樓，插入鑰匙，順時針轉三圈，咔登！到站，打卡，毫無脫軌的可能。經過體育館，皮鞋在走廊上發出規律的回聲，我關了一扇窗，一個酒囁從胃袋裡竄上來，難聞的酸味。真奇怪，我以前不是發誓這輩子滴酒不沾的嗎？

蛾類的趨光性其實是一種誤解。正確的來說，牠是被燈光所誤導而偏離原先的軌道，從旁觀的角度來看，便會覺得牠受光的吸引……。

所以飛蛾並不願意撲火，牠只是暈眩。

蛾類的飛行是依靠恆定而無限遠的光源來辨別方向，如月光，因此，當飛行路徑周圍出現燈光或燭火，牠便會受到嚴重干擾，牠以為自己不斷前進，但其實只是陷入了一個悲哀的螺旋。我闔上圖書館借來的《蛾訊》，凌晨四點，準備進行最後一趟巡邏。

下班前的最後一趟巡邏，要將熄滅所有校舍的燈光，這是工作裡我最喜愛的一刻。其時星子寥落，天空是沒有雜質的黑色，稍不注意，整個人彷彿就要融化在裡面。在抵達天亮之前，我先抵達了黑暗。K棟裡飛蛾四處碰撞，煩躁的日光燈嗡嗡低響，我掀下開關，剎時，所有的聲響都停止了，月光朗朗的透進來，像低語，像麻痺，夢與非夢之間，牆上是一隻隻憂愁的眼睛。

我關燈，我離去。在這螺旋似的來回反覆之間，我彷彿參透了人生，卻又在關燈的那一刻悉數遺忘。凌晨四點，我夢遊似的走著，向有燈的方向。天亮之前，我必須熄滅所有的光。

* 評審評語

本篇作品主要描述第一人稱「我」是校園內的菜鳥警衛，每天晚上的工作是藉著校園的燈光巡邏校園各個角落，確保校園安全；趁著天色將明將亮，一一關熄所有燈光。藉由觀察自然界的飛蛾與及和老鳥警衛的職場互動相處，作者將這份工作比喻為夜夜撲火的燈蛾，行文之間隱藏了作者參透人的生老死病，頗具佛家意味。（胡金倫）

得獎感言

偶爾還是會懷念那樣的日子，關著燈，在黑暗中憑藉月色前行。偶爾想起同事們說的那些靈異故事，墜樓的學生、走動的銅像……如果校舍裡還藏匿著其它幽魂，感覺自己便不那麼孤單。

感謝主辦單位，感謝評審，也感謝每一個時期的自己。

佳
作

黃脩紋

中山大學學士，高師大碩士。生於高雄，長於鳳山，目前賃居於臺南，為高中教師。喜歡閱讀，超愛看電視。曾獲全國聯合徵文第一名、海峽兩岸漂母杯文學獎一等獎、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第一名，但是鍛羽而歸的經驗更多。依然努力學習、嘗試、磨練更多的寫作經驗。



唧唧復唧唧

凌晨三點，萬籟俱寂，惟獨縫紉機仍孜孜矻矻，持續吞吐滿桌布料。我好想睡，接連數週的熬夜，精神體力均已瀕臨極限，萬千殘影猶如跑馬燈，眨眼之間閃爍飛逝；但我不敢，一罐紅牛仰喉直灌，倘若耽誤了時辰、拖沓了進度，無法準時交件予客人，一整套要價不菲的訂製服裝，便無法趕上預定展出的盛會。未能如期履約，勢必自砸招牌，不僅無法收得尾款，期盼許久的顧客，也勢必難以順利「出角」——他會殺了我。

「出角」，又稱「角色扮演」，亦稱「Cosplay」；玩家模仿動漫角色的穿著打扮、妝髮造型，配戴相同的配件道具，並仿效其神情姿態，務使自己與書中人物如出一轍，乃是演繹角色的行為藝術。當然，隨著同人文化蓬勃發展，角色扮演更加進化，取材來

源不再侷限於平面動漫，無論是歷史傳說、文學作品、當代潮流的影視娛樂，甚連生活週遭的各式物品，只要具備鮮明形象，便能成為角色扮演者所欲仿擬的目標。但是，動漫畫視常見天馬行空，角色造型遂也荒誕迷離，唯有仰賴量身訂製，方能呈現符合原作的醍醐真味。

我，是苦恨年年壓金線的貧女，是揮灑魔杖的神仙教母，眾人讚嘆仙杜瑞拉的一襲華服，金縷纏繞鏤花蕾絲，精緻妝髮閃爍珍珠，晶瑩剔透的玻璃鞋，更成為悠遠流長的美麗童話，告誡著我們：每個完美造型的背後，都有一位熬夜趕製全套盛裝的藍翅勝奴工。神仙教母，應是角色扮演的開山祖師，有賴她的精心雕琢，方使灰姑娘豔冠群芳；然後，鏡頭環繞全場，仙杜瑞拉翩翩起舞，白馬王子眷戀沉醉，而在金碧輝煌的大殿之外，神仙教母或許棲身於南瓜馬車之中，滿臉倦容呼呼大睡，療補施展法力的過度疲憊。

神仙教母尚能施展魔法，現今的服裝製作者，則是一盞孤燈、一臺縫紉機、一顆百思不得其解的渾沌腦袋，在每個日夜唧唧復唧唧，努力拼湊四散的布塊，藉由縫線的縱橫交錯，逐漸架構為錯落有致的具體造型。提及服裝，素材約莫是布料、縫線、鈕扣、拉鍊；但是，角色扮演奠基於異想國度，上述常理遂也無復存在。隨著經驗累積、技巧

精進，我所縫製的角色扮演服裝，逐漸獲得口碑，伴隨而來的滔滔訂單，卻也將我一步步推向更難挑戰的巔峰。顧客神迷歐洲騎士，我便蒐羅特力屋之各式鐵鍊，銲接而成中古鎖子甲；玩家嚮往珍珠美人魚，繽紛絢爛的鱗片魚尾，來自無數亮片的交錯層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Cosplay 服裝製作者，卻是勇於挑戰只應天上有的特殊造型；裁縫機、熱熔膠、幾條烙鐵與一枝錐筆，便是吾等手中的神奇魔杖，揮灑之間，蛻化本非人間物的種種不思議。

複雜的造型，仰賴繁複的手工，勢必收取可觀的報酬，也更考驗製作者的匠心獨具，方能神來一筆、直臻妙境。某回，顧客訂製連身鎧甲，肩頭、膝蓋共有四塊圓形盔殼，一體成形、弧面硬挺，尚得兼顧內襯柔軟以方便行動；歷經數次試驗，嘗試各類素材，忽又靈機一動，索性剪開兩套胸罩，渾圓罩杯鋪縫銀亮緞面，女性柔美頓成陽剛雄渾。另回，角色造型為歐風女皇，絲綢長袍綴以蓬紗蕾絲，已是挑戰腕隧道症候群的可怕節奏；胸前尚有一襲馬甲，黃銅材質雕鏤繁複，更加考驗製作功力。倘若逕以黃銅打造，不僅成本破表，也非能力所及，顧客更將舉手投足如喪屍，身負重擔而舉步維艱；若以布料縫製，必使質感失真，兩相權宜仍一籌莫展，頂上燈泡忽明忽滅，一盞靈光方豁然

開朗——先至夜市請託攤販，順利購得塑膠材質、無頭無臂的中空模特兒，載回家中大刀肢解，刨胸剝腹而得膠殼薄片一塊，然後噴灑金漆、黏貼錦緞、交錯金縷旋繞其上，硬挺華美且輕便合身，人形模特兒之胸腹起伏，恰又切合於馬甲所需的塑身效果。交件之際，顧客連聲驚嘆，頌讚我的獨到巧思；殊不知，渾然天成的完美成品，背後是多少輾轉難眠的孤夜。

隨著時代推移，角色扮演日漸普及，卻也漸漸偏離本意；扮演角色太過容易，對於原作瞭解與否便不再重要，甚至在某些玩家眼中，角色扮演竟成追逐鋒頭、賣弄衣裝的嘩眾之舉。許多年前，《魔戒》當道，俊帥弓箭手的尖翹耳廓，遂成熱門訂單，工作室則如豬肉攤，滿桌懸掛精靈尖耳；緊接之後，《哈利波特》爆紅，魁地奇戰袍成套羅列，尚得搭配紅黃圍巾，人人均成毛線高手。角色扮演，應是投射個人憧憬，卻因流行鼓譟、從眾心態，舉凡熱門的作品，遂能於同人會場，看到千篇一律的複製人出動：配戴一頂草帽，便自詡為縱橫七洋的海賊王魯夫；身著運動外套，則成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網球王子；手搖羽扇便成諸葛亮，身披藍羽織遂是新選組，拿著魔杖再加連身短洋裝，便能招搖過市自稱庫洛魔法使。這些玩家，以最為簡陋拙劣的裝扮，踐踏角色扮演的真諦，他

們或許換上了新裝，卻遺落了那顆憧憬角色的心。

十多年來，眼見 Cosplay 的興衰起落，曾被斥為妖魔橫行，也曾風靡年輕世代，至今則成眾所明瞭的文化標誌。滿懷熱血的昔日玩家，有人已經生兒育女，就此淡忘年少輝煌，卻也有人樂此不疲，全家出動、集體整裝，聲勢更為浩浩蕩蕩。我，則仍伴守一臺裁縫機，唧唧復唧唧，踩動踏板的每一步，逐漸架構玩家心中的夢。

* 評審評語

● 色]扮演 (Cosplay) 服裝縫製者的製作經驗與觀察。她是使灰姑娘豔冠群芳的神仙教母，卻常得面臨無米之炊，絞盡腦汁無中生有。在趣味橫生的文字中，帶出了角色扮演的興衰普及裏頭那失去的初心。我們讀到了一個少見的職場，同時知悉了一種流行世界。(陳雨航)

最近幾年，開始參與各種徵稿活動。因為誘人的獎金，因為響亮的名聲，因為驚見榜上有名的那一剎那，滿溢心中的澎湃與雀躍。然而，後來我才瞭解，每次築稿的過程，都是一段人生故事的回顧，讓我有此餘暇，檢視生命中美好的片段。謝謝你，願意聆聽我的故事，讓我漸漸成為一個具有傳奇的人。

成人組 · 職場書寫類

佳作

石依華

最初是劇場人，後來在教會工作，然後擔任記者；在小孩出世後成為兼職工作者，以便陪兒子過他人生最初的十二年。即使人到中年，仍然有各種不同新開始的可能性，就看自己願不願意走上新的路途，一路把人生過得讓自己開心。



鐵人心情

我打開暗門跨步而出，衝進深夜空蕩的大廳，急速跑下長長的階梯，進入列柱排隊的巨大十字通道。在地面的幾何圖案與懸頂燈光互相反射，行人顯得匆促且孤單的空間裡遠遠看到那位女士無助四顧的身影，我跑過去對她說：「小姐抱歉，我們的確還有一班南下列車而且還有座位，妳需要票嗎？」她露出一朵帶點淒涼但仍顯溫暖的笑容，點了點頭，我把票遞給她。

那是剛進入鐵路工作第一個月的事。新進人員需經歷四個月的見習訓練，通過後始得公務員資格；我這新手當時正輪到售票房見習，每天興奮地操作那聰明複雜的票務系統，在售票員窗口座位上觀看與默想這個如血管般流通貫穿全臺灣的鐵道運輸網。那晚

上一位小姐惶急來問還有沒有車票，顫抖的嘴唇喃喃說著：「我爸爸過世了……」我同情但抱歉地回答，「沒有了，現在沒有車，樓下有高鐵，妳要去看看嗎？」她離開了窗口，我卻突然想起的確還有一班週末的夜車。快速印出票，拿了可能會用到找零的錢，衝出去找她，並且的確幫助她趕上了回鄉奔喪的夜車。

我年輕時從來沒有注意過公職考試，因為那時候的臺灣充滿活力（社會新鮮人起薪甚至比現在還高），找工作容易，冷門藝術類科畢業的我也能順利得到學以致用的工作；只是在歷經嚴格學院訓練之後，我仍不能聲稱自己懷有足夠的藝術熱情，能夠支撐自己把它當成偶像一般崇拜、並以藝術相關工作做為一輩子的職涯路線。

歷經人生起伏及工作更迭，復如願在步入婚姻後得到子嗣，我開始了十餘年以陪伴孩子長大為主要工作，不支薪、僅以三十餘歲人生累積下來的資源做為燃料的母職日子。但是總有彈藥告罄之日，重出職場是必須的下一步；在那個時間點上，我是標準的三明治夾心人：上有年邁公婆父母要照顧、下有正要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得教養，我沒有多餘心力準備求職，只能以所擅長的讀書考試做為重返職場的跳板。我有兩個月時間可以沉浸於陌生科目的探求摸索之樂，之後順利登上當年仍然熱滾滾的鐵路特考榜單，那時對

於公職考試這種公平且免於主觀面試的取才之道，心中真是充滿感謝呀。

運輸是一個社會經濟與生活的命脈，一幅恆定馳動的圖象則是備考期間我對鐵路的想像與戀慕。但好笑的是，要到了實際述職，我才有機會理解將要面對是什麼樣的工作內容，並重新以運工機電不同部門如何分進合擊共構鐵路運輸網的角度，調整認知，繼續讓那幅恆定馳動的圖像長出骨肉、變成經由我們這些鐵人的團隊合作，而每日每夜有如怦通心跳般綿密強固運行不輟的網路。實體的，承載著各種腳步與身影的網路，讓各式各樣的旅人，他們出發與抵達的軌跡，在這島的時間與空間軸上畫出縱橫交錯的線條；那些無形的線條連綴相疊、3D立體化起來的話，應該就是一個臺灣島的形狀與色澤。

我所在的運務部門，負責的是車站營運、車班排點調度、車輛的值乘，也就是每位旅客能夠看見及接觸到的：從售票員到旅客服務，從月臺嚮導到列車長，以及看不見的：監控各列車運行、進出站狀況，確保運行安全的調度員，等等。

鐵路基層工作是一個與眾生連結的職場，而不只是與一小群同事或工作夥伴共生。不必「直接」對任何主管負責，因此更需要每個人妥善執行分派在自己身上的任務，完美詮釋一顆又一顆螺絲釘的角色。當每一個環節都運作無誤，能夠自癒及自我完滿地完

成工作，就能支撐全臺鐵路網的正常運作，以及發生不正常狀況時的修復與應變。

在臺灣逐漸把各行各業都服務業化的此時，公職應該被稱為幫助業而不是服務業，因為它是國家機器得以運作的基礎，有一定的規格與要求，不宜以服務一詞簡單代過；運輸業更不應被歸化成服務業，因為安全、迅速、穩健才是運輸的核心價值，而不是在個人主義高漲的社會氛圍下對旅客提供毫無原則的諂媚服務。

比如說，某些類型的旅客，動不動就愛搬出「你們公務員就是怠惰／官僚」、「你們臺鐵還不是我們納稅人花錢養的」……等等，出於愚昧刻板印象的氣話，或者純粹只是他認知範圍內的誤解，來當做面子掛不住或欲求無法滿足時惱羞成怒的粗口。三不五時，就會遇到一些視規定如無物，深諳會吵的小孩有糖吃之道的無理取鬧旅客，把鐵路工作人員當成他予取予求的對象。

但是也無妨！根據心理學研究，這世上約有總人口的百分之四是反社會人格者，這些人不在乎他人，心中只想到自己的需求與樂趣。自從讀到這個研究以後，原本就開朗正向、忘性一流的我，就更不為惡客掛懷了！畢竟遇到一百個人裡面只有四個人會很難搞、或者會陷害你；再進一步反向思考，世上應該至少也有百分之四的人是非常體貼、

善於為他人著想、時常反躬自省並嚴以律己的人吧！所以就算遇到奧客，忍不住動了氣，但總也會遇到溫暖和煦、令人讚美的好人。這樣看來，行走於工作與日常的每時每刻，都是有福報的；我們一生至多也就是正負相抵，再多的不開心也會有至少一樣多的愉悅，能把一切都撥回到正平衡啊。

工作中的喜樂，就從真心情願地幫助他人、以及真誠謙卑地欣賞他人，開始綿延進。常存喜樂的心，便日日皆好日，微笑著繼續在鐵的世界裡修行。

* 評審評語

本篇表達一名運輸業公職人員的心情。從親歷的職場經驗、與芸芸眾生的接觸，帶出對人性，以及對今日社會裡運輸業工作本質的思索。細節豐富，不卑不亢，讓人對公職人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文字樸實無華，以這樣的文字風格表現公職人員的職場生活，格外覺得真誠親切，結尾更帶給人正面、溫暖的感受。（宇文正）

得獎感言

下班後的時間都是自己的，可以用來做所有令自己喜樂的事。個性過於獨立，必須與人合作的創作型態都適應不良，那麼還是回到最初拿筆寫字的樂趣吧！職場書寫這個類目讓我得以整理及表達對目前工作的一切想法及感受，初次嘗試各種獎賽投件也順利獲得小小的肯定，感謝新北市文學獎給書寫愛好者的機會。

職場不在外頭，是在心底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洪尚鈴

會議開始，本屆成人組職場書寫類總收稿件數一百六十五件，由洪玉芬、廖志峰、張耀仁三位初審委員選出二十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由陳雨航、宇文正、胡金倫三位擔任，並推舉宇文正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陳雨航：新北文學獎已有散文類的設置，因此會希望在職場散文類看到不同於一般散文的作品。本次入選作品大概都包含兩種敘事方式：理念抒發和描述經驗，差別只在分配的比例。我較喜歡現場經驗比重較重的作品，但也必須承認，理念抒發的作品文字大多較好。

胡金倫：我傾向選擇表達樂觀、抒發敬業精神的作品，且此次作品水準頗高，職業也相當多元。

宇文正：這是很有創意的文類，閱讀時相當愉快，也附議航叔的說法，行業的特質（描述經驗）和個人的感受（理念抒發）若能相互平衡，會較容易勝出，而最後的決勝關鍵則是文字能力。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勾選五篇，結果為：

一票：〈烘焙人生〉、〈比城市早一步起床〉、〈唧唧復唧唧〉、〈爸爸的位置〉、〈鐵人心情〉、〈格子間的紅綠燈〉

兩票：〈不公不私〉、〈燈蛾〉、〈職場媽媽〉

三票：〈警察故事〉

其中〈爸爸的位置〉因超出規定字數，不列入討論。召集人宇文正議決，未得票的作品，亦不列入討論。

一票的討論

〈烘焙人生〉

胡金倫：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名，它將烘焙的過程描述得栩栩如生，很能感覺到作者對烘焙的熱情。文字也不錯。缺點在於與人的互動較少。

陳雨航：這篇在我的排名是比較後面的位置。

宇文正：寫法較為制式，且沒有有效表達職業與自己的關係，因此我沒有選它。

〈比城市早一步起床〉

胡金倫：這篇職業為早餐店，我喜歡它抱著樂觀正向的角度去描寫，但與上篇的缺點相同，缺乏與人的互動關係。我不堅持。

陳雨航：節奏感不錯，相對來講文字部分稍弱。職場感有出來，但其實早餐店是很容易的觀察對象。

宇文正：以第三人稱的角度，無法讀到獨特的個人體會，文中的小標則截斷了文氣，反倒無法一氣呵成。

〈唧唧復唧唧〉

陳雨航：以縫製 cosplay 服裝的裁縫師為主題，職業特別，講述縫製各類服裝的過程也挺有趣。

宇文正：這篇我可以支持。不只寫個人職場的細節，也帶出對 cosplay 演變與盛衰的個人觀察。

胡金倫：它談得很深入。

〈鐵人心情〉

宇文正：它讓我很感動。寫出對運輸業本質的思索，也對身為「一顆螺絲釘」的社會位置提出深刻且正向的體會，讀了可以更了解公職人員。文字可能不夠漂亮，但樸實流暢的文字也很符合職業感覺。

胡金倫：它不是用負面態度去看待工作，我可以支持。

〈格子間的紅綠燈〉

胡金倫：這篇我可以放棄。

兩票的討論

〈不公不私〉

陳雨航：和職場媽媽都是這次頗具代表性的作品。談的是未來可能會繼續擴大的職

業趨勢——個人工作室(SOHO)。這篇的職業是翻譯，以工作與生活的相互滲透為核心，寫出了這種新興的工作方式與心聲，文字極好。

宇文正：文筆很好毋庸置疑，但我更欣賞的是作者的態度，流露出自由工作者的不卑不亢，並思索自由與生活的取捨、私人與工作的分際拿捏，用流暢的文筆不動聲色地帶出，相當高明。

胡金倫：切入角度獨特，尤其收尾畫龍點睛。

〈燈蛾〉

胡金倫：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以蛾喻己，勾勒的形態生動，精練的文字透著淡淡哀愁。

陳雨航：文字不錯，但以蛾喻己這段覺得有點技巧使用過度了。

宇文正：「守夜者／熄燈人」的象徵扣得很緊，緊到覺得有些刻意了。但文中勾勒出一幅在人生中茫然摸索自己道途的當代青年形象，很是動人。

〈職場媽媽〉

陳雨航：是我的前幾名。它描述出母親的一天，雖然多由細碎的事件組成，串連起來卻相當流暢，可見功力。我認為這篇作品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媽媽是一份工作」，文筆一流，結尾鏗鏘有力——「我生活的每分每刻都是職場。」

宇文正：，這篇也是我心目中的前幾名。作者相當高明的將身為媽媽的「心情、心酸、心得」濃縮在一天呈現，善用譬喻又不過分雕琢，寫法高明。

三票的討論

〈警察故事〉

陳雨航：一個偏鄉警察的自述。描述出許多職場的細節，瑣碎但真實，作者文筆很好。

胡金倫：以灑脫的筆調寫出警察的工作切面。文中不斷出現兩組關係：父親與「我」，以及身為警察的「我」與民眾，在同時身為人子及人民保母下，身分心態如何切換，都是無解的難題。結尾極佳。

宇文正：我給這篇很高的評價。它將生死離別、犯罪衝突的事件以淡淡的口味述說，成功營造出「人民的大事才是警察的日常」的衝突感。雖則如此，難得的是口氣無怨，唯帶著深沉的無奈，令人唏噓。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淘汰三篇後，決審委員針對剩餘七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7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職場媽媽〉19分（胡金倫5分，宇文正7分，陳雨航7分）

〈警察故事〉17分（胡金倫7分，宇文正6分，陳雨航4分）

〈不公不私〉15分（胡金倫4分，宇文正5分，陳雨航6分）

〈燈蛾〉12分（胡金倫6分，宇文正3分，陳雨航3分）

〈唧唧復唧唧〉10分（胡金倫3分，宇文正2分，陳雨航5分）

〈鐵人心情〉8分（胡金倫2分，宇文正4分，陳雨航2分）

〈烘焙人生〉3分（胡金倫1分，宇文正1分，陳雨航1分）

投票結果由〈職場媽媽〉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警察故事〉，第三名為〈不公不私〉。〈燈蛾〉、〈唧唧復唧唧〉、〈鐵人心情〉同列佳作。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

青春組・散文類

吳沈慈

新北市三峽人，射手座O型。

討厭過敏、芹菜跟數學，喜歡洋芋片、可樂和各種咖啡，也喜歡蘇志燮還有獨角獸，如果不能成為作家或畫家會想當幼稚園老師。

十七歲時的我，除了因為頭髮長得太慢，所以沒辦法看起來很嬉皮而感傷以外，經常感受到自己是個幸運到不行的人。



烤 一 棵 櫻 花 樹

那一天半夜被冷醒好幾次，本想起來加條被子，但都因為太冷而打消念頭，翻來覆去，怎樣都找不出適合入睡的姿勢，最後也忘了是怎麼睡著的。睡夢中，迷迷糊糊間聽見一連串的敲門聲，爸爸不停叫著：「門口都是雪！門口都是雪！」

我的雙眼睜不開，只當是自己做了奇怪的夢，什麼都是血的，好可怕……我好想睡……直到聽見媽媽和弟弟的驚呼聲，才意識到，是下雪了！

或許等到有那麼一天，我老得像條鬱鬱寡歡的懶狗，想不起來自己的生日，再也記不起來曾經迷戀過的樂團，但我一定會記得這幕：我所熟悉、連續挨在一起的蒼綠山們，變成高檔的西式甜點一般，被灑上細緻的糖霜，天上還繼續下著好多好多銀白色羽絨。

雪又在百合花低垂的花萼上積成鐘形的罩子，不久之後，雪就跌落地面，再一次露出綠色花萼。門前一畦畦的蔬菜，被迫穿上一件量身訂做的外套，尺寸非常完美，卻僵直著肢體，菜園旁的那棵吉野櫻，粗糙的枝幹和柔軟的花瓣上，都沾了鬆軟的雪花，有幾片粉紅跟著雪花緩緩飄落。

「可惜那些高麗菜了。」爸爸雖然這麼說，可是聲音完全沒有「可惜」的意味，還帶著笑意。

我家那隻肥肥老老的黑貓，第一次看見雪，在積雪的矮牆上來來回回留下爪印，像是想在這場雪裡留下屬於牠自己的印記。而我披著媽媽那件長度到小腿肚的深藍色羊毛大衣在外面玩雪，爸爸拿著手機一下子蹲、一下子站，四處記錄這與平時熟悉的景象截然不同的樣貌，再選了幾張上傳臉書，告訴親朋好友家裡下雪了。一些朋友親戚得知消息便趕來山上看雪，大家一起吃熱呼呼的燒酒雞和各種點心，真熱鬧。到了下午雪漸漸融了，櫻花瓣緣掉下一滴滴雪水，澄淨透明的，我幾乎能從雪水的這頭，望向另一邊山的形狀。

到傍晚時，融雪後的氣溫降得更低，親友們直喊冷，一個接著一個回家，消失得比

雪更快、更不著痕跡。隔天雪全部化了以後，這整件事情彷彿就像一場夢般，醒來後連痕漬都不留。

要經過幾個月後才輾轉從媽媽口中得知，爸爸當天在臉書上貼文：「門口埋的櫻花是在一九九八年冬天種下的，已經十七冬咯！是我查某子的生日樹。」

事實上媽媽也不知道櫻花樹的事，而她告訴我這件事情的時候，正在生爸爸的氣，抱怨他話少又難搞，不過說完這件事，她的氣似乎就消了。其實爸爸某些時候並不木訥，比如和朋友聊天說起他最喜歡的釣魚，關於白帶魚的旺季、幾號釣竿的握把好使力、上等誘餌的材質、為了海釣而申請的船員證，以及釣到魚之後，滔滔不絕地說起那個誰介紹的哪個釣場真是不賴之類的事情。還有當兵的時候，在伙食房當採買，可以掌管軍隊多餘的物資，於是床板底下就私藏了滿滿的牛肉罐頭。隊上外省籍的老士官長每晚都買泡麵給他當消夜，為的就是他會拿出牛肉罐頭夾出幾塊當配菜，剩下的就全部交給沒吃飽的老士官長解解饞，不過據他所說，那些牛肉雖然很多，包裝像克寧奶粉最大號般，卻並不怎麼美味，真搞不懂為甚麼老士官長怎麼會那麼喜歡。當他描述這些他所鍾愛的事物細節時，就好像平常那個沉默寡言的人，暫時的被冷凍起來了一樣。

然而在面對家人時，不知道為什麼，說話似乎就變得困難，以至於他會把應該對我和弟弟說的話，拿去反覆的問肥貓，他常對著肥貓說話內容大多是：「今啊日企咩位迫迫啊？」、「有呷飽冇？」肥貓的個性也似乎處在一種漫長的叛逆期，除了回答爸爸的話和餓了時多叫兩聲，平常也跩到不行，看起來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但是我知道，肥貓牠雖然看起來滿不在乎，不過總是知道我們甚麼時候開飯或出門。爸爸大概就跟牠一樣，其實他都放在心上，只要一個眼神就知道我在經痛，幾天之後經期結束，冰箱裡就會多一鍋紅豆湯。在乎一件事有許多種方式，多數時候爸爸選擇了最顯著痕跡的那一種。

我聯想起夏宇的〈交談〉，愛斯基摩人把話語凍進雪裡，然後把雪塊帶回家烤來聽，這樣省去了不少面對面的麻煩，也化解了不少尷尬場面。爸爸寧可把像櫻花樹之類的事貼在臉書，卻十七年來對家人隻字不提，他這種個性，生活在亞熱帶多多少少有點不幸，比起亞熱帶的人們絮絮叨叨的對話框框，他可能更適合把一段情話或一個擁抱凍進雪裡，免除面對面時的措手不及和尷尬，也能傳遞更多笨拙言詞所無法傳達的意思。如果不是這場雪，爸爸會把櫻花樹的事冰凍到什麼時候？

距離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已經十七年，我無從想像在那樣的冬天裡，爸爸媽媽迎來我時是怎樣的光景？是慌張或是興奮？慌張或興奮的爸爸那時是木訥的嗎？

那年的冬天像現在一樣冷嗎？我對這些毫無頭緒，但也對這件事情感到好奇又不可思議，很神奇的，不是嗎？我從六十公分長到了一百七十公分，從三千公克長到六十公斤，從無知到漸懂人事，這些都是多迷人的事情呀！不過除了記著生日、星座、血型這些固定的資料，爸爸種一棵樹來記錄我這個人，顯得特別又神奇多了，而且他從來沒有對我親口提起這件事情，就像愛斯基摩人把雪塊交給對方時，除了眼神與手的動作以外，緊閉著嘴巴不發一語，我在炎熱的夏天裏頭輾轉接收到冰凍的訊息，把它慢慢地融掉，仔細地聽爸爸沒有當面對我說過的話。

* 評審評語

這篇文章借景寫情，可謂以文字巧雕親情，別出心裁，卻又悠游不著痕跡。寫情寫得潛藏，隱喻恰到適處，文采便自顯優質。

「烤一棵櫻花樹」設題即見巧思。寫一場意外突奇的雪景，交織的其實不僅在景，所言在此，所指在彼。文中有許多交融的對比，作者在動態與靜態中洞參深微，雪的細靜與人的喧嘩，父親同時兼具的木訥與滔滔，還有一隻貓兒、凍語的雪，在在傳遞了言語所無法表達的無聲之實。（凌拂）

得獎感言

感謝我的導師，薛好薰老師給我的意見和鼓勵，沒有妳我才懶得寫。謝謝我身邊那些心腸柔軟的好人們，有你們真好。還要謝謝爸爸媽媽阿嬤哥哥弟弟貓……又是一次覺得自己幸運到爆炸了！小女子在此向你們進行一個感謝的動作（深深一鞠躬）。

第二名

陳佳鈺

二〇〇〇年生，差個幾天要變成小龍女，卻當了吃草的兔子。有天兔子想吃菸喝酒，但人們覺得她得了無法命名的病，將其抓去研究室解剖。解剖前先量了血壓，從此她極度畏懼魔鬼氈撕裂的聲音。最後手術刀肢解出一條破碎的龍，被胡亂丟進屍袋裡任意廢棄。她一生都要尋找自己還缺失的部分，卻在尋找的過程中不小心愛上了殺過她的人們。



那些不重要的

冷氣溫度已經下滑到二十五，配上正午的陽光直直透進玻璃窗，麥克風和粉筆摩擦的頻率讓人昏昏欲睡。星期二第四節，生物課輕易讓每個細胞萎縮，腹部餓到發酸的恍惚感迅速發酵，我用盡所有腦容量殘餘的意識，用力抓出生物老師一長串連珠炮裡的重點。

「你們知道便意是可以培養的嗎？」小腸將養分及水充分吸收後，食物殘渣來到了直腸。「直腸後有個儲便囊，累積到一定的量就產生便意。」直腸連接肛門，肛門還有括約肌。「有沒有過便意稍縱即逝的感覺呢？你如果不解決它，忍耐的結果會讓水分被吸收，體積變小，再次不足以到達產生便意的標準量。」而痔瘡是由於肛門附近靜脈曲張而致，靜脈曲張不會自行復原，需就醫治療。「如果你一直不理會便意，最後就會便秘。」

知道便秘是造成痔瘡的元兇嗎？」你們知道便意是可以培養的嗎？

噢，我不知道。親愛的老師，當我終於以慢了一拍半的速度消化完你的話，我感受到腸胃絞痛，嘔吐物上衝，卡在咽喉，又被我全數咽下。這次頭暈目眩，已經不是因為餓了。

我不得不起童年的盛夏，全家出遊，在墾丁的海灘便鎮日嬉鬧。我並不特別興奮於潮汐拍打的聲音，甚至天海一線的奇觀也只是背景。那已經是旅程的尾聲，而大吃大喝又年幼無知的我，也憋了三、四天沒有排便了。無精打采，幾近奄奄一息，終於引起玩得正起勁的父母注意，一摸額頭，高燒正盛。被急急忙忙抱起，丟上車，丟進急診。

「怎麼樣？是中暑嗎？」他們慌張又焦躁的問。醫生不疾不徐、掛著溫和又有些戲謔的微笑，說：「不是啦。她屁股塞一塞就好了啦。」那大概是我人生最難堪的一次塞屁股吧。

時光荏苒，我漸漸長成了一個叛逆、倔強、始終令人束手無策的少年。浪漫主義，他們總這麼形容我。我會傾盡一晚睡眠等一隻蝴蝶的羽化，我會為了一件優雅別致的蕾絲短裙餓上三個月的肚子，我會天真的突發奇想並以為即刻行動必有收穫，我會在酷熱

的午後在假卡第一百零一格填上「找不到理由留在學校」就甩著書包離去。甚至有時候，全世界都找不到我，我卻很悠閒的在學校頂樓看著全世界。

他們逮捕過我，試著把我關進奇怪的研究室裡，用各種電流貫通血管各處，我不知道那是否會讓我磁極翻轉，然而我驀地驚憶起《模仿遊戲》裡的艾倫·圖靈。想起那時候同性戀還是一條大罪，他為了理想不惜接受化學閹割讓自己變「正常」，女主角瓊卻對他說：「如果他們想讓你變正常，我就是喜歡不正常的你。」而我的生命裡，居然沒有任何一個瓊，任何一個在我受了治療之後對我的顫抖感到不捨或一點悶、對我說其實你本來的樣子並沒有任何錯的人。

為了不再受酷刑，去逼迫自己偽裝成一個正常人，男人要喜歡女人，小孩要聽從大人，功課先做、補習不准逃課、請假要有正當事由，最重要的是，分辨好什麼事關重大、什麼無關緊要。例如：吃飯內容物不重要，重要的是到達標準代謝量；讀書病態不重要，重要的是排名衝高才會有人心疼你的病態；行銷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撐起整個業績曲線才能獲得最終利益；心裡盤算著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絕對要精準踩在社會規則線上，前倨後恭，世故人情。

聽說偽裝久了就會忘了自己原本的樣子，我太害怕淪落至此。雖然那些心中的聲音並不重要，也總有一天會不再重要。如果總是不去理會、如果總是讓它們縮水，它們或許會和便意一樣頻率越來越低，到了無處可排泄的時候，不是肛門那會是哪裡能讓它們一瀉千里、又會是哪裡被殘忍的摩擦得鮮血淋漓？

「你們知道便意是可以培養的嗎？它可以訓練，只要你願意付出時間。只可惜現代人的生活太忙碌了呀，根本不會理會這些不重要的小事。」這是結論。現代人是這樣，探索生物了解得比前人更透徹，義務教育讀過了這些所謂重要的知識後，竟不理會生理需求，明知有違健康仍然只在意錢堆的份量。究竟要身為一個怪物活著，或是當一個好人死去，我不知道這種畸形的二分法要怎麼解釋，但如果圖靈在有理想的撐持下被迫選擇閹割後仍然自殺，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足夠的勇氣和信念可以苟存。

天啊，夜已深了。門鈴刺耳的響，那些探員又想要來檢查，他們似乎不太相信我的改造會多成功，似乎永遠都想要防堵我密謀造反。如果人類這麼不相信自己的科技，如果科技真的永遠只能在未成熟的試探期，為什麼要要求世人當實驗品，不願意反璞歸真重現原型？而我不能想這些，因為表情很明顯流露我並不是真心想要變得汲汲營營，如

果我想要與這些庸庸碌碌的人們不同，他們大概會太羨慕我的自主意識而惱羞成怒痛下毒手。

「看來你情況修正得不錯，還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你們知道便意可以培養嗎？」

我從小都胸無大志，然後下課鐘聲下起時，夢也剛好停格斷訊，那兩個探員的臉孔漸漸變成亂碼散去。我忽然告訴自己，首先一定要填飽叫了一整節課的肚子，並且從今以後我會努力達成——認真的培養便意，以求溫暖柔軟且健康的排遺，完成每一次的排便順利，否則年紀大了便秘還要塞屁股，真是挺丟臉的。

唉呀，竟然還是一樣胸無大志呢。

* 評審評語

個體之被馴化，始於健康管理、繼以行為約束、直至精神塑造，漸次達成容易統治的「標準正常化」。作者拿捏調皮的黑色幽默筆觸，藉用人人生理存活所必須的「排便」現象，反覆質疑關於自我適性與社會篩檢之間的抉擇。撩撥禁忌，逆美學、逆抒情的書寫，脈絡冷靜清楚，文字鬼靈精怪，這對於一名中學生來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簡白）

得獎感言

在被 sin、cos、tan 鞭屍時得知這個消息，迴光返照，不知道能不能死而復生。謝謝評審，謝謝在我迷惘時總是給我擁抱的人，謝謝世界上最可愛的生物老師，縱容我在生物課胡思亂想，偶爾用筆記下無關課堂內容的隻字片語，並且忍受我始終難看的成績；但我是真心愛生物的。儘管我並不真的理解，腹部飢餓之外的生理反應。

第三名

宋佳音

我是宋佳音，家住在汐止，就讀康寧大學臺北校區企管科三年級，距離學校很近。一次旅行、一次巧遇後，爸爸發現媽媽，她願嫁漢家郎。爸是位有文學才華的人，但很嚴肅；媽是越南人，卻非常風趣，配上不苟言笑的爸，絕配剛剛好。還有個妹妹，她樣樣都比我強，感覺做了什麼都遠遠不及她；可能是爸媽在我笨笨小腦袋裡，少放了些智慧吧。



那個地方好美

——河內彎彎外婆家

外婆的家，很純樸卻好遙遠！像似到了世界另外一頭，就像城市中一小塊綠洲，非常可愛，有些輕盈神秘，帶給我們這些小孩，常有著好奇與想一窺究竟的想像空間。外婆家在「東京」，那是古時的舊地名，現在是越南首都，位於紅河右岸、與墩河交匯點，夾在兩大河沖積而成的大片肥沃土地之內，因而叫做「河內」。有時遠看，像似新北市內的某個小鄉村，但近看嘛！又不太一樣，有種似熟稔卻有些距離的陌生感。

只有寒暑假，爸媽才會帶我回外婆家過年與玩。飛機要坐將近三個小時，與臺灣時差是一個小時，行程還不至於坐得不耐煩。機場雖然不夠現代、不怎麼潮，但是享受大家族旺旺人氣，才是目的。舅舅阿姨表妹……迎親小隊已在機場等候很久；搭著親人的車隊（沒

誇張，一來就是好多輛車），浩浩蕩蕩親情呵護好還鄉。

來到村頭，一月初的日子，芥菜花好漂亮，田裡滿滿的都是浪漫的黃色。還有淨白的蘿蔔花、茼蒿花、跟向日葵花，都好可愛，給村野林間帶來好輕好柔的美。

外婆家藏在濃密大綠樹下，還是很農村。大屋子外、院子裡不少大人正在曬著田裡採回來的芥菜，許多阿姨朝著我笑。外婆緊緊抱著我，又親又吻又笑笑。

越南河內已是座好大的都市，熱鬧繁華一片，出了機場大廳，熱鬧的大街上，看到好多漂亮很時髦的越南女孩；可是，在郊區的外婆家，並沒有沾染到都會的熱鬧。隨著長大，對於外婆家的認識越多，認同感就越來越強烈。

小舅帶我們遊覽市區熱鬧的街巷、郊區名勝古廟，居然看到有中文？真是難以置信？在中學教書的舅公說：打從十一世紀起，越南人是通用中文、寫中國字沒錯！所以古廟匾額刻有中文，有其時代的印記。哇！上了一堂歷史課。

不過，中國退出越南的歷史舞臺，緊接著法國人來了，從建築到咖啡，飄著異國洋文化風味，河內的大街或偏僻小巷弄裡，都能發現法式的舊房子，成了越南街頭頗另類的氣象。爸爸打比方說：這好像將河粉、廣東菜、可頌麵包，三種放在一張桌子上。

十九世紀以後的越南人，已不太懂得中文（這裡講的「中文」，是現在的閩南語。常聽外婆家親戚長輩講話，聽習慣之後，發現有些音，大多含有著濃厚的閩南語、臺語，雖然聽起來似通非懂，但很有親切感）。

後來法國傳教士，將英文二十六字母變成二十九個，成為現在越南人的「國語字」，取代用中國字。不過，字歸字、講歸講，越南人說話還是講著很像閩南話（或臺語）。例如「您好」、越南人唸「辛鑿」？聽久了慢慢習慣，可猜對大半阿姨（媽媽的姊妹）在說什麼。

所以，越南雖與中國吹了，但民間習俗還是照樣過著中國風。爸媽帶著我去外婆家過年，越南人也過農曆傳統新年，辦年貨、吃年夜飯、祭祖拜神、放鞭炮、走春串門子，以及到處可看見賣桃花的攤販。桃花跟我們新北市汐止火車站前傳統市場賣的銀柳很像，插在家裡瓶中供養，添加過年喜氣。至於大紅燈籠、斗方吉祥春聯等等應景的飾品，與汐止大市場的年貨沒兩樣。唯有小小的差別是：不准放鞭炮、少了稀渥嘩啦麻將洗牌聲。

中學九年級時參加一次澎湖馬公學習營。在一所國小外圍，來到一處不像古蹟的「古蹟」，原以為那不過是座洋人的墳墓罷了。到現場一看，是一座滿新的紀念石碑。大理石

碑文寫著：曾與清政府打過仗的法國大將孤拔，死於此地。當時十五歲的我，還鬧笑話錯唸「孤拔」為「拔孤」。學習營的大姊姊老師教我：將「孤拔」聯想成 god pa（好爸爸），就比較好記多了；老師又說：孤拔的遺骸，法國政府早帶回國安葬，這只是衣冠塚。後來，澎湖縣政府要在舊墓址建一所小學；將孤拔碑遷到路口角落，保存點中法戰爭的史蹟。

孤拔、澎湖，與母親的娘家——越南，雖然距離一八八四年，時間已遠在一百三十多年前，但是三者竟然在今天聯結在一條線上？而發生戰爭的原因，西方與東方火線拼鬥，從雲南打到新北市的淡水，全都是為了搶越南這個美女，而生的風波。

真的發現歷史老師講得對：在中南半島各國中，馬來西亞、印尼、與菲律賓等國家，就屬越南人長相、風俗、廟宇、老屋……都跟我們最為相近。現在十七歲半的我，常覺得兩年前，那趟暑假學習循古探幽之旅，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與啟發；我發覺自己喜歡上歷史，很想在大學時念歷史系。

夏天，我跟家人騎著腳踏車，繞著村裡村外鄉間小路，樹林裡菜園之間，氳氳一種朦朧縹緲的藝術情境，說其朦朧縹緲，卻又清麗空明。河內鄉間的風景很純樸雅緻，站在田埂上深深的吸上一口氣，迎著溫柔的微風，感受一下與新北市不同的空氣。

有時騎得較遠，來到海邊，黃昏時的夕陽將海面、沙灘染成眩目的金黃色，哇，好綿長寬廣的海岸線，與柔軟的沙灘，來這堆沙堡、放風箏、戲浪潮，接近黃昏時，看著被夕陽染成一片金黃的海岸，讓海風輕拂，融入在海天一色的燦爛中。暑假的河內很熱，來到這裡，舒服涼爽的度過二下午悠悠時光。

到了傍晚，麻雀燕子都回家。當木頭電線桿路燈上，那一盞盞黃暈的燈泡亮起，哇！引來好多白點飛蛾撲火，也招來貪吃的蝙蝠大軍，像噴射機呼嘯低空穿梭，吱吱吱興奮的尖叫掠過，我常常看得入神。

那個地方好美，外婆的家。

* 評審評語

臺灣是個多元文化、多元群族，隱含著豐富、調和、交融也干格的地方。作者從切身的生活中切入，以美好襯托，融化了困頓的一面。

全篇素質感人，極其自然的以景、以情，連繫人類的文化與移動，這些小小的點在時間中聚合，一代一代形成歷史，諸多隱喻皆在生活中，可親可愛，蛛絲馬跡一如文中河粉、廣東菜、法國可頌，舉重若輕，四兩撥千金，未曾矯情的書寫了人際、國族、文化的種種交錯。（凌拂）

得獎感言

看見「第6屆新北市文學獎」簡章，算一算年紀，剛巧趕上「青春組」末班車，便努力塗鴉打稿。寫什麼呢？看到愛笑的媽媽，就寫寫媽媽、外婆家的河內故事吧。於是拿照片一張一張的，纏著媽媽東問西詢，竟然勾起爸爸的興緻，講起倆人在越南的愛情故事，就成了最棒的材料，爸也熱心指導我。

感謝各位評審老師，對我的肯定，謝謝。

王亭柔

一九九九年生，臺中人，但童年記憶都在南投。現就讀臺中一中。

不受控的靈魂，帶我經歷成長。青春裡最荒唐的事，就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而文字，為我的成長痛留下詩意。



倬人

我將要成年，面對升學的壓力，和成長的掙扎。家裡的氣氛卻不如以往，似藏著什麼拉扯，在阿姨和姨丈的吵架中，我蛻變成了所謂的「大人」。

十二年，我演著一個沒有情緒的角色。更沒有同儕的「叛逆期」。這讓我成了孤僻的存在，沒有言論自由。更不愛交朋友，或可以說我不愛和童話再有一絲的瓜葛。沒有人懂我，不必有。

綜合我的作為，同學很愛私下議論我。或關心？甚至有人偷偷傳了張紙條，上面寫身心科醫師的資訊。但我從不認為自己生了病，我明白做這件事的目的。

下午的體育課，一個人跑著步，不與球場上的熱血混為一塊。驟然排球直直地朝我

加速，來不及反應，我就撲向了跑道，掛在脖子上的平安符斷了，橫躺在影子裡。喘息間，我一把撈起平安符捏在掌心，害怕的雙唇不由自主地抖動，心跳亂了平凡。漸漸的開始作嘔，翻滾的塵土塞進眼框中，我痛苦的倒在第五道的過彎處呻吟。

混亂中似看見了你責備我。質問：「怎麼不用心保管？」眼神帶著穿透心底的尖利。碎唸著：「這是辛苦求來的，好不容易神明賜給我三個聖筊，過了三圈香爐，非常難得的！」我淘氣的搗上雙耳，跑給你追。大聲喊著：「知道了！下次會注意啦！」你才止住百般煩人的言語。

小時候總愛唱反調，對你規矩的管教當然興致缺缺。只愛巴著你寬大的肩，要你領我認識這個世界：「天空有多大？為什麼是藍色？下雨的時候是他哭了嗎？是誰欺負他？」一連串的疑問，你從起初的耐心到最後順了順我的髮，選擇沉默，我都還記得。

從貧血的狀態中爬起，我將平安符丟進我左胸前的口袋。身旁同學很著急，見我自己爬起，一夥人又愣在一旁。眯著眼，我告訴他們：「沒事別擔心！」他們互看一眼，抿著嘴走回球場。

這開啟了我回憶的閘門。

幾個月後學校照傳統舉行了成年禮。典禮上大家一解課業壓力，擁抱自己的未來。空談也罷，做夢也罷。畢竟同學們才剛要開始屬於自己的人生。而我？手中握著平安符，你希望我怎麼走？

夏日的午後總特別難耐，蟬鳴四起也升高我的煩躁。

「我要買冰！巷口阿伯賣的酸梅冰！」我拽著你的手臂，使著性子。

「妳要乖——等我忙完就帶妳去呦！」你頭也不回的盯著電腦螢幕，一連串我看不懂的符號。卻一邊分心，斷斷續續回覆我的任性。癟著嘴坐回你的後頭，和玩具們玩起了辦家家酒，打發這令我窒息的時光。

終於，我們能離開這又小又悶熱的房間。

「要好好唸書，才能有份穩定的收入，別像我一樣整天只打打零工！」你抬頭看向對面的診所，帶著無奈的口氣，摸摸我的頭。

「可是我不想唸書！」撇過頭，希望你別再碎念。此刻我只看得見枝仔冰的紅白招牌，正招攬著我。

見你不說話，我好奇的仰頭看你。只見你莞爾一笑。矮小的我望著你眼角的皺紋緊湊，

和衣領一波波的擺晃。你眉宇間的難受，和眼神的飄移不定，我都看不見。

發現我的注目後，你一手把我抬上肩膀。粗糙的掌心，摩過我稚嫩的皮膚，還不小心勾到我的頭髮。頭皮隱隱作痛，但仍咯咯的笑著，在擁有你的童年。

成年禮後，同學討論如何慶祝。或以金錢紀念，或以小酌印證。我想，那都不是你會給我的。

五歲生日前，下著雷雨的午後，突然你匆匆地闖進我剛用積木搭好的城牆。正要生氣你的莽撞。你那雙藏不住淚水的眼頓時逼退我的驕縱。你拿了個紅底黃字的平安符，掛上我的脖子。緊緊抵著下脣，肌肉緊繃。

終於定下心來，你看向我。

你臉上爬滿浮腫的陳跡，卻仍滿是愛意的安撫我。我將所有的頑皮，從此丟進心底埋葬。你什麼都沒解釋，只抱著我哭了許久，直到這些年的回憶播完。

我想最適合我的成年禮，莫過於回到那個地方。和平時一樣步出家門，但在出車站前，換去一身潔白的制服，走上思念的長廊。

好久不見了。

泛黃的米白色背景，配上深紅的字體斗大的鐫刻之上。我望向對街那塊看板。之間的柏油路，從四點多偶有幾個衣衫筆挺，卻垂了張臉的警衛；到七點多路上呼嘯而過的汽機車，誰趕著遲到。

自那年被親戚強制帶走後，就沒在這待上大半天了。這街道只剩那塊看板，固執的守著老故事。伸手我藏了凌亂的髮，拍拍沾滿廢氣的衣服，最後對了玻璃門照了照鏡子，自己是否和當年一樣。

紅綠燈無預警的跳至紅燈。來不及反應，二氧化碳就充斥我的毛細孔。這一切的急性子，總鬧得我無措。

順利通過馬路後，我瞥見防火巷內有塊「菸酒」的牌子，浸滿了油污。那原本，屬於我最愛去的那間雜貨店吧？如今眼前取代的是二十四小時的商店。裡頭刷新了，不再有當年暈黃的色調，和夏日風扇喘息的聲響。

好像你離開後，原本的元素都起了變化。

前面正是我們一起住過的舊公寓，門口竟也加裝了監視器。我起了雞皮疙瘩，渾身不對勁。

什麼都變了，只剩一線牽絆，搖搖欲墜。

再也不想回去了。

回家途中，西北雨攫取了午後的澄淨，路人紛紛怨懟著難堪。而我，感到釋然。這些年的想念終究是找到了出口。

路上，我又看見你被押上警車。上車之前，也在你為我掛上平安符之前。誰在我耳畔細語。

「妳別和我一樣。」最後還不死心的告誡。

走進廟裡，我從左胸前的口袋拿出平安符。

走近廟前，你合十雙手為我虔誠。

放手，平安符混著金紙。你我化為曾經。

* 評審評語

作者宛如小說般的鋪述成長過程缺乏家庭之愛養成的孤僻性格。以掛在脖子上的平安符斷裂引述與父親相處卻疏離的情況，父親以一只從廟裡求來的平安符做為與作者緊緊牽繫的策脈親情，即使成人禮作者也只有平安符陪同。

父親被捕、平安符斷裂，作者攜著平安符連同情份、金紙與父親之間化為「曾經」。
廖人寫的是無形的罪人，是父母缺席的罪過，也是作者將平安符化為灰燼，斷絕以往不再奢想親情的罪。文字極為洗練、簡明，結構、情節如小說步步為營，是極佳的散文，也可以是小說。（方梓）

得獎感言

高 中以來，課業與諸多小事讓我忘了如何幸福。高二那年，紊亂的思緒讓我拾起了筆，重新面對寫作。讓我能永恆記下我的每一條思緒。

謝謝新北市文學獎與評審老師。

謝謝家人、朋友、何慕珊老師。也謝謝那個曾經的僂人，如今的路人。

佳作

吳昀芝

臺南女中高三生，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外表喜歡熱鬧，內在喜愛沉寂。是一隻有著射手座外表的天蠍，習慣在寫文章時洩盡一身的毒液（或血液）。總把文字當成情人，常常畏懼愛得沒有結果，卻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愛得沒有理由。

曾獲得兩岸琦君文學獎第一名，臺南四校文藝獎散文首獎，當然還有更多的「沒有得獎」。



告別

「其實死了，也不見得是壞事……」我緩緩吐出這句話，得到的回應是同學們的驚訝與不解，隨後陷入詭譎的沉靜。

我瞬間讀懂她們的驚訝，畢竟在這個年紀，面對死訊的反應有一套公式可循：首先露出訝異的神情，之後露出巨大的悲傷，並開始回憶過去的美好，總而言之，百分之百的悲痛與歎惋。但我總搞不懂製造一個過大的悲傷漩渦有何意義，掃描了在座的同學，與死去數學老師熟悉的實在寥寥無幾。彷彿是一群掘墓工人，奮力地掘了個大洞，把所有快樂埋葬，只留下蔓延的哀傷在地表，與歌功頌德的墓誌銘一搭一唱。

沒辦法，這是我們告別的慣性方式。

得知許老師的死，我腦中卻只浮現一句無關緊要的話：「老師，生日快樂。」

「奶奶，生日快樂！」上安親班的第一天，緊張與害羞在體內鬱結，我打開所有的感知神經去探索陌生的環境，在亢奮與緊繃裡，我知道今天是斜對面被稱為「奶奶」老師的生日。那天我什麼話也沒說，只在離開前鼓足勇氣到她桌前，小聲地說聲：「老師，生日快樂」。

她看起來的確老，卡著黃垢的牙齒歪倒在牙床上，白皙的大餅臉上刺有兩道極不自然的眉毛，遍佈著褐色的斑點。她的學生數一向少得可憐，那年她只有三位新生，我便是其中之一，她待我很好，雖然我收過最頂級的禮物不過是一支卡著灰塵的尺。往後的日子裡，每當櫃檯阿姨說服我換數學老師，我總用微笑婉拒，原因只為了：我同情她。

我的同情從生活細節中積累，例如淘氣的小孩對她的嘲笑、用橡皮筋偷偷彈她，例如其他安親班老師對她的視若無睹、櫃檯阿姨對她的大呼小叫。只有她必須要一秒不差地準時打卡，只有她需要免費幫大家複習數學，來到安親班一年，我發現每個老師生日，補習班老闆都會買來一個大蛋糕，除了許老師以外。但她頂多委屈地笑，彷彿生來就得承擔所有的冷淡與怨怒似的，她從未怒顏相向，我嚴重懷疑是這些負面情緒讓她從「阿姨」變成「奶奶」。

對面的同學首先開口：「上了高中後，妳還回過安親班嗎？」「沒欸，高中比較忙，一直沒找時間回去。」我攪動著杯底的冰塊，試圖讓冰凍的氣氛消融一些。「所以妳後來都沒和許奶奶聯絡了？」「沒有。」我放下手中的攪拌匙。

其實有。離開安親班後，許老師曾幾次打電話到我家，關心完我的近況後，她要我把手筒給媽媽，媽媽是代書，熟習所有的徵稅與土地、財產問題。「賣掉現在這棟舊公寓之後，妳還有地方可以住嗎？」「如果妳現在已經不是安親班的正式員工，那投保的狀況……」我在一旁寫作業，原本期待媽媽向我透露些什麼，但媽媽掛上電話後只是摸摸我的頭，叫我早點睡。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想起小學三年級的課堂，許老師臉上閃過鮮少出現的自信，對我們說：「後來我考上北一女中、成大會計，你們要好好加油。」

我從來沒和一位老師「假性告別」那麼多次，期間我多次到其他班級試聽，「妳要不要試一試其他老師，說不定他們更適合妳喔！」櫃檯阿姨多次企圖說服我，但最後我都選擇回到那間潮濕陰暗的小教室，讓許老師用她三不五時斷水的紅筆撇掉我錯誤的答案。那時我常常擔心任何一堂會是我與許老師的最後一節課，那時的我，因為不想也不知道如何告別，所以選擇留下。

和許老師的師生關係，苟延殘喘地到了小學畢業。我離開那天，許老師把頭探進車內，滿懷感謝的說：「謝謝妳們這幾年來的支持，真的謝謝，上了國中，換個環境也好。」我最後一次見到許老師，是在一間餐廳的門口，媽媽首先認出她來：「許老師，妳怎麼在這裡？」「想來找個打工，像端盤子、掃廁所之類的……」她邊發動那輛古董機車，邊回應我們。

之後我再也沒見過她，我從未撥空回去看她。下定決心的告別往往是最冷靜的，不會再有翻攪的離情藕斷絲連，純粹是「告別」，完全不摻有「再見」的成分。

我也明白，我的同情多半來自當時的環境，少了那些情境的推動，我壓根不會有動力去維繫這段師生情。

「妳有一輛凱迪拉克？」「那妳知道一共欠國家多少稅金嗎？」那是最後一次接到許老師的電話，我貼在媽媽房門上，偷聽她們的對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我被自己心裡彈出這句話嚇了一大跳。

「以前應該抽空回去看她的……」鄰座的女孩後悔地說著。

「是啊……」我隨口應和著。

其實從很小的時候，我就隱約感覺許老師並沒有表面上看來的老，她的背後必定糾纏著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然而這份感覺，開啟我的同情，卻也驅動我對她真正的告別，人畢竟是自私的，只需要知道他人帶著傷，卻不想親眼看見不堪入目的瘡疤，越是熟悉，越有可能接近黑暗的核心，然而誰不希望自己是終其一生的潔白與光明？和許老師的告別，事實上是我推動的，如同我始終鼓不起勇氣去看架上的驚悚片，最後我將它原封不動地送了出去。

「許奶奶是得癌症過世的，聽說她走得很快……」對面的女孩緩緩說著，聽完這段話後，有人搗著臉，有人喃喃重複著「我好想她」、「她好可憐」，有人從包包拿出一疊厚厚的衛生紙，而我只是看著杯底最後一顆冰塊融化成水。

「老師，死亡快樂。」如果還有機會，這會是我對她最後的告別。

* 評審評語

本文主要在談離別與死亡。敘述生活不如意且不受歡迎的安親班的許老師，因許老師需

要作者母親幫忙處理稅務，略略窺知許老師不為人知的身分。

全文以若似有情卻無情書寫離別的氛围，最後許老師過世，作者看著杯底冰塊融化成水，希望能以「老師，死亡快樂」做為最後的告別，懷著悲憫的心情「祝福」老師脫離人間苦海。

文淡情淡，卻鮮活捕捉了許老師的面貌，隱隱露出作者不捨的情份。（方梓）

得獎感言

當初寄出稿件時，只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當然想得獎，然而面對一篇「只有自己見過」的文章，難免怕淪落為孤芳自賞。文學獎獲得青睞，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謝謝評審的厚愛。

謝謝文章中的主角，也就是我告別的主角——許老師。

直到老師過世近一年，我才得知她的死訊，我確實欠一個告別，一個不摻有再見的告別。

青春組 · 散文類

佳
作

蔡明修

就讀於高雄蚵寮國中。
興趣是閱讀和文學創作。



情遇溼地

夏日午後，和鳥會的阿海叔一起來濕地賞鳥；沿小徑走到舊河道附近，恰巧有幾艘膠筏停在附近，眼前因長年水中的藻類聚積，使得水的顏色比較深些；而樹的顏色和四周房子的倒影映照在水裡，有些盹盹的味道，彷彿是一幅巴比松油畫的色調。

想起曾經看過希斯來畫作中那些運河，水，總是懷疑怎麼會有這樣的色調，如今終於親睹曉悟；溪水疊映著橋面，整片水波被分割成一塊塊的，果凍似地在畫布上面晃動，從破碎的水面又反照出橋邊四周的建築物，被隔成一波波的綠色，總算看出是棵樹；航行的赭色船隻，拉扯成兩、三段紅色，溪邊的白色建築物被拉長了，遠處工廠冒煙的煙囪變成一隻可怕的怪獸，在嘴裡吐著煙霧，天上白雲被撕開了嘴巴，左右散布在水面。

這就是畫家眼中所見之景。水所帶給人的靈感和感受，永遠是扭曲的、變形的，不像陸地的東西那麼固定，所有人造的東西總是有限，只有那些屬於大自然的天空和水，總能給人們無窮的想像空間。

再往前走了一段不算短的路，赫然出現一條僻靜的巷弄，只是隔了一條溪，地平線，竟可用不同於平日的視野來觀察事物，原本看起來很近充滿了壓迫感的建築物，從左岸來看就顯得可愛的多，還能給人有種積木疊疊樂的趣味。

不久，我們乘坐膠筏吹著海風站立在船首，享受著溪水潑濺在臉上的痛快，也是不同於一般陸地交通工具，不同的是陸上交通工具通常追逐速度，帶來壓力，但是水上的交通工具卻能讓人覺得舒適暢快。

此處似乎是鮮少有人來的地方，一路上到處都是被丟棄的垃圾，本來想要走回頭，下一分鐘卻開了眼界，在左方竟然出現了一小片溼地。事實上這片並不在我們平常認識的鳥類溼地，這裡似乎是額外出現的的世外桃源，唐白鷺、黑面琵鷺、東方白鸛、赤腹鷹、灰面鷺、魚鷹、大冠鷺、遊隼、燕鴿、小燕鷗，蓬鬆的蘆葦在水邊被風吹得強勁的擺動著，雖然是那麼強烈的風，綿密的蘆葦花卻拔不動任何一根，細瘦的枝幹呈現乾枯的狀態，

在風的摧折下，卻有著相當強悍的態度，不遠處花朵已經散盡的枯枝和乾葉，在強風裡用書法的姿態，在風中描寫著，那樣的筆觸令人觸動。

這裡的土質和農田不同，曾經是一畝一畝的鹽田，灰白色的土已經乾裂成塊狀，每踩下一步，腳下就會有「悉栓悉栓」的聲音，接著會裂成更多片，土的質地相當密實，人走過去卻不會留下腳印，但是很奇怪，其他的動物，如野狗或是鳥類的腳爪，卻結實的留下痕跡，這讓我感到費解？人的身體重量比鳥類或是動物都要重許多，卻無法使自己在這塊滿佈鹽分的乾土上留下腳印。

溼地的水靜靜的流動著，有幾隻水鴨飛過，展翅拍了十幾下之後，兩腳伸長了下降在水面上，水面上的鴨子們愉快地在水裡划著，有時會突起翅膀，擴展一下身體，好像是要去除身上的水分。覓食的鴨子們時而掀起屁股，把頭伸進水裡吃東西，樣子十分可愛。

環顧四周圍是滿滿的都是鹽地鼠尾粟，細長的葉子，毛刺刺的，好像撓癢那樣的在腳邊，還有葉片肥厚的濱水菜，肉質肥厚的葉片可以儲存水分，是定砂防風的植物，骨幹呈現紫紅色，滿滿看一排紅骨，有些鳥類會用濱水菜來此築巢。

海風除除，潮熱當中帶著鹹味，在另一頭的魚塢，水花也在池塘裡被打起，波波水

紋自池面漫了開來。烘熱海風侵襲著臉龐，汗水自髮間流下，臉上彩妝被風沙吹落了幾分。沿著海岸走，目光望向海水中央，只見一只只箱籠漂浮水面，網罟若隱若現。這寬廣的海灣確實包含許多生機，海茄苳的根耐潮且能排除鹽分，適合在潮間帶生存，它靠水傳播種子，抓著地面便奮力將生命撐舉出來。苦林盤以細密莖葉陪長一旁，鼠尾粟則以樸拙的紫紅色，淡淡妝點湖畔的美麗。

我開始愛上這豐富的水域；索性撩起褲管，踩進潮間帶，徒手或拿著塑膠袋撈起浮游魚蝦，或將寄居蟹追進洞裡面。歡喜看彈塗魚用尾巴彈跳水面、或爬到樹上用濕潤的肚皮呼吸，也喜歡看雄魚在濕地不斷彈跳。

水光更加激盪，濕地翩飛行走起豐富的線條。碼頭前邊，一整群小白鷺驚於木栓及垂欄間站成了一長排，似如天降神兵又像是自告奮勇的自然守衛隊。偶爾黑領掠鳥和紅嶺綠鸚鵡聒噪飛過。

面對空曠青天，想像在人海中載沉載浮。潮水、候鳥都守信用。木麻黃撐舉的日子塵沙飛揚，舟帆於水面上等候，潮水不來，泥濘乾涸，箱網密布，養殖或廢置的魚塭相混雜。

自八角亭另一頭眺望，一睹當年槍砲隆隆的鹽田槍樓，槍樓為六角形平面之塔狀物，磚造飾面，設有機槍射孔與狙擊槍眼，令人憑弔。

馬達噠噠運轉，搭著魚筏於密密麻麻的紅樹林間滑行，如同鑽進遼遠陋巷，千迴百轉也無法窺見全貌……；滄海與桑田，腐朽的垃圾，箱網打撈上來，排水管進駐，遼闊水域才出現清新波影。膠筏經過紅樹林水道，海茄荖樹接連，婆娑綠影中，彷見含風沙與鹽分的漁民臉龐；水面如鏡，記憶於水波中隱隱現現……，水船繞過綠蔭。

抬頭看了一下天空，四周非常遼闊，方圓數公里內沒有任何遮蔽物，天空坦蕩蕩，灰色的雲彩逐漸退去，等到我走回家的時候，那掛弦月依舊在我的頭上，只是四周已經全暗，月亮旁邊的雲是鐵鏽色的，金星仍然在月的對面，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那月亮好像在對我笑那樣，在黑暗的天空中默默地眨著眼睛。

* 評審評語

不知是否因為在水泥叢林生活慣了，當代作家少有敘景出色的作品。相當驚訝作者年紀輕輕，竟已經汲取豐富的大自然知識，蟲魚鳥獸、花卉草木、山水風雲，又能佐以繪畫賞析修養，目光所見，娓娓道來，感覺真實溫和。讀著、讀著，彷彿跟他結伴同行，心曠神怡。不做說教，也是本篇作品的優點。敘景寫的好、寫的美，就會讓人滋長鍾愛、珍惜大自然的環保意識，訓話純屬多餘。（簡白）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給予我的肯定，我也很榮幸能得到此獎，我會繼續努力充實自己，進行相關的文學創作，希望下次能拿到更好的佳績。

佳
作

蘇怡蘭

目前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曾獲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青春組
新詩佳作。



尋根

「你們知道咱們中國是被哪兩種植物害慘的嗎？」

罌粟，還有另外一個……

「茶葉！」我還沒來得及想出答案，就讓站在人群最外圍的老伯伯給捷足先登，聲音甚是宏亮。

成團的大陸遊客將故宮展覽室擠得水洩不通。每個人手上拿著小冊子，頭上掛著大耳機，有些意興闌珊的望著眼前被玻璃罩住的清朝宮廷陳設，這是我頭一次對這泱泱大國的子民感到些微憐憫。這些稀世珍寶、名貴字畫，本都是屬於那個廣闊的疆域，黃沙一漫散，就將那些從遙遠的時空隨著軍隊盔甲，倉皇暫居於此。而他們就此橫渡海峽，只為爭睹一

眼故國家園的風采，踏上這個與那縱橫千古時空幾乎毫無關聯的小島，來到臺灣。

我們小心翼翼看護著這些不屬於這塊土地上的瑰寶，甚至引以為傲。

但究竟有什麼是絕對屬於誰的嗎？

在這浩瀚的星球，我們盤據於汪洋上的一塊小島。自詡有無人能敵的島國風情，更承接了東方文化的精粹，但卻時常迷失在大時代的洪流當中，爭搶散落在各地的珍寶，弄的一身灰頭土臉，疲憊憔悴。這島嶼的過去太容易被抹滅，而未來又太眩眼以致於一無所見。

自幼，對於臺灣的定位總覺敏感而模糊。

父親成長於戒嚴風氣甚嚴的四零年代，經常對我細數當年種種不合理的政策和生活方式。即便搬離艋舺好幾十年，仍然時常載著我經過每個街區，回憶每個沒來得及告別就消失的鄰居、親友。是這些犧牲者讓父親對當權者埋下怨怒的種子，在很久以後仍試圖將其滲透至我的心靈、血液。他無法諒解那段爭權者較勁的歷史，將一塊大陸的情仇都漫漶到這座小島。於是對中國的話題我總是避談為妙，深怕觸及他用憤怒武裝起來的脆弱和心傷。縱然歷史的記憶會隨著時間逐漸淡去，但那些傷痕卻毫不留情的在他心上

留下了瘡疤，敏感的不容觸碰。

母親的情況又更特別了。

遠渡重洋來到臺灣的他，心心念念著越南的一切。總是不斷提問臺灣與中國的種種關聯和相異處，試圖將兩者切割區分。她太氣憤中國掌權者將其勢力滲透於越南的茶害，偶爾也會和父親同仇敵愾，一知半解的看著政論節目充滿怨懟。每逢過年，她總會攜著我提著大包小包的年節禮品返回外婆家，表情甚是得意和自信。於她而言，臺灣已然成為落地生根的另一塊美地，也能為自己同時兼顧家庭和工作的成果揚眉吐氣。

這是她的處世之道。

然而，我呢？

混血兒美其名是兩個國家愛的結晶，是得來不易的感情，但前提似乎都只建立在歐美國家的金髮碧眼及高挺深邃的五官。事實上，朋友欣羨的目光總在聽見是東南亞國家的瞬間而不自覺地飄移，尷尬的隨口回應。但血緣倒不是最困擾我的。最令我懊惱的是隨著年紀增長，一邊吸收社會、家庭對中國惡行惡狀的強烈反彈和控訴，一邊沉浸在中國文學的浩瀚書海而深感好奇，急欲探索。

我沒法將現今「大陸製」產品的厭惡套用在文學作品上，那些婉約、奔放、質樸、情感滿溢的詩詞文句，理應是屬於一塊受文氣薰陶的天地，並擁有漫無邊際的想像，而非如今連社群網站都無法自由運用的人民。

腳步不斷移動，思緒終於又能聚焦在展覽室櫥窗內，蘇軾先生的書法前。那筆跡橫越千年展現在我眼前仍然遒勁有力，心底感到莫名澎湃與激動。

或許真是如此，我們蒐集了上古時代的各式器物與遺跡，試圖從中得到一些過往生動的蛛絲馬跡，為那些精巧的技藝而深感驕傲自信。若得不成完整的，甚至還可花上大把鈔票來複製、模仿出一個極為相像的，當作萬分重視的珍寶供人瞻仰膜拜。

東西我們是製造出來了，但不知道是不是也能也複製出相同的精神與文化？

終究我們是無法完整的擁有什麼的。我與父親、母親的記憶本就不重疊，遑論擁著最新科技而企圖一窺古代的人們。又似乎愈向上生長，紮在泥地的根就會更往深處去探尋一般，我們偶爾會因此感到迷失。也許終於能緊緊抓住什麼了，卻又猛然遭受巨變，一夜盡失。說不清的，那些盤根錯節的，都是生命中息息相關的聯結，無法具名，但卻真切存在。

望著散落在我周圍的人群，大家似乎都在尋找一種認同，一絲記憶的片段。即便是百年前的畫軸、不可考的器皿，也許只要我們仍對這世界懷有貪戀，便會不斷的尋找，尋找，直到落葉歸根，直至百花凋零。

*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大膽觸碰出身根源，甚至隱約暗示政治意識型塑過程，牽引懊惱情緒（雖然還不至於到苦惱的程度）的作品。家庭成員厭惡專制強權的氛圍，學校文學教材、古文明器物所瀰漫的氣息，夾處其間，作者難免悠悠尋思。不卑不亢，無怨無尤，態度令人佩服。其實，欣賞希臘文化、英國文化、法國文化、日本文化、美國文化，乃至漢文化，

跟國族認同並非必然關聯。沒錯，最重要的是，「我們仍對這世界懷有貪戀」，接納交流，從而涵養我們對內的寬容，以及對外的自信。（簡白）

得獎感言

感謝辛苦的評審，感謝身邊每一個相信我的人。

佳
作

楊佳勳

個性淡，對生活沒什麼要求，除了飯菜不能
有茄子。

對文學又愛又畏，愛的是完成時的成就感，
畏的是突然冒進腦子，想放棄的念頭。

生活箴言是「事情總有解決之道」，說好聽
點是樂觀，難聽點就是懶。但這是天經地義
的道理啊，是吧？

對自己的作品只有一個要求：上得了檯面。

正往文學之路繼續步行中。



腕錶

夏雨緊張兮兮地擊在騎樓磚瓦上，歡迎光臨的地毯被雨披上一件頭紗。我擰乾被風雨溼透的衣角，吃力地推開沉重的大門。

彷彿穿越時空了一般。

一股似有若無的煙味探入我的鼻中，數不清的圓與方包圍了四面牆。昏黃的燈泡在天花板上搖著復古的迪斯科，斑駁的牆壁襯著一個個靜止不動的十點十分，搖晃的燈光讓玻璃鏡面灑上了一抹金黃，灰黑的磁磚地板使整個店面看起來像日暮西山的老叟，暮氣沉沉。

一位穿著無袖上衣的男人從窄小的櫃檯後抬起頭，嘴裡叼著一根菸，一臉驚訝。見

到我便吹熄了菸蒂，坐直身子，笑著招招手，道：「來啦？外公的腕錶嗎？」

我點點頭。

「很難修的。有好幾個零件工廠已經不賣了，要特別到外面訂製。不過……」他一臉得意，穩妥的交給我一個塑膠盒。「還是弄好啦！已經裝好電池了，你看看行不行。」

將掌上的雨水抹在衣服上，我輕輕地掀開盒蓋。那是支銀灰色澤的腕錶，鏡面和錶帶上即使經過再多的修磨，依舊去不掉那幾道既舊又深的刮痕。錶帶鬆垮垮地躺在我掌心中，鐵色的指針慢吞吞的走著，一、二、三……錶上的數字依舊是那麼剛硬的黑色，十二個數字屹立不搖的佇在那，多少年來，經歷過再多颳風下雨、泡水、甚是滴到油漆，這剛強的腕錶從沒有一刻停下。一直到最近幾年，錶被穩穩妥妥的收藏著匣子裡，卻彷彿像個退役的將士，腳步緩了下來。

「怎麼樣？行嗎？」男人盯著這腕錶，倒也一副依依不捨的模樣。「可以，謝謝。」我闔上蓋子。「嗯，難得一見的錶，好好珍惜啊。」我笑著應和，遂步出了鐘錶行。

關好門，雨依舊稀哩嘩啦地下著。腕錶穩妥地收在我的大衣口袋中，雖然有一層蓋子和羽絨隔著，卻有股莫名奇妙的涼意傳來。撐起雨傘，望向煙雨迷茫的街道，忽然感

到眼前一陣朦朧。

滂沱依舊，我卻回到了那幢古意盎然的三合院前。牆上的絲瓜藤肆無忌憚的生長著，一旁的龍眼樹葉經過豪雨的洗禮後，更加翠綠。隔壁的火龍果為滿牆綠意添上了幾抹紅抹紅，格外豔麗。紅褐色的磚頭砌成我最熟悉的外公家，這裡的一磚、一瓦，甚至是用來補強屋頂破洞的那片木板，都像故人一樣，如此面熟。轉過身去，一望無際的田野仍在，秧苗隨著風雨搖動著。即使一片空濛，那嫩綠還是這麼刺眼。我向內一遍遍地呼喚外公，卻只得到一片沉默。在疑惑中，頓時想起還記著門鎖密碼，於是熟練的將鎖解開，拉開紅色大門。

佇立在曬穀場的正中央，環顧四周，一切都沒變。右護龍的牆壁全部去除，來放置農具，記得幼時住外公家，最怕的就是夜晚到那裡後面的茅房方便。黑夜裡伸手不見五指，又不時能聽到老鼠吱吱喳喳的叫聲，更擔心一旁的幾枝鋤頭砸下來。所以晚上去方便，總是撒嬌拉著外公陪我去。外公很堅持每天睡眠一定要充足，即使心不甘情不願，他還是起床帶著腕錶，把正廳的燈打亮，映著燈光，以那隻腕錶計時。一分鐘內沒解決，他就獨自回房睡覺去了，留下嚇得肝膽俱裂的我。望著現在的右護龍，一樣的雜亂，我

卻已經是個亭亭玉立的少女，那個什麼都怕的女孩想必已經消失了吧！

轉頭一瞧，正廳的大門嚴實的鎖著。木門上滿是雨水，以及隱約可見的滄桑。外婆早逝，因此外公為了生活，燒得一手好菜。接近午時，他便放下農事，親自到廚房裡烹煮一桌佳餚。外公是個嚴謹的人，在計時器並不普及的農村，什麼時候放蔥，什麼時候撒鹽，什麼時候起鍋，他都算的一清二楚，依靠的就是那盡責的老腕錶，分毫不差。長針一指向十二，外公總喜歡站在正廳大門後大聲喚著我的名字。「吃飯啦！」他的嗓音帶著喜悅和成就感，似乎對自己的手藝感到滿意，於是我三步併做兩步，在衣服上隨便擦擦玩髒的雙手，頂著大大的笑容跑到外公跟前。他便露出一彎慈祥的微笑，領著我到飯廳中，看到滿桌美食，年紀小小的我才不顧什麼吃飯禮節，瞬間大快朵頤起來，沒多久，便盤底朝天。那曾是我每日最期待的時光，可現在呢？大門深鎖，外公的呼喚和飯菜的香氣都被鎖在門後了。

左護龍旁有一棵結實累累的龍眼樹，這個季節，龍眼結的比樹葉還多。龍眼樹樹枝上有著一組簡陋的鞦韆，不知為何還沒拆除。傍晚時分，外公辛勞了一日，總喜歡將坐在旁邊發呆，欣賞夕陽的我一把抱上鞦韆，盪啊盪，搖啊搖，用歡聲笑語結束這一天的

疲累。我喜歡鞦韆盪到最高點的感覺，彷彿自己好像天邊那些準備要歸巢的鳥兒，順風翱翔。

雨聲不止，我的臉上卻多了幾顆晶瑩的淚珠。不知從何而來的霧氣籠罩了整個三合院，掩住了整棟建築，也抹去了整個回憶。熟悉的三合院，只剩被淚水濡溼臉龐的我，連老主人外公也不見了。外公，自從去年您搬到幾百公里外的臺北，困在養老院的圈囿中，是否曾想起多年來這些純真的過往，還有那只被您遺忘在三合院裡的腕錶？我摸摸口袋裡的腕錶，一股暖意包覆我地手掌心。它，那外公戴了卅多年的錶，彷彿有自主意識一般，似乎幡然明白自己回到了久違的故鄉，正興奮著。也許，外公留下這只腕錶，不是偶然，而是故意？

我眨眨眼，又回到那家鐘錶行門口前，眼淚還未乾，難道是一場夢？掏出腕錶一看，一秒、兩秒、三秒……時間仍規規矩矩的消逝著，是夢，還是真實，竟也無跡可尋了。

* 評審評語

透 過修理過世外公的腕錶，以回憶的方式娓娓道出與外公的相處。腕錶象徵原則，也說明外公嚴謹的生活態度，老式的腕錶也宛如老派人家的風範，不易再尋得。

作者擅長描述古意，老宅周圍的景物寫來栩栩如生，細節的處理也極好，頗有短篇小說的模樣。作者以外公做飯餵養他，及堅持要他睡眠充足，來表現愛與親情，文淡而情濃，文字細膩，影像感極鮮明。（方梓）

得獎感言

很 難得平常做事懶散散的我，能一直持續到整篇作品完成，都沒有抱怨一個字。得獎感言，也確實沒啥好說的，唯有要感謝一直陪伴我的老師、同學，以及母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完美的存在。得獎的心情，筆墨難以形容，一切盡在不言中。

微縮生活裡的人生故事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游文宓

會議開始，本屆青春組散文類共收一百七十七件來稿，由初審委員汪詠黛、鄭順聰、徐國能選出二十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方梓、凌拂、簡白，推舉方梓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各自發表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凌拂：這次散文的素材很多元，懷念、鄉愁、成長、生態等的都有，反倒是愛情這個題材比較少，覺得現在年輕視野更廣闊，不會再著墨於感情的世界，感到滿欣慰。作品整體的素質都很整齊一致，雖然有些作品還是有寫作文的痕跡在，但說理方面都講的很動人。難得的是寫作手法都很樸實，情感真切，很肯定這些孩子的努力。因為這是文學獎，評審的標準還是以作品的文學性為主，但進入決選的這二十篇都有足夠文學性，心目中也有前三名的人選，期望能跟其他兩位老師有共鳴，讓好的作品被看見。

方梓：我本來也以為青春組的作品可能都在寫小情小愛或學業上的抱怨及交友情形，卻在本次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元且富知識性的散文，有些議題都跳脫原本對國、高中的印象，且小朋友的文字讓我很驚豔，倒不是詞藻華麗或者深奧，是如同凌拂說的樸實，閱讀過程讓人很愉悅，有看到小朋友創作上的用心。但有件事我很擔心，因為青春組的年齡是十八歲以下，有可能是高中生、國中生，這兩個年齡層的語言文字也是會有差距，擺在一起評會不會有點不公平？不過大致上水準都滿平均的，而小朋友的文筆很有影像

感，果然是這個新世代會有的新面貌。至於評審的標準，像凌拂說的要有文學性，文字技巧都要達到一定標準，還有風格的創新，也是我會給高分的條件之一。

簡白：去年獲邀評黃金組的文類，今年來評青春組，真的還滿驚豔。回想我們年輕時都是為賦新詞強說愁，會著墨自己的文藝腔，也總愛寫小情小愛，但這個世代真的不同了，該感謝科技與生活的便利性，年輕人的世界真的開闊了，他們寫的文章似乎也帶我看到很不一樣的世界，恐怕都是我們寫不出來的作品。評審的標準如同前兩位說的文學性及文字技巧外，因為這次稿件水準都很好，都很符合他們這個年紀及身分、經驗及感受的作品，也就是創作者能否在文中掌握好情感的流動，不要跳脫這個年齡的想像。

經三位評審熱烈討論後，所有作品在文筆水準上都很平均，但在情感的經營卻很純真、直接，因此選出二十篇進入決賽，主要是以敘事完整、言之有物為基準。整體而言，三位評審都對青春組投稿者的熱情表示肯定與鼓勵。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四篇，結果為：

二票：〈那個地方好美——河內彎彎外婆家〉、〈情遇溼地〉、〈烤一棵櫻花樹〉、〈那些不重要的〉

一票：〈告別〉、〈尋根〉、〈腕錶〉、〈傴人〉

召集人方梓議決，以此八篇作第二輪計分投票。

一票的討論

〈告別〉

簡白：這是很喜愛的一篇，內容寫的是死亡，處理方式卻很冷靜，類似深澤七郎的口氣，因深澤七郎在其老師正宗白鳥過世前極其尊重，面對其死亡卻冷靜說出「死了就是平等」的言論，此篇就是這樣的口氣，頗為欣賞作者這樣的風格。

凌拂：此篇文字情感實在，可是情緒在當中感受很強，留有餘韻，是文學性很強的一篇作品。

方梓：這篇人物的情感描述很深刻，角色安親班老師那種似若無情卻有情的表現很特別，且談到自己不喜歡談生日跟告別，但自己卻用文章處理告別，也對死亡的表現很

有用意，真的很特別。

〈尋根〉

凌拂：這篇是我投的作品，這篇有著政治的意涵在，題目也有點過大，寫來其實不大容易，但作者避開了難以掌握的政治層面，穩穩地從生活中去談，切入點不錯，且通篇讀來不會有牢騷，三個角色間的穿插也不錯。

簡白：這個題材會是目前這個年紀會遇到的經驗，但對此篇作品有些不大理解的地方，尤其是文中提到的國文課，當中的那個矛盾情節會有點不大清楚，但像這樣的知性散文能敘寫到如此是很棒的。

方梓：我也覺得此篇題目過大，當中的矛盾擺盪在父母與國文老師之間，因為爸爸是臺灣意識強的，媽媽雖有越南意識卻趨中，還有國文課上的中國思維，要處理這樣的題材實為不易，但很肯定作者利用生活的角度去切入，是很難得的。

〈腕錶〉

方梓：寫祖孫情的篇章很多，但此篇較為特別的是他所運用的象徵手法，巧妙地運用腕錶與阿公的各種連結，像阿公的煮飯時間、上廁所的時間都要限時，表達出阿公的一絲不苟，事實上阿公已經去療養院，作者則是透過回到老宅發現這個腕錶並拿去修理，修復好的錶活潑的走動，就好像生病中的阿公仍在奮力一搏，阿公的精神又回到老宅生活一樣，這個錶就像老年人的生命經驗，並從與阿公生活的種種切入，意象的呈現很完整，寫老宅的古景也很深刻，可惜就是前面描寫的那些象徵太過瑣碎，不免流於俗套。凌拂覺得寫情寫得很順暢，但最後寫阿公到療養院開始顯得有點矯情，落入俗套。

簡白：我覺得此篇有點平井堅〈古老的大鐘〉的感覺，但內容描寫地點及場景的思緒太過跳躍，反而有點不懂所要表達的重點。

〈傜人〉

簡白：這篇我也很喜歡，很隱密的寫法，小說味很重，當中有濃厚的關於親情的距離感，寫的其實是對家的一種鄉愁，只是會擔心年輕人會看不大懂。

凌拂：這是很新世代的文章寫法，很有影像感，場景跳躍的也不會太突然。

方梓：我認同兩位評審的看法，覺得作者雖然從罪人的角度寫自己，但其實是在和父親間的對話，很隱諱，當中寫平安符的這部分張力很強，因為自己寄人籬下，母親的角色也沒有出現，疏離感很重，因為父親都是背對著自己，也都忙於事業，所以利用平安符來象徵父親對自己的愛，也表達很渴望與父親的相處，另外，此篇段落與文字都很乾淨。我對對作者很肯定，也想建議作者之後能嘗試寫小說。

兩票的討論

〈那個地方好美——河內彎彎外婆家〉

凌拂：這篇作品很甜，整個面貌的表現很自然，雖然文筆有些累贅的地方，但素質很可愛感人，尤其是當中連繫人與人還有文化與移動的描寫，很樸素、有情感，也不會造作，題目也很貼切，從外婆與母親的角度切入很不錯。

簡白：文中那些知識性的部分作者處理的很誠懇，因為都很誠實的說是別人告訴他

的，覺得這孩子誠實的很可愛，且寫出家人的相處都很平和，就我們知識的那些外配問題，這篇作品其實還蠻內斂的。

方梓：我認同凌拂老師說的切入點，藉由中文以及越南外婆家去找出與父親老家澎湖的共同點，作者很清楚知道要處理的觀點是什麼，要讓別人知道自己雖然是越南外配生的孩子，但其實也是與臺灣孩子相同，不製造任何衝突，的確是很內斂的作品。

凌拂：這些外配的孩子逐漸在長大，希望在臺灣這麼多元化的情況下，能逐漸聽到他們發聲的機會。

〈情遇溼地〉

方梓：認為此篇雖然是純粹的寫景，但很活潑、文字很靈活，開頭前兩段就很吸引人閱讀下去，且文中描寫自然的形容方式，像寫小白鷺鷥「似如天降神兵又像是自告奮勇的自然守衛隊」很貼切，而且是很成熟的寫法，不太像國高中生會寫出的東西，作者肯定對於自然生態有一定的知識與熱情在，認為自然寫作不需要停留在像吳明益或劉克襄那樣的方式。簡白認同方梓的說法，也覺得此篇很有古典味，並表示寫自然並不一定

要帶環保意識，因為寫的過程中，透過那分美就會有對環境保護的意味在，不用再特別點出，免得過於造作，更覺得此篇的文筆前後一致，可讀性高。

凌拂：可惜在於少了點作者自己的情感抒發，僅平鋪直敘景色，但我仍肯定此篇的呈現。

方梓：二〇〇〇年後出生的孩子不像以前農村社會，生活是直接接觸原始的環境，能這樣用文字表達自己對於自然的熱愛，如果再寫太多的情感，擔心就會過於濫情造作了。

〈烤一棵櫻花樹〉

凌拂：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因為其文采極優，比喻幾乎天衣無縫，都是貼切我們的生活的事，下雪的事也是今年初大家都體驗到的。

方梓：我很喜歡愛斯基摩人用火燒冰來傳話的這個主軸，透過下雪的意象，小小埋怨父親的愛是很冰冷的，但火就表示透過別人或者其它方式，了解到父親對自己的愛如此熱烈，然後在作者出生時為她種下的櫻花樹，表示對女兒的愛是如此真切，這樣的意象真的很棒。

簡白：如果不是櫻花樹，可能就沒辦法表達的如此貼切，心意這種東西是很抽象的，也很難去傳達，因為看不見也摸不著，作者擅於利用生活的經驗，將這種心意具體傳達，很肯定這篇作品。

〈那些不重要的〉

凌拂：這篇諷刺意味很濃厚，且用了生物的知識性去描寫生理的現象，透過便意的手法很特別。方梓覺得「便意」這樣的素材別有用意，很創新，文中寫到「為了理想不借接受化學閹割讓自己變『正常』」，加上老師說便秘就會得痔瘡，說明大家都一定要正常才行，所以才說「為了不再受酷刑，去逼迫自己偽裝成一個正常人，男人要喜歡女人，小孩要聽從大人」正常的體制，這點名了同志的話題，老師說生理的便意是可以改變，意即同志只要改變自己的性向就可以回歸正常，這很像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表達非美感的東西是不能公開，寫出了異端者的心情。

簡白：這樣一個反美感的述寫，年輕人來寫有難度，可能連成人或者專業的寫者也都難以掌握，是需要去觀察、且心理要對這樣的事情有建設，相信作者應該也有去閱讀

或認知相關的資料，也提到本性是好的壞的、善的惡的都要去面對，就像便意一樣，要真實面對這樣的生理狀況，也就是要真實承認自己的異質性。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八篇作品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8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 〈烤一棵櫻花樹〉21分（方梓6分，簡白7分，凌拂8分）
- 〈那些不重要的〉20分（方梓7分，簡白8分，凌拂5分）
- 〈那個地方好美——河內彎彎外婆家〉15分（方梓3分，簡白5分，凌拂7分）
- 〈傜人〉14分（方梓8分，簡白4分，凌拂2分）
- 〈告別〉12分（方梓5分，簡白3分，凌拂4分）
- 〈情遇溼地〉11分（方梓2分，簡白6分，凌拂3分）
- 〈尋根〉8分（方梓1分，簡白1分，凌拂6分）

〈腕錶〉7分（方梓4分，簡白2分，凌拂1分）

投票結果由〈烤一棵櫻花樹〉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那些不重要的〉，第三名為〈那個地方好美——河內彎彎外婆家〉。〈傖人〉、〈告別〉、〈情遇溼地〉、〈尋根〉、〈腕錶〉同列佳作。

青春組 · 新詩類

李昭紳

臺南新營高工資訊科二年級學生。
興趣寫作、跑步運動、軟體程式設計。
苦悶單調的高中生活除了電玩世界外，
每天上課考試幾乎是既定的行程；而
透過閱讀的想像成了我最大的自由。



有香蕉樹的庭院

那是輕輕搖曳蒲扇吹起的夏日

青綠飽滿的香蕉樹

在南端殖民地編織最炫麗而潔淨的夢

有迴蕩空氣中的恆久芳香

是高掛陽臺上神秘美妙的氣暈

孩童用開嘮叨，穿梭光陰巷弄的追迷藏

女人在生活空間裡，享受沒有被打擾的悠閒

關於一九二八，畫家沾濕顏料以現實主義筆記錄

畫面之外的龍眼、荔枝、枇杷、土芒果

潛入蟋蟀、瓢蟲、螢火蟲夜間飛行

圖文呼應一九三七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如此歡愉豐饒的熱帶水果；播種而採收的

一種深藏而嚮往，無法臨摹的流動氣旋

屋外的那一頭，香蕉仍記得：

昨夜冰冷露水、正午陽光下殘留的水珠

熬過要下雨卻沒有水的炙熱鬱悶天氣

最後下著灰濛的雨，厚重的

軍樂號角灑在帝國的赤道南洋

清幽院落裡，少年畫家最終以不透明的光澤圈出

一群婦女對歲月漫長等待與失落

* 評審評語

詩題「有香蕉樹的庭院」是指畫家廖繼春的畫作，姑且不論讀者是否知道，但作者不採取註釋方式，而是把歷史融入詩中，全詩營造及模擬一種夏日南島的殖民地生活的氛圍，從景的敘述到第三段進入歷史的畫面內與外，讓廖繼春與龍瑛宗互為指涉，其後再以一
句「軍樂號角灑在帝國的赤道南洋」輕輕點出時代的位置，全詩彷彿恬靜的旁白，委婉
輕柔，讓人聯想到鄭愁予早期詩作〈下午〉那種節奏。（李進文）

人生是不是最複雜的設計行程？人和人、或對興趣、信仰、意識、緣分，相遇而鑽研，厭倦而離棄，其間的困惑猶豫都是過程；在路的盡頭至少我保有自由。

也因為這個自由，讓我遨翔到新北文學獎。
謝謝評審的肯定。

第二名

紀志霖

生於臺中龍井。

從小喜歡聽故事，沒事時總央求哥哥或父母給我講故事，從伊索寓言到民間傳說，對於那似真似假的情節或癡或醉，從那時起便在心中悄悄埋下文學的種子。

對於生活有些特別的執著，越得不到的東西越想去追求，仍在持續摸索、傾聽內在聲音，試著把真誠的感受化為文字。



泡水情書

一封封泡過水的情書

紙頁扭曲，字跡模糊

我們的關係

書皺了，眉也皺了

乾了也永遠無法恢復平整舊貌

靜置

將它靜靜地鎖在心房

沒有喧鬧，一片闐寂

只有時間嚼著時間的反芻的微響

默默消化著

過往的美好

尋找

模糊的文字漸漸分離

「田、今、受、青」

能否告訴我

你們的另一半都跑去哪裡

原來——

跑進他她祂的「心」裡

後記：因偶讀周夢蝶〈孤獨國〉

一詩，其中「只有時間

嚼著時間的反芻的微

響」，這極富聽覺美感

的一句，如春雷乍響，

撼動我青春的心，因而

有了這首詩的發想。

* 評審評語

這
是本次競賽個人心目中的第一名。全篇文字平實，毫不故作，深具感染力，讀後令人感動與回味。唯可建議作者一事：對這首短詩而言，「後記」是稍長了些，應再濃縮、提煉，或將之改為一行副題即可。周公詩句「只有時間嚼著時間的反芻的微響」，竟能引發青春詩人如此迴響，誠屬天上人間佳話。（楊宗翰）

得獎感言

得
知獲獎的那刻，心中感到歡喜萬分。哥德《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道盡無數時代的心聲——年少的煩惱、憧憬與自由幻想的精神愛情因而是一種藝術、一種眷戀、一種恣意的沉溺。少年維特熾烈的愛情在小城裡久久徘徊，駛過濃密的森林、狂飆著青春的牢騷；我的愛情在臺中的小城悄悄醞釀，即使現在苦澀，但總有回甘的一天。

第三名

賀懷寬

臺中人。

是一個從不知道自己會喜歡詩的女孩。
卻在青春極盛時，戀上了詩！

曾獲一〇四年臺中詩人節第二名。



青春相對論

1. 相對於理論，它

沒有定義

只存在於口沫和粉筆灰之外

沒有被方程式二次活埋的可能，也不會有
被負號牽著的加速度

2. 相對於加工食品，它

沒有一劑防腐

只保存在大腦海馬迴的某一角落

不用收集淚水去醃漬，也無須
標明期限 貪圖最佳賞味

3. 相對於大眾潮流，它

不屬於任一品牌

只流行於有自我的當下

不因禁於模特的完美比例，不因

設計師大牌的掛名 昂貴

4. 相對於一再 相對於

所有，它始終

貫徹它的獨特

品嘗無調味的單純 進行漫漫的等速

永不回頭哪 青春！

* 評審評語

這首詩文字靈活、譬喻新鮮，作者有用心於經營意象，比較可貴的是，一般寫詩者常習慣在詩句中進行「形容詞」的布設而造成冗雜，但此位詩人對「青春」這個議題採取「並置」的方式，用「青春相對於什麼」的方式來產生反思，這點別具慧心。若要建議的話，會建議作者不必標示數字段落，而末尾「永不回頭哪青春！」有點太直接，少了點餘味。

（李進文）

得獎感言

在寫這首詩時，我已快到達後青春的盡頭。而現在的感受時刻，我已到了青春不再讓我的任性的點上了。

人總是怕把美好的事物給遺忘。我也害怕自己把青春給遺失在我回頭也找不得的地方。是這麼一股動力，讓我用自己最喜歡的形式，來記錄我最美的一瞬間，謝謝。

王靖婷

新北市三重人，目前就讀於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經常報名與文學相關的比賽，對寫作有很大的熱情。非常喜歡將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抒發於創作中。



月臺

無人的月臺

我獨自一人

日光燈病懨懨地映照著單調的地板

看不見盡頭 延伸的階梯上有誰

感受不到 人的氣息

昏暗一片 深不見底的軌道

未知總令人不安

電視無聲地 播映著那歡樂的廣告

01：46

進站倒數在跑馬燈上來來去去

無人的月臺

我屏氣凝神

01：46

我等待著回家的列車

01：46……

* 評審評語

這篇作品成功傳達視覺的運鏡，整首詩讀完，令讀者腦海形成畫面。作者描寫一個人獨自在月臺，「電視無聲地播映著那歡樂的廣告」，但月臺顯示的時間則停留在「01:46」，

當「進站倒數在跑馬燈上來去」時間顯示仍然是「01:46」，連續安排三次「01:46」出現，形成詩內在的張力，呈現一種沉悶、焦躁的畫面和氛圍，可視為一支「回家」短片。建議作者或許把「無人的月臺」這句刪除，因為既是「無人」那麼接著寫「我獨自一人」，是有點語意上的瑕疵。（李進文）

得獎感言

非常榮幸本次能獲獎。

〈月臺〉是我於捷運月臺等候列車時所得到的靈感，進而創造出的作品。觀察月臺周圍的景物，想像著獨自一人等著不知是否會到來的列車，營造出一股未知且不安的氛圍。此作品能獲得肯定非常令人開心。

青春組 · 新詩類

佳作

鄭語萱

二〇〇一年生，B型射手座，目前就讀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國中部。平時愛玩鋼筆、讀文學作品、寫寫詩文兼放空。認為自己該是獨一無二，正在尋找真正的定位和風格。

曾獲二〇一六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第八、第九屆聯合盃全國作文比賽，故宮九十周年院慶徵文等獎項。



立夏

——致中暑

把夏日的時光壓縮

蟬聲竟然也會搖晃

想念那年沙灘的太陽

將汗水帶回家收藏，她說

微風有海浪的味道

衣服與靈魂最窒息的距離

冰品創造的海市蜃樓

運動飲料遙如冰河時期
籃球懶洋洋滾進樹蔭

還有些許燒焦的煙灰

揚手，就是蒸騰的撒哈拉

仙人掌紛紛坐下

低頭在祈禱

全身的刺都朝向天空

質問烏雲的近況

離開水面的魚

在毛細孔落下的雨中

掙扎著，溺斃

* 評審評語

這首詩以意象取勝，而意象一一緊扣著主題而寫，起段從回憶寫起，較平凡，第二段以一行一個意象，展現作者製造意象的功力，並列各種炎夏的意象，令人讚賞，第三段則用連環相扣的方式處理意象，從煙灰轉化為撒哈拉沙漠，再出現仙人掌「低頭祈禱」，再出現刺，用刺質問烏雲。最後段結尾，以新創的寫法把魚、毛細孔寫進汗如雨下的意象裡，包括以魚溺斃隱喻中暑。詩作的一個明顯缺點是第一段出現「她說」，後面的詩行，便下落不明。（蘇紹連）

得獎感言

初聞得獎喜訊，心情愉悅，彷彿拯救了全地球，既興奮又踏實。在此謝謝評審的厚愛，也謝謝父母、老師以及摯友的支持。常聽人說：長大之後，才會懂得單純的美好。文學，它正如一顆小小的薄荷糖，在悲傷時可以解憂，在疲倦時可以提神……

其實不管有沒有得獎，對我而言，能提筆寫作便是一件幸福的事。

佳作

楊惟心

我叫楊惟心，二〇〇〇年生於臺中。在臺中住了十年，隨媽媽搬去花蓮住了兩年後搬到臺東，目前就讀臺東公東高工室內設計科，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現在全家人都住在臺東。從國小到現在，我參加過很多次作文比賽，但投稿卻沒有太多經驗。



時間壞蛋

走廊的角落

是時間弄髒的嗎

河流裡的石頭

是時間碾碎的嗎

破舊的腳踏車

是時間騎過的嗎

老馬的牙齒

是時間磨平的嗎

樹上的枯枝

是時間折斷的嗎

秋天的楓葉

是時間染紅的嗎

奶奶的皺紋

是時間刻劃的嗎

時間是壞蛋

它破壞了樹木和河川
也傷了奶奶的心
我想找它算帳

* 評審評語

語 言樸拙，意象簡單，富有童詩趣味。歷來寫過「時間」的現代詩人眾多，想要突圍並不容易；但作者抓住了時間的諸種可能樣貌，以童稚的語氣提出連串疑惑，譬如：「老馬的牙齒／是時間磨平的嗎」。全詩以「我想找他算帳」收束，理直氣壯，令人莞爾。（楊宗翰）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投稿，能夠得獎我很開心，這也鼓勵我以後繼續投稿。我寫這首詩的靈感來自我的國小同學，我很喜歡他形容的〈時間〉。這次得獎的經驗告訴了我一件事情：試試看是會有機會得獎的，即使機會很小，也還是有，不要輕易打退想嘗試的念頭，所以我想鼓勵大家多去嘗試！

佳
作

邱慶价

詩是一條漫漫長路，我可得好好慢慢
行去，一如初衷，在春夏秋冬，細數
心跳，傾聽呼吸。

曾獲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第18、19
屆夢花文學獎、第33屆全球華文學生
文學獎等。



太陽很火

點一把火

把太陽燒了

它更火了

乾脆一口把水吸乾

地表慢慢起皺

焦褐了一把髮

水庫啞口無言

地球身軀乾癟萎縮

后羿在否 把最後一個給
拿下，弓老了

線斷了，人也鈍了

這下可急了

抽水機急著空轉

冷氣機忙著跳電

柏油路上沸騰著

躁動的汗水，連口都

燥了，燥得上火。怎麼地

吵鬧間，核電廢了否

人們總愛點上一把火

卻忘了滅火 連自己也滅了

* 評審評語

「火」字可以有多种詮釋可能，「太陽很火」這個詩題亦然。我以為此作看似零散，其實關懷面不可謂之不廣，「吵鬧間，核電廢了否」即與臺灣社會現實中的廢核爭論相繫。人們愛點火，但一旦忘了滅火，怎知不會落得「引火自焚」下場？面對紛亂爭執的社會，此詩當有所刺，應有所諷。（楊宗翰）

得獎感言

像 星光淺淺一笑，謝謝你的眼在萬星中欽點了我，你可有看見我回敬了一夜月亮的誠意，而如果有燦爛的明天留在眾人眼底，我將為你傾訴著一路上的美好。

佳作

彭亮昀

二〇〇〇年生於臺北，就讀中山女高二年級學思達班，對人文社會領域有無可救藥的愛好，經過臺大人社營的洗禮而覺得自己更有溫度，喜歡探索一切美好的事物。

曾獲第三、四、五屆新北市文學獎、第八、九、十屆臺北市青少年學生文學獎、第三十四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第十四、十五、十六屆金陵文藝獎等。



一樣的藍不一樣的藍

—— 深夜讀〈請你告訴我那是什麼樣的藍〉有感

一個港口切成了兩半

灰色堤防對稱藍色海灣

中心與邊緣的對角線無法平分曖昧的真理

偽善的藍佯裝不了透明

ama 呀 唱歌的男孩說

黑潮呢喃著愛 而飛魚從未迷航

ina 呀 跳舞的女孩說

海風親吻著土地 而水芋不曾失根

珠光鳳蝶翩然繾綣

浪人魚參與綠蠨龜同樣鍾情的

你 就是我的海市蜃樓

好想站在坡里尼西亞人的肩膀

好想擁有天狼星大角星的眼睛

以便能邂逅深邃又奧祕的未受過傷的藍

來自石頭也好來自竹子也好

讓未經醃漬的靈魂

朝向神聖的南方 是不是

就能學會看見絕美的那一種藍

註：達悟族語：ana，父親。

ina，母親。

*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散文之後有感而發的一首詩，也就是取材於散文原作。就詩作本身來看，其鋪陳和架構及內容廣度均在水準之上，內容上表達三種不同的藍是特點：偽善的藍（現實的）、奧祕的藍（他方的）、絕美的藍（期待的），這是對生活環境及對人生方向的分辨、比較、嚮往。（蘇紹連）

得獎感言

讀過〈請你告訴我那是什麼樣的藍〉，發現愛上海的理由全都不言而喻，海的深邃、海的浪漫再再教人有著無以名狀的感動，總覺得人都有向海的心靈，尤其是像我這樣在臺

北長大的小孩，也好想遺忘自己的名字，也渴望滿覆塵埃的靈魂得以被漂洗，即使海只能是奢侈的想像，也盼望它能一直一直美麗下去，

別讓文明的逐漸置入，在島嶼繁衍哀愁！不知我這文字形式的愛算不算是一種小小的表達，得獎了，就有機會更廣泛的分享，感謝所有美好的、值得我們去愛的一切，世界就是因此而美麗的，不是嗎？

用青春的語言譜寫日常

時間：一〇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大會議室

記錄整理：郭庭瑄

會議開始，本屆青春組新詩類由初審委員顏艾琳、紫鵲、張日郡等三位選出十六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蘇紹連、李進文、楊宗翰，共同推舉李進文為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李進文：因為青春組主要是向未成年的國高中生徵文的組別，整體看來作品選用的詞彙普遍都帶有青澀感，文句處理上仍有進步的空間。其次則是在選題上，建議想嘗試創作詩的年輕朋友們，可以多關心一些生活周遭的「議題」，盡可能開拓自己的視野，詩作能發揮的空間與想像力也會更大；除此之外，在描述議題時也可以加入屬於自己的觀點，如此便能讓作品出現有別於他人的亮點。最後，因為本次徵文規範規定短詩行數是二十行以內，我也建議往後可以考慮放寬限制，將行數提升到三十行，或許能讓創作有更好的發揮空間。

蘇紹連：這次入圍的十六篇作品，整體觀之，有些作品以時間（分秒、季節）、空間（地理、地景）作為主題。青春組的作品受限於創作者本身的年齡和閱歷限制，在題材和文字上無法刻劃過深，作品所要傳達的內容也較簡單。但是詩最可貴的便是創作的初心，因此我在評審標準上，比較不要求創作者用詞多麼精煉，而是能夠反映出最自然、真誠的一面。另外在詩作的完整度、創意部分，也是我相當重視的部分。

楊宗翰：這次入圍的作品在選題上缺少一些對於俗世關懷的部分，相對看來就稍微狹窄一些；在語言部分，我傾向不圈選有刻意或過於雕琢詞句的作品，因為文字可以在日後漫長人生中慢慢修正和調整，比起華麗的文字，創作的語感、對詩句的感應和靈光，才是我最重視的地方。另外則是行數的部分，李老師前面的建議很好，但我看這次入圍的作品，統統都寫到二十行，有些感覺是為了填滿行數而刻意加筆，或者創作者自己將短行數的作品割捨掉，相當可惜，期待往後能出現一些用精簡的文字就將想法寫出來、行數相對較短的作品。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個人各圈選四篇，結果為：

三票：〈有香蕉樹的庭院〉

兩票：〈泡水情書〉、〈青春相對論〉

一票：〈時間壞蛋〉、〈月臺〉、〈一樣的藍不一樣的藍〉、〈立夏〉、〈太陽很火〉

召集人李進文議決，以下以獲得一票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的討論

〈時間壞蛋〉

楊宗翰：這篇作品在語言上沒有太特殊，只是因為在普遍過於強調文藝腔作品中，作者願意選用簡單的詞彙來創作純淨的作品，但單純也不代表沒有深度，整體看來反而成為作品的亮點，我認為可以列入佳作予以鼓勵。

蘇紹連：是一篇不錯的作品，選用了負面但相對有趣的角度來敘述。

李進文：我覺得這篇比較像是童詩，在想像力和用詞上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因此沒有圈選它。

〈月臺〉

李進文：這篇是我推薦的，雖然篇幅不長，但是是一篇讀來有強烈視覺感的作品。後面重複出現「一點四十六分」，也讓整體感覺添增了些許焦慮感。月臺的景象呈現出沉悶、單調，但月臺的電視卻選用歡樂這個形容詞來描述氛圍，這樣的衝突感也使詩作

更具張力，這是我圈選它的原因。

楊宗翰：這篇是我列為備選的作品，我也贊成李進文老師的意見，這首詩大膽的一再強調時間點，氣氛塑造相當成功，不過單看文字的話較沒有亮點。

蘇紹連：一篇精彩的短詩，在時間元素運用上相當巧妙，時間雖然停止在一點四十六分，但畫面上（跑馬燈）仍有動態感。不過在開頭兩句，「無人的月臺」後面接「我獨自一人」，有些矛盾，也許直接去掉第一句即可。

〈一樣的藍不一樣的藍——深夜讀《請你告訴我那是什麼樣的藍》有感〉

蘇紹連：我選這首詩的原因，除了對土地的關照外，內容也用了三種層次意涵的藍色，包含虛偽的藍、深邃奧秘的藍、絕美的藍，運用得也很恰當，整體詩作內容架構、深度和廣度而言都相當不錯。

楊宗翰：因為這首詩有個副標題，我在審閱時就查詢了一下，原篇是教育部學生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方才蘇老師給的評語我也相當認同，但若回頭將這首詩對照原篇散文，原篇〈請你告訴我那是什麼樣的藍〉寫得比這首詩還出色，因此在兩方對照下，也

多少影響我對這首詩的評價。

李進文：我也有查詢一下，意見也跟楊老師相同。若單獨閱讀這首詩，確實如同蘇老師所說，寫得層次分明，充分展現對土地的觀察與感情；但若對照原篇散文，會覺得這首詩裡面大部分要素都是來自散文，而且是採用整合的方式處理，而沒有消化後寫出另一種角度或解釋，細節也因為受原文影響的關係只能粗略帶過。不過這首詩內容也無涉抄襲。

楊宗翰：這作者很誠實，副標題就直接點出靈感來源。

李進文：是的，那這樣就沒問題了。

〈立夏〉

蘇紹連：〈立夏〉跟〈太陽很火〉有點類似，而我圈選了這篇。這篇詩主要寫中暑，全詩整體意象頗凸出，尤其第三段意象鮮明、相當出色。

楊宗翰：這首詩我後來沒有圈選，在描述手法上很多句子相當有趣，但是詩句中一段忽然出現「他說」，後面卻都沒再出現，讀起來相當突兀；又或者後面講「運動飲料遙如冰河時期」，是指時間還是空間？這樣的敘事手法我較不欣賞。

李進文：楊老師所說的「他說」我也有圈選起來，應該可以省略。這首詩有個優點就是用了大量誇飾法，對夏天的比喻和描述都寫得不錯。至於運動飲料和冰河時期，可能可以解釋成一種將冰聯想作冰河時期，一種物體轉換成時間的概念，誇飾了永遠拿不到的意思，只可惜詞彙掌握不那麼精確。

楊宗翰：確實如此，跟方才的〈月臺〉一樣有小瑕疵。

〈太陽很火〉

楊宗翰：這首詩和〈立夏〉我後來圈選了這首。也許這首詩的語言不如〈立夏〉準確，但例如裡面隱約提到對核能發電的概念和想法，純粹以「夏季」為主題創作來得深且廣，主題則用較俏皮且口語話的方式呈現，增添了趣味性。

蘇紹連：這首詩較接近寓言詩，以說故事的方式比喻我們面臨的環境問題。跟〈立夏〉比較的話較輕鬆自然，但較沒有「詩的語言」的感覺。

李進文：這篇讀到一句「核電廢得否」，覺得有些突兀，但最後兩行也有回頭解釋。其他部分意見同兩位老師。

兩票的討論

〈泡水情書〉

李進文：這首詩寫得非常自然，裡頭也引用了一句周夢蝶的詩句，但引用恰當且重新賦予這句詩新的意義，讀來相當順暢。最後一段也運用了一些巧思，將對愛情的見解道出。

楊宗翰：我也覺得這首詩寫得不錯，較可惜的是這首詩的後記實在太過冗長，若能濃縮成一句或加副標題，可以不用解釋得太深太細，整體感覺會更好。但純粹十八歲以下創作者的作品來看，作者對人生有不一樣的見解，語言平實、不做作，語言拿捏精確，是很優秀的作品。

蘇紹連：我也很欣賞這首詩，整體文字乾淨清澈，內容得三個段落代表了三個階段，分別描述泡了水的情書、靜置回想過去種種、尋找心的去處，又從文字中找尋意象的連結，相當有趣。

〈青春相對論〉

李進文：這首詩文字表現相當優異，情節不落俗套。作品看來較特別的是以數字編碼分開段落，但我覺得拿掉也不影響閱讀。四個段落都以青春為題進行不同面向的論述，而到最後一段才把青春永不回頭的概念點出。

蘇紹連：我很欣賞這位作者，在這樣的年紀可以勇於表達自己對青春的看法。詩不以比喻而是用「比較」的方式呈現，內容和呈現手法都相當特別。

楊宗翰：我沒有圈選這篇，內容上我認同兩位老師的看法，但因為太過刻意用編號這樣的形式去標記，且每段都五行，硬湊到二十行，感覺太拘泥形式。最後結尾處雖然可以以畫龍點睛形容，可惜表現手法缺乏新奇之處。

李進文：或者編號也可以將它視為四種相對論，而以青春組的作品來看，文字和意象都已經掌握得不錯。

〈有香蕉樹的庭院〉

蘇紹連：第一段寫出香蕉，呈現得相當自然，第二段畫面鋪陳生活點滴，第三段開始深入歷史，從畫框內寫到畫框外，情境再現當年，結尾也收得恰當。整體看這首詩，層次分明、語言乾淨舒服，相當優秀。

楊宗翰：大家或許都可以看出這首詩的靈感多少來自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篇小說主要以氣氛見長，而這首詩也同樣努力以文字堆疊來營造這樣的氛圍。不過這首詩也不是沒有缺點，例如「畫家以現實主義筆記錄」，這樣的寫法多少有些刻意，不是錯字就是漏字，算是個小小瑕疵。最後面以少年畫家對應一群婦人，這樣的畫面也令人莞爾。

蘇紹連：這是指廖繼春吧！

李進文：廖繼春便是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靈感而畫出〈有香蕉樹的庭院〉。我也同事兩位老師所說的，這首詩布置出一個南島殖民地的氛圍，用各種類似旁白的方式將當時的情景描繪出來，讀來相當平靜，文字裡呈現出的畫面也讓人感覺相當舒服。若是將這首作品視為作者看畫心得，文字處理手法可說是相當優秀。

楊宗翰：我也補充一下，即使不知道龍瑛宗的小說、不知道廖繼春的畫，這首詩也一樣優秀。現在許多作品似乎喜歡在備註、後記那邊加入太多補充，多少也會壓縮讀者的想像空間。

最終結果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進行第二輪計分投票，最高8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 〈有香蕉樹的庭院〉23分（蘇紹連8分，李進文8分，楊宗翰7分）
- 〈泡水情書〉19分（蘇紹連6分，李進文5分，楊宗翰8分）
- 〈青春相對論〉16分（蘇紹連7分，李進文7分，楊宗翰2分）
- 〈月臺〉16分（蘇紹連4分，李進文6分，楊宗翰6分）
- 〈立夏〉12分（蘇紹連5分，李進文4分，楊宗翰3分）
- 〈時間壞蛋〉11分（蘇紹連3分，李進文3分，楊宗翰5分）

〈太陽很火〉7分（蘇紹連2分，李進文1分，楊宗翰4分）

〈一樣的藍不一樣的藍〉4分（蘇紹連1分，李進文2分，楊宗翰1分）

〈青春相對論〉和〈月臺〉同獲16分。檢視給分結果，〈青春相對論〉蘇紹連、李進文兩位評審給了次高的7分，〈月臺〉未有比7分更高的得分，三位評審討論後，一致決議〈青春相對論〉為第三名，〈月臺〉為佳作。

投票結果由〈有香蕉樹的庭院〉獲得第一名，第二名為〈泡水情書〉，第三名為〈青春相對論〉。〈月臺〉、〈立夏〉、〈時間壞蛋〉、〈太陽很火〉、〈一樣的藍不一樣的藍〉同列佳作。

有香蕉樹的庭院

第 6 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成人組
· 青春組

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
發行人 朱立倫
總編輯 林寬裕
企劃編輯 于玟 · 翁玉琴 · 廖文卿 · 王錦華
行政編輯 邱書豪 · 常曉雲 · 黃蓓馨
校對 李彤

出版者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8 樓
編輯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葉麗晴

排版 潘治嘉
出版日期 2016 年 11 月
定價 新臺幣 280 元
I S B N 978-986-05-0364-7
G P N 101050229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有香蕉樹的庭院：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6屆，成人組、青春組；林寬裕總編輯 --
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局，2016.11 --

ISBN 978-986-05-0364-7 (平裝)

830.86

105019722